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三冊目次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七卷

〔明〕王世貞撰　王政敏訂
王汝南補

清初刻本

明紀會纂序

明之有紀自陳東莞鄭端簡而下代有著述然皆繁蕪不儆惕人心惟鍾竟陵編定爲簡要獨惜其僅及

熹廟而止予不自揣每欲續成全書而苦搜輯不廣日抱闕略以俟今幸邸錄未盡亡野求漸出而懷宗十七年之鴻猷大烈臚

若日星因取而卒業又得鄒流綺明季遺聞載弘光隆武事甚詳復擇其確有可據言尤雅循者詮次之以爲子嬰帝昺之續而有

明一代興亡不盡昭昭於茲乎雖然興亡人事也而所以興亡則天也何也古今無不亡之國何亡國之時猶是此天下也不分崩

則離析猶是此君臣也不好色則貪財猶是此政事也不禍國則殃民即間有英明在上焦勞宵旰亦孤立而無援即時挺忠貞於

下痛哭流涕亦疎斥而不用而一輩庸碌之臣乞靈奧竈偏承恩寵而據要津民窮矣復剝削之財盡矣復耗散之寇梟矣復毆益

之兵驕矣復縱肆之不令國破君亡不已也同思此庸碌之臣非不讀書非不多才非不高談經濟而慷慨以治平自期即任此庸

碌之臣者亦非深信其讀書多才能談經濟能以治平自期而漫然以天下付之也及一敗塗地而事後觀之始知其所讀之書所

用之才所談經濟及慷慨自期者皆苟且貪榮而厝火積薪自趨於亡也嗟乎此豈自趨於亡耶亦天心實有所興而致然耳書成低回歎息不禁瘺言之以志感

楚人季雍王汝南謹書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目錄

太倉王世貞鳳洲會纂
吳陵鍾惺伯敬謹定
雲間陳繼儒眉公批點
中山王政敬仔盻訂正

明紀會纂目錄終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卷之一

景陵鍾　惺伯敬蒐定

太倉王世貞鳳洲會纂

中山王孜敏符躬訂正

明紀

太祖高皇帝 朱姓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先世句容都山南在位三十一年

帝皇考仁祖淳皇帝諱世珍太后陳氏生四子帝最少初求太后夢神

饋藥一丸名之遂娠及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浴忽有紅

羅浮來取衣之室中常有異光隣人疑火往救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

仁祖過一僧告之僧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

苦多病仁祖欲度為僧太后不欲年十七時值旱疫父母及三兄相繼

歿上孤立無依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

衆上乃游江淮崎嶇三載乃歸寺中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有定遠人

郭子興據濠上欲入濠城避兵乃祝伽藍卜筊得吉遂往子興奇之以

秦女馬氏妻焉即高后也上在甥館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

旅威名日著豪傑景從徐達湯和等率先歸附

郭子興令上略定遠招附甚衆有十歲童沐英早失父母上憐育之為

子及至妙山馮國用與弟國勝率所部來上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

金陵龍蟠虎踞帝王都也先拔金陵定鼎然後掃除群寇救生靈于水

火幼負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救人心天下不難平也上悅留居帷幄

上克滁州立郭子興為滁陽王王二子惡上威名陰置毒酒中邀上飲

上覺偽應諾即與偕行二子甚其陋計至中途上忽躍起馬上仰天若

有所見少頃勒馬即騎回顧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千問故上

曰天上適人謂今以毒酒害我二子服汞嘛去自定不敢萌意

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令

觀之非明公而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

麗天附骨神氣聲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後果如其言人遂

姓張諱中字子 江西臨川人

上克和州諸將多掠民婦女上惻然召諸將謂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

衆凡軍中所得婦女悉縱還之民大悅服

陳建曰帝王舉動自出尋常萬萬上

常遇春李善長等皆來歸而軍勢益振

陳建曰昔漢高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明朝功臣大都

濠州蓋天生真主必多產英才以拱衛衆

元至正十五年滁陽王郭子興卒上統其軍

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為皇帝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

陽檄上為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不受

上駐和陽旣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
弟永忠及俞廷玉等各聚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寨以捍寇盜聞上駐
和州豪傑嚮附乃遣使以書納款上得書大悅曰吾衆數萬所乏者粮
欲渡江乏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來附殆天意也
即親至巢湖引永安等歸
六月上率諸將渡江西北風順舳艫齊發舉帆須臾達牛渚上先攻采
石磯元兵陣磯上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
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
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太平耆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因說上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
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
此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善其言遇之甚厚
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達等迎戰復命
別將繞出其後夾擊之遂擒埜先上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詐曰生我謂
何上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旣以豪傑自負豈
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
降埜先初意其衆未必從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及衆遂降自悔失計
復偕埜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
傑心乃召埜先諭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
埜先旣歸收其餘衆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明師失利埜先追襲
經葛山鄉上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
迎因乘機擒殺刺死埜先
鍾惺曰陳埜先始終不背元亦是好漢太祖知其好漢所以必欲降
之至降之不得寧縱之歸叛而不殺之愛惜豪傑何其誠也
丙至正十六年上率諸將進取金陵時陳埜先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
上水陸並進攻破兆先營遂擒兆先悉降其衆釋兆先俾爲元帥旣
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安上知其意因
令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于外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克金陵元御史福壽戰死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
蜂起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
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
慶慰上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
金陵旣定上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因戒之曰爾
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
縱之者罰無赦諸將受命至鎮江元守臣遁去克其城兵不血刃

鍾惺曰。孟子云。天下孰能一之。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觀此信然。

諸將奉上為吳國公。

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事無大小。皆與謀議。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從數年病卒）

時張士誠據有平江。僭稱名號。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為奸利。士誠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因亂據高郵。稱王。至是攻陷平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為勁敵。上遣使以書通好。士誠得書不悅。拘使不還。尋以舟師攻鎮江。元帥徐達擊之。設伏擒其弟張九六。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閒道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明。乃殺之。上克寧國。擒其元帥朱亮祖。初克太平時。亮祖來降。上喜其勇。亡何復叛。數與我戰。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上曰。爾當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令從征。攻常湖兩州。克之。張士誠數受窘蹙。降于元。

元至正十八年。以康茂才為營田使。上諭曰。理財之道。莫先農事。故命爾此職。務在蓄洩得宜。若所至紛擾無益于民。則非付任之意。後各處屯田。惟茂才獨多。上褒美之。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其法民間武勇。精加簡拔。編輯為伍。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升擢。無功者仍還為民。庶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兵無不寓農。于兵之意。

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召儒士進講經史。命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等為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上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嘗諭諸將曰。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

元至正十九年。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降。且以其次子關為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為。乃厚賜關而遣之。又獻寶。上曰。吾所需才耳。不受。

民有獻能詩美女者。上誅之。以絕進獻。

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因胡大海薦也。既至。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凡天文兵法。過目洞識其要。元末舉進士。授高

主簿丞以刑方劾夫寄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當
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出
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
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劉基可比孔明）至是上聘之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
十八策上嘉納之
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守將花雲被縛雲怒罵曰賊奴爾縛
吾吾主必滅汝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
射殺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聞雲就縛抱兒泣謂家人曰城破吾夫
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要見在若等善撫育之

郜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逃遇漢軍奪舟俘孫氏及兒從之江州附近
木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哺兒兒七日不死忽逢雷老與偕行始
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真兒于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
不見一時驚為神異
陳建曰花雲夫婦死節孫氏存孤千載奇蹤讀之令人興嘆不已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群臣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羣無儀節
友諒既僭大位聲言東下建康震動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
奔據之或欲決一死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上召問之基

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基曰當傾府庫
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
王業在此一時上深然之
時陳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上恐二寇合欲速其來乃召康茂
才曰汝與友諒舊宜作書偽降招之速來茂才依計行友諒果信而進
兵上伏兵大敗之友諒敗走遂乘勝拔江州及蘄黃等郡友諒奔武昌
初方國珍雖以地來降猶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持兩端遣博士夏煜
諭之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
思之國珍懼遣人謝過是乃以金玉飾馬鞍來獻上却之曰吾有事
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
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悟許之因
賜書曰足下有效順之機此明達也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過慮也
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能審天時料事勢從身而來者蓋欲
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傾心豁然一笑契合肺腑故當
亦心以行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除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
肯散其部屬負其來歸之心哉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志雄梁鉉
彭指揮諸人用之從吾諸將恩均義一及其有功並行厚賞此數人者

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風下。不勞一卒。以充城來歸者耶。然待失之歲。聞不容發。當早為計。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康泰詣九江。降上遂發九江。如龍興。龍興府卽南昌胡廷瑞等來迎。上慰勞之。俾各如舊官。入城存恤鰥寡孤獨。召父老人民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民罹其災。今爾人民。得保骨肉。無所苦者。非我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撰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之供。爾民甚苦之。今既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但不以相勞。但當各事本事。為吾良民。士民皆歡悅。

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衆以蘇湖地饒。欲先取。劉基曰。士誠自守敗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氏如囊中物耳。今友諒復來侵。上決計討伐陳氏。

泰文正守南昌。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悉其兵。空國而來。東江張五楓城下。聯雲梯百道進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御悉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圍既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詭稱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守如故。友諒縛稱命王于城下殺之。子明至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為友諒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友諒連舟為戰。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于仰攻。郭興曰。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陳普畧皆焚死。

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遮其歸路。友諒不得出。俞通海曰。湖水淺。舟難回旋。不利戰。莫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曰。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敵糧且盡。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出禁江。遁回。上麾諸軍追擊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

初鄱陽之戰。上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上龍袍冠冕。對賊衆投水死。圍乃解。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倉急更之。未半晌。舊舟為敵砲擊破矣。先是有周顛者。舉錯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上。必曰告太平。上厭之。命覆以巨缸。積薪煆之。火息啟視。顛正坐安然。至是征陳友諒。上問此行如何。顛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從行至皖城。苦無風。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

行使無風行不三里。果大風發忽達小孤
元至正二十四年。李善長徐達等以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奉
上即吳王位。
上親視師南昌。遣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張定邊降。上
惜之。諭慰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粧皆俾自隨。封理
為歸德侯。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
江西以陳友諒鏤金床進。上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窮奢極
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祀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封贈有差。以韓
成為首功。
復建忠臣祠于南昌。祀趙德勝葉琛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十有四人。
時江西湖廣皆平。張士誠委政于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
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
一朝西風起乾別
禁釀秫以塞造酒之源
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于後世。自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上議討張士誠。乃命徐達為大將軍。帥師二十萬伐之。臨行。上諭之曰。
卿等宜戒飭士卒。毋使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士誠母
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再拜受命。
師將發。上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常遇春曰。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
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
相為手足。士誠苟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
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
疲于奔命。羽翼既除。然後移兵姑蘇。庶幾萬全。諸將敬服。已而師至湖
州。張士信發兵為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騏遂舉城降。李文
忠師下浙江。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員外方彝詣軍門納降。文忠問曰。師未
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
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挈所托而來。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
內。歡笑款接。翊日原明果封府庫錢糧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
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
有更革事。
元至正二十七年。上改為吳元年。立宗廟社稷。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天不雨。上減膳素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
所致。今雖得雨。苗稼焦損。必多缺食。吾能甘味
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遣客入城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公以十八騎
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
遂東據三吳。有地千里。南面稱孤。藏兵千萬。此時不忘高郵之苦。心勞意
收召豪傑。撫恤人民。非將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將不
言。今復何及。客曰。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士誠曰。吾亦甚悔。然則今
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
益於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何則。天命有在。人力無
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莫若順天命。令一介使疾走金陵。稱公歸義救
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士誠仰首沉慮良久。卒孤疑莫能決。軍大潰。
諸將淺壞附登城。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
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
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
令人以理曉諭。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至舟中。送建康。
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
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語不遜。善長怒罵之。上猶欲全士誠。士誠自縊。
鍾惺曰。士誠數窮力竭。猶背城百戰。及被獲終不屈而死。其強暴之
氣殆與項羽相似
命徐達為大將軍。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南征將軍。取福建湖廣。楊璟周
德興取廣西。
李善長率群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
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望。上固却。明日善長復固請。上始
允之。
陳建曰。陳友諒攫得一隅。輒妄自稱尊。故不旋踵而敗。明太祖至此
時。天下已大定矣。猶謙讓不遑。乃知帝王規模局量。自與群雄不同。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定有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
考妣皆為帝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
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
是冊立為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
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嘗倉卒自恐飢餓。懷糗餌食
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
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經情不協。將士或以服用
為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為寬解。卒免于患。尤難
于長孫皇后者。朕識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

朕為楊氏家之良婦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忘。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陳建曰。高皇后之德。無異姙姒。其致儆揚庭。尤深得納牖之禮也。

立世子標為皇太子。

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章溢為御史大夫。

上居深宮。初建時。上見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曰。昔堯帝茆茨土階。可謂陋極。然稱德必以堯為首。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成。制皆樸素。命博士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繪畫。今書此。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曲阜致祭。

陳建曰。開國首祀孔子。大聖人作用自是不凡。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汴梁。元使守陳州。上以書諭君弼曰。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今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于老親哉。

足下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待以故舊。則天理人心無不順矣。君弼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及大師下山東。君弼納款降。

鍾惺曰。寄詞字字至誠。故能動人。覺兩漢詔令猶無此真切。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

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漳州府通判王褘上疏曰。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上天以生物為心。雖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上嘉納之。

時廣閩以東皆平。上命諸將進取元都。元主集群臣會端明殿議避兵北行。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嘆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從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豈可留哉。遂率三宮后妃太子。夜半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

八月。大兵至燕京。大將軍徐達封其府庫圖籍及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皆令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初元主嘗以國祚問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

上出視圃。並太子從行。命過農家。曰。農夫終歲勤苦。服食不過[illegible]

今爾知之無遺恥也
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命儒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
諭乘輿勿飾金玉有司曰此小費不足靳上曰小費不節大用將至
江西參政陶安卒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
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為盡
職耶黜之
司天監後改欽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上曰廢萬幾務
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
碎之
劉基謝政歸上念昔同患難復手詔召至京贈其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
欲授其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
人足矣
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癸卯奉使被拘至是凡六年元屬不屈完節
東歸上嘉之擢為吏部侍郎
上指宮中隙地示太子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
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通元二年召元舊臣問其政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

失之上曰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
于縱弛寔非寬也
上謂詹同曰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即典謨之言皆明白
易知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
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通世務立辭雖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
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鍾惺曰太祖馬上得天下文章非其所習然此一論古今文章之能
事盡矣謂非天縱乎
詔修元史
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
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
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常遇春卒上聞訃震悼輟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親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命配享太廟
命造太廟器上曰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祭器宜象平生所用
功臣廟成敘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凡二十有一人
命天下諸郡立學

以周貞爲刑部尚書。上諭之曰。刑以輔政。唐虞不免。舜命皋陶。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卿當體之。

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劉基面折材否良可用

鍾惺曰。胥因不獨深識相體。明于知人。其一腔忠藎。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

李文忠以所俘刻伯等獻京師。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故至此。情有可矜。遂釋之。仍賜冠服。

庚戌三年。上行後苑。見巢鵲翼雛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危素謫居和州。初元亡。素與同邑黃溥約死難。溥投井死。素走報恩寺。徐達乃以素歸。上仍命爲學士。至是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詰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惧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素至和州。踰

年。憂懼而死。

鍾惺曰。危素何嘗不死。視黃溥之死。所爭不過幾何時。而貽千古下猶有愧色。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速搜遂進。次開平。知元主殂于應昌府。遂襲應昌。克之。獲其嫡孫嬪妃等以歸。朔庭遂空。師至。上封其孫爲崇禮侯。

戶部奏蘇州逋逋三十餘萬。請論守臣罪。上曰。逋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于民。民重困矣。并其所逋免之。

夏不雨。上素服草履。步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夜卧于地。皇太子捧盒。進農家之食。三日大雨。四郊霑足。

中書省請以文忠捷奏榜示天下。上見其詞侈大。因責省臣曰。爾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于堯舜。何乃習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元總宋爲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改之。

大封功臣徐達等爲公侯伯者三十六人。因賜宴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

上嘗從容謂徐達曰。曩與諸將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
觀羣雄無救民之心。朕故與卿等一心共濟時艱。朕初與二寇相持。或
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
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
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
蘇一步也。向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疲于姑蘇之師。以禦之
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為。朕之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耳。二寇既除。鼓行
中原。宜無不下矣。又或勸朕蕩平羣寇。乃取元都。朕思張思道李思齊
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併力一

隅。未易定也。故先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
絕勢窮。不勞而克。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達等服。
辛亥四年。與廷臣論刑罰。陳寧問。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
曰。不然。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
治也。寧慚退。
時明昇尚據巴蜀。上命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分道伐之。連戰克階文
綿漢四州。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約會重慶府。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
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明昇君臣大懼。其臣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
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

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効力。若興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
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降。永忠以湯
和未至。辭不受。俟數日。湯和至。明昇面縛啣璧。奉表降。和受璧。永忠解
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蜀地悉平。
以李守道為吏部尚書。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妍媸無所遁。
衡平則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等
宜公平以辨賢否。無取充位而已。
上諭侍臣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
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擇術不可不慎也。

令儒臣制九奏樂章。一切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言殺運三十年未除。基曰。若
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明昇至京。上赦其罪。封為歸義侯。賜第居京師。
壬子五年。蠲免應天等處秋糧。[illegible]
靖海侯吳禎。奉命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
喜。亦可懼。禎曰。威德加于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在德不在地也。
癸丑六年。上懲元以寬縱失天下。故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一日問太子

正字桂彥良曰。法數行而教化衰。何哉。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繩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于德矣。上曰。卿帝者師也。

命吏部訪求賢才于天下。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之害。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翰林修撰孔克表等。以恆言注釋羣經。賜名曰群經類要。

甲寅七年。禮部尚書牛諒。奏請齋日。宰牲牛爲膳。上曰。致齋三日。而供牲。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遣崇禮侯。明紀事北還。臨行。上諭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兼即欲遣歸。以爾年幼。今旣長成。故將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

鍾愷曰。此等事。前代多以爲患。明朝太祖行之不疑者。非獨以天命在我。而仁心義性。蓋與天地同度量矣。

詔訪窮民無告。及戰死軍士家屬。給以衣食屋舍。

乙卯八年。上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北方。又命郡縣閭里皆延聘立師。于是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旣而上竟相之。基大戚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惟庸恚基。乃遣醫視疾。飲基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遂疾篤。上遣送還家。一月而卒。基未卒前數日。謂其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奏。爲政寬猛。當如循環。幸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丈夫志。每遇急難。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甚禮重。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丙辰九年。五星紊度。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應詔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民庶思治。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殺人如殺螻蟻。使民不得安息。欲以圖治難矣。昔杖流死。今之五刑也。用之一出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趨深刻。以趨上意。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乎。此本者人所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數內地上千里。而秦晉周楚諸國。千里豈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騎佚。有事則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方大者也。書奏。上怒其誅間骨肉。逮繫刑部問狀。病死獄中。

宋濂侍宴。上親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賦醉學士歌。

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上厭其迂懶。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笞之而怒未解。宋濂獨故應詔上陳。其心爲上耳。烏得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採者。乃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丁巳十年。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傳臻等皆以蔡氏左旋之說
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
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常與善推步者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
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驗此觀之。則
是右旋。

鍾惺曰。數語洗盡天官之誤。乃知陰陽術數等書。非真知灼見。不可
妄說。

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
之。真大罵曰。今日爾害我。我王必滅爾國。吾大丈夫。有赤心肯從汝耶。

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上嘉真忠節。其子璵方
在襁褓。即封侯。

有內侍從容言政事。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因諭羣臣曰。閹寺朝夕左
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苟一爲所惑。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
階亂者多矣。朕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所以懲將
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識字。

庚申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乘輿將出。
內使雲奇知其謀。走衝蹕道。勒馬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上怒其
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尚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方悟。

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
一一就縛。誅之。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羣臣請罪之。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
罪之。其勿問。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
王。豈宜若是。想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
行至夔州。以疾卒。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止設五府六部等衙門。分理天下。

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

免天下田租

辛酉十四年。近臣言國家當理財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爲君者當以
養民爲務。節財薄稅斂。猶恐損人。况可重爲征斂乎。且人君儲財於天
下。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于天
下。豈可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
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

詔免應天等處今年秋糧。

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時天下大定惟雲南恃險遠殺我信使上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副將軍率三十萬往討之師連戰進次曲靖故元梁王遣達里麻將兵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渡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于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俟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麾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進戰復縱鐵騎搗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遂率師趨雲南梁王閣兵敗棄

城走滇海島中投水死王師入城秋毫無犯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悉平上詔友德班師沐英留鎮

壬戌十五年國學既成上將釋奠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致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其儀從之

上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以入[illegible]悉從之

鍾惺曰袁凱兩言可謂善處君臣父子之間

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當為天地惜物也上以威武為天下后常濟之以寬仁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恣怒致殺或者寬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爾祚亦長久上每從之吳興人沈萬三家富敵國上欲殺之后諫曰彼雖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其切遂得不死至是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服藥不驗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遂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

鍾惺曰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高皇后之賢者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道衍即姚廣孝姑蘇人幼出家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預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文皇帝為燕王時廣孝自請于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白字加于王上是皇蓋指皇帝也）文皇自求廣孝于上許之後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廣孝在燕侍文皇宴時天寒甚文皇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大喜及靖難兵起令擇日至期大風雨文皇不悅廣孝曰陛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顆起急行毋疑其後果驗

甲子十七年。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讓與潘奉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傷吾父。寇舍安殺讓。將虜潘。潘紿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縱潘聚薪焚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以死。寇驚異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遂為定制。

乙丑十八年。太傅魏國公徐達卒。達忠勇絕世。每征戰出其功。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元宮之美人。珠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尤將德之最優者

上慟悼不已。親為神道碑。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明紀會纂　卷一　太祖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鉉默則有也。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即位首拜宋昌為將軍。其餘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欲相之。以后弟不可。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若屑屑于細故。反有累于聰明也。

丙寅十九年。上謂侍臣。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與之。人情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人情好逸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

丁卯二十年。詔修闕里孔子廟。

侍臣言善惡之報多爽。上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特時有未至耳。

戊辰二十一年。以庶吉士解縉為御史。未幾。還歸進學。縉吉水人。七歲能詩文。十八舉于鄉。遂登進士。上親選為庶吉士。特被寵眷。因上封事。凡萬餘言。其畧曰。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特鮮有無及之嘆。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恐傷節義之化。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陛下天資清明。

明紀會纂　卷一　太祖　三十

而學問不充。善端開發。而心學無素。上嘉其誠。擢監察御史。遷都御史。袁泰恣橫。諸御史皆糾之。無敢執筆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上屢縉少激卷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陳建曰。縉封事切直如此。聖王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是猶父子。真一時非常之遇也。

己巳二十二年。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戀危。乃不蹈危。平行于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于難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庚午二十三年。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待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三丰又名邋遢張。人有問仙術者。竟不答。問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卧雪中如常。

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輿櫬入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以不廢。

辛未二十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徵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徵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徵大慚。

吏得終喪。

壬申二十五年。皇太子標薨。謚曰懿文。

教官有給繇到京者。上問民間疾苦。吳從權。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對。上曰。二人典言不知。詐也。宋儒胡瑗為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當時得人。今汝言在學不出。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為。朝廷焉能得人。顧刑部臣曰。若二人者。虛糜廩祿。無補于時。宜竄之極邊。

立嫡長孫允炆為皇太孫

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者。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諫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為恥。不得其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乃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獲謹而亡。天下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奏。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癸酉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事覺。並其黨皆伏誅。

浦江鄭氏。十世數子孫無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毁三年。不御酒肉。家以田多。擇為糧長。數以事入覲。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謹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

亥二十八年。皇明祖訓成。上自為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
在始受命之君。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
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少
羣雄並驅。艱苦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
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
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凡我子孫。欽
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

丙子二十九年。以董仲舒從祀孔子。罷莽大夫揚雄。從行人楊砥請。

丁丑三十年。翰林學士劉三吾恭卒。初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
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於是降為博士。尋復學士。易儲
事竟寢。

陳建曰。文皇帝封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聖祖果有此
意矣。但壓于秦晉二王而不果爾。至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聖祖隨
亦晏駕。使果得一二年在位。其立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
爭之苦矣。

戊寅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

皇太孫居喪于西宮。被髮哭踊。哀動左右。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勺
粒米不飲勺水。夜寐寢枕塊。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遭譴者甚衆。太
孫入侍。事無鉅細。承顏色。婉容彌縫。得太祖意。亦賴乎多所全宥。嘗
深更侍衛。酣寢踡伏。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
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
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哀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奉嗚咽
然有至德之思焉。

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太孫生而慈慧。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
友。方懿文之病瘵也。痛楚號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
聞其薨。即憔悴若不欲生。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
懿文薨。發踊哀慟。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
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許。然
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踰之
則曰。朕可例除。情須自致。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決。嘗請律見中有
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于是邀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
七十三條。太祖覽竟。太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
刑罰世輕世重也。帝聰敏。每震怒。輒誅很藉。一日退朝。怒猶未解。太孫
則故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懲。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
法。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有常州陳理。以
于殺父事。命太孫讞分。太孫從容詳審。宽之。蓋理父原抱病經年。縊

朕一藥而斃。總父素嘗其予。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詳其情而赦之。太祖未之信。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詢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備醫枝熱為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死。卒耳。太祖稱歎曰。定此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獲強盜七人。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在上。而佃家皆盜也。是夜止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太祖覆審。盡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故見其人雙眸炯炯。聽視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決獄不可不諸書。太孫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免

缺。一夕懿文與之侍側。太祖命詠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

葬孝陵。奉遺詔。止諸王會葬。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咻然。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但郊社宗廟。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不可暫廢。願少抑至情。俯循眾請。上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朕敢不親。但朝一麻冕

麻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金稻衣錦。爾輩其以為安乎。群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上皇祖考太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先命也。

廢周王橚為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者。帝召黃子澄與

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國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詢。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

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內進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蹤是靖難之志決矣。時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燕王密語道衍。（天生以有文）以人心所尚。對曰。天之所造。（道衍反）何論人心。燕王妃輝祖妹也。輝祖雖與燕王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燕道

術。長洲姚廣孝也。初祝髮爲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湘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闌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詩。驕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遽對曰。會會。卽嗣禁出太平錢爲王自祝。速擲之。睨王曰。殿下將燕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含因薦相術

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宰琴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彩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既以勾運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卽趨拜王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眞主于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誤嗣統王前。王勿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仰頭曰。陛下幸囚臣。及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建文皇帝（諱允炆。皇考懿文太子嫡允炆。及皇子生。復命文奎。識者曰。此復生常耕耳。不難天千數。及改建文年號。燕王聞之許。胡乃重獲至是。使臣氏迪寺年無諱同無乃不稱哉。小子且見其收也。）

建文元年（己卯。永樂初革除。爲洪武三十二年。萬曆中復。）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更定官制。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上曰。至親勿問。戶部尚書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

金元所繇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

燕王還國

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太祖小祥。文皇遣二子來。或曰不宜偕往。文皇曰。往哉。令朝廷勿疑。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爲徒令先備。徐輝祖亦勸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不惟叛王。且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煦入輝祖廐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文皇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蹙。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勞跌。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無據。雖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乃當陛大呼曰。有奏牘在。可覆也。檢看之。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遂貸昌隆。以為北平刑部主事。後坐呂震誣死。昌隆太和人。

詔讓燕。時朝廷窯疑燕。文皇因托疾佯狂走卧。久之彼讓。稱病劇。大暑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遣使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謀益急。

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鍾惺曰。詔止會整。備兵北平。亦既疑之矣。既疑之而燕王父子來朝。又置不問而縱去。既縱去而又詔讓之。至是又遣逮其官屬。當事舉動無一可者。藏兵安得不起耶。

七月。燕府靖難兵起。先是文皇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起義期。對未可。至是建逮官屬。又密勅張信。手致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常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因請見。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文皇稱病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當就執。文皇如誠告之。疾召道衍謀事。忽然檐瓦墮地碎。文皇不懌。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定議。時謝貴等集兵布陣。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文皇急呼僕衛指揮張玉朱能守入守。能曰。先擒貴昺。餘無能為矣。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係內官來逮所坐名狀下。就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壬申。文皇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右。貴昺不深慮。果入。為壯士縛。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下殿。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皆斬之。圍者驚相告。稍稍散去。

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以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

燕王誓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于躬。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

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帥師三十萬。分道北征。上戒之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恭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朱鷺曰。是興亡大機也。内蔽心思。文皇股張。此暇而彼堅。又矣。侯攘
戰勝負。從眞宋襄之仁義也。
鼓。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濟朝邑人。徐州之捷。
諸將樹碑敘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文皇見碑。大怒。催人遽
止。曰爲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誅。濟姓名獨從所處得免。後上出亡。濟
從。遇險輙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上至南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
明經。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自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卒死
難。濟則遁去。

以府長史劉璟。獻策不報。璟初嘗至燕。文皇與之奕。璟勝。文皇怒曰。胡
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革
命日。璟稱疾不起。文皇欲用之。羅以逃叛。執王建繫之至京。見文皇猶
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璟髮自經死。璟誠意
仲子。淡論奕兵。究極韜略。洪武中嘗召見。上書曰。眞伯溫兒。
詔削大寧三護衛。初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北兵起。齊泰等
慮兩王通燕。故有是舉。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遺寧王書。告窮蹙求
解。陽若不知詔削者。寧王意。靖難兵遂趨大寧。以寧王還北平。
景隆師次德州。收集炳文餘衆。進營河間。燕王聞之。喜。景隆小字曰。九

江青集壁于耳。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
庚辰二年。李景隆進兵眞定。與靖難兵合戰。矢石如雨。燕王三易馬。三被
鏑。燕王因命乘風縱火。燒諸營。于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被殺
溺死者二十餘萬人。
靖難兵入德州。數諭王者。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
君臣之義何如。遂相向大哭。以頭觸柱而死。
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統兵盛庸。守濟南。燕王率衆圍城。疾攻。鉉等
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命決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無恐。乃許令
軍民出降。燕王大喜。止灌。（急智妙）鉉伏勇士。關門候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

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縣城上。師不敢擊。鉉每
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舉門咸。遂改題諸門。
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鉞車兵禦之。燕王至東昌。庸背城具列火器
蒺藜以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
圍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奮銳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騎有棄甲
降者。而朱能等率騎奮擊我東北角。于是西南衛潰。燕王易服躍馬以
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縱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
北平震動。

兵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妹相見。無多言也。

靖難兵薄金川門。李景隆及谷王橞開門迎師入。城門卒龔翊慟哭去之。京師大譟。初左都督徐增壽謀迎降。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在廷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于左順門。欲并誅景隆。不果。

上倉惶不知所出。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從之。或曰。上方急時。一宦捧太祖遺篋至。曰。曩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度牒及髡緇。程濟

曰。數也。可奈何。亟召主錄僧溥洽為上剃髮。從水門出。宮中火起。詐傳言上崩。而遂遜去。濟從亡。

文皇即位後。心常疑之。求索不得。相傳建文遜去。先入蜀。未幾入滇。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驚。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坐。自稱原姓名曰。前胡給事名訪張邋遢。實為我來。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欲歸骸骨鄉土耳。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以惑衆請者。朝廷不忍。命太監經將當時吳亮往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汝戲舐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不能仰視。亮伏。命夜縊死別室。于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獨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

安王楹。及文武群臣率迎乘輿勸進。

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遜行。

雪菴和尚。名暹。不知其姓。當變時。和尚披剃走重慶府之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亟爲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

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敬之。或曰。和尚爲建文時御史。死之。示其徒。問師即故宜錄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

雲門僧。在會稽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其遜流也。終不得其姓名。

河西傭。無名姓。文皇入京時。傭披葛衣遠走。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明年過河西。富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以葛衣覆之。葛藍破縷縷不肯脫。夏則衣新。故葛衣必覆其上。人問不答。傭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至識。傭欲

與語。備走南山避朔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病且死。呼其人謝焉曰。我死勿殮。我焰率西北風起。即火我。無以我骨累家。從其言。

補鍋匠無姓名。往來夔廣間。業補鍋。所至川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救之不索謝。但令負擔從。故後來者至。即遣先學者。

如是數年。人呼為老補鍋匠。稍稍囊積。遇風雨累晝夜不出。忽夔州市中。遇嘉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挈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訖。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

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臨海。海上人競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

[illegible]

北平備州縣官業寧等。集未二百九十有一人。

翰林修撰王艮。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斷府紀善周是修死之。

榜列奸臣方孝孺。齊泰黃子澄等百餘人。出賞格收之。自是擒獲得官甚衆。衆挾仇趨者紛紛。難禁之。弗止也。

燕王清宮。詰問上所在。宮人指后屍應焉。王遽出屍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議。禮葬之。特宮人遣致累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

翰林院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

己巳 燕王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

壬申 葬建文皇帝。

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于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

鍾惺曰。猶不失其為親。矮禮在當時已如此。則廟食諸禮。不妨行于異日可知。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陽武侯。謚忠愍。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不歸附。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始終無惟載意法司可逮擬伏招。輝祖默然。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輟中止。削爵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齊泰黃子澄。被縛至京。族誅之。

族誅右副都練子寧。

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先是姚廣孝為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文皇頷之。既革命。孝孺不赴。適之衰経號闕下。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泰成王不在何。曰成王子固在。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忤旨繫獄。已欲草詔。召出孝孺。自

斬衰絰見哭聲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此我家事爾先生無勞苦授
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
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
哭益厲文皇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詔收其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
三人

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逐族誅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廸刑部尚書暴昭上臨朝語問建文
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是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
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焉吏部尚書張紞懼自縊

左僉都御史景清紀為磔殺之清性慧倜儻尚大節革命日方練諸人
盡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蚤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
犯帝座甚急文皇固疑清及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劍詰之曰我欲
不必為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噀血御衣文皇大怒命鐵帚刷
其肉盡焉已是後精英逆見時入殿庭為厲

始開內閣以侍詔解縉為侍講中書舍人黃淮為編修直文淵閣諭以
委任腹心至意尋與機密復以胡靖為侍講楊榮為修撰楊士奇為
編修金幼孜胡儼為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

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朱能等為公侯伯二十九人

上覽奏章多干犯者乃令解縉等編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
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稽首[illegible]李貫進曰
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朕非惡盡心于
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卷之二

景陵鍾惺伯敬謹定

太倉王世貞鳳洲會纂

中山王政敏符明訂正

明紀

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在位二十三年改元永樂

永樂元年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賀。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遂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

河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上聞大怒曰。官牛本以為民今反害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

鎮守雲南沐晟奏土官刁邏答侵威遠地擄兵知州刀算發兵討之。上謂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刁邏答果悔懼還所擄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謝罪。

鍾惺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成祖之謂與

甲申二年立世子高熾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欲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為不可又召問解縉縉曰。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上大稱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推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復姓姚賜名廣孝上待為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賞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命姚廣孝賑濟蘇湖。廣孝初為僧。其姊常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數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速下拜。姊曰我安用許多拜那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見

福建布政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爾有善人猶能救人于危況朝廷統行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還之去。

鍾惺曰。大哉王言。可謂柔遠人矣。

鄭賜劾奏廣東知州陳微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備軍。安得不與。賜曰。法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上曰。數年兵革與荒百姓困苦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奈何復以此重累吾民

曹國公李景隆僭縱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執景隆下獄。景隆見上叩首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死于獄。

乙酉三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于是選修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而從之，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人欲其榮。

丙戌四年，上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上諭胡廣等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丁亥五年，皇后徐氏崩，謚曰仁孝。初后疾劇，上臨問，對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及大休息，惟上矜念之。妾不能報上恩，願無驕縱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嘗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嘗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朕翰林之臣教輩諸命婦，可不有以彈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卒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都給事胡濙奉命披訪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以賜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初為都給事中，出廣東，今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皆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命燬。

孫輝祖卒。上曰：輝祖與齊泰、黃子澄同罪，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大有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故，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欽，迎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豈守塋，上怒，謫居中宮。

戊子六年，福建奏：柏生花為瑞。既而穗楊二府復言檜花為瑞。上曰：近蘇松水澇為災，藏不以聞，乃㭬㭬以檜柏為瑞，小人之務諛佞者可惡。詔切責之。

己丑七年，上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

都御史虞謙巡視兩淮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鍾惺曰：明聖之君，識見宏遠，自與臣下不同。

庚寅八年，上親征北地，命皇長孫留守北京。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發而北，忽有清泉水湧出，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四月，車駕次錕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

鉞石勒銘。與之悠久。兵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
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
七月。車駕至北京。
十月。上還南京。
開濬會通河。
戶部言。北京臨城縣飢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
通政司。言黃岩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異古。所進建王書。與

豪民觀。書中多有干犯語。請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凡建文中上書。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朕初即位。即令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從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有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仇讎而信任之。卒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發往事。所告勿聽。
兵科都給事中。倪俊。言有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賊。請治專擅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正足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按浙江按察司周新。新初舉御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人稱為冷面寒鐵。上亦知其名。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繫獄。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異政日著。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推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新抗聲曰。臣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尋悟其冤。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癸巳 十一年。弛庶黃姓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婭。初建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

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皇太子監國。
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方朝使使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上連發皆中。大喜。射罷。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群臣。盡歡而罷。
山東獻騶虞。呂震請賀。不許。震固請。上曰。大臣當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乙未十三年。解縉死于獄。徙其家于遼。初上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
使通正朔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縉又謂不宜遽罷英王。皆見黜之
致起覬覦。遂得罪。洎宣廟初。漢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言。
罷海運。命造舟以從河運。
開南江南河道。
有人以銀千兩。以賄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召寧廉得于
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丙申十四年。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
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豈敢自謂太平之世。凡聖經未嘗言封禪
惟經書載
魏徵每以死葬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
矣。且帝王之有聞于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
頌以獻。
陳建曰。呂震大臣。上責之屢矣。而猶為此。何顏之厚也。
十月。上還南京。
上將建北京宮殿。命群臣會議。于是文武群臣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
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
足以控四方。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伏乞早興工營建。以為子孫
萬世帝王之業。上從之。

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次日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
謁。已出東華門。上遣詔翰林臣楊士榮。金幼孜。楊士奇偕至。上問曰。二
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何如。朕意非素定。三人欲言之
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居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
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二太孫同班而分列
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
觀家禮。但據己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
合。
丁酉十五年。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

修孔子廟。上親製碑文刻石。
戊戌十六年。大學士胡廣卒。初文皇渡江時。解縉。胡廣。與周是修。約同死
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聞家人飼豬云。解嘆而笑曰。一豬尚
不肯捨。況肯捨性命。蓋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後解縉胡
廣俱蒞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宜妻之以女。
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踰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
而縉遷謫死。籍家戍遼。廣欲使女改適。女痛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
救之。殺血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命承之。一與之盟。終身
不改。越數年。解氏家赦歸。女卒歸解氏。

陳建曰，廣有此貞女，然遽文權為狀元，棄之若弁髦何耶。無亦惧其女耶。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濙至南京，日詣朝，凡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前後其者，語嘩，行衛推之，仍當面口奏，有旨不問。既退，即宣行衛者，賞鈔若干。于是群臣皆言不類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挽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任稍久，楊士奇曰，公使命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至安慶，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己亥十七年，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召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是御史鄧真异入奏，衆皆股慄謝罪。

鍾惺曰，當時君之于臣，愛而欲保全之如此，千載令人感泣。

有進金丹及方書者，上曰，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乃枚欺朕耶。命毀之。

庚子十八年，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處處民飢，競拾草實為食。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居。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蠲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任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惧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辛丑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往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楷其妄言，今宜誅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獨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言朝廷不宜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對證。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衆皆紛然，卒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復命，上命赦出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

壬寅二十年，北兵入興和，殺守將王煥。上親征，車駕次西涼亭。西涼亭者，

故元住來巡游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欝然。謂守邊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九月。車駕還京師。

乙巳二十三年四月。車駕復親征。

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曰。此誠意所格。

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請兵進剿。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覆且堅其為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明紀會纂　卷一　十一

車駕次清水源。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虜乎。榮幼孜言宜承天意。勅使諭之。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

七月十六日。車駕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享年六十五。楊榮金幼孜謀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大行仙訃至京師。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迎梓宮。皇太孫瀕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皇太子顧楊士奇曰。汝言良是。但急行。新製則不及。楊士奇曰。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太孫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雖出從權。亦事之機會。昔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皇太孫至鴈翎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

梓宮至京師。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復其原官。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振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采辦金銀數事。

明紀會纂　卷一　十二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于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楊溥在獄。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對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云。

皇太子高熾即皇帝位

畜馬頗蕃。請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
陪。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度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
廷以禮徵賢，今皆役之畜馬，以蕃民。是賤民而賤官也。上曰，度誤朕。
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移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
矣。士奇復奏。上曰，吾偶稽緩，亦嘗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謂
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視季聰呂震輩，交口怨爾。朕念爾
孤立，慮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
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糾庶官，自有度，而藏徵駒與下民等。憲
綱掃地矣。上曰，爾就擬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

臣，臣不孤矣。上曰，總令今有不便，惟當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
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上諭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
蓋節于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䘏。其贈儁太子少傅，謚
節愍。復謂震曰，忠臣之心，惟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
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
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楊士奇
草詔免之。士奇曰，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

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
命書詔畢，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
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
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上明于星象。忽夜見星變，召楊士奇諭曰，天命盡矣。乃決去而起。次
日早朝罷，召蹇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
人共之。賴皇考仁明，遂得保全。言已泫然。義與士奇亦流涕。上曰，卿吾
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得忠貞印，
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

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義等
對曰，臣等觀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
從之繫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遍被天下，但流徙尚
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
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
糾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嘗封五章進。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
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有慚色。
上謂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
校斯識未達，欲沽之譽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

惡為是非、昔者會議無稽、驕人君子正直不阿、往々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于政治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擢、以清風紀、

翰林侍講李時勉、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適節條陳一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八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上不豫、召皇太子于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宣宗章皇帝 諱瞻基、仁宗長子、在位十年、

丙午宣德元年、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青有實心、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惜蒼生、則耒耜之為、不待親耕矣、誠輕徭薄賦、貴粟重穀、則人咸樂耕、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

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招集亡命、從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卽得其人、白于上、上夜召輔等入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兵事貴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辛未發京師、馬上顧問從臣曰、汝謂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上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出卽擒矣、

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知賊中虛實、采知寇萊、上仍書治高煦曰、張放失國本之計、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功、或以王為奇貨、縛之來獻、悔無及矣、

辛巳駐蹕樂安城北、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高煦䆁懼、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庶人至京、鎖縶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卽扶起、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時高煦旣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謂從山言、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整漢府人狀云、與趙連

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伏。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若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不復及士奇與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然言者猶衆。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何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安然當思所以保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齎以示之。使自處。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

宣宗

一九

使朕不失親親之禮。卿之力也。

鍾惺曰。士奇此番力爭。所全不少。高識定力。眞有古大臣之風。

丁未二年。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士奇楊榮諭以二人對。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爲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悔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懷矣。明日朝罷出暠表示諭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以此爲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詔撫諭。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皇后胡氏。上表辭位。賜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爲皇后。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

宣宗

以薛瑄爲監察御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而已。

戊申三年。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仁政不意而足）

楊士奇退朝閉戶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卿外
謙榮頓首曰臣日侍形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
納天下之士無民休戚既得而知上悅
己酉四年顧佐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消革下至吏卒悚厲慄然更
有遷擢者摘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其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
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非有涇蓋今朝臣
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
藉得歸耕實為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問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

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挫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
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義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
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
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懼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
容汝但改行為善蔑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因告
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榮士奇曰此必有重罪因誣之者小
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
人當戮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庚戌五年少保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吉天性寬平雖倉猝無

節不務挽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吉委奸震
為子求官上問吉吉稱震有守成功陳瑄請難初欲殺吉吉為瑄才綜
漕運嘗有從隸污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污可浣何懼為吏壞所
賞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文
牒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吏懼即肉袒以俟吉曰汝何與焉明
日袖至上前自陳不謹被污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
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
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
列飲于他所夜歸值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
行其敬慎如此有古大臣之風焉

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
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日當食以雨不見胡濙等請賀上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
見之今以雨不見得非朕有隱過歟況雨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能無
見乎何得稱賀
以況鍾為蘇州府知府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呂震薦其才授儀制
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
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行事鍾初視事陽為木訥吏有弊竇輒黑識之

英宗睿皇帝（諱祁鎮，宣宗長子。正統十四年。復位天順八年。在位共二十二年。）

丙辰正統元年。侍臣因燈果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吏部尚書郭璡。獨以為不可。云非是令位但主上幼沖。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戮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丁巳二年。時王振攬權。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張輔及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太后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閣令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工號為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

六月京師羣將衛。巷小兒為生龍轎而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呼躁。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總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謠。

戊戌三年。淮揚被災。驟棵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糧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貯鹽積聚。民得食糧安生。上下賴之。

己未四年。陞蘇州知府況鍾秩正三品。仍知府事。鍾凡蒞郡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秩。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見況鍾面。想見清風。慨趙清獻。七邑重逢叔益州。

庚申五年。大學士楊榮卒。謚文敏。人稱東楊。

命侍讀苗衷。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先是三楊曰。[illegible]三位老先生。然三老先生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吾輩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勍力。當擇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同薦衆。次日擢用。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月內出片紙擢致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亦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壬戌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初太后太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太后領之。未及行而崩。

癸亥八年。下大理少卿薛瑄獄。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拜大理少卿。瑄至京。或勸詣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

拜恩私門耶竟不往謝都御史王文譖瑄故出入人罪繫獄瑄慨然曰
辨冤獲咎亦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
南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敬敬宗名託魁撫周忱
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彩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
謝敬宗為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
甲子九年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舊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
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
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
養賢及[illegible]之效從之至是成

大學士楊士奇等舉人才謚文貞人稱西楊
乙丑十年始令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廷
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擬答至是上嗣位幼沖而璫遂恣始命廷臣內閣
會議具本奏決
丙寅十一年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人稱南楊史定在內閣時
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
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尋擢貴州布政使或
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
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

戊辰十三年狀元彭時謝恩之旦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
胡濙奏彭時不到令翁歸衣衛昇上是之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
己巳十四年七月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珵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
溥以為不祥久之不退令珵曰禍不遠矣亟令妻孥南歸時大同兵失
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征百
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命大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文
武大臣皆扈隨行官軍及私屬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
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恂恂聲息愈急隨駕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
臣連上章留史振愈怒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殭屍滿路至大

同振欲進兵北行益急迫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
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
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
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傘雷雨大
作滿營人畜驚恐振愈怒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
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
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明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兵部尚書鄺
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

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
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北兵見我營不行僞退閒遣使持書來通和乃書
與之草勅與和遣二通使俱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復回
面逆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北兵擁
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
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陟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若城輜重盡失
十七日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彩龍尺等物
就以八馬請還車駕
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權總萬幾于午門南面見百官發事奏令施行
二十三日族誅王振百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
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太監金英傳令旨籍沒王振等
家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為惡禍延生靈衆爭毆
之須臾而斃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
令旨籍振家并其黨親振侄錦衣衛指揮王山振家在京城内外凡數
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
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翁山千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北兵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

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
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等
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宂不應充擁駕去初北兵來索賂
郭登曰給我耳冀若以計奪駕入城為上策乃選以壯士七十餘人飭
之食令執弓矢奮前因擁駕還會有阻者既淹久龍樓而去
上既陷北營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雪夜令人行
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恐怖而去自是稍加敬禮
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北所獲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
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北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
二人之力居多
二十九日皇太子傳旨皇太子幼沖未能踐祚處理萬幾郕王年長宜
早正大位以安國家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
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蕭養者南海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强
盜在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
曰此祥瑞也因教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脚鐐越獄而出其黨艤
舟以待遂逃入海嘯聚群盜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
之敵為所敗總兵王清引兵赴援蕭養伏兵擒清盡殲其軍清罵賊而
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

餘人

郕王祁鈺即皇帝位尊上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于是天下始知有君

十月朔北兵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入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
內侍喜寧降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上皇自紫荊關入欽指
揮錦衣清守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偽言京師不可守
必須南遷英叱之于謙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若一
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英是謙言曰爾則君臣同一處矣
耳有以遷都為言者上令必誅之眾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

時承平日久城外芻場草束豈料堆積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臨關急分
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
權今兵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敵也待久坐困于我非計也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停閣
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北騎
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
已其如陵寢何宜急還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
多陷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遞
棄其城眾紛亂帝號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

敢有出城者斬之眾始定城中老稚攜手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
督將士晝夜以守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眾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
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供帳御從侍傍因言光武與嚴
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上皇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
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哈銘常勸上皇寬心時至自不能留處
慮成疾悔無及矣

恭定景帝（諱祁鈺宣宗次子正統初封郕王在位七年）

庚午景泰元年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擾邊阻不欲送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寧又忌袁彬誘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至是彬
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
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飲磐抱寧大
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北失其鄉導于是亦厭兵矣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城黃蕭養誅之餘黨悉平

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北營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
師仁義克順天道歆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代贍仰若將
財物來後來說太師愛錢了初八日上皇駕起相拜而別仍命頭目率
五百騎送至京

龔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上皇之出，非特欺無益，爲宗社計耳。都人
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
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數袖此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大尚知此禮，況
儒生乎。

十五日，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百官迎
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
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
朕被留北地，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爾群臣，所請不允。

辛未 二年，命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籍，
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
運官儲賑之，全活數萬人。先是，淮上大飢，帝聞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
死矣。後得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

壬申 三年，右僉都李秉，參贊宣府軍務。時北兵以剝掠男婦易米糧，朝議
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
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亦爲虜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
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爲能。

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
生日是十一月初一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

甲戌 五年，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言：上皇被留北廷，皇上屢降詔書，以鸞
輿未復爲憂，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朝見于南宮，或講
明家法，或論確治道，仍令群臣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
刑國家，恩義通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
者，天下之本，臣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
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
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循念祖宗列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
天下之人心矣。不報。

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殤殂，鍾同上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
其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册封，是上
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而又復汪后
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
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帝覽畢，大怒，命錦衣衛逮捕入獄
拷訊，又二日，幷鍾同逮治，逼令證引大臣，窮治慘酷，瀕死無一語，會

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驗其獄令囚禁終身
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己巳之變以薦起
升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
英賢之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將蘇松飢民貸
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踰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逮及
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辯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
丙子七年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見謙自奉過于簡朴
嘆息因以聞特為詔所需用一切上方製之至醯醬蔬菜之需
為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和藥見其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
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
用人似此再尋一個來換了廣衆官默然而退
八年帝不豫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壬午上皇復位詔曰朕昔嗣承大統十有五年不虞
乘輿彼遮文武群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以期監國之人遂擁當宁之
位既而皇天悔過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閉之計旋易皇儲
而立己子惟天不祐未久而亡刱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瘳朝廷不
臨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為文武群臣之所擁戴請命于聖母皇

太后復即皇帝位仍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
赦天下初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惧在廷各懷擇君之
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洩既而景
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舊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
文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李賢因會議間學士蕭鎡曰既退矣不可
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
矣十一日蚤文與群臣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
擧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
七日視朝識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讙傳王文于謙遣
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侍郎會百官議草奏候景帝
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議已定而石亨知帝病必不起為
與掌兵都督張軏張𫐄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
遂與結中官曹吉祥將咒白于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焉十六日既
暮軏𫐄等會于有貞宅時邊報北兵擾京師有貞以為宜乘此以備非
常為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皆之有貞升屋覘步乾象亟下曰時
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
成滅族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亨收諸門鑰開門納兵近千人時
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

至矣。勿遏。遂擁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為。○亨○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扶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明○朗○星○月○交○輝。上皇問卿等為誰。各對其官銜。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群臣。仍以是日並入。候於午門外朝。新進前議有之。南城呼噪振地。群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群臣入賀。

論奪門功。推公銘。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為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備錄。張軏楊善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二月朔。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為郕王。歸西內。皇后汪氏。仍為郕王妃。

欽天監奏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禮祭如親王。諡曰戾。

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上曰。然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懇○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勑。取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槩以讞延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歷道。為臣言王槩使冤已奏。上遂釋王槩。使如是者不絕。頒章數察。上立命還槩。比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劾亨不法。亨疑有貞與內主使。遂與吉祥泣于上前。訴其迎駕奪門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上怒。命執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并陷○有貞賢于獄。會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謂小卿救出有貞等。降謫有差。言路從此不通矣。

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欲建名節。遂因薦之。

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已籍其家。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身後○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賄之無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備言于謙迎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究日久。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為徐有貞倡言耳。於是上深惡亨等。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

亨輩卒俱不免。
戮。二年。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幽禁大內。將五六十
年。上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恐。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大
地鬼神寔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堯舜之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
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聽其婚娶。出入自在。無
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羊亦不識。
江內使女侍與所徵至京。命為左鄰德。與所具識圖并李賢叩其所以。
於獨錫勅書以伊傳之禮將之。卻以此識校之。故不受。賢曰。如此亦固
執矣。言于上。上曰。果如此亦難留也。賜勅褒嘉。仍令行人送歸。于是與
爵盛徵條陳十事上之。謝恩而去。
時上留心政務。厥宵吉祥石亨等干預。昔屏人語賢曰。為之奈何。賢對
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
消。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
己卯三年。上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
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奪
之一字危為非順。幸藉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
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方悟此輩非社稷臣。不避貪
圖富貴而已。

六年。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因其舊而加修飾。知府林鶚奮然曰。
塑像非古。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幸
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為疑。鶚云。此七泥耳。豈聖
像耶。于是并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
癸未七年。李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慄。同列亦為
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至于利害繫國家安危者。
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錢皇后屢為上言。胡后
賢而無罪。上固復其位號。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妒忌。上北狩。每夜哀
籲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迎
駕之費。上在南城。每不快。后每曲為慰解。復辟之後。廢景皇后。左盡禮
焉。
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
寵。自討得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三人而已。謀排去之。乃
使邏卒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
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塤
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
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必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

登聞鼓以進。上令逵遠所達通疏。令供李賢主使。恇俱拷於獄。佯

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脩多官㕑鞠。我對

衆言之。彼無得辭。逵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臨大言

曰。汝則我女何敢妄指他人。鬼神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枉指也。逵失

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

八年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令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

書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

葬。其四言瓊綵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著令為朕潤色。玉至閣。

李賢。陳文。彭時驚愕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

事尤為出古今。真盛德事也。

十七日。上崩。皇太子見深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上即位。即命議上兩宮徽號。是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只尊生母周娘娘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

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順人心。彭時言曰。此言是也。若即尊所生。恐

損聖德。少頃。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

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皇后曾上表讓

位。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甚定。若不尊稱。豈不損大孝之心。則兩

宮同尊為宜。衆然之。是時入請命。良久。出曰。傳上位有三勅。命已然。命

事尤為出古今。真盛德事也。

十七日。上崩。皇太子見深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上即位。即命議上兩宮徽號。是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只尊生母周娘娘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

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順人心。彭時言曰。此言是也。若即尊所生。恐

損聖德。少頃。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

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皇后曾上表讓

位。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甚定。若不尊稱。豈不損大孝之心。則兩

宮同尊為宜。衆然之。是時入請命。良久。出曰。傳上位有三勅。命已然。命

允矣。候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母。於二字。在

然無分別。乃于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焉。盟日頒詔

天下。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廟號英宗。

錦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後收謫所。召袁彬復還舊職。彬役

儀。餞送達出城。加禮。不念舊惡。時以為難。

以順義縣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

名矣。將萃務李賢彭時覆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例。加二字不
然無分別。今于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焉。翌日頒詔
天下。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廟號英宗。
命上銀作局造有黑下做繡成的丹衛。後又繡成。召袁彬役送觀覽。彬服
命內官送陵山城。如禮。不念舊恩。時以為難。
上賜袁彬。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卷之三

景陵鍾　惺伯敬謹定

太倉王世貞鳳洲會纂

中山王政敏特斯

明紀

憲宗純皇帝諱見深，英宗長子。在位二十三年。

成化元年乙酉。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謫戍，謙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産。冕自龍門訴，即上疏訴父謙之冤，上憫之，追復謙秩，遣行人往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

二年丙戌二月。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紀之。

廷試賜羅倫等及第。倫言求承豐人對策，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芟去下句，倫不從，直聲振于時，遂奏名第一。

李賢還京，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入閣視事。編修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爲。倫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

二年丁亥。下刑部郎中彭韶獄。復程之外戚周彧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韶往勘之。韶至田所，環視周匝，愀然歎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差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安有空閒可以剗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賠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鄒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有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

四年戊子。陝西固原土賊滿四聚衆反，據石城。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命大臣議葬所。衆將祖英廟故，先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群宦當洽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豈忍遽別。已而上召內閣面議。上曰：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存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周太后有礙。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塟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即日晚，時等復具疏，備言祔塟祔廟，此事關繫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內批稍未允，仍欲別擇地。時等及姚夔、魏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慈闈丁內，上心動，母后亦悟。傳旨如前議施

行百官閉命惟呼之聲動地

劉玉項忠等討滿四稍之餘黨悉平初賊保石城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戰歿軍屢退項忠陣斬一千戶以徇眾乃定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以滿四驍勇交章請益兵赴援項忠乃不待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賊人馬飢渴勢日困時朝廷尚慮師老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兵部請追朱永軍四萬以往永寝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擬旨止之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四出攻劫誠可慮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成擒京軍何用再行程信怒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廷臣咸尤彭時固執甚鼓時曰觀項疏曲折保無虞也眾猶未信時項忠與賊相持三月餘賊窮水供乏人馬多死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夜縋詣軍門降約誘滿四出戰明日忠等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兵所擒餘黨潰走捷奏至人始服彭時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

六月庚辰京畿大水

七月皇子生皇妃紀氏出先是上幸昭德宮皇妃在御妻之列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至是產罰謫焉移居吳氏保抱護謹不使貴妃知之

七年辛卯十一月彗星見羣臣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面議事是請內臣乃約許召見戒以不宜多言既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未免艱急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遽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上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彭時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實云萬歲閣老

九年癸巳時朝廷好寶玩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于西洋所獲奇玩異寶無算上然之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為郎中先入閱得舊藏匿他處都吏閱之不得尚書項忠答責都吏令復入閱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交章諫其事遂寢矣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一時得奇寶而歸在亦當毀也以拔其根尚追究其有無哉忠悚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十年甲午

十一年乙未復郕王帝號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十一年乙未悼恭太子薨內宮漸傳西宮撫育皇子已六歲矣萬貴妃泣
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居皇子入昭德宮徙紀氏于
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未幾皇妃紀氏薨
十四年戊戌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誨諭方正懼其不
能過輔東宮悉道以正嘗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
至宦者蠹國專權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
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斂
傷財為左右之利耳乃辭之東宮嘗諢為老伴一日念萬里經而吉遠至
東宮驚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為業乾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
經耳其見畏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亦然
進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傅禮宜如此
十五年己亥汪直巡邊所至道傍守臣跪謁馬文升不為禮陳鉞候諳之
直遂誣文升以罪謫戍士論惜之
十六年庚子朝鮮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
自鴨綠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三四大鎮此祖宗
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逮陝西巡撫秦紘下獄既而釋之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會治而
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

衣上親閱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
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無不素奉紘獨與抗禮
略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
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
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
十八年壬寅太監汪直有罪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
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懍懍有中官阿丑
者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
酒一人佯曰某官至丑罵如故又曰駕至丑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
者驚怕貼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
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
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
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上
納其言遂逐直并其黨竄斥皆盡內外莫不快之
癸卯十九年旱無雪詔汰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甲辰二十年命太監陳準督東廠準為人平恕清儉蒞事之初下令率校
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繇是中外安之
乙巳二十一年復林俊張黻原職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他事且不測獨

懐恩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懐
俊合謀訕我。衆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即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
俊。々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乃解。時星變出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敬請
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
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敬
辭々尋改章璉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懐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
奈何以璉得之。不肯傳。上曰。做違哉。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
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
兵部。恩諷曰。第執奏。吾從中諫之。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
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泰山屢震。時樹寝漸繁。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宣。靈臺欽天監奏言泰山
震動。應在東宮。上太驚。意遂已。
丁未二十三年。上崩。皇太子佑樘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廟號憲宗
有飛星流光芒燭地。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示朝廷。蓋
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
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
詐懐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尚書致仕王恕。素智忠烈。可任大事。尚書
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從大奸。都御史彭韶。學術純正。可決大疑。皆君
子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
退。而天下之治成矣。疏上。不報。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二歲能文章。居
龍泉庵。掃樹葉燒之。以照讀書。丙午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
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人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
太相驚。
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
屬題画鵠。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
銜之。命吏部除為縣丞。
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先是懐恩以直方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
知萬安諛。王恕剛直。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
尊母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
孝宗敬皇帝　諱佑樘。憲宗子。在位十八年。
戊申弘治元年。上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作狎語。左
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遂
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曰。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

昏夜乞哀于權要貴戚。交相請託。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苟且塞責。
陰盛陽微。災異所由興乎。疏入。人皆危之。既而廣等果以罪收。
丙辰九年。李廣諸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
洪武至天順年間。皆召儒士講議政事。今朝廷外不得一覩天顏。夫人
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疏遠。則邪説乘間而入。望
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遠邪佞之人。屏誣罔之説。太平之業可保矣。
丁巳十年。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缺乏。大夏將行。
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
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
不在遠。及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求。遂得其要領。一日揭
榜通衢云。某倉場缺若干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於內外官民客商之
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
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邊人歎思之。往時
糴買法。有米若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至中貴子弟各相爭為市。乃
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
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三十年來無此良法。
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
戊午十一年。京師西門有盜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盜之為患
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禮部燬。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
或問孟春徵于古書何事。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紹興永嘉災前
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馬世則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焚
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亦驗乎。
壬戌十五年。上欲于附近地方。閱操人馬。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
曰。京師保定府地方。捌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亦是此意。未幾一
御史陳言擬定兩班以萬人四衛閱操。奏入。上可之。乃有飛語于宮
門以譖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恐不得私役此事者所為
耳。
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以工少人多。奏減去廿
分之五。上命內閣傳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大夏每以
老辭位。溫旨勉留。尚謂之未已。若切責之。彼將以不職固辭。吏于何
處討這等人來替他。上欣然從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哲所至恤民隱。表士風。表先賢祠墓。時大旱。種
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明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
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嬰指為故殺。訟于官。獄既成。哲後訊。見其有冤
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恐者。
縣鎮守欲置于法。哲察其誣。求之。鎮守怒。衆亦以為疑。久之真盜得。始

皆概服。臣為謀曰。江西有一盜○六月畿輔盜○天下有小盜○太平無休兆○
召劉大夏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亟○
雖○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癸亥十六年。上一日召劉大夏諭曰。事有可否。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
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密揭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
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與孜省論國事。豈孜省狗私
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宣行。是亦前代斜封
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遵法府部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
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奉順○
用其言。
上稱善久之○
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疏御榻前。上揮首左右避侍臣卽
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從承侍者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
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甚。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其扶被出左
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上前。幸隱
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瑣瀆他人。某
今日來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綜辦踈
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欺瞞也○
甲子十七年。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罷尊謚。仍

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孝莊錢太后崩。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
已有周太后。他日祔廟之說。至是太后崩。隨上尊謚。焉而劉健等
覺其謀。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與實漢
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
后尤為非禮。事須師古。末世鄙俗之事不足學。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
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
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難處。無紀極矣。且
孝穆皇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
宜遷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也。可以服天下
矣。上曰。此事卽難處。行之則禮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朕嘗思之。
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為重耳。議既定。上御批建廟奉享。
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志。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乙丑十八年。賜劉大夏戴珊。各元寶一錠。面諭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
朝覲曰。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閉門逃客。誰復有
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
懷媿恨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還。先是夢陽應詔上疏。指斥貴戚切直。

皇后母金夫人與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
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必加重刑。上不聽。
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即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上
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遊逛出遊。上獨召大張。膝
語。左右咸莫聞知。但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
後劉大夏被召。奏事畢。上曰。近來外事如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
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夢陽本內。有閑成啶。且言語狂
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皆曰。此人狂妄。宜付
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
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令復職。更不令法
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上不豫。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見御榻。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
先生每勤勉他讀些書。輔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崩。皇太子厚照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廟號孝宗。
武宗毅皇帝 諱厚照。孝宗子。在位十六年。
丙寅 正德元年。隕星如雨。

府部張懋等上書諫騎射。曰。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上是之。
彗星見參井。侵太微垣。太白經天。
大學士劉健謝遷罷。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
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歔欷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
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
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為瑾所厄。乘一騾宿野店而去。
加李東陽少師。時有士人賦七拔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
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為永深中西涯之病。
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陛下當夙夜恐懼
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擯
于龍面。國政聖學。忽于究心。乞查究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
丁卯 二年。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在途
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浙三
司皆信之。命漁人索屍。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
閩。入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驛。
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邊兵數由之往

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
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戊辰三年逮楊一清至京時以其築邊大費也王鏊曰一清才高重望為
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放還
庚午五年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爭發心不自安陰
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內獄上命法司鞫瑾于午門外具得反
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無算
辛未六年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掠截內州縣流賊趙風子等分
掠河南山東風子名燧霸州文安縣人有勇力好任俠
椎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逵河南人由
進士令樂陵時流賊攀墻逵預築城浚隍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屋仍
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候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
設伏巷中洞開城門示弱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
擒斬之所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從撫按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
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流賊
破舞陽城劫庫獄因攻襄城襄城人饋餘馬不攻二破寶豐縣僉事孫
磐齎黃榜撫賊遂獲書群奸在朝濁亂海內誅戮諫臣屏斥元老乞盟

上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賊有擄孫令妻子者燒斬
之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先世冢墓無遺毀其
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我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
攻鈞州不克賊黨甚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
去之
壬申七年黃河清五日
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死
近臣說言京軍不習戰陣議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宗東
陽等以為不可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
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上
癸酉八年江西姚源洞賊橫恣政兵逵舉往撫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動
每日賊黨賊許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讒賊左右之有謀
勇者誘以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為功焉
甲戌九年上微行
寧王宸濠請復護衛屯田許之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護衛及屯田劉
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陸完與宸濠交厚宸
濠曰今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遣完書與謀完答書須以祖訓

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每通書於賢。輒稱為賢契。又府饕載金銀若寶藏于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若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與部院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投寧王疏。次日中官以疏下閣擬旨。適東閣。言只繕錫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勤勞。廷和遂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復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乙亥十年。文安縣江一汕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家。

丙子十一年。時江彬與許泰。劉暉。錢寧。皆賜姓朱氏。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皆有寵于上。彬尤近押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上又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押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江彬與伶人臧賢。表裏弄權為奸。時導上出宮禁遊徼近郊。群臣屢諫不聽。

丁丑十二年。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不聽。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恐貽後虞。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上震怒。內侍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析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吝勝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

戊寅十三年。六月。上擬議批旨。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提邊。命內閣草敕。楊廷和等。上疏言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稱知陛下及臣等。將何以自解。陛下一介寡徽。戕身亡家。固不足惜。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疏上不省。時上必欲內閣草敕。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敕。儲奏曰。敕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敕不可草。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當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敕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敕。

上復北幸。從明肅東安門出。留歸知選者五十二人。初江彬勸上幸塞

府治行宮。地崴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筆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寔其中。上甚樂焉。每每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

己卯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先是宸濠稱義兵行。京師盛傳以為擒治寧王。不知此等獲衛。寧府偵卒。即兼程飛報。宸濠大驚。即召素所厚御官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與謀。養正曰。事急矣。明早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兵十二。凌十一等。飭兵器待。以及旦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逵反覆辨諭。謂其不可。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晦慘淡。城中男婦無不流涕。執鎮守及巡按三司等官。悉枷鎖于獄。令李士實劉養正為軍師左右丞相。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九江皆陷。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不克。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眾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初宸濠據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上欲假親征南遊。遂出師駐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遮回。待至南京另奏。梁儲蔣冕泣宸濠就擒。江西已平。屢請回鑾。不聽。

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陽。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遂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若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至豈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

庚辰十五年。張忠朱泰屢矯偽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譖于上前曰。守仁必反。上問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南。

閏八月。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

辛巳十六年。正月。上還京。

三月。上不豫。寢疾豹房。太監陳敬蘇進二公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立興獻王長子厚熜。嗣皇帝位。

司禮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大學士梁儲等。奉金符至興邸。迎帝至京。即皇帝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洗滌煩蒸。閭閻景象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兆云。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廟號武宗。

遣司禮官奉迎母妃。

議大禮。尚書毛澄等上議。今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父。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稱益王為叔。帝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等。復言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不後。情理允愜。不報。

張璁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皆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興獻為皇叔。恐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恐不為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陞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命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張璁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曰。卿等所言。求是任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當降其服。且易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

九月。聖母至通州。以尊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涕泗漣洏。啟慈壽皇

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既而至宗由大明入帝邸于闕內。復諭內閣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皇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為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不塞責。

吏部尚書喬宇。亦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

世宗肅皇帝（諱厚熜。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也。在位四十五年。）

上嘉靖元年。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

乾清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逆。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帝心動。乃從廷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

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
甲申三年。五星聚于營室。
南京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興
獻帝后。上曰。此禮關係綱常。下群臣集議。
南戴湘郡大鐵。上命發錦藏獄滯衆脈之。
汪俊。鄭岳。徐文華。與璁等會議大禮。辯論未決。武定侯郭勳進曰。祖訓
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于是書萼璁獻夫。會公
鶴齡。侯勛。倪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
宗有武宗為子。不宜更立皇上為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考。

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祠廟。不入太
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
太皇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太皇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乙酉四年。修獻皇帝實錄。
丙戌五年。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聞與學士費宏討論。席書桂萼忌之。託
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上曰。朕學詩不妨正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
居輔弼。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
丁亥七年。北畿五省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
老成之見
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分更。在寬厚不在煩苛。臣舉其要

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
之。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盡剿則有十患。罷兵行
伏兵布德仁者之言
撫則有十善。上嘉之。
己丑八年。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
潁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商鄧。既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蒿
而問之。答曰。蓮也。有緒剝二種。子可為麪。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臣
見有食者。取嘗之。苦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持蓮子
封題齎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

庚寅九年。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備其勞。
薙削髮披緇。配立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
極是
改奉孔子為先師。易象為主。從張璁議。
辛卯十年。無逸殿豳風亭成。上召翟鑾等同觀收穫。諭曰。農之辛苦。見于
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果為粒粒皆辛苦也。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婦。不從溺死。詔立双貞祠祀之。
壬辰十一年。科臣魏良弼。引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
并。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儆。寔惟所及。孚敬疏辯。秦鑾復
劾孚敬。強辯飾奸。媢嫉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鑾言出忠懇

令孚敬自陳准致仕

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
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屢舉
上怒收繫械訊命究主使之人名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
救上以宗明卽主使之尤者併謫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

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
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蠹也鋐腹心之
蠹也獻夫門庭之蠹也乞斬三奸以屬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卽訊時鋐
恨恩甚卽欲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眞卽殺之吾儕任其咎而

遂成孺子之名姑繫之尤當俱戢耳遂得長繫待獄及朝審汪鋐以冢
宰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兩卒挾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正
且為厲鬼殺汝鋐曰吾且殺汝汝為厲求脫也且而自為氣節乎欲中
受諸視遠何節也恩曰恙雖相恤義固當爾且做中我因宜有害羣
人而發其貨乎汝受其金櫃都憲其玉璘起廢罪可擢髮數耶鋐起欲
以手批之為同僚所格遂書曰情真擬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
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俑帝微聞此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
氏擊登聞鼓稱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
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志孝乃出二聖心愛憫

宗耶遂得減死戍雷州

丁酉十六年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帝靖難宜同稱祖
號獻皇帝躬修大德延及朕身宜並宗稱于是尊文皇帝為成祖皇考
獻皇帝為睿宗奉己奉睿宗神主祔太廟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崩上謁山陵大峪山聘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
臣莫不感慨

己亥十八年上以皇考顯陵臨欲南幸啓觀周閱尚書許瓚等疏諫止
不聽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初死時內閣擬二謚御批俱用故

得四字

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諸承天命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兩
廷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淒宜如純山完美因奉慈駕南
祔

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郎攝一二年卽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
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鍊丹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謝元氣而
端拱恭默不藥而保徔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庚子十九年旌表江西烈婦胡氏胡氏進同邑李希隨父商遠方姑易氏淫
縱胡氏貞白自警又不願言姑惡惟切諫姑及惡少百計凌虐荼毒

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立祠，名褒烈。
壬寅 二十一年。楊英等伏誅。帝幸曹妃宮，院寐。宮婢楊英等以組經帝頸。
有娠，金蓮等告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帝憫妃冤。
甲辰 二十三年。宣大總督翟鵬以報虜平，請各鎮援兵應用。兵部謂哉掣
全陝薊遼之兵，鵬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
阻則自為之心輕，惟延綏將兵二枝可聽徵。上從部議。
乙巳 二十四年。加東一真人陶仲文伯爵。禕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除其
孫皴為國子生。
丙午 二十五年。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上甚壯之。下兵部議，不決。
明紀會纂 卷之三 世宗嘉靖
丁未 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救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
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為墓誌，畢卒。爵獨介清苦，絕無干名競進之
念。初居家時，有奇遠繫官校以偽按臣乃故以好遇，從逆爵方飯，有參
飯一盂蔬一盤，見校臣即與同食。食畢，官校入繫之。爵即偕行。諸官謂
曰：盍亦一內別乎？爵曰：去矣，勿稽官校。吐舌云：楊君難慨乃爾。
曾銑陳邊務十八事，復上營陣八圖。詔獎之。令本兵議行。
戊申 二十七年。嚴嵩論曾銑開邊啟釁，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逮臣
議。吏部開附夏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傅，以侍官致仕。逮
銑詣京，仰訊。仇鸞先被銑劾，因計銑尅取軍糧，倖免重罪，偶援套，誅自

廨。法司會擬銑罪，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貲，妻子猿猥。天
下冤之。
辛亥 三十年。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杖訊編戍。
仇鸞爲家丁時，既結北兵，使貢馬互市，北兵利貨賄，謀寄送總督蘇
佑。佑以聞。帝以問嵩。嵩云：一年四次，期寬卒病。宜以一年二市為準。帝
乃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稱開馬市，其不可有十，其謬有五。疏入，帝謂阻撓
邊務，令錦衣衛訊杖，眨典史。
壬子 三十一年。詔罷大同馬市。
明紀會纂 卷之八 世宗
七月，蘇州圍急。仇鸞病殖請輿疾而出。上命侍郎將應奎，掌戎政。鸞
歸。陳時代之。鸞聞命，悲極死。徐階因發其通逆謀國。上大驚，命陸炳
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凡逆妻子家
丁俱斬，沒其貲。
帝思楊繼盛馬市議有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
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
癸丑 三十二年。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劾嵩十罪五奸，略曰：太祖不設丞
相，嵩僭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
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凡皇上行政之善，即儕言于人，歸功于己，是竊

君異也。嵩之擬旨，得于世蕃代票，是縱奸子也。令孫嚴効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逞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薦迫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北兵深入，嵩戒勿發勿戰，及皇上遣治汝夔，猶許家荒奏保，是誤軍機也。徐學詩以劾嵩革官，吳等係而及其兄應豈，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昂，故將官多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污罪下，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俱緹騎解訪，仰與廠衛締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爪牙，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出其門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較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刑，置憲典，雖刑者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令鎮撫司即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凡二王家事，率不避，為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交飛，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斥之，擠補外任。侍郎王學益贊成其獄，尋遷一級。

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連艘百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延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既而太倉、上海、松江、嘉興、常熟皆遭荼毒。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也。嵩因四遠饑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發萬石，平價發糶。上允之，復思民半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令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困者。

乙卯三十四年，工部侍郎趙文華奉命祭海神，并察視江南軍情。文華為嵩私人，既出憑寵，自恣百司，震懾，財賂競進，凡倭寇焚掠尤烈。趙文華至松江，會狼兵方應調來，稍有斬獲，文華因厚啗之，欲使進剿。至漕涇，遇倭，戮百人戰敗。文華忌督撫異議，掩敗為功。總督張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强經，經不聽。文華遂劾經，因論經玩寇殃民之罪。既而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經分遣參將盧鏜等水陸攻之，永順兵出泖湖，攻其前，鏜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斬首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自有倭患來用兵，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殃民之疏，則已上矣。竟裁未幾，遣官校逮張經，以失機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汪直與宗憲皆徽人，相信，因以銀十萬兩餽嚴嵩父子，冀得受以指揮職銜。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或會三法司將議甚堅，嵩不得已，竟票旨汪直梟示，其黨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發邊

衛充軍
獄京城大疑因詔决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嚴嵩因以楊繼盛
與馬繼盛諸朝審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顧同
登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清平過漢廷性癖
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
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
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丙辰三十五年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禦之三戰三
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為神兵

倭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既歸上疑其言不驗每以問嵩文華小人為害乃爾
懼時浙中倭報甚緊延綏請遣才望大臣一員督師而嵩為文華保全
計言于上遂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欲議和而文華力主剿以書遺宗憲責其
逗兵自是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火者其眾後從溺死中鐵
徐海屍浙郡遂寧
戊午三十七年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邊城羸兵餉充
饒因受賕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堅斷不貸而說以為賄郵
王汝孝以三千而倖得遣戍蔡克廉以三千而即轉吏部楊順欺君而
三應其千兵嘉會倭冒而三應三遷邊事不振軍民窮困王爭張撫劾
其受賄報功而併遂之致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
以厚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蔽千富將百
萬賓客親戚位俱顯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羅任嵩填缺
故俗呼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為武管家宜羅斥以快
人心帝怒各逮繫獄共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己未三十八年總督宣大兵部尚書楊博延綏薊遼防秋當還吳鵬曰宣
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詔
回部

庚申三十九年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嵩
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
居而景王母妃在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
聞夜半中旨渙頒京師士民歡躍而慶
壬戌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藉專利私匿等
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不法詔嵩致仕逮世
蕃御訊坐煙瘴充軍鵠龍文今戍邊年餘于獄應龍起邊通政參議
六月知縣海瑞崔與瑕落職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焰甚
盛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滿伏飲若流水淳安

知縣海瑞。供帳簡薄。抗言罰邑不能容。鄢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
亦斂威去。懋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旋巡鹽御史袁淳劾之。
俱落職。
癸亥四十三年。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
平。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咸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對壘日久。顯猶豫謂
繼光遠來疲困。不可併。繼光即以是夜部曲諸士卒雜宿蓐食。晨壓賊
壘。急攻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羅捕之。無遺類。
嚴嵩上疏。言臣年八袠。願皇上哀其無告。放歸于世蕃孫鵠。以終餘年。
上曰。萬有鴻眷。已恩待矣。尚逋望耶。

甲子四十三年。上以邊卒不用命。戶兵工三部。發銀四萬兩。給犒官軍。除
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違以生怨。不
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之。
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龍文天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
以治第。聚眾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
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仰藥死。
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四十四年。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勘其交通倭謀叛。顯證。得旨
處斬。

丙寅四十五年。上諭徐階。欲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聖躬既久未
平。若從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
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為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蕭康。階曰。聖躬天祐。益
待遠行而後萬康也。今邊境多虞。根本宜固。將一從遊竊發。聖駕在外。
能無驚擾乎。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主事海瑞上疏曰。陛下初年。則亦有矣。遠邁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
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僇辱臣子。人以為薄
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
煩。萬方愁歎。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
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寶。戶部差求四出。夫欽修以求長生也。然堯
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
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下錦衣獄。已復取再讀
之。歎息自悔。疏竟留中。
十月。上不豫。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常夜分至五鼓。猶
覽奏章。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復宸翰揮灑。天縱然也。自方士進
長生等藥。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為。
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
裕王載垕即皇帝位

釋海瑞于獄

穆宗莊皇帝諱載垕。世宗子。在位六年。

丁卯隆慶元年。上大行皇帝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

先朝建言。諸臣生者錄用。歿者卹贈。

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

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謂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有當議者。蓋獻帝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則先帝今天亦獻皇于心亦有未安。先帝進獻皇于大廟。而世宗之事並舉之。厥處捐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不報。

初上從祈。時政如鄉錄建言諸臣。削正方士之罪。徐階俱請于遺詔中行之。爲拱非之。謂是暴揚先過。且彼罪諸臣豈無應得者。何容遽爲市恩。遂與階有隙。

賜楊繼盛謚忠愍。

戊辰二年。補臣石星上圖政理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曰勵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遠俞允。言涉壁聽者。留中不下。事于內庭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曰單機。情呼及召對而臨生還期。臣願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諮一輔。忌諱而謫外。陸鳳儀錫遷聖奇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譖。頃緣近臣專擅言官攻發。切恐中傷。滯以疑謗。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上怒。命廷杖削籍。親御左順門樓。監察杖者。部卿僚友照星友也。想以狀。幾乃先以義白從帥。而身曰被嚴星斷人共害之。又照且置且授以出。得不死。

皇太子方五歲。遇閣臣于御道西。謂曰。先生良苦。胡贊輔臣積。前謝曰。殿下勤學。答曰。吾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齊聲清朗。聽者悚悅。

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還任中宮。以端治本。上曰。皇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時舉等乃復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使皇后抑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意者乎。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淨寶。尚書馬森[illegible]侍召商收買。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等上疏抗論財用詘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進。令蒸本吏領回。體乾仍

今爾上忠者毒毆其吏，後令內閣精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
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閑住去。
中官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衆亦恨其正直，共短之，上命撻杖之，繫
獄，俾俟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其者不寬，亦令
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庭，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己巳三年，淮揚徐大水，奏聞，勅侍買發十五萬石，截留三萬石以賑之。僉
海瑞為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
庚午四年，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率事更張。
且大禮大獄，先帝勵精之政，而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

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邊之責，卿以有才力者為之，猶俱不堪，
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先既不能稱
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
年力富強才力超邁者除補，致治有成績，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不次
擢用，若用之不效，降三級別用，上從之。
刑科舒化等請釋給事中李己，內犯侯恩等，得旨，己釋為民，恩等繫獄
如故。始忠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己，及己獨釋，衆始翕然謂上仁
明。循斷
辛未五年，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則然，若參

學舍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
任而不能歸，察丁藉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
乞視此為例，從之。
詔以薛瑄祀孔子廟庭。
壬申六年，上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曰：偶得
此疾，遂不能起，東宮幼少，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拱哭奏曰：東宮雖
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輔佐，不敢愛死，且奏且泣，大慟不止，兩宮
亦失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翼日上崩。
皇太子翊鈞即皇帝位，時年十歲。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
廟號穆宗。
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沖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
矣。已令臺諫劾太監馮保，必欲出之，保故按其奏，侯閣臣張居正，視江
陵。此中江陵不無扶救。北邸有旨召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為且逐保也，中使以
旨授成國公讀之，乃責拱專擅無人臣禮，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惧不安，
令即日歸田。而拱以此劾居正以救非進 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翌日張捨僦騾車出都。
上以居首輔張居正，曰：父皇讚先生忠，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
泣謝，曰：今國家要務，要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于講學親賢，愛民節

用又君道所先已聖明留意上曰善
居正既得國柄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其為政大約尊主權
課（此一段是江陵事明本復寫付用供不出）利是常言高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帥法害之中
制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訓召羣臣廷飭之百僚
肅
上方十歲以其明聞穆廟恭妃產內使以金壺遺其家為門者所執奏
上召內使三十以百金遺妃曰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
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
太監馮保掌司禮監

神宗顯皇帝（諱翊鈞穆宗子在位四十八年）
癸酉萬曆元年上居乾清宮見一無籍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禕皇左右執
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何來曰總兵戚繼光所來下東廠鞫問張居
正使人陰囑曰但稱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上言未已而廠校縱
騎已集高之門矣吏部楊博問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
臣人人自危太僕卿李幼滋方告病强起謂居正曰朝廷等待外人而
公令追究主使之人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及錦衣朱希
孝等會審方情審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識又冰雹不止衆
皆駭懼理刑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
此事本無影響而强以加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戮之禍
耶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
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知何打我來希孝等懼
事僨亟罷審而馮保可牽無慮已而送大臣于法司然已中毒啞不能
言遂處斬自是居正威望日重矣
甲戌二年翰林院庶吉士內閣先嘉邇閣臣進獻馮錯贈閣臣曰主上沖
年不可以異物啓其好上尋以問馮送出
張居正等進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內外文武姓名上置于殿省
覽

丙子四年御史劉臺奏劾居正專權威福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行
正威福也將吳頤下則負國若竭忠事上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哭
泣起上手援之怒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遠戍之居正復具疏為解免杖
奪職還里
丁丑五年司禮馮保毋裁抑中貴毋與朝事由是內外多怨上初御位或
與小內侍戲見保至即正襟危坐內侍侍上戲者保皆除罪之故宮中
皆憚保即上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上稍長積不能平以太后
故不發然心恨之
張居正奉旨奪情視事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

孝文章勤其忠貞任居正大怒掌院王錫爵造要公求解居正曰聖
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竟居正屈膝于地舉
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明日四人同時受
杖尋遣戍庶子許文穆鐫玉盃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
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盃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磨
剗心辛辭辟皆黃苗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時觀政進士鄒元標憤
甚覲以入杖畢上疏越二月亦受杖謫戍貴州
都御史陳瓚在告久病貽書馬自强曰師相事宗伯宜倡疏留勿遺我
名自强笑曰此老不畏死先妖也

戊寅六年上大婚詔居正先的来問乞使給事李淶奏居正有服制不宜
與執事不聽

己卯七年漕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水患及陵寢害無寧歲上惻之發
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事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常山
夾峙而河流其中不特陵寢不犯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矣
蘇松大水積逋七十餘萬張居正請蠲之以安民生疏謂百姓財力有
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見年錢糧
尚不能辦況累歲之積逋哉故帶徵一法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
今歲之所減即為明歲之逋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況頭緒
繁多年分混雜里胥姦匿官吏侵漁與其敲朴窮民定行貪之囊橐孰
若蠲與小民使其皆戴上之仁哉上從之

庚辰八年張居正纂累朝寶訓四十款進呈曰通籍士訓不若近事可徵
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伏願皇上留神聽覽勉力行則聖德日
進于高明上嘉納之

辛巳九年南給事傅作舟奏江北淮鳳地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
飢或相聚為盜大有可虞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曰此地從來
多荒少熟即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急賑濟以安之上從之

壬午十年張佳胤定浙二亂浙兵因減糧遂擁辱巡撫為亂時御史張佳

胤受命視師將抵杭而復聞市民因受役不均聚衆焚刼鄉紳有亡賴
丁仕卿者為首倡嘉胤從駕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從者皆恐既到
受諸亡賴洶洶佳胤乃召營兵為亂者撫之曰汝曹經歲有守衛功前
撫減糧誠失今市井無賴亦為亂彼無他勞不可以汝曹為例可為我
捕之功成不獨論贖且有賞也衆踴躍聽命遂擒亂民數之擒捕丁仕
卿等乃會諸司訊之得其挾刃而要金帛者五十餘人皆梟之餘悉放
歸于是諸亡賴皆帖然解散佳胤乃復營兵餉密廉其倡亂者名因捕
數人曰汝為亂首吾故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因馳使急救
七營曰亂首已伏辜今以爾有功天子不欲盡誅汝當盡力為國守禦

軍民歡呼浙自是無警矣事聞上悅進佳胤右都御史兼左侍郎

張居正卒諡文忠詔太僕官護其喪歸上初重居正傳旨批答多不名而羣臣諛附之至于章奏亦不敢斥名但稱元輔而已居正歿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礙新輔臣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者未幾而蹤跡無所不至矣初居正以當國家人子游七既捷殿翰林大僚為記贈之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姻九卿御史俱接刺往還微倖縱騁延飲必上座後事收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靡爛矣

鍾惺曰張江陵相業大有可觀但驕貪攬權為世所詬惜哉

甲申十二年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罪惡詔奪其官及籍其家長子敬

修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曰居正奉旨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衣食之供給不周于孫之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上憫而詔有司保全之

自居正沒後朝士更易殆盡攻者銳氣莫可解惟陸光祖正言權揜一時引重初光祖小卿以事見居正諸大僚無不屏息主語光祖獨索坐語且久人頗讙劉臺甚力因攻折事與居正力辯居正大恚光祖正色曰相公奈何施之拒人哉及居正敗無附和時局語人服其操

乙酉十三年上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逮遠刑部尚書舒化奏曰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己為是代有司事也使人歸過于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上韙之

上雅敬直臣海瑞名廷臣以其名薦遂起南京右都御史至日觀者擁道路南都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為御使職剌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故約諸御史嚴且峻南御史無良人到臺有一御史為戲宴者瑞集諸御史謂之曰爾不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杖者御史爭不能得乃杖之每一下令不數語詞中情弊而都人傳誦之自大僚至承郎無不凜然奉法行時城市素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奇求公退蕭然杜門靜處而已後卒于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篡有寒士所不堪者

莫息泣下歛其囊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為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褚素而送者盈兩岸雨淚動天奠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佑作詩弔之曰批鱗直聲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能隱海大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鍾惺曰神宗知海公而僅受南僉都未免有賈誼長沙之惜使得大任而竟其業則所成就不知更何如也

丙戌十四年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盂麥飯下同庶民于誼不忍況奉明詔褒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于

德意未稱宜詔禮官定議或祔食懿文太子之側。不報。
丁亥十五年。申時行請禁遏糴。說曰治本在使民得食頃者因荒大發帑
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饑民無窮惟是鄰近協助市糴
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彷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此各愛其民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為變
也乞禁止遏糴也今惡商民糴貨擁濟則百姓不免嗷嗷待斃洶洶思
亂也
戊子十六年。上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慚德。魏徵大而有蔽。經筵不必
進講。止講通鑑及大學衍義并累朝寶訓實錄。以評治道。

內閣王錫爵子王衡舉順天鄉試第一。禮部郎中高桂奏物議疑信相
半。錫爵疏請復試。而衡卷最佳。物議始息。衡有大才。後登辛丑榜眼。
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王錫爵阿從失職。上怒。送鎮撫司打
問。錫爵疏救曰。臣之進用原為先年張居正奪情事疏能請讓居正以
此居正收而臣得進用。皇上本以作居正用臣。而今即以處居正之事
處臣。臣即死何辭。于居正之恩責哉。
己丑十七年。南京獄官孫一謙。麻城人。于獄因甚有恩惠。舊例重囚米日
一升。率為獄卒盜去。又散時強弱不均。多有不得食者。因初入獄。任々
驅之溼濕地。不得錢。不與燥地。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一秤。々米計飯

按籍以次分給甚均。因衣敝為浣濯補葺。終其官。囚無凍餒疫癘者。
兵部侍郎王用汲薦聞其事。皆加獎異。欲為之地。而一謙已滿三載考。
陞寶山吏目去矣。王世貞贈以詩曰。青衫仍馬帝城內。祖道無人日欲
低。猶有苦盧方丈地。論衣猶作數行啼。蓋紀實也。一謙不之官。徑歸。至
鄱湖舟中。悅然見有請為其土地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而卒。
鍾惺曰。官無大小。要在克盡其職。此氏有恩惠耳。孫公一獄吏。觀其
用心。可不朽矣。
庚寅十八年。上以召閣臣申時行等。時行等請冊立東宮。上曰。朕無嫡子。
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俟其壯健

使出。纔放心。時行等曰。皇長子年已九歲。蒙養預教。正在今日。上曰。也
要生來聰明。時行等曰。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聰資。未有不教
而成者。上曰。朕知之。既而召皇長子至。立榻右。上手攜之。時行等熟視
良久。因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上
曰。朕知之。遂命出。
辛卯十九年。宋纁病求罷。不允。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在戶部。
謂纁曰。今日一快事。查出其省羨金若干。纁曰。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
用。不可摟索無餘。且使主上知之。或生侈心。又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
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

其傍侶大注謂妻子曰若等何爲計吾不能復顧汝矣遂同二愛妾酌堂縊死且自焚我師生獲朝欽及妻田氏并餘黨百餘人獻俘闕下梟首傳示九邊遂以其地爲二郡僞將有曰萬義僞將者曰平越

時礦使四出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府同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吳應數知府以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馬皇帝恐人盜掘有傷陵脈故六安衛官陣設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旨凡係皇陵來脈俱不許開了是礦役一事得見驚動

辛丑 二十九年冊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

壬寅 三十年上偶失豫遽召輔臣沈一貫諭以輔佐東宮及罷礦税起廢

釋棨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上安悔之復索前諭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豈可反汗上怒欲手刃之義不爲動一貫懼亟繳前諭義深唾之

癸卯 三十一年有投匿名書于各署者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覺曰續憂危竑議事聞上大怒中外危疑幸上志素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大學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我的慈愛汝是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必逆惡造捏奸壽離間我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所寫訓諭一冊賜之曰細看誦則知我立心也傳時上淚下太子亦含淚叩頭謝去

鍾惺曰觀神宗處父子之間眞三代令主哉

時捕妖書甚嚴下令大索給事錢夢皐阿一貫意直指郭正域且及輔臣沈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皆下獄考訊無所得又圍鯉第長安中無敢偶語吳江人沈令譽以疑似捕治并捕馬僧達觀棄市株連慘甚最後得皦生光賴侍郎李廷機尚書趙世卿勸閣臣一貫及御史沈裕力持之始具獄

乙巳 三十三年考察京官主察當爲吏部侍郎楊時喬一貫忽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時論藉藉給事錢夢皐皆外補特旨留用于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等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旨元珍等俱

謫外時有吳中布衣在一貫坐蒙舉盛之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游人布衣對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歸烈婦陳氏卒烈婦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二年而善世歿婦哀援劍欲自裁母抱持奪劍婦謂母曰兒必死業已許夫矣自殺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其日與侍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且趣市棺我婦人死即殮不可露尸竟自經死

丙午 二十四年內官楊榮殘害雲南軍民軍官賀世勳韓光大糾衆焚燒其第殺之上聞大怒輔臣朱賡奏云陛下無以一人故震動一方既而

有肯榮不足惜止猜詐事世勁千秋
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殺官審恤開宴打鬧惟侍郎楊時喬
李廷機副都詹沂三人清嚴可念
丁未三十五年尚書趙世卿奏言用人各有職掌家宰無所不統而推擇
司官反仰成于各部殊無六卿率屬之意
輔臣朱賡留止礦稅疏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
非感臣等之拱乃者晉接官民即說礦稅各處事未開誠而知其疏
礦稅今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
增毀皇上千章萬可以留中而臣等之奏揭不可無答語時戶外羅
無對寡之冤家目上撥箭剔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詳語相加輔相
之地真苦海矣
戊申三十六年南京大水禾黍俱無
己酉三十七年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當視士大夫輕而視官
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為輕則
其禍不必言矣乞將吏部推舉諸疏亟賜簡發
遼東地震
山西大旱
庚戌三十八年葉向高請東宮講學時缺

辛亥三十九年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
馬不能行
戶部尚書趙世卿已歸久候不得命竟歸
壬子四十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挂冠出都
甲寅四十二年福王之國河南
乙卯四十三年五月薊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梃梏仆守門內侍一人衆執
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化名張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風癲
貌似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為風癲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訐問言
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弟 鄭妃 科臣何士晉請窮
其事上大怒因駕幸慈寧宮至聖母靈次設低坐皇太子侍右三皇孫
雁立階下忽召百官入上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
事與朕何與外廷有許多閒說你每豈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遂
見刑部問的確正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處決
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又執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
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忠愛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
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蓋高上聞之不甚悉疑以為別有爭執大怒命中
涓擎下遂下光復獄上怒稍平又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
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人額

問皇太子曰，你有何故，一同說來。太子曰，以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
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爾等無端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
孝之子。上悅，因令羣臣出，磔詳、俊並于市。事遂寢。于是罷王之寀官，補
何士晉于外，釋馬三道等。
丙辰 四十四年，會試放榜，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俱以弊發除名。
時人謠曰，丙辰會錄，斷幺絕六。趙最有才名，士林惜之。
丁巳 四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銜尾渡江而南，穴處
食苗。
戊午 四十六年，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再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
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以楊鎬為兵部侍郎，代張維翰為巡撫，往經
略諸邊，假賜劍一，以重事權。
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
經略楊鎬開馭，單騎赴河東，鐵騎寬奠，衆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
以徇。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
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蚩尤旗，主兵，寢報罷。
己未 四十七年，援遼師，征調雲集，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
部趣議方略。大學士方從哲亦遣書促師。
經略楊鎬既決策，乃誓師遼陽，分四路進兵。時師期不秘，出路機泄。既
而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萬餘騎忽邀擊，松血戰
突圍，自午至酉，力竭而歿。劉綎獨以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至重
圍。夾攻，綎及軍餘劉招孫等俱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
檄回，獲全。先是，從出師日，五星聚于東方，松出發牙旗折為二，識者預
知其敗徵。
上起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廷弼疏請決策，帳
發開原。上賜劍，令劉國縉從事。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鉉請選京營兵三
千壯其行，竟不及從。
經略熊廷弼入遼陽，斬罪逃避將劉遇節等，按壇說祭撫清開鐵死事
軍民，且諭以北關必復，盡役相度各隘要衝所宜增置兵將，決策守遼
陽、撫、瀋、開、鐵，俟水為防于遼瀋，陽稍有生氣。
庚申 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崩。
司禮監傳皇太子令旨，將礦稅盡行停止，馬堂等都着撤回。
人謝令旨，發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犒賞。
光宗貞皇帝，諱常洛，神宗長子，在位一月。
庚申 泰昌元年，八月朔，皇太子常洛即皇帝位。
起陞鄒元標大理卿，劉光復光祿寺丞。
以袁應泰巡撫遼東。

初十日上不豫。
班齋朝儀上臨朝見大臣有班後隨從執瀝金大扇者駕回復闕散班官于會極門焉發為道上不措其人但命閣臣備儀崑密聽侯後寡重治。
御史史永安疏陳交齋之道謂人臣所當行有二一嚴奏章之體夫詞尚體要自古重之況章奏乎惟宜簡要勿煩瑣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如舉劾一人無濫所糧之下一疏無餘則聽者樂聽矣一言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欲言而察事涉之為先強而聽之為操不當言則雖可言當言則雖可批大抵言期于利宗社不必於名節期于明國是不必附名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誰言之名則得矣所望于當守者亦有二人君淳如天明如日喜則和風敷而怒則震雷迅雷形之章奏欲言者十不得七使之面奏所言者十不得三是陛下之威宜霽也夫設鐸建鼓固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成天聽下數十疏而待一疏即為可采之符非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得之策否聽其所可聽罷其所不可聽是兼收之益宜弘也上嘉納之。
十六日上不視朝群臣齊赴宮門問安傳諭朕今日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再召卿等來見。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部臣甚臣各上書元輔請調護聖躬冊立東宮刑部主事孫朝肅徐世儀書名云閣下知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不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不知而慈之忽之失防慎于初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請宮闈之隱慈以負先帝之託更不可言也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靦顏閣下熟思之也今為閣下計惟有亟請皇上旦夕冊立東宮而已。
御史鄭宗周獨稱欲安聖躬則以亟請召見撰醫為第一義欲安皇長

明紀會纂

子則速行冊立速移慈慶宮為第一義防微杜漸使宵小知外廷之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機也
二十六日上疾大漸召各部大臣面諭速封李選侍給事中李如珪奏冊封選侍當在四大禮之後。
二十九日召見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復顧皇長子諭群臣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上指曰是朕壽宮群臣退是月李可灼進藥。
九月朔上崩大學士方從哲率諸臣哭臨畢即請卯見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皇長子始出諸臣遂擁皇長子至文華殿卯正皇長子

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奉令旨俯行。諸
臣始退。

時皇長子御慈慶宮。李選侍猶在乾清宮未移。御史左光斗。奏請正名
號。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
后配天得共居之。李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于正宮。而殿下
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今不早決斷。將借撫
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于今矣。

時登極已定初六。至初五日。李選侍猶未移宮。給事楊漣。奏請勅選侍
立刻移宮。曰。祖宗之宗社為重。宮幃之恩寵為輕。今既奉移宮明旨。若

卷三　光宗泰昌

復擇吉挽延。宜其欲中外之共主遲遲一宇頓乎。人言紛紛。皆言李進
忠懷開寶庫。盜取珍玩。豈必欲盡取帑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皇長
妃名色。藐目無幼主乎。以今日天地神明之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伯叔
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
生母。無妾侍僭悠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孰能平之。前
鄭貴妃亦以保護先帝為名。不離乾清宮左右。雖先帝聖鑒隨即遣去。
而滿禮所以混淆。醫藥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
安得不為寒心。此移宮一事。斷在今日。疏上。李選侍乃移宮仁壽殿。
御史鄭宗周。奏請下崔文昇法司嚴鞫。言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致

先帝纔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
謝九廟。既而南北科道交章論文昇。李可灼之罪。

皇長子由校即皇帝位。

給事惠世揚。奏劾方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相七年。妨賢誤國。罪一。失
誤發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
殺人。罪五。阻抑言官。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斷送全
師。罪八。徇情罔上。罪九。代營榷稅。辱國殃民。罪十。鄭貴妃封后之舉。滿
朝爭執。從哲兩可其間。非先帝明示輟止。階之為禍。不可忍言。是無君
當誅者一。李選侍拒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偏非人臣乎。反

卷三　光宗泰昌

受劉遜李進忠等。盜藏美珠。夜半交約。必欲封為貴妃。滅絕人臣禮至
此。是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道論之。從哲
乃代擬出旨。律之趙盾不討賊。又何辭于弑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
三。上責以輕詆大臣。有傷國體。

御史顧慥奏曰。經略熊廷弼出關踰年。我守豈無定策。乃徹出撫和。未
聞我兵以一矢相加遺。始猶曰。無兵無餉。今十餘萬之師雲集。百餘萬
之金立發。而今日曰。敵將犯於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
既而御史馮三元。復論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御史張修德。科臣
魏應科。俱前後有疏論之。科臣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惟

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閙者勘遮是也有毀之實忌而不可不行者也曲
是也（元○日缺云）有忌之甚緩而不可不精者缺矣是也有至重至大而當執其敬
者卻廟之禮是也有至鄭至涉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入閣是也
謹自本年八月初一日。以至十二月終。改元泰昌。光宗崇公祖。謹以
明年為泰昌。以後熹廟登極。所謂明年為天啟。則已領而泰昌改元之議
方起。群匪曲存之。故定此議。

風逆母得無恙及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浮湖
邊岸卒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驗舟待至日
中一木沖晰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感動天榮曰予何知孝
惟不敢忘母而已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回奏曰熊廷弼有擔當也雄才任事經十餘月耳
而遼陽頹頹之城知新喪膽之人從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且儼然
重鎮矣民安于居商旅輸于途而從之人因之為進戰退守之地臣入
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然而廷弼之
罪皆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急緩性不急則土
不成況又非常之原黎民戰馬見備磚于隣居來木于園林搬石于境
甃似乎爭民旋奪其者修工刻期于鄉紳青衿役無割免罷無騰謗替
上諸言家淨之風聞遂騰傳入告矣上曰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
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仍擬及時起用為勞臣任事者勸
為遠相繼名臣隨
起兵部左侍郎熊廷弼仍前經略
張鶴鳴三元魏應嘉各降二級調外以前論熊廷弼也
刑部侍郎鄒元標疏請理財曰昔王安石在宋以以理財為第一義
衆皆訟之不知此迂儒之見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為富強今國
家窮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然理財而舍屯田鹽法水利三項即桑孔
無以籌矣
遼東巡撫薛國用以病辭免以參議王化貞代之
再發帑金二百萬兩充餉
遼東死節諸臣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秦邦屏等各贈官廕蔭有差
畿輔久旱上于宮中虔禱夜半甘雨千點
經略熊廷弼至京奏定先著曰以遼論則三坌廣寧為先著以京師論
則山海關為先著以妖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路為先著一應兵餉
戰具宜盡力全用于此此著一實款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勢
命留兵築臺濠池以護京師為名者皆非也上納之賜上方劍一
品服仍賜宴命大臣陪餞禮數特隆
御史李日宣奏請宋先及孔子後裔于本省加額中二人上從之
鎮江奇捷先是標下游擊毛文龍奉遼撫王化貞命赴河東等處招降
叛逆遂安撫豬島廣鹿島等數處因謀鎮江敵兵止千餘壯勇又各出
抄掠遂與遼東難生員王一寧等率兵三百餘人雞鳴薄城下又先
時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于是內外夾攻敵皆潰散四奔文龍遂
進城安撫百姓因請兵糧接濟王化貞以聞上命速發兵糧接濟兼陞
賞毛文龍等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近見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香火之地。一則謂魏進忠侍衛之功。夫梓宮未窆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預入進忠之勤勞于遼。為不順于漸為失宜。聖德無瑕。忽有此舉。則不便之甚。上切責之。

熊廷弼原議廣寧登萊天津三方並進。時王化貞恃信北兵之助。而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廷弼不能有為。因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擔。臣行時。與撫臣約曰。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如事尚未備。且自應守以待明年。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今樞臣曰。縱指秋盡從容坐待其來。必無幸矣。撫臣曰。此時過河。我兵自傳。雖少可以成功。此主進者也。夫敵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其來。固無幸。而待敵以逸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毛此皆愚昧所難決。

大學士葉向高進於閣。毛文龍收復鎮江。因上疏曰。遼東之失。似在知正而不知奇。今幸文龍此舉。稍得用奇之法。當廣為救援。以固人心。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危。其失策。後將無從敢出一奇以破敵也。

經臣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上疏。要臣提兵出關。臣敢不出。惟是經臣一出。觀望非輕。西視以為輕重。東視以為進退。兵將視以為勇怯。樞臣第知經臣一出。足以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臣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調援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撫臣住何地。乞敕兵部速議。與便將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為敵所笑。（原非本意）既而出關。住札右屯也。

四川藺賊奢崇明倡亂。遂陷重慶。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摩遣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督銳進兵圍重慶。

壬戌二年。王化貞奏與經臣不合之難曰。臣今與皇上約。臣願請兵六萬進戰。如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即有不得。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盛之。歲數必矣。如臣言不可行。乞罷臣專任經臣。庶得一意討賊。于是命總兵劉渠移臣駐札武而廣寧空虛矣。

兵部尚書會議曰。夫小九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乃四簡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更任其一。夫以卑避尊。當令撫臣退步。然撫臣一撒手。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潰。令無同撫臣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上方劍。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宜可遙退。當斟酌別用可也。

四川奢賊攻犯成都。指揮周邦泰截收棧路。南御史趙世期奏請速援川蜀。速則大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兵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緩歸于敵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處騎虎之勢。既尾大而莫掉。即不入其

棠者其死罪之寄，亦倒裝而出，茄偶可勝言哉。
本兵張鶴鳴，自請視師，從之。
部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兵前衆在遼遠，閭知前有守禦之。化貞此時，猶執迷，欲不敢渡柳河，猶欲令部將過河禦之。來入，以挑賊威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為非計，乃止。既而敵渡河，過西平堡。堡一營將守一日夜，乃解圍。復圍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與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復環攻西平。半夜布十面雲梯攻之，竟不能下。知守者為羅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賊乎。因而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貫遂自刎死。西平陷。得功走入廣寧，騙呼軍民宜齎歸降。因命兵崇封府庫以待。一城鬨然爭奔門走。王化貞方起視事，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守門，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為。而所坐馬已為心腹將竊去。僉皇整行李，以橐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叫止，將縛之。朝棟復至，持刀與鬬，乃得出。化貞既出，得功遂據城，廣寧既陷。化貞所招騎遂大肆殺掠，進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遼棄幼小，千途，積殘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遇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顰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身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討。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結寨戰，不撤廣寧兵守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後。時敵騎已來，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旋。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時按臣方震孺在廣寧，尚昨未赴。聞撫臣走，亦單騎走。各道俱前後逃走。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拜闕，縊死。其僕高厚亦歿焉。

吏科侯震暘亡論別為邊守令疏曰：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必不乏；守令良，則揆背必不携；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脚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今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乎月既不能固結其心，豫養復難與為守。如一朝警難，而易驚死者，寵是吏偶卑，必去。乞倍加綜覈，才望卓犖，膽力精銳者，以固宗社。

御史謝文錦奏經撫罪案原明，曰：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較外，而必欲離之右屯。初因糧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為失策。迨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遇而西，不能復身殉敵，思得無罪。王化貞專制一方，而未見權有成謀，不覺傾計，乃僥浪兵僨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罪復何辭。然臣竊數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手縛足展，布無一兵，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從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

于大辟者寔本兵張鶴鳴致之也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何經臣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駐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令甚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主也既不得奇謀不得雄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經略之職始稱而今日上諭明日出將成何體乎臣不敢為廷弼寬也撫臣反致之意可實思神茅未築數人之利害未免過信以御之言易視敵而以為畏我也遁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敵之死命也至于出城一節寔因從容孫得功封大藥等庫迎接數人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臣不敢為化貞寬也上有旨廣寧失守經撫臣無所逃王化貞還閒熊廷弼回籍聽勘

熹宗天啓

熊廷弼疏請勘速

川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既而復遵義府賊寅遁歸巢

起陞李若達楊漣都給事中

三法司王紀鄒元標周應秋會審經撫進呈狀詞曰王化貞全不知兵用間而反為間用數人日侍左右而不悟乃敢口口降口口安戰渡河及至風鶴守兵鼓譟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事已至此宜服上刑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及再起經畧即徽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廣寧矣撫閣以後却敵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人不足盡信降情叵測語語若符左券其料事之智寔不遠過化貞蔵獨明援之性虛憍之氣牢不過破今日一疏明日一揭筆鋒舌陣相辨不已(此亦何罪)逆北特勁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言也是以巧而成拙也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仗義譬師或捉一劍以勘禍亂或收餘燼以固城堡反敗為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閧大兵既敗先奔榆關即有蓋世之氣亦不足贖喪師失地之罪矣若引從前經畧觀之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更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上從之

熹宗天啓 卷四

[illegible]縣大雨雹著屋瓦傾俱碎禾稼多傷

四川縣令張振德闔家死難有旨贈光祿正卿蔭一子錦衣千戶

授毛文龍總兵先是兵部議毛文龍寄跡朝鮮海島間或可虛聲搗其巢穴使敵內顧故有是命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羅里兇安圍困省城巡撫李橒巡按史永安

熊廷弼疏請勘

陞李若達楊漣太僕少卿

太僕少卿滿朝薦奏論國是顛倒曰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以儆諫去孫慎行以封典然王紀以交章革職皆不顧惜馬獨繇繇千三十劾

令天下笑臣無長識也

甲子四年川師入龍場倚蓮首嶺崇川并妻安氏賊黨蔡金貴等

黔撫王三善破偏死之先是王三善入大方前把陳其愚諸臣三善信之殺其業子以示謀令招安位母子及從兵四崩中逐為偽鬼所截

刑科解學龍疏論封疆前且之政曰與省一節吳閘閘洩敵以要我敵明明倚賞以圍我凡待彼恭待氣力完足從我東奔西走疲服罷然後一面討賞一面攻擊使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不識是將何以應之從來款和之法不過藉此以寬屢郵之警未寧待此以徹吾戰守之防猶以致而難彼此之交則宜謂彼受款而為我出死力以捍敵三尺童子知其不然也

魏部閣臣孫承宗奏敘毛文龍之功請速餉以勵之

毛文龍下高嶺奏捷

刑科傅櫆奏參內閣中書汪文言即東宮伴門之汪初太初充歙縣門役後謀充本縣庫吏竊藏擬戍潛逃京師遂父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為大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今官左光斗身在憲府不能遠論而且引為腹心魏大中職參銓垣不行糾逐而且助其貨斧招搖過市攬納升遷此臣所大恐也乞褫光斗大中之職以為比昵匪人之戒速文言部嚴拿究處以正其未盡之辜疏入有旨下文言于獄嚴訊之都御史左光斗疏辯以汪文言之罪實前引流也其通枝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官附之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待罪風紀人材進退例得與聞何事攬納如其納賄招權引用匪類當明白科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科臣冒愬求廢理刑傅櫆敢為兄弟戕安岭亂久矣何所匪人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顛科臣植傳之也上有旨慰之科臣魏大中亦上疏陳辨上曰人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跡自明即着到任既而魏大中奉旨到任而周思有旨魏大中傅櫆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面恩傅櫆復奏曰朝儀報單從來有旨此旨自中出無疑臣不得不以忠君愛國之公憤辨為防微杜漸之虞憂大中小臣也奉旨未有不到任者乃明旨忽二忽三令朝端且疑且駭其如王言之體何哉臣非敢為大中等意也竊恐開邪之徑攻擬同官之端猶藉今見勞竊之漸故敢上言也爭更忽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墨勅可封天下事尚可言哉

都御史楊漣疏參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一市井亡賴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祖宗以票擬託閣臣自忠賢擅權旨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恨挽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鄒元標也忠賢與致之去顧于親殿服母之人曲意網羅親亂賊而仇忠

義。罪三。王紀執法如山。鍾羽正清修以勵。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去。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俱點陪推。顛倒銓政。掉弄機權。罪六。忠直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傳聞宮中一貴人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橫恣之私。託言急病。立刻絕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有妊得封。忠賢以其抗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護持孤危者。惟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旨。擅殺于南海子。是不但仇王安。是仇先帝與皇上矣。罪十一。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僭極崇隆奢麗。又不止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乃已。罪十二。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尚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褻朝廷之名器。五侯七貴。何以加茲。罪十三。動說宸親之家。人欲動搖三宮也。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竟拿黑獄。草菅士命。罪十六。科

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竟令削籍。罪十八。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行褻天言。而擡天語批駁欲倒。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片言違忤。則駕帖立下。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聽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覺去。假令宗功事成。一旦過城下。忠賢閉欲人之首功矣。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同黨盤踞其中。不知意欲何為。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人以為駕幸矣。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則已儼然乘輿矣。罪二十三。聞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亦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今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二十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即或啟露。人頗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事情。必星馳請旨。意甚。天顏咫尺。而馳候忠賢于百里之外。其勢至此。是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否耶。伏乞宸勅法司。逐款嚴訊。正法以快神人公憤。疏入。忠賢持之不下。佯辭廠乞罷。上慰留之。乃徐下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於是南北科道卿寺。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許譽卿等。先後中疏。

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為忠賢所持，皆得罪去。

王璽見漳河之瀆，延振程紹奏聞，言臣聞聖明不貴異物，議欲據進，祥涉背諂，亦非臣誼，故少緩奏。今至聖之世，代羲之之工，此僅非臣之所敢知也。有旨命進表官齎進。

時山西缺巡撫，吏部尚書趙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能稱其職，員外夏嘉遇、科道家乾中、魏大中等以為然，遂會推焉。御史陳九疇論應祥係大中有私，證謂不已。有旨責臣論人失實，乃嚴責部院大臣含糊了事。九疇、大中、嘉遇各降調，南星、攀龍皆引罪去。科臣沈惟炳疏救，亦被降。大學士韓爌、朱國禎等請留三臣，俱不聽。南是在朝正臣，或降或避，多引去。

[illegible]

乙丑五年，北鎮撫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惠世揚、鄒維璉、王之寀等，逮繫俱矯旨下獄追贓，已而俱斃于獄。

科臣霍維華疏奏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劾邪臣楊漣、左光斗與王安等假借題而誣衊宮庭，戮槓聖德，乞嚴飭纂修諸臣以垂信史。御史徐景濂亦疏翻三案是非，詞義與維華相通。

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御史賈繼春請早定爰書。有旨：光帝升遐，父子相繼，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安希范輩串通王安，偽為移宮之事，致令康妃跟蹌出宮。使非賈繼春疏揭明斥于前，朕心撩悟，補封于後，恩禮有虧，于朕皇考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額大輩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從重擬罪。自是附從者參劾不已，稍有聲望者，非遠即削，非追贓則奪誥命，一時忠良俱盡。

時魏忠賢擅權，中書舍人吳懷賢目擊不平，閱楊漣二十四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時工部吳昌期忤璫撤回，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之正不遠之句，詞多激切。凡對縉紳親友，輒竊感憤，義形于色。忠賢聞之，矯旨下獄，僅旬餘，已斃杖下。

丙寅六年，逮歐陽暉下揚州知府劉鐸獄。先是鐸寫扇贈僧本福，詩語譏諷被逮，至是鐸供詩為歐陽暉所作，故並逮之質對。

南薄工完，魏忠賢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錦衣僉事。[illegible] 獲奸細下獄處罪。

復以緝獲功加忠賢恩廕，自是恩廕賞賚殆無虛日。

以袁崇煥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發內帑銀十六萬兩，納出海各鎮充賞，以激勵將士。

命內監劉應坤、胡文紀用等駐札山海，與參軍務，關部事之不得干見。科道合詞言其徒增紛擾，無益于事，俱不聽。

泊眶以助大工
巡撫袁崇煥奏陳主守不主戰事宜上嘉納之
總兵毛文龍遵旨奏報疏曰臣不明旨反復恭讀且驚且喜驚則驚救
紀牢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念及結局謂當自已著處然職于敵非
不知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即言敵必于明後必大舉入犯即經臣高第曾
云得職塘報而今道鎮預為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為牢遠戰守計矣及
今正月職即督官兵進攻威寧營斬有斬獲敵聞掣回是職不但知之
亦盡力牽制之矣廟堂以數牧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敵以攻圍被敗
正是從營之末不得不為援兵之計以此指為不知寧不拊心長嘆職

所住須彌島與敵寨總之相距五百餘里內今謂去敵三千餘里遠敵
相救不知何從作此謊言以欺我皇上夫兵事貴論人次論地勢看
論三方布置今止寧遠鎮東江耳以言寧遠兵少而西兵多東
江則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處猶俱係
實千坦道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
可以制勝人心與地勢既以所得其所以進剿征後終是東江牢而
功倍然廟堂以東江為牽制之虛局能搖手飽半飢軍需若有若無敵
伏而群情泄泄敢動而衆議紛紛更不以職言為是致有今日及至今
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奉旨疏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

編修姜曰廣王夢尹因冊封朝鮮遵旨使道詳問海上情形覆命
疏曰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擒鐵山招撫歸從之民至十餘萬衆評
不謂非敵人之口而亦可謂收遼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尚越海而
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不可不謂之豪傑不可不謂之
偏隸若堂堂正正與敵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亦不敢
自信若養成一旅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
亦信文龍之能也
毛文龍奏請遣士一創應試
卯七年延撫袁崇煥奏陳敵情奉旨覽奏敵營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

心欲確有所獲以自驗我確有所憑以相備亦非然也若詐偽未可知也
還從容諦祈務求妥當方為題請
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于國學旨欲從之會有議恐嚴為幸學行
禮不便者乃止
巡撫袁崇煥奏大捷敵錄奉旨十年積弱乃一旦寧捷其狂鋒賴臣
力事綢繆故能收此奇捷兵之乘勝獎行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連切
戒輕敵防其詭計將士勞苦功高急須犒賞
鍾愷曰謹觀前後之明旨指授方略字字妙算去楊鎬熊廷弼王化
貞之時一班書生之見盈廷之訟自相懸繞不可以旨出觀監因人

而擧言也。
上崩。奉皇后懿旨。于是文臣群臣。軍民耆老人等。合詞陳情請信府。勸
進至再至三。信王登極。文武百官朝賀。詔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
廟號熹宗。
九月。谿偉刑。
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辭位。上不許。但令奉聖
夫人客氏出外宅。
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奉旨下
陸萬齡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荅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
張其沐上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于孫學之是戊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錦衣功加。寧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
鐵券成。續命給之。既而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倚廠臣行私。乞正兩觀之
誅。
主事陸澄原。亦參崔呈秀。奪情為安。悲于無譏。
御史賈繼春。亦參崔呈秀說事賣官。聚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
綱滅絕。人多不辯。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吏部主事錢元慤疏參魏忠賢。稱功頌德遍天下。勝王莽之安引科命

封拜勝于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勝于王衍之佞危三
窟。與全藝寶藏。倚肅寧勝于董卓之郿塢。私藏勒瞰。務首勝于趙高之
指鹿為馬。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勝于桓溫之複壁置人。誅勠善類。勝于
仰甫之鉤黨。遂衆摘朋吉汙道除剛。日勝于刈天剝羅識忠臣使之罪
惡萬剮不足蓋辜。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疏參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
兵。四曰無君。五曰剋剝。六曰無聖。七曰濫爵。八曰掩邊功。九曰朘民膏。
十曰通關節。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剮不盡。上覽之。魏忠賢不勝其懼。
反訴于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明紀全載
十一月。謫魏忠賢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忠賢既行。擁徒聚衆。上聞之。
赫然震怒。諭兵部曰。逆璫魏忠賢。竊弄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
降發鳳陽。不思自懲。乃畜亡命之徒。環擁隨從。有若叛然。著錦衣衛擒
赴治罪。忠賢行至阜城。聞旨。知不免。因自經。時璫勢甚熾。外廷洶洶。上慮
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與一二人之助。而誅逆元兇。再安社稷。天
下翕然頌聖智焉。
並誅奉聖夫人客氏。初魏忠賢肆惡。如虎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
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至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
任身者八人。皆其家侍婢也。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卷之五

景陵鍾惺伯敬甫輯定
太倉王世貞鳳洲會纂
中山王汝敬荇舫

毅宗端皇帝諱由檢，熹宗弟，在位十七年。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諭戒廷臣結交近侍。

三月，以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對平臺，諭輔臣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超陞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嘉楨引罪。諭兵部邊事。尚

書王在晉語未詳，命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就

而輔臣劉鴻訓言：吏調甚速，宜久任責實效。上曰：海內疲于獄役，殷甚

悶之。夫吏調速則民滋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

御史任贊化上言：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假君子。真小人居身穢

污，衆所交攻，為禍猶淺；假君子陰行不肯僻射，莫加為禍最烈。今之假

君子，楊維垣是也。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

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

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眾守

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

未完紙贖；衡送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

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上諭閣臣：內操軍士俱魏忠賢招來，留居禁中，不測可虞，一朝解散，又

恐激變，不如專勸之。閣臣錢龍錫等極口贊揚。上因傳旨：內操軍士勞

苦，特各著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月糧，從優犒賞，眾軍歡感。

七月，上御平臺，召督師袁崇煥，問以平定方畧。崇煥慨然奏曰：所有方

畧，已具疏中，但假臣便宜，五年而東方可平。上曰：五年平定，朕不吝

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

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悅，賜茶菓，辭而退。

九月，海寇鄭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

上大行皇帝廟號熹宗哲皇帝。

上聖母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

延綏饑，土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

白水盜王二等從合徒衆，劫掠蒲州韓城間。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

志。陝西巡撫胡廷晏庸而耄，惡聞賊，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氓，徐自定耳。

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劫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

聚延慶之黃龍山。

詔焚燬非刑。諭曰。非法非刑。酷毒異常。多非盛世所宜有。著并易皇帝

勅旨。舉從焚燬。

乙巳二年。春正月。鄖陽。陝西。延綏。各報流賊肆掠。給事中錦衣劉觀。上言。賊之熾也。由群盜不問。貰釀其禍。今群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一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一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一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一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顯東謫百二十八人。一曰詞頒。戮。不禮劊。程帶備任。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四月。詔燬三朝要典。先是翰林侍講倪元璐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鬥于清流。而三朝要典。成于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燬。何也。蓋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足偏非。而奈何逆璫三人。則借三案。羣小求榮。則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之私編。標題要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即紛囂。改亦

多事。惟有燬之而已。上從之。故有是命。

倪元璐又論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若目曰邪黨。則與不邪黨者矣。

秦晉餓。盜起。朝臣請捐俸助餉。上曰。諸臣捐利除害。則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陝西巡按御史吳甡。上言。秦疆搶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束手無策。則委而諉之邊兵。邊撫臣委之知縣。知縣諉之邊兵為盜。人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委。憑諉寬縱之也。

六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圖治。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忽近功。察近功者。遂事已竭天下之力。以養餓軍。而軍愈驕。黎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也。見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催科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標。然貪風不盡息者。由于道之未盡善。而功令之見不深也。

御史曹谷。奏申太監王安之冤。上憫之。著還原官。家產仍給與子侄。

給還萬燝誣坐贓銀三百兩。諭曰。萬燝冤死。堪憐。所到誣坐贓銀合從

家屬以旌直臣。

十一月。兵南下還。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時京師戒嚴。外臣不稱任使。故有是命。

逮總督尚書袁崇煥于獄。

初。饑饉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駐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訊。以潰兵逐竄走秦晉山谷間為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聞王嘉胤往投焉。已而為致洪承疇擊射破之。自成走匿山澤間。至是潰兵竄歸。遂出與之合。自目闖。眾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羣盜遂推自成為主。

庚午三年。春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延兵眾至三四千。掠綏德而間諸城。總督楊鶴。延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後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四川。先是萬曆時。朝廷命兩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至是秦旱粟踴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偕飢民為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至數十萬。兵多譟而下。給事劉懋請裁定驛站。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從之。給事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爭之不能得。河北游民向藉食驛糈。用是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之。而全陝無寧土矣。

四月。磔袁崇煥于市。以崇煥擅殺島帥毛文龍也。

賊降叛不常。總督楊鶴主撫。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牒。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燒。其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

給事劉懋上言。秦之流賊。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以土寇為鄉導。土寇以邊賊為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饑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飢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無食。仍出剽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辛未四年。諭左都御史閔洪學曰。延按斷刑守臣賢否。起按不肖。其誤非小。屢勅內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為也。

御史吳甡。西行至延長。寇眾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降盜不必泥。雖衆脇從。實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連戰始退。

六月。曹文詔擊斬王嘉胤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

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

賊趙四兒。六千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銓

非務兵經暨三邊如故。

乙亥八年。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考驗授職。陳于廷上言。宗秩改授。遂開僥倖之門。源濫觴。倘從政。上以其沮詔。關繫下于獄。已而宗秩藩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賊陷鳳陽。焚皇陵。樓殿為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相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

二月。巡撫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己之詔。非徒空言。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異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于下。識益于上。無損民之脂。此猶湯火也。蓋發帑而追數十年之事。辜一上。寬延不休。版則而勞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寬猷四徹。惟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笑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兵燹之區哉。上是之。

給事中常自裕上言。鳳陽焚劫四日。而馬爌屯歸德。留睢三日。而鄧玘未離亳安廬之賊。逆解而北。尤世威等。信尚存。然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篦也。惟皇上嚴飭之以中軍法。

福建游擊鄭之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田尾遠洋。香老以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

七月。以文震孟入閣辦事。講春秋稱旨。故有此特簡。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而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亡論科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十月。上避殿徹樂。下罪己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用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茲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怨。責實在朕。今調勸兵。留新餉。並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衾深宮。念其飲水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十二月。城鳳陽。

丙子九年。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為吏科給事中。先是啓新伏闕

獻疏疏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蒞
辭問德仁義與孔孟弟衡及考政事則皆其舍任其職前所言者皆紙
上空矣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皆謂讀書有做儒者故進步止知榮
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致賢生之災者此也係
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馬監任命都育七彭友信任布政秀
才皆文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尚文
一途即一途且分界地育七官止于育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
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寧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
是毋寧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
明紀會纂
朋比中人棟成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制放誕莫之禁取悉其取與
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污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
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致賢諂之痛哭者此也以惟知行取科道
人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尚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
知推便不思愛養從政亟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焉科道也
彼安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
交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顧我可斥我結交可謂勝貲按察可為異
後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剝民顛倒民淩轢民
無不如其所欲可憐此當當之氓叩闕無路赴訴無門勢不為盜得乎

臣所以致賢涯之痛哭者此也國家設此三大病痛由是言勾痛明當
朝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
矣常見青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
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為乎來哉亦亦古云財不
在下則在上使在下也今日輸賦明日輸派猶有入之之日即使
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
之縉紳今日財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乎不出也彼且身無賦
崖無係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之賦係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
蓋有時而出非貫科第則貫地方貫遷陞而出一無不入于天下有數
明紀會纂
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令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
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
席藁流伏于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
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
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與告之顛連由此真
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疏疏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
故特有是命崇新既拜命惟散車羸馬以從事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帝即位之初銳意太平而施為次第
先聞未得其要務懲遏疆而賊臣以五年為期之說進至戎馬生郊震

朕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介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慾慾忍忍二利不與一害不除緘留戀棧茍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清淤陳啓新蒐辦有奇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

封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御諭責臣罪己曰省德行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揆躬之惆誠未足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擾議牆修索使自潤或拯贓不合價值或驛遞勒名輸柱或差派則貴富殃民或理獄則以直為枉

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解網念工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挾之跌承倒置人如驗底不歸厭足能食橫于京畿御官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伎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苟引從此小民難能安枕似此種種是于太和積過良深所以觀因不易都若洗滌肺腸共矯惆誠仰祈天意

六小又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鋦發錢謙益交主知遂入相特上英明惰廷臣鮮無狀體仁惟盾斤自守不殖貸賄故上始終信之至光庇私黨排異己與鶚鄰黃攻者無虛日致見歸

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特以寇患孔棘創設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近畿任丘清苑等州縣各有司多不法上內訪知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為溺職近畿如此遠地可知令部院申飭

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

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又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于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

師今革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剿寇之用也

兵于黃景昉請有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獄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為司寇敝衣一襲幾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三月戶部主事張彥稽上言臣任清淵知縣于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賊之得勢在流失勢在止長技在分窮技在合乘時在秋夏失時在冬春晉賊王嘉胤破河南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部據其城練國事督兵攻圍而柴老擒神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

而不去攻遂賊也過天星者四回營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逃此皆流而不居故縱賊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至洛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且分投以披其黨牽制我兵致見多也前總督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閉之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救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今秋之間銷權盡在賜圍是爲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從之而尤易攻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惡破其所恃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史故盡一股則論皆不必事乎彙叙

殲一股則餘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豈不望風而靡不之有也上是之

四月乙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是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熒惑逆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覩其時昔漢光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明年匈奴功臣于寶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連年征戰今者月食火星所舍在尾內則後宮外則藩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蓋

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蝕修刑又言熒惑出蜀見熒惑誠欲修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修刑楊嗣昌纔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欲還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欲均誣甚之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史不知其所指何庸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事李鳴鳳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謫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七月楊嗣昌母服纔五月奪情嗣昌大祀大慶監傳制領誥諸大典禮

典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忠逆上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上及嗣臣詹序上不允命借及在籍守制者蓋爲嗣昌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

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中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

緩獻忠復叛于穀城，羅汝才九營亦起應之，既而二賊合于房縣，左良玉進攻之，大敗而還，失其符印、輜重。帝聞，革熊文燦職，奪左良玉職，戴罪殺賊。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債，嗣昌內不自安，因請督師南征，上甚嘉勞之。

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

八月，故庶吉士鄭鄤磔于市。先是吳宗達柄從，中書舍人許曦奏鄤不孝，清倫人與溫體仁黨合，令逮下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鄤係請鄭鄤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鄤之杖母也。又稱鄤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鄤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鄤初選庶吉士，有正謀，幹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遂留京欲借鄤以傾震孟、道周。溫欲甚重，而鄤居鄉多不法，遂罹極刑。

令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兼督師輔臣銀印，給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綺各五百。

九月，楊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三爵，賜詩，命會兵十萬，給太倉銀二萬兩，出師之隆，莫盛于此。

免各州縣田租有差。時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災，己卯庚辰之間，蠲賦屢下，而有司就法，從蠹如故。

楊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逮文燦入京，論死。

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為請于上，故有是命。

賊多講黃人為間，或揭藥囊著簪為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翦髮黃冠，或為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柄將逾年，流毒四境。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饑。

庚辰十三年，令御史察核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真定，六千賑山東，風霾亢旱，詔求直言。

三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

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即消，何今日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耳，今之飾循具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無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今兵汰而餉循未免，甚貪者借以飽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迴天乎？已而分賑畿內三萬金，是日雨。

楊嗣昌次荊門，立大剿營，以新募湖南兵手二十人軍之，更以麾下將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撤各鎮內驍還京。

策貢士于建極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
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々數百言藻德通州人吏目言戊寅守城
功上心識之至是遂拔第一
令撫按各舉將才
黃道周以前召對忤旨謫布政司都事巡撫江西僉都御史解學龍薦
舉之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大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
廷秀請寬之并杖削籍
五月召廷臣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對曰守邊
在農戰至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有官用賢上是之

明紀會纂 卷二十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移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
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左蓉偵走常月馳二百里酗酒臥
邑鄉睡不醒若將勇敢對杖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滅賊反以仇民
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剿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
奏其功此弊積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
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
命有司恤難民瘞暴骸

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既俘劉香老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
通朝貴遂以大顯
冬十月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植疏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
遞減下部議
辛巳十四年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鳴鑣陷高唐州一時嘯聚響應所在皆
賊東平州吏丙偈亂迎賊入城巡撫王國賓檄劉澤清擊破之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丘知縣擊破之
二月河南土賊死罐子一斗穀諸盜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東寇盡

明紀會纂 卷二十 懷宗 三十

饑殍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
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
久以病歸惟延儒父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歛金
為太監等異乘間侍從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南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
冬十月特設稔國足兵奇謀異勇科諭朝臣咨訪徵辟務展破格旁求
之意
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癉戍再奏不
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

敢不慎也。自來諭劾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
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
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實事。道周具疏空言
一二臣工。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疑之。然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
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必一特
闓動念。而臣已論定。追議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諭停內操。
勅內臣毋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壬午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
內。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
東向。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山東盜平。喬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饑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縣
中范淑泰。集府左相俞起蛟拒戰擒之
罷提督京營內臣。
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
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搜覬骨
告。誠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羅于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
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準更有請。臣于獲罪

撫送闕下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欽僥為容
匿。波及上足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
錦衣衛校尉奉使需擾。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直省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具徵者罪。百
姓欣呼稱慶。
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
儒承上旨。乘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
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
事。史載多溢詞。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
皆之。上默然。翌日。還宮。即傳旨復官。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為營解曰。國法。大司
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
不聽。
賜貧民米布。
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都御史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此最
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
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以為功。
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為中國長技。命宗周退。

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皆因朝廷無剛正之臣。而利臣獲進也。陛下
設廠衛。即因廠衛為介紹。託近侍。即因近侍為援引。陛下舞兵措餉。不
遺餘力。而此輩日所簽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候代者。
即陛下之餉也。必左右大臣盡情攷閱。兵我挽積習。而强國本。
癸未十六年。春正月。左良玉率衆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所降兵叛
降。所在焚掠。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軍。盡列沿江兩岸。不問
為兵為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衆賊始散。
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
陷處。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
者。皇上何以致治乎。上欷歔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遼鑲為門戶。門戶固。
則堂奧安。今要在備內治。重守令。今守令所攷薦者。而害自之上善
以魏藻德入閣辦事。
命重臣于承疇辦
給事中郝綱。後黨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
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
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何綸亦交劾之。
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
出千金。賚太醫院療疫。時京師大疫。自春徂秋。死亡略盡。又出金二萬。
下巡城御史收瘞。
戒廷臣私謁內侍。非有事。朝房商之。
八月。命入覲官舉將才。
九月。擢山東漕運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請言路
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才于部伍。上是之。尋
進東閣大學士。
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
十一月。李自成陷榆林。副總兵潘國俊同鄉官尤世威等死節。
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訌。無能為上畫一籌。然交
王承恩。其黨內監。撤廠衛。諸璫日夜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
逆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吳昌
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甲申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
鳳陽地震
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劫掠河東。絳州一路俱陷。
上憂甚。臨朝而歎曰。卿等無能為朕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

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召山東蕭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
忠勇剿寇立功否則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
行朕當倣古推轂行之
癸丑夜星入月中占曰國破君亡
乙卯李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廷授節鉞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
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
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
建泰出都恃有家財佐軍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進退失措
二月朔上視朝忽得偽封箋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

同館欲一詩相顧失色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
潞王
自成至太原巡撫蔡懋德遣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砲傷牛勇陣
亡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
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
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齕糠
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人讀之多為扼腕

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閒道奏京師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
城懋德暨中軍盛應時策馬赴敵死應時督兵先已自殺其妻子趙希
玫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
李自成至黎城上下罪己詔詔甫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
議京師城守
真定知府丘茂華叛降賊先是茂華聞警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
華下獄標麾下中軍閉標登城盡守禦刼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
檄屬縣叛待賊賊數騎來藏牧營將近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

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會有言
二臣不可令出出即潛逃遂止藻等不遣
徵天下兵勤王
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左庶子李明睿
各言南遷及東宮遷撫南京上駁陳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
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
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陝西總督余應桂上言賊眾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請調左良
玉吳三桂併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黃蜚及姜瓖馬科楊天祿馬岱劉澤

清王國寶劉良佐萬汝芝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慧等會師真保之間皆輔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劍以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患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請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劃以十攀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幘輒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後進脫幘遞戰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被殺矣見執賊縛于市磔焉遂屠寧武嬰孺不遺李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剄巡撫衛景瑗督糧郎中徐有馨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蔡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督師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南往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始棄寧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詭命移鎮彰德因賊掠臨清南討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守居庸

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賊入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侄振孫以武舉効力行間登城射賊城陷罷解戎衣付匿振孫衣補襦大哭曰我金御史侄也賊支解之毓峒子褧子

婦陳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于井侍婢四人亦從下

李自成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巡撫朱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爲之之馮登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聽之馮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競抱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軍民遂迎降于賊

上按籍令勳戚大璫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僅詞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粃財自私遺以資敵不忠不智之甚）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急應以五

千金奎匿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王
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輸萬金諸內官各大書于門曰此房急賣後賊
將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現銀五十二萬
丙申大風霾晝晦
賊警益急有勸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
何言
上召對以舉朝無人帝還下廷臣長策惟閉門出入餘無一策
給九門守者人錢
召前太監曹化淳守城

南京孝陵夜哭
賊自御濤嶺居庸關總兵常官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為賊私近
至是所向以殘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屈膝以次降者為難將
軍唐通在京云十八日皇曲料會同晉鎮言師大震
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
諸賊圍之守鑅引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檄至京師先是上知寇
勢益急矣欲徵諸死守邊總兵撤兵三桂入關三桂帥五十萬衆
日夜兼程進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
上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民之策縣黃國琦對中旨授給事中

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命出退
始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夜賊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
外雜兵凡十五萬四千有奇除老弱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守陴不充
又無炊具市飯為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
賊久窺虛實京營其實筆金錢僱商師為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
奸黨扮賈充衙門掾吏專刺探事機意必知都中日遣騎馬探之賊黨
皆指示告賊賊縱之入營厚賂結之撥馬多降無一騎還者
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俄前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
之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徽報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

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
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禎匹馬馳闕下汗浹霑衣內侍阻止之國禎
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得矣上召入國禎奏守軍不用命鞭
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諸內臣譁曰文武官何為
且言官止內除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放賊回當
乃請如己所派數供乘城者數千人
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
百金各授錦衣衛官
丙午寇攻城礮擊不絕流矢雨集賊佯守兵亦退閣門李則屠兵守

者俱空。曏向外不肯點予。從以硝獲鴟之𠋣。揮手示被遐刃
牢自成對歎。義門設座。哥姪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同世
如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
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畏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大內。盛
稱賊勢。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
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曰。有秦晉二
王為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則堯等曰。
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禮監。廕錦衣。立祠。至是方知其從
賊為逆也。

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
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
申刻。彰義門啟。李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馳入。沿途殺掠。大學士蔣德璟
宿會館。被創。上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
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
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
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亟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
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
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璫持至閣。因命進酒。連飲數觥。

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戚畹周田二家。語皇后曰。大事
去矣。各宜自計。宮人環泣。上揮去。命各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侍陛下十有
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撫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召公主
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殊。手慄而
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復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
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銃。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
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
化門。因至其第。閽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且曙
矣。上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

自經。亭新成。閱內操處也。遂自縊。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
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
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
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
謂閣臣已得硃書也。不知內侍持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去。
武臣無一人知者。先是大內有一祕室。鎖鑰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祕
記於內。非大變勿啟。至是事急。啟之。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酷肖
聖容。身穿白背心。若是跣一足。髮[illegible]。與今無異。試乘數[illegible]
下。未幾。天[illegible][illegible]侍者[illegible]門[illegible]

于是保門書顧氏賊終豫彥擁群聚叢吏派下如雨

太子走詣周奎第奎睡未起門不得入潛走匿內官外舍

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受其辱且至國丈府避之乃負之出

既而賊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一二百人

自成入至承天門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字當一統射之不中中承字下自成愕然賊黨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擲弓而笑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不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滅族明日午刻始得先帝凶問于煤山自成令以雙扉舁帝后于東華門側欲以柳棺厝以蓬廠莫有敢往哭者

自成登皇極殿據龍座牛金星徵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

賊黨入宮太監杜之秩等率黨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頭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

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黨賊擁見自成自成令內官審之非是賞都校羅賊命將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之胄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自成大驚命收葬之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

辛亥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后袍帶亦如之

諸臣聞變太學士范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為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從難死耳蓋十八日不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廟不能續矣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甦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變嘆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辜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酒揖二友為別手書几案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謂家人曰慎勿棺余以志吾痛即欲殮必俟大行殮方收吾屍遂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顏色如生驚避去一門殉節共計十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嘆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寘一去路死庶可無憾[illegible]不可為矣乃題閣門曰堂上太夫聖

賢爲徒忠孝大節失矣靡他乃走家廟相祠再拜自經藏至見其冠帶
危坐爭前執之知其死驚避去
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
報主恩遂自經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乃更飲藥
而卒
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騭
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
能死無憾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亢而死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

臂尾其僕被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子進
士章明收瑩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死從之王
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
人盡出章明視妻縊取筆大書壁曰有偷吾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
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
左亦服緋自縊旁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
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輩

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
亦自縊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為從亡計世奇不應
觀二妾已死笑曰若少年遂能死乎乃朝服捧勅北面再拜焚死帶于
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建鄴
從南向拜母端坐引帛自縊死
左允中劉理順聞變題于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
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
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厚德來率將軍令護衛
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

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
太常少卿吳麟徵城陷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
降賊怒擲之戶外遂自縊家人救之甦延而請曰明旦待孫孝廉至可
一訣麟徵許之祝淵晨至麟徵酌酒慷慨與別曰山河破碎不死何為
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有失身
吞涑玉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將以布蓆足
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千日者人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
草書畢投環死之淵為視含殮乃去
左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寫遺書訣

草莽臣王汝南補定

毅皇帝

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府部科道等官。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大小臣僚。齊集中軍都督魏國公徐弘基第。議推戴討收。時惠王。桂王。道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至淮安。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兵部尚書史可法。及署禮部侍郎呂大器。請以倫序立福王。盖以福王。神宗之孫。光宗之姪。大行皇帝之兄也。可法大器持不可。已有貴意四月二十七日。衆官俱集朝內議。不決。吏科給事中李沾奮袂厲聲曰。今日有異議者。以死殉之。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從之。遂以福王告廟。衆議監國。御史祁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為當。孔昭請即正位。嘆卿魏國皆然之。遂定五月初一日迎王入京。以内守備府為行宮。初四日監國。十五日即位。詔以明年為弘光元年。○以史可法。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王鐸。俱入閣辦事。○改張愼言吏部尚書。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寺少卿。郭維經應天府府丞。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設淮徐。揚滁。鳳泗。廬和。為四鎮。以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轄之。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調鄭

鴻逵。黃蜚。充總兵官。各率所部兵守鎮江。史可法請督師江北。○進黃得功靖南侯。封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高傑降賊也。稱翻山鷂。舊與闖賊同夥。有驍勇名。闖嬖妾邢氏。貌美。屬傑護內營。傑與邢通。挈之來降。初隸洪承疇。及孫傳庭。後調赴李建泰軍前。未至。聞建泰兵潰。遂率兵南下。大肆劫掠。抵揚州。欲入揚。人民懼。為之罷市。登陴以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騄。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善。登城言于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怒詈。指元勳為高黨。寸斬之城樓。傑恨攻益力。史可法曲解之。始移駐瓜洲。及議四鎮。傑年駐揚。澤清駐淮。良佐駐鳳泗。黃得功駐廬。得功心薄之。因提兵爭淮揚。與傑戰不勝。朝廷聞之。陞萬元吉大僕少卿。監江北軍。解之。始各罷兵。○隸傑于史可法標下。為前部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愼言。條議恤來諸臣。雖屈膝醜類。事或脇從。情非委順。如能自拔南來。酌定用之法。因薦原任督師大學士吳甡。吏部尚書鄭三俊。有旨。赦甡罪陞見。三俊。俟另議。○二十三日早朝。誠意伯劉孔昭。于多官前。大罵愼言曰。堂臣除兇。防江。防河。舉朝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結黨行私。所薦吳甡。有悖成憲。不可不誅。御史王孫蕃。評孔昭司。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附官外。別無職掌。宣爭殿上。高弘圖言冢臣自有本末。何處啟爭。衆始退。

劉孔昭、趙之龍紏參慎言，且欲殿上擊治。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敢事
慶奮，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高弘圖奏曰：歷來言文武各有
職掌，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擬定臣等所擬者矣。天子之前，斗以
孫今坐親家陛，豈若家庭體，成何地。請賜罷斥。春乃解之，各就位。○
六月，命理御錦衛以全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奏報，○清兵南下。先
是吳三桂逐賊西遁。○大清定為燕京，至是移檄江南，以交殺順，故可
法以聞。○封吳三桂薊國公，世襲。遣使就廷揚，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
犒其軍。○上先帝謚號思宗烈皇帝。斯諸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尋改為毅。○尊建文為
惠宗讓皇帝。○景泰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孝康皇帝。○上
呈考為恭皇帝，立專廟。○蔡諭河南總兵王之綱迎母于河南郭家
寨。常守義家。○加原任都督陳弘範太子太保，在撫鎮兵部侍郎，奉使
燕京，經理河北。○賊破郡縣，各署偽官。自賊西遁，各殺偽未歸。德州諸
生謝陞與原任遼撫蔡王司，御史盧世㴶，貢生馬元鍈等，殺偽防禦閻
傑十八人。雄揚清撫絡繹，巡按王燮偕原任河南總兵議偽官各殺周
王府及士民射殺之。人擒偽官劉承宗、日成、李魁，沉之河。又殺分
未進士武愫解京，復遣百姓擒偽府尹董學禮殺之。原寧都司李元和殺
偽官劉洛、尹宗衡、張間行、傅龍等九人，解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
襲殺李贊知、劉洪起等，各殺偽自附，不一而足。上嘉之，各有賞。○大

學士馬士英薦欽定逆案阮大鋮知兵，有旨賜冠帶陛見。衆朝大駭。高
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
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鋮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
明。因復為大鋮奏辯曰：魏忠賢之逆，非閹賊耳。日弘圖曰：魏、諸人于
所發而發之，則曰先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則曰先帝定案不
可翻也。欺罔甚矣。日廣亦奏曰：今日欽案一翻，遂使先帝十七年之
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遽能收之。還
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鄭維經亦奏曰：案
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英靈恐有餘恫，非
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韶：今昔未免
少懸。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呂大器亦奏曰：先帝血肉未寒，愛書
凜若日星。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
為弁髦。給事中羅萬象亦奏曰：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
然，而大鋮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即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也。
○御史詹兆恒亦奏曰：陛下踐祚龍江，痛心先帝，與從諸臣泣涕須號，泣百
姓聞之，莫不灑血堆胸，願思一散。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
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堅
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等

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等皆逆疏糾俱不聽既而大鋮召對具册絡控扼進取援應四策又稱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隊俱稱旨兗州至江防兵部尚書〇起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〇吏部尚書張愼言已休去〇宗周三疏論時事不省御上稱平章所臣言大鋮進退關係江北興亡又言計帳之法行則一縣形勢江左偏安滑進而東扼徐淮北守陳州兩穎潮襄沂泗新進秦晉燕齊當必爭處一重藩屏路振飛坐鎮淮城以家眷浮舟于遠地幾僭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尤而效之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應請一概二鎮皆可斬也一慎爵賞將悍兵驕已非一日宜分別各艄進封賞鈐應稱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罪功既核無不用命夫以左師恢復爲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爰賊官無棄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進者于法皆在不赦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覓婚有俟尤當顯示誅殛至罪臺諸臣重戕昭雪自應援遣詔而及之乃一祭竟用新恩三年無改之謂何謂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羅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知此之弑〇劉澤清高傑等各疏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勸上親征以獎勸布衣舉諸將封以激勵軍心取往用賀復罪名數施到詐得功名得功又疏辯趕不與聞廷議欲誣高劉而莫可誰何欲罪宗周而難遣清議史可法因疏兩解之曰朝廷論是非不宜論切罪各不相礙既而宗周于告夫游兵連兵振飛捷奏因條謂錢謙益目薦兩鎮過貴淮私是千秋之人服其私〇御史李模上言今日諸臣能自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勤國爲陛下之功臣且擁立之事皇上既不以得位爲利諸臣又何以定策爲功乎至于鎮將先帝不問效桑榆之收亭淪下又未聞汗馬之績按其身亦在戴罪之例名實何容輕假若夫經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以泰交而稍越繁纓可借勿因近侍而稍寬〇吏科馬嘉植上言立國本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未言尊養原非樂受高貴豈所相期寄獎帥臣可勿賴也有以勞人費財獻者勿聽經武之外可毓師也有以虞侯晏術進者勿聽〇刑部侍郎賀世奇上言刑賞宜愼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虛名不立胃濫莫甚疏上俱報聞〇釋高墻罪宗七十五家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〇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見澍面糾馬士英權奸誤國淚隨語下士英奏辯志孔從旁佐澍秉筆太監韓贊周叱退之士英恐上動怒因以金帛餽福府舊闈田成張執中等白上曰澍[illegible]

馬公不得立據遜馬公天下皆謂主上背恩矣上默然仰賜諭留對償逆上十疏言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又曰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魍魎上不得已屢諭趣其執楚○馬士英疏請誅逆言從逆諸臣猥半蓋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曰從逆姓名傳播不一恐險人乘別為正人口實險為逆賓所劇甚至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為異日翻案之階路且從來善類所歸削籍羅德求京盛名業無逃伙之張係元祐綱籍亦介巧勳之王章豈因業宮三姓之惡遂毀銅墨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信蔡京而紹述之禍旋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苟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誠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疑之○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候考朱統鑚疏參姜曰廣定策時有逆謀禮科給事袁彭年駁奏曰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食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實直達御前不聞○吏部熊汝霖奏言統鑚含血噴人不顧毀否如此不敘朝廷設三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禎亦言曰廣勁骨新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鑚何人揚波噴血掩耳偷鈴飛章越奏不由職司叶其奸險之態豈可容于聖世乞不報○太常卿李沾自陳定策功參呂大器懷二心○呂大器疏參馬士英貪官鬻爵

有旨予告去○逮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即崇禎朝肆惡催搗者大學士馮銓薦謀逮之○予大學士高弘圖請告去先是章正宸爭中旨陞張有譽朱統鑚參姜曰廣及爭用阮大鋮諸票擬俱不稱旨發改票再擬再發改弘圖力爭曰臣必不敢將順後此疏請乞放有是命○陞李沾左都御史晉總督侯朱國弼保國公皆以定策功也○改授朱統鑚行人以疏逐姜曰廣也○敕從逆來歸兵科給事中時敏開屯大瞿山○郵北京殉難文臣二十二人勳臣一人戚臣一人祭葬贈蔭祠謚有差閣臣范景文謚文忠大學士倪元璐謚文正都御史李邦華謚忠文兵部侍郎王家彥謚忠端刑部尚書孟兆祥謚忠貞右都御史施邦曜謚忠介大理寺卿凌義渠謚忠清太常少卿吳麟徵謚忠節左春坊周鳳翔謚文節庶子馬世奇謚文忠左中允劉理順謚文正太僕卿申佳胤謚節愍簡討汪偉謚文烈戶科給事吳甘來謚忠節御史陳良謨謚忠愍御史陳純德謚恭節御史王章謚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謚忠節兵部郎中成德謚忠毅主事金鉉謚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謚節愍惠安伯張慶臻謚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謚貞武駙馬都尉鞏永固謚貞愍立祠南京賜名旌忠又贈殉節諸生許琰官從祀功臣廟中○宗明大精禪撒迦喇嘛令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嘗者以抗節治罪○輿平伯高傑上言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係

言之柰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獨效曰有長江
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至止爪儀浦來爲江南門戶
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寧南侯左良玉
報稱副將積薦遊擊朱國强斬首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
○建陽知縣蔣芬捐俸造火器募勇士朱千勛劉鉄臂等三請勤王疏
曰幸而慶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脰決腹
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明國家養士三百年之報亦無負職三十年讀書
之志識者壯之○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僉
都御史李光春先後各捐餉募兵入衛○時獻賊在川陷落瀘順覆破

重慶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俱死之瑞王蜀王
闔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英衛請降勅獎之○吏科給事中章正
宸上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聞武臣私鬭矣不聞公戰
聞老成引遯矣不聞數顧聞諸生揭堂矣不聞請纓知此而曰是與朝
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計惟有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
堅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
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則賊不難旦夕殄也○
封太后弟鄒存義爲大興伯○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爲襄衛伯青浦知
縣陳爌爲中書舍人王鉌第呈鑛于正無黨世襲錦衣指揮使應俊本

革工值上出亡負之行宮中數十里脫于難與鑛娯無黨俱邑衛有功
者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請愼名器陛下間關南逸從官幾何今
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人誇異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一爲輕濫後將無
極惟陛下愼持之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
官風不淆之徵兆大爲負乘之戒○又言爵人宜公如許臣世持用也計
臣清瑞謝陳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璽勅斜封𥨐轍可
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牽輔不及知而竟以
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
願陛下愼持之也疏入俱不聽○陞祁彪佳爲僉都御史巡撫蘇松○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蘇松巡按周元泰上言劉家河急宜開濬○
工部主事葉國華亦疏請濬吳淞俱有旨該撫察議○八月命錦衣衛
都督馮可宗選役緝事袁彭年上言廠衛之興廢世運之治亂因之先
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爭有倖之官中外有不脛而走
之術故進網之方御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欲奸之人以行
不可不革疏入請浙江按察司時磨○太妃來自河南諭戶工二部限
三日內措括萬金以給賞賜○太監請朝進請給工科錢糧約數十萬
工部工科并疏請節省不聽○詔選內員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
陳子龍朱國昌各疏諫俱不聽○以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

傑太子太傅。先是徐州逋賊程繼孔、斬木揭竿、勾引 清兵渡河、偽投傑降。傑知其詐、因誘斬之、收其衆、故有是命。○ 清和碩豫王時致書高傑、勸其早斷迷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傑肯不聽、惟沿河築墻、當力備禦。○高傑致書 清師肅王、言逆闖犯闕、危我君父、一時豪傑忠義之士、莫不西望飲泣、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闖東大兵、從入我神州、葬我先帝、救我黎民、雪我深怨、原有莫大之恩、宜敢忘前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傑擬以菲芳奉吉、踏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祭奠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事、咫尺光耀、無由面覲、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合師勦

明季實錄　卷四　弘光　十五

闖、始終成貴國恤鄰之名、若能明此苦心、而共以逆闖為事、此本朝之厚幸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祇因貪官污吏、致禍至此、然正朔承傳、天意有在、三百年來、黎庶千民、滿觀浚道、世君報闖、未盡存殘、仍作貴國之貪念也。○ 清報書曰、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欲差官齎來面商投誠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願合兵滅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先上、予合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復。○ 清兵至夏鎮、別從濟寧南下、又從雒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法、劉澤清、高傑、各告急。○十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先是陳洪範與左懋第、行至德州、 清撫方大猷、止許百人赴京。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 攝政王不許、乃遣祭先帝。十二日入京、館鴻臚寺、內院剛林來責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因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于寺堂、哭祭之、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後遣兵追執懋第北去、陳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辭 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時賊竄宛鄧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因分守陵以東至歸德、屬總兵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總兵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總兵劉洪起、河洛屬都督李際遇。○巡按陳潛夫報、獲太康偽知縣安中外、守副將劉鋐、都從寬、獲賊六百餘級、擒鄢陵偽知縣

明季實錄　卷四　弘光　十六

王度、許州偽巡撫王清。原王之綱斬賊都司虞世榮、劉洪起獲汝寧府偽官魏永范、上蔡偽知縣馬世還、斬二百七十級、又于襄城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六百三十一名、許定國獲陳州偽官馬惠在公、各加級、以洪起斬獲獨多、仍加二級。○陳洪範請加恩使北勞臣、兵科戴英劾止之、言洪範出使無功、正使身陷異域、下從舉聚晉爵、天下聞之恐啖然竊笑也。○加左良玉太子太傅、予世襲、蔭指揮使、開藩武昌、予黎柬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按楚宗朱盛濃、池州府推官、因贓號洗系黃澍、毀劾馬宗、貪縱微贜、士英等特擢之、內批刑部提問、澍不至。○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

百出二可疑也公主現養闕登家而云已死三可疑也在楚第在北兆
中亦有假太子事楚第丧耆昭蔡奕琛念奕琛抄騰進覽是太子不死
于賊即死于清兵之手矣原日講官方拱乾係獄可令出辨之如其假
冒當付法司臣民共見而棄之如真東宮則祈敢入深宮留養别院不
可分封于外以啓奸人之心○李邦俊會審太子于午門出原講官方
拱乾于獄辨識之太子仍偶坐衆擁拱乾與王鐸指示太子曰此何人
太子曰方先生拱乾疑似不敢質言其偽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
曰我南來從不曾言太子汝不認罪了何必坐名改姓汝等不曾立皇
考之朝乎○何一旦紛而至此○衆官有報者○有恨者○英之敢決仍送還獄

崇禎會纂　卷廿　事也　二十

○十五戊戌復會審太子于朝左都李沾斥王之明不應竊僞何不認
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拶太子號呼皇天上帝哉徹于内士英
傳催放拶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褥我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
我言前日追我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倬見其言切急令扶出將
出劉僑東宮伴讀丘致中振持大慟上聞即令橋下發鎮撫司嚴訊有
題詩于皇城者云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後開海上扶蘇原未
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
處遇蒼天望向秣陵哀皇考恭皇帝改謚孝皇帝○馮可宗即訊高
夢箕夢箕則自北來來歷甚詳假冒欺隱至死不認受審數久之未定

○御史陳言奏愚民聽易惑道路講講者以諸臣有意先帝之血胤
有言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寧南侯左良玉疏參馬
士英曰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身苟穢性本兇殘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
洶傳陛下屢發移遷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死地臣前兩疏望皇上
從容審處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士英奸賊日甚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
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耽目皆髮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
而難收痛哭奮關且数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剖斷與天下共棄之自
先帝之變人心靈渙士英利災種種罪不與先帝為仇逆案先帝手定
者士英首翻之要與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毅宗明示先

崇禎會纂　卷廿　四

帝不足思以絶天下報讐之心罪不容于死者一也國家提衛文武全
恃名器士英賣官鬻爵給無虚刻致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之謠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士英占據兵柄不
放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鋮為添設尚書以濟其奸狀之謀
兩于梟獍各操重兵司馬昭後生于今日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選
三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于天而又私買歌
女寄于阮大鋮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于死者四也
陛下恭儉仁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艶女損傷聖德每對人言臣則
歸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

太子居移氣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既無結納于朝廷，有何關係。遣人召來，詳詢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兒向隅之悲，則浮面子孫千之福矣。○有言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箕、穆虎合口輸情，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咸身為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煽搖。○左兵東下，沿途遍張告示，稱奉太子密諭，率師赴救。及士英等大懼，京師戒嚴，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又遣劉孔昭、阮大鋮及方國安兵禦之。○ 清兵攻破徐碭，又破泗州，塘報洶洶。上召對，士英請盡撤良玉。大理姚思孝、尚寶李之椿合詞請備淮揚，給事吳希哲等亦請備清兵。上諭士英曰：還該備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良佐渡江矣，寧可君臣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大呼有異議者斬。上默然而罷。于是北守愈薄矣。○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自是良策。○馬士英請出五千金委黃金鏜將募健卒，即補錦衣同知。○馬士英薦阿衣李毓知兵，即補職方主事。○梁雲構請召劉澤清、黃得功諸兵入衛。○錢謙益乘選淑女，得于十五日進元暉殿。奇既選七十人中，選元姓一人。因成淑選五人中，選王姓一人，周書辦自獻女一人，俱進宮城內。○左良玉舉兵不數日即病死，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為黃得功、方國安所敗，聞清兵緊急，遂引兵還。○黃得功兵至江上，若干

扶江三山鸛駐有警進前。○劉洪起奏：清兵乘勢南下，如渦陂宿無人敢過，恐為南京之憂。○馬士英言開洋之船，每隻費二百金、三百金，請太監給批放行，于崇明等處起稅，如臨清關例。○馬士英奏上江大捷，賞劉孔昭、朱大典、黃得功、阮大鋮、黃斌卿、黃蜚、鄭彩、方國安等銀幣有差。○令乙榜廩生輸銀准貢。○甲戌，念二日。 清師渡淮，如入無人之境。念四日丙子，抵至揚州，圍攻新城。可法力禦，攻益急。可法血書寸紙，馳諸兵部代題請救，不報。○丁丑， 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可法立城上，見之，拔劍自刎。○自左兵撤至，清兵信急，洶洶。上日怒士英強之稱帝，因謀所以自全。士英請召黔兵入衛，群走黃得功。（是日黔兵一千二百令虹縣鳴山鐵）猶借遊房。○ 清既破揚州，沿江窺渡。總兵官鄭鴻逵帥水師禦之京口。清兵編筏張燈向鎮江，而別由老鸛河渡。○龍潭驛探馬報云：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報云：江中一砲，京口城去四垛。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數筏，因架砲城下，火從後發，震倒額城半垛。早發三砲，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報綑打，而重賞揚使，于是報警寂然。○庚辰，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曰：外人皆言朕欲出去。王鐸曰：此語從何來？上指一小閹。鐸正色語閹曰：外間話不可傳。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五月壬午朔，時揚州信絕，左兵停留不下，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目。阮大鋮日與楊維垣謀欲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以上游

皆踏始歸，有夜半書於東西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
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丙戌，百官進賀，上不視朝，以串
戲無暇也○陞楊文驄右僉都，巡撫蘇松常鎮楊五府○鄭鴻逵封靖
虜伯，止讓將士各進三級○庚寅晨，清兵開閘放舟，蔽江而南，二鄭
見之，揚帆東遁，一路燒劫甚慘，江南武弁一時奔潰，殘兵奔走南京，知
鎮江已陷，江都人大震○丁亥，傳各城門下閘，辰開中閘○百官集清議
堂議事，大臣俱竊竊偶語，衆不與聞，大約言納款于清也。是日晝晦大
風，人心洶洶○辛卯晨，傳旨三教女在經廠者放還母家○午後召優
人入大內演戲，上與太監韓贊周、屈尚忠、田成等雜坐酣飲，二鼓後上
奉太后　妃，率內官多人，跨馬從聚寶門出，將百官無一人知者○壬
辰，馬士英亦挾奉太后，居守陂黔兵自衛奔浙。黎明見宮門不守，宮女
亂奔，百姓始知君相俱遁去，驚惶無措，亂擁入宮，搶掠御物，道路滿街，
文武一時逃遁，隱家各不相顧，或投趙之龍，出示安民曰：此土已欽大
清了○刊百姓千餘人擁大號至中城獄，舉殿之使，謁太子，太子亟止
之，命亦之于獄，百姓因擁太子從西入宮，倉卒無備冠服，俱取諸戲廂
中。遂登武英殿登座，群呼萬歲，各部署等官俱行四拜禮，大僚亦間有
至者○與兵在城者，百姓盡挾殺之，以先受其害也○癸巳，太子傳示
檄曰：先皇帝御極寡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于小子，奔投南都，寃欲
哭陳大義，不意臣奸叛煥，終始幽獄，令福王開兵遠遁，其如高皇帝之
陵寢何，法于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冤，望悲稱
尊，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
恭聽，共扶皇猷，勿以前日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甲午，太子
釋王鐸于獄，仍以為大學士，又召高夢箕于獄，亦以為大學士，夢箕出
獄即逃○文武諸臣集中府會議，議及太子，中有雜之，大都以清兵入
城，無以善後，遂哄然而散，並不及立新主之事○馬士英居郭，百姓焚
掠一空○乙未，清兵薄城下，忻城伯趙之龍率禮部錢謙益縋城出迎。
時豫王駐師天壇中，衆拜禮畢，即問太子何在，之龍以王之明對，豫王
曰：逃難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說姓朱，你們早殺之矣。朱國弼曰：太子
原不認是馬士英、阮大鋮，豫王大笑曰：奸臣奸臣。遂發示曉諭南京官民
曰：福王僭稱尊號，沉緬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
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居上下離心，遠近仇恨，昨以為定後晚閘
進之龍捧太子入城，至營，豫王踞席迎之，坐于己右○丁酉午，豫王受
百官朝賀，百官遞職名，到營參謁如蟻，王鐸諸營投刺，以兵衆王鐸在
營，甚禮之○劉澤清自浦口挾舟東遁入海○乙亥，豫王宴飲帳中，王
酣悅，忽報各鎮兵從王師，不為意，發兵三百，遣將迎之，有頃，即擒劉良
佐至。良佐叩首，請擒獻光贖罪，豫王允而遣之○上倉卒至太平府，欲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卷之七

隆武　魯監國附

草莽臣王汝南補定

弘光元年乙酉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失守。鎮江總兵官鄭鴻逵。鄭彩。知勢不可為。因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王姓朱。直。嘉靖等。香丈辭麓千言初封南陽。以父歿。失愛于祖端王。爾叔謀奪嫡。未得清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三桂。始為請解。後復以統兵勤王。擬離南陽。錮高牆。會赦出。避亂遂浙。鴻逵因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王監國。時擁入者。艷翊戴功。咸請正位。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遂。鄭芝龍亦固爭以為不可。李長倩亦有意。出關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之號。惟鄭鴻逵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壓衆心以杜後起。遂定議。于閏六月十五日。奉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是日郊天大風驟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宮。為貢司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為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加頒詔于兩浙兩粵。○晉鄭芝龍鄭鴻逵為侯。鄭芝豹鄭彩為伯。旋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馬思理為通政使。鄭廣英為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延興四府為上游。汀邵漳泉為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與覃錫。○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為大學士。又起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俱入閣辦事。兵速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員。俱不合衆論。凡有批答。皆上親為之。○德璟陞見。首以清戎練卒上請。上然之。而不能行。○改庶吉士為庶常士。命蘇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時文武臣工。悉兵餉戰守俱鄭芝龍為政之。芝龍泉州人。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府第安平鎮。去泉州城南二十里。後築城于安平。海梢直通臥內。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為長城。芝以大閩府于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拜。出不送。○朝廷臣屬散守。兵只二十萬。自仙霞關外。至寧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多寡不等。約計十萬。餘十萬分各信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合計入關。兩浙兩粵之師。為應不足。○時粵西有靖江王者。八月亦稱監國。隆武詔至不受。舉兵欲來。廣西巡撫瞿式耜知之。移書兩廣總制丁魁楚為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防梧。靖江遣桂平道井衛。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江提兵至

諾命式耜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上以兵部之章不可奪靖江王亨嘉為丁兵戰敗退桂式耜因密授計于焦璉縛楊國威旗鼓焦璉遂擒靖江及國威械至福州奉旨斬于市以擒靖功封甦桂為伯晉式耜兵部侍郎銜兼副都御史

清兵既渡江平定南都因分兵入浙時潞藩避杭不忍殘民因舉城降

清御史勸散布官吏至浙來招撫且令羅髮山陰原任蘇松總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歿有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世藩意決此一朝以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婿云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蓍聞變即遺書宗周曰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笑亦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弁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儒士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逃至野寺不食歿

將馬士英率所部奉弘光母后突至紹興紹興士夫未知弘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太后請斬馬士英曰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于奸相馬士英擁立之功遂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以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曲中之上嗜飲則進醴上好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而以驕傷柤盡雖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絕不照應每一出朝買官鬻爵權盡金珠為方狐狗之輩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薦費至千金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現充即題其餘編頭修腳服錦橫行者又不足數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于此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避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號呼法召之際太后亦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勵苞桑可圖也思任又上書士英曰閣下受秉國鈞職素欽暴戾氣驕腹滿只知貪賄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illegible]壯尚有相亮與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擁從之才能大臣以乃兵雖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逆湖上涂倒煙仍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談已經冷絕再不敢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愧憤不敢答

清招撫使至錢塘流上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鄭遵謙恐殺之聞魯王避難在台州遂與張國維方逢年柯

所南心史難删八回悲業降生天人此去不啻費斗椎拜于老臣忠始
與人間同志又自作祭文一埋青記二從容笑語尚一句經死禮部
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
侍共沉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蘊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
絕食死于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雉髮死原任山西
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翀山陰諸生朱煒俱赴水死蕭山
諸生楊雲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捧覆訓解踊
經死 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砲破
之大典合門縱火焚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為

清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督學御史王景亮皆被殺
馬士英阮大鋮備擁殘兵數千請入閩隆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計窮
遁至台山寺為僧為 清將搜獲阮大鋮迎降貝勒俱令隨內院辦事
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蘇壯俱剃髮投誠隆武自芝龍去後乃
議幸贛故關門無一守兵寂如也 清兵至從容過嶺然 清兵入閩
或出建或南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閒道出不意不必定走仙霞也
閩浙兵先於者于路焚掠為食至建寧科臣黃大鵬桉臣鄭為虹閉城
委命求庫銀以犒賞俱辦炊而去一郡獨全 清兵將至浦百姓議請
出降鄭為虹不可再請為虹執不可 清兵至擁見貝勒衆迫跪為虹

不屈貝勒慕其節不忍殺且勸剃髮為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
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薙也明日復令鼎以酒為虹曰清
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償其直為虹向民盡財窮乞可因嘖
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為虹大城奮躍奪刀自刎不死遂見殺百姓
為之立祠黃大鵬亦同日殉難隆武聞浦城信急遂決計幸贛于之
月二十一日啓行衛兵十萬人從二十四日抵順昌傳 清兵已及
劍津且建至延平皇駢石禁從行者惟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
數人已而何與鄭亦散去 清兵至順昌獲龍扛棣之得馬士英阮大
鋮方國安父子及方逢年通名請剃髮出關為內應狀在已降後大鋮方

遊山閩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命戮尸士英等四人斬延平城下家
眷百餘口盡給賜兵丁 清兵過延平而東時隆武將入贛因停一日
嬪妃鳳禾 清兵追至遂及於難并擒曾氏及保鳥官朱繼祚黃鳴俊
械至福州貝勒斬隆武及曾后于市朱繼祚勒令致仕鼎為亂兵所殺
鳴俊許撥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
自經 清剿遠李成棟覺圍山路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 清
兵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光哥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既而汀
漳俱降惟芝龍尚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砲聲不絕響振天地貝
勒知泉州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因遣必昌招之芝龍曰我非不欲

患于諸惡以五王為罪耳。會靖國公兵逼安平。芝龍懼。因疏招
何相逼也。貝勒聞之。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二十里駐軍。而遣內院二
人持書至安平。書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
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俟時而動。乘時建功。此豪傑事
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俟
將。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遂進。長子森其子
弟妙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脫于淵。芝龍不聽。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
甚歡。折箭為誓。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而北矣。聞綵云
除庭有孽。不足紀矣。

明末紀事補遺十卷

〔清〕三餘氏撰

清同治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明末紀事

補遺十卷

凡例

一當日奏奉詔敕悉加僞稱著僞之迹也紀年

一則歸

朝而稱謂仍其故封正僞之實也

一東南抗節諸公其言其事並從寔書蓋壯其

節未始不薄其遇然其志未始不陋其識也

皇清同治初年由上海得此抄本不知何人所錄然

紀事補遺可補諸明季本末之遺漏也

天之變滋甚矣豈其殃止以肆於民[illegible]其

滔哉何明自中葉以後生民之憔悴如此其無

極也主昏於上政出閹民窮於下翦爲流寇

鄙夫竊國竭民清流矜高炫異無非啓宗社之

殷憂釀烈元之奇禍焉耳懷宗鑒前事之失力

翦元凶痛懲夙謬庶幾宵旰勤勞者矣然無知

人之哲矜明察而愈茲無持久之力好更易而

益亂懲前弊矣乃緝事廷杖陰踵前弊而行通

下情矣而裁肆加派孰非殤清而出府臣民之

怨養勳鎮之癰內憂外患天變人窮政府寄寓

耳國勢人情至於尔日貝衣敗絮行荆棘也所

以難重嬰山而非緣內變禍烈哀乎而不因外

威質異昏庸而慘於晉惠情非晏佚而毒於宋

徽易地旅觀彼此相笑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

下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閣之謚譬彼婵妾

賊焰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盡無俚之至甚
究何足以謝天下哉當時憤激者弟謂今日無
論李綱難得即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
其說誠然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國
之主天下萬世其誰信之幸
皇清入關伸義討賊通城西羌相繼授首漸次蕩平
始獲寧宇前輩有言殺運將至人心先愚維夫
聖人能起而救之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乃偷安

無智苟且富貴之徒雖托名於起義實忘情於
報雪遂使湯火餘生益深益熱嗟乎江南實奴
隸之質闖中亦輕薄之子肇慶則撥亂無能屠
州乃自生內鬩雖仍藩號究類流入地即大於
曹滕民無加於邾莒而庭前養寇榻畔藏奸欲
以區區塊土與南陽靈武比隆豈不謬哉群奸
盜竊既伏虛名志士捐軀亦鏤空影豈知人必
忘漢天不祚明早胎於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

賊逼殉難之日孟子有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則高祖嗜殺之流毒遠也祀鑒三百代逾十五
其間聖子神孫指無多屈暴君劣辟運接而興
洪熙萬曆之恭儉史氏實多虛美成化天啟之
昏惑實錄猶嫌掛漏當此大亂之後而以私智
小才承其乏宜乎土崩瓦解而已矣不謂江南
浙東八閩兩粵燃茲死灰汲彼智井未識人心
烏知天道觀其舉動全然草竊是猶闖獻之後

復生張李起自南都延於昆海何地是乾淨土
何民是太平人耶每恨俗儒下士談性則輒曰
三百年養士云云彼為明臣宜其云爾而士生
今日登衽席覓鑿塗炭之苦免饑渴不思飲食
之德其為聾瞶寧有極歟余嘗閱明紀編年併
遺聞事蹟明季遺聞則南寧以後缺之不止漏
略擢前非之不明則今是之不著是用蒐訪遺
編採摭遺事正其舛謬芟其矯誣彙為十卷以

明天心仁愛獨歸有德使人知所由以休養生
息者幸際昇平之日也時

南沙三餘氏謹志

明末紀事補遺卷一 [illegible]

本末 [illegible]

福王諱由崧神宗孫子福王常洵子也神宗五
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
常潤次桂王常瀛

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
年福王先就國洛陽熹宗時賜予祿入惟福
王最優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
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
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
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桂三
王道遠難至而潞王福王俱避賊舟次淮安
潞王倫序比四王爲疎而人望所屬福王素
遭物議于是有推立潞藩之說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良佐者都初陷高
傑南奔劉澤清亦至士英遂與之通殷
勤及議推戴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己助
以恫喝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言于可法
曰立君當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荅
書極刺福邸諸不道事意蓋在潞藩也士英
得書忽奉福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
知爲士英所賣勉强出迎嵩呼定策其實荅
士英書可法雖列名而爲首則詹事姜曰廣

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會議朝堂署禮兵二部侍郎
呂大器獨後至議不決而吏科給事李沾誠
意伯劉孔昭司禮監韓贊周等力持之議始
定

大淸順治甲申元年王師敗闖賊于山海關中原底
定而江南遂以福王告廟

五月三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

見是月布衣黃星爽泊而趣盖太白與辰星
也御史祁彪佳奏言皇嗣大號敬與法祖諸
事先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
即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示
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表擇
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衆議以爲然
于是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僭即僞号改明年爲
酉爲弘光元年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

爲閣臣從物望也
當是時可法寔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愼言
爲大冢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卿大臣各得其
任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爲大學士士英
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並相登庸而榮
枯有別矣
初士英督師淮左四鎮皆其腹心既而士英擁
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之

勢之議可法乃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政
君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大常少卿郭維經
應天府丞進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
有差起徐石麒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
部尚書協理戎政周堪賡戶部尚書顧錫疇
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有譽王心一何應
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楨房
峒曾鄭瑄許譽卿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

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埰莊鰲獻裘愷馬桃
羲楊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瑄鄭友玄喬可聘
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
業俱以少詹兼侍讀陞左懋第僉都御史巡
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
鄭鴻逵黃蜚駐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
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敕御史祁彪
佳等分行安撫江浙

初史可法等議分設江北淮揚徐泗鳳廬滁和爲
四鎮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贑
十二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
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
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頴等九州縣隸之經
理陳杞一帶
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爲十一

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
每鎮額米本色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額兵三
萬人悉聽各屬自行徵取
晉得功侯爵封傑興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侯
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
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晉侯爵傑字英
吾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鷂嘗與闖賊同
夥闖掠得邢氏貌美愛之屬傑護內營傑與

氏通挈之來降陝督洪陳疇撫御有恩能得
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傑破賊于會頭塬傳庭
因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
又一年而郟縣潰潼關不守傑率其部下李成
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四十萬渡河大掠晉
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
奪魄時分鎮詔未行而軍候報高兵先驅至
江浦頴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卻職方

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
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元吉諭以
敢軍聽朝命柰何柰渡其將吾規方欲寄家
元吉曰公等進取淮北而再挈淮南甚便遍
江逼天子輦轂地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
爲國家意也諸將皆佯應曰諾願獨屬意揚
州傑以徐謝苦寒揚州富麗甲天下其地有
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瑰寶累萬萬傑乃

放手剽掠屠膾日以百數揚城嬰城不納時
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騄集衆議事江都進士
鄭元勳雅負才望爲鄉里所望服且憂邗守
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異
無隨俱死傑聞元勳至則大喜留酒酣飲達
旦厚金帛遺之且陳所以定俱揚謝非有它
意當與揚人約結而後入鄭自謝得高要領
氣甚揚爲言于當事曰高帥來敕書召之也

彼手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懾
父老以無動苟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況揚
州乎揚人聞之吁呼而起曰元勳與高反覆
城以市德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碎其首臠
割之殆盡高恨攻益力
初四鎮分蕃可法獨留揚州爲督輔回翔之地
且與四鎮交疏至是以三千騎渡江誓師
高傑以揚人暴骨載道慮閣部以爲非法趣其
下背城而埋之及閣部至傑庭謁閣部平易
朴誠人人慰勞傑大喜
頭之傑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
其兵可法弗許傑乃固可法于軍中以要之
悉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寄可法于善慶庵
日以親信者仗刀侍其側可法談笑不爲動
徐草奏與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服爲道者
得脫黃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復按部淮

安傑亦服其開款布誠竟移駐瓜州恭謹受
命泣陳王事反成握手之交傑抜扈非常一
變而爲忠勇亦良將也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亦至互訐而黃得
功初駐儀眞及調廬謝心薄之將與傑爭揚
二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禍
登萊摠兵黃蜚之南調也道出揚州很爲傑所
脇蜚素然善得功貽書請以兵迎得功乃以

輕兵三百騎會三叉河[illegible]千人[illegible]
傑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出半道別遣
千人走襲儀眞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橋解鞍
下馬作食傑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
紙裝出不意亟擐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値
子金創中矢踣乃騰而上亡馬而在傑之遣
兵也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
騎者追且及注梁未下黃呼及鬬發腰間所

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大刀復其殪之乃及
于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歿傑所遣襲
儀眞者夜至
守將丘鉞馬岱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于
城外棊置炬火爲疑兵
高兵望見不敢進又疾趨半夜力竭矣馬岱開
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之益怒引艮佐爲
之助誓必與傑一決傑曰曩千人多雜揚捐

少吾故驅之假令吾之士卒訴吾于取叢不
足擒也
萬元吉側身講解令故將張文昌李棲鳳以其
衆請于闘部曰兵交緩吾屬置橫陣以止鬬
卽闘部亦不得已于一行
曾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
之釁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
而銷盛怒是歸其曲于高而將軍收名于天

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亡失三百騎爲恨
闘部命監紀廳天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
我矣我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
馬馬羸多病死闘部自以三千金償之又
令傑出千金爲黃母賻二恨之講暫以成睦
猶未也
當是時與平最強闘部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
以委任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

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傑亦折節稱弟子
常與閣部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傑爲僧曰
他日弟子得免于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
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
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
士與之一心并志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
僧無爲也傑不覺斂容服
傑之妻邢夫人饒權智傑嘗語人曰邢有將略
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閣部出至誠
厚爲調護勸傑頃心閣部喜曰吾誠得高驕
擾之大事集矣
因命王相業監其軍并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
綱李本源胡茂禎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
制河南傑曰傑旣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
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以揚城爲請
揚士紳聞之復震動守土以未除館爲辭因

部遴選于東偏虛己府以爲之者郡奕大約
與兵聽衛制士民安堵無恙
吏部張愼言疏薦舊輔吳甡冢宰鄭三俊詔赦
甡罪陛見三俊候另議
二十二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及九卿科道于
庭大罵愼言詞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
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
講陞官所薦吳甡有悖成憲又言愼言原有
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愼言立
班不語
御史王孫蕃訐孔昭曰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
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
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
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
補疏料象愼言具疏求去
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啓事屢登武臣

封爵未定所以着數上之建藩擬保其世祿
于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休書或武官各有
職掌卽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
人乃愼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卽謂
之奸臣等皆贅員矣愼言薦牲勳臣知爲不
可臣不能知票擬實出臣手又三俊淸剛係
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
愼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

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
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留由是朋黨勢成門
戶大起而討賊之事置之蔑聞
六月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史可法馬士英各疏奏與三桂殺賊功封三桂
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
石銀五萬兩濟其軍旣而聞王師南下始召
原任都督陳洪範應天巡撫左懋第加洪範

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賫國書至燕京通
好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給路費銀三萬兩
以往而命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
時山東河北殺偽响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
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淮貢生馬元騄等殺
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權
稱濟王淮撫路振飛巡按王燮擒原任河南
叅議偽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

偽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沈之河又擒癸
未進士偽官武愫解京宿遷百姓殺偽將董
學禮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偽官劉瀹尹宗衡
張問行傅龍等九人因原任兗西道副使叛
官王世英解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叅
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偽官南附原任河
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濬命叅將丁啓光俘
獻偽官陳奇賈士俊何國俊許承蔭孫澄范

倩郭經祁等先入陛見齊州府衡藩率諸生
驅殺僞官請徙内地[illegible]
四川巡撫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懷擒殺賊楊騰
鳳張見陽等擢王變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臣
孫充山東總兵加謝陞少師黎玉田兵部尚
書應世淮工部侍郎時訛傳德王起義以謝
陞爲謝陞也
改潛夫巡按河南啓濬河南安撫賜邁知洪起

擢兵官敕之湯下部紀錄振飛尋爲馬士英
論罷變初任祥符令三守汜城寸識胆力無
不超絕其按淮時極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
民殺僞使碎僞牌賊騎逼河上躑躅不敢前
民間義兵集至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
城人共倚之
初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爲君子而可法一去
天下皆斥爲姦雄呂大器等羣起而攻之

于是士英疏薦阮大鋮以知兵謂在廷諸臣無
出其右爲阮任咎任怨無所不可遂賜冠帶
陛見舉朝大駭謂大鋮一出則逆黨盡翻逆
黨一翻則上且駸駸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
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衆論沸騰
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
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
議乃于大鋮更光明弘圖曰士英曰臣非受

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
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
休
士英復爲大鋮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
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
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所無成心也于
所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
也欺罔莽甚

日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漸無術調和近
見欽按掀翻又愧無能孫遜遂使先帝十七
年之定力頃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
同震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凄涼制墨未乾
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
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
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并陛

下所以待先帝若讎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
對照則顯顯介介未免少惑并非輔臣所以
愛陛下也唯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
并愛先帝之綵綸
呂大器劾言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
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唯視吏部如綴
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
御史王孫蕃疏有日樞輔以大鋮爲知兵乎則

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前席頭之蓍石
也燕子箋春燈謎阮所作傳奇豔褻詞也
御史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
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踐御龍狂痛心先
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灑
心搥血願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
衣冠額先帝而呼天驅殺僞官各守險隘此
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

義耳今梓宮起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
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冠帶豈
不止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
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
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給事中羅萬象等
皆遞疏糾之不聽
大鋮召對稱旨用爲防江兵部侍郎
初士英爲司禮王坤所黎薦成周延儒再召阮

大鋮與士英抵之遂起爲鳳督故士英德之
甚而大鋮之阿璫削逐也閒住十有七年嘗
自署其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及得
召遂覬覦樞席士英亦即以佐樞處之
大鋮嘗謂人曰我非不願爲君子他人不許吾
爲君子且若使金川門下袖中有刀便當引
決其詆欺皆此類也

吏部張愼言工部程注乞休去

初愼言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闖賊拷銀義
不受辱貽書愼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
殺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

陞何應瑞工部尚書徐石麟吏部尚書

召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不署
職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鋮進退關係江左
興亡又言討賊之法
一曰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
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鎭尤當重在鳳陽而駐
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
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次漸恢漸進秦
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
自効賊勢益孤賊當益盡矣
一曰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
才即如淮陽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
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
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

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實也于是鎭臣劉澤淸
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
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
二鎭皆可斬也
一曰愼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卒驕
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
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

酌分別各帥之功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僅復也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中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

曰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於偽命南下徘徊于

順逆之間者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賊復仇法略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速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大小一切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illegible]

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數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榮卸兵權于閫外首鬧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

一步則封疆諸臣坐誅者二

然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亟馳一介使賫蠟丸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義王共激仇恥與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擣燕都令九邊督鎮[illegible]嚮校出其不[illegible]擣或

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懵
而天假之靈僅令央鎭諸臣一奏逃京之提
將置我南中面目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
之坐誅者三
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表詔何等大典
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
遠省可知時移事換年號錯出郎成服祗成
名色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則今日典記

諸臣之坐誅者四
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
之乃一槩竟用新恩郎先帝誅璫鉄案前後
詔書業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乎反而後已
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
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
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
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
立興問罪之師詰自中外諸臣之不識者始
於是四鎭合疏糾宗周黃得功又疏辨合未與
聞馬士英居之不得上
福王諭以憲臣平日議論取重盖亦剌宗周也
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以解之
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尚書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爲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
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咸

咲之
謙益以彌縫大鋮得進用乃出其妾柳氏爲阮
奉酒阮贈珠冠值千金謙命柳姬謝且移席
近阮聞者絕倒
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彝盡
籍家產以助餉討賊
授黃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脩文煥以道周建
言被杖革問廷麟以忤楊嗣昌降調軍前贊

實者也

［科］史李模疏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勸卣蔚爲陛下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而甚至輕加鎭將于義未安鎭將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救諭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懋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勳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緜論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待而稍寬

太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涖海宇懲逆璫用事斲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綢繆之桑土寇入郊圻束首無策先帝震怒亡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無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從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躺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攖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殁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

此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議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卽請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

之者矣由是後而觀咸追速者之惧國議事
諱不敢牧必共服議者之守經當局者誰敢
違衆獨行旁觀者必欲强人從我私意徒滋
實着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議任之
途太畸也
又疏言賊今被創入秦挑選精銳乖涎東南轉
盼深秋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
江北兩處兵民積怒深怨于斯時民必争迎

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
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泝者急而渡南金
陵重地武備单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
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册之
矯誣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實
備未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于何地得毋
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耄梓宮一迎

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
未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
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望期茅蒸雖
陋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
以外可樂節也有以處憂晏衎進者勿聽也
刑侍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愼如吳三桂奮勇血
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包若夫口頭報國
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

數已盈勳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
已
釋鳳陽高墻罪宗七十五按凡三百四十一名
爲庶人
逮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
坤即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
諫止之
上先帝前號日思宗烈皇帝

周皇后曰孝節皇后[illegible]
議者以爲周思之後絕無此謚周思又非賢王
而忻城伯趙之龍亦言思非美字改爲毅宗
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帝爲代宗景皇帝
復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尋改孝皇帝立專廟
九禮部顧錫疇議
削溫體仁文忠謚尋復之

謚大學士文震孟文肅劉一燝文端賀逢聖文
忠禮侍羅喻義文介詹事姚希孟文毅兵部
呂維祺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
州王燾忠愍懋德謚尋奪之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
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
志孔復言士英無上諸事士英稱疾不出而
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執中等爲言于

福王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
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
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有主上者福
王默然即賜諭留
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
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
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盛禍患驟至又無正

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輦轂
之下貪汚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
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
魏璫窺竊神器以來寔釀今禍附逆之人與
荐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
魍魎福王屢諭趣澍赴楚乃去
先是六月初二我
朝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眞爲傳奉事奉攝政王

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
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示平西王吳
爲安撫殘黎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千萬
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
月初二日又有部文索取册籍時山東服欸
盧世淮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歸
朝爲大學士濟王走死而幾輔重地兵民不輯鎮
將于永殺駐鎮江會與浙兵鬬殺浙營守備

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有言四鎮以殺搶封
一伯吾輩何憚不爲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
治
興平伯高傑疏言自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
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黄河無險自潁歸
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日有長江天塹在耳若
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
爲江南門戸而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
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揔兵李朝雲赴
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
州防守
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强斬
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
又獻賊遣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
任兵部主事鄒獻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
追獲僞將宋朝臣斬之

遣御史陳藎募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
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
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
棻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千觔劉鉄臂等
三請勤王其詞有日幸而邀天之幸迅埽狂
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唯有斷脰決腹
一瞑而萬世不䁖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
報以無負二十年讀書之志論者壯之

命撫兵王之綱迎太妃于河南郭家寨常守義
家
以僉都御史劉之勃巡撫四川范鑛巡撫貴州
時獻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
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驅至各州
縣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
待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如破竹
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

俱死瑞王蜀王闔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
士英猶請陞敘獎之
考選遊有倫朱統銓趙進美沈宸荃沈應旦吳
春枝吳鑄吳适林冲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鳴
玉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爲科道部屬官
起補張朱禮部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章正宸
吏科給事
正宸疏言兩月以來閣大吏錫擧矣不聞獻俘
武臣私鬭矣不聞公戰老臣引遜矣不聞敵
愾諸生捲堂矣不聞公戰不聞請纓如此而
曰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爲進取
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
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
廷效死力不及今電擧星馳倡義申討是靡
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江北四鎮
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

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絶孟津據武關以
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竊
素親帥六師于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冒矢
石履竹陣哉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貔貅
勇憤百倍也
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中旨
用人自此始蓋有譽清素望著士英借以開
幸門也正宸封還力爭不聽

瑯國公徐弘基等荐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爲吏部尚書封太后弟鄒存義爲大興伯福府千戸嘗應俊爲襄衛伯靑浦知縣陳𤄫爲中書舍人子王鐸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荐內批陞原任戸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革丞値福王出亡應俊負之履雪中數十里脫于難與鏞鏞無黨各翼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初烈皇帝震怒道周舉朝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擔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以明道周之冤故學龍疏荐焉

補陳子龍兵科給事

子龍進愼名器疏曰陛下間關南返從官幾何衛士閹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旣登來者何衆

不穀其流何底至必將八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耕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乖國典立政之始原陛下愼持之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疏入不聽

大學士姜日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敕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閹臣內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廷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

所得數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稚狂之李
國楨也其所得大將則紈絝支離之王樸倪
寵翟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堃陳
啓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
其後效亦可覩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
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
于內庭內庭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
辭遂不能無銛動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

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是平臺召對片語投
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者痛心此弊
恭于講藝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
恨先帝與談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
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
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覩
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
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惓

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亦
何切切以信君子勿間小人爲言反覆思維
必能發明聖性熟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
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
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

御史祁彪佳進時政疏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
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
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

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
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犬口辭從廹勒而
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即舉朝盡知其枉而法
司誰雪其冤酷慘等於來周平反後無徐杜
此詔獄之弊也

洪武十五年改鑾儀司爲錦衣衛專常直駕侍
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
告密之端用銀而托事件得賄而騰刑欲飛

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吊
拷怨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因之
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未能消清此緝事之
弊也
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
于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歸司
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
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命反歸忠

莪之齊盖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
氣短神搖郎恤錄隨須已魂驚骨削矣是豈
朋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誼此廷之杖弊
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
馬士英阮大鋮授旨于建安王府鎮中尉候考
吏部朱統鑽疏誣姜日廣穢跡顯有逆謀詞
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禮科袁彭年據
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啓

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覆奏若候考吏部
謝與外吏部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
竇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
禁戢臣乱垣也事値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
汝霖通政使劉士楨皆言統鑽何人揚波噴
血飛章越奏此眞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
皆不聽
高弘圖亦揭統鑽應治究福王召入厲聲責弘

圖把持弘圖又具疏辨尋于告去
將倒轉科道陸朗爲僉事黃耳鼎爲副使忽內
批留用徐石麟言朗耳鼎交通內臣幸留飛
法
朗耳鼎疏攻姜日廣徐石麟劉宗周結黨欺君
把持朝政無人臣禮日廣石麟宗周各予告
去日廣之在也陛辭日微臣竊恐權奸自分
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當

以固寵爲重福王曰先生言甚是士英嘗考
若曰我爲權姦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
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餘願以大尉保生歸
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
日廣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邪士英
曰日廣定策時意在潞藩福王曰潞王勝之
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毋傷國體內廷之爭
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

話嘗幾至老拳相向一時喧傳二相鬨朝
士英嘗賦詩曰蘭蕙才名千古絶陽臺歌舞世
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竇連波蓋
以蘭喻姜劉陽臺喻阮也
吏科熊汝霖疏奏朝廷之上玄黃交戰不講固
圉恢境之術唯舌鋒筆鍔是務以匿怙而逐
舊臣矣俄以疏藩而參宰輔矣繼又喧傳復
廠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

內其欽乃公廢小臣爲誰驅除爲誰畫使且
聞詔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交通
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事
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大人可爲叛逆
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
犬亦可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
一旦受此奇慘正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
民今日締造之初加育嬰孩謂獲爲難豈可

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
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
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
羅治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
綏蔑懦十無一二叛降蹤屣肩背相望則今
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恩威易行先帝委任勳
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
藉則今何以使父胥有用客氣是屛先帝簡

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閫禦敵且
噪傳閫則今何以使柄無專擅而恩有餘地
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
超遷等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
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以祁彪佳巡撫
蘇松用御史鄭友玄言
削故輔周延儒薛國觀總督熊文燦官銜蔭子
復子湖廣巡按劉熙祚謚忠毅宣大總督盧
象昇謚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侍葉
盛吏部尚書
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鎭杭嘉湖七
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閭以三江
入海爲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
婁江一脈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
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
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盈長之利也勝國時

劉河深廣運艘市舶悉集於此近日漲涉淤
塞于是東滿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入灌溉
無資兼之歲歲苦魃平疇龜坼人牛立槁雖
復拮据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
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
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
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盡不可
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
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疏請濬工部主事葉
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察議
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
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示聞有廠相傳文
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
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
著嗣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
東廠尚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

盛于正德丘聚谷大用相繼用事皆倚逆璫
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啓
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
外列聖無聞夫郎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
亂因之頃先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而當世
决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
賄放逃詞之方郎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
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八

臣所有之常後乃眦賄萬千成極重難返之
勢豈非以與援之途愈秘而專傳送之關愈
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
胥吏徒隸可以廹脅其尊上不可不革疏入

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時太妃來自河南福王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
括萬金以給賞賜

工部何應瑞侍郎高倬苦無金撫銜懇祈崇儉

不聽又諭選內員及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
維樾陳子龍朱國昌兵疏諫亦不聽
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私
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朱
國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
廕又加南臨恩可法少傳士英少保弘圖曰
廣鐸太子太傳特陞李沾在都御史晉國弼
保國公張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換

授宋銑鑛爲行人以自陳河目廣故
赦從逆來歸兵科時敏闖陷大翟山中久銜徇
文兼兵科給事監興平伯軍以原來從逆南
來遡劉撫督王永吉經畧山東河北兵部尙
書張晉彥摠督河南勸農縉彥饒經濟初國
破即自縊死復甦賊使牛金星說降縉彥罵
不從賊乃加刑拷挾之西行縉彥潛結義人
張一方蔡元吉刦之于途脫身走龍泉關及

太原賊追之急紹彥走共城聞福王立遂南
渡爲賊舒馬國寧盤獲于芝麻口史報李自
成拘之新鄉
紹彥召族姓姻友誓以大義盡散家財潛結太
行諸雄是月六日義旅集矣而僞將勒馬貫
矢出門紹彥疑其有變乃命張一方剌一人
奪一馬射斃數人前突之盡殺其黨擒府縣
諸僞長隨軍縞素登城歃血乃舉義旗于合

河吉岡同時舉事者有都司蘇見樂秦衍祉
等聞風來歸者有輝縣吉士式部鄭脩武李
之煩郁攀桂獲嘉李青夏時亨原任推官解
居易知縣李昇郁英摠兵魯宗孔不期而會
者萬人其遙爲聲援有河南許定國山東張
大翼等殺賊先鋒賊勢頗却渡河而南上舉
義復仇疏界以原官力辭不受唯願盡殺賊
以報先帝經營諸寨四百八十九處運籌決

勝心血爲若拮据無成君子惜之
以浮海來歸順天廵撫楊鶚總督川湖雲貴廣
西
罷浙撫黃鳴俊及按任天成以許都餘黨叛
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廵按左光先罪光
斗弟也故與大鋮有仇又首劾士英故大鋮
借事陷之
吳撫祁彪佳上疏申辨于是大鋮并切齒彪佳

陞解學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凌駉爲御史
廵按山東
起丁魁楚廵撫襄承陞王潔廵撫登萊越其傑
廵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傑士英妹夫也故
起之以保國例
晉東平伯劉澤清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
受
又封福建摠兵鄭芝龍爲南安伯賜蟒衣

錢謙益心艷撰席阿士英旨特薦欽案楊維垣
爲通政使遂進使過一疏[illegible]
維垣之起也馬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姦而愈疑
謙益反絕撰望
內批補張捷吏部尚書起蔡𢘅琛吏部右侍郎
張孫振掌河南道孫振劾蘇撫祁彪佳貪奸且
宋箴有異議詞連吳甡鄭三俊劉宗周等
彪佳罷在以易應昌爲副都御史郭維經僉都

御史起葛寅亮太常卿成勇一福建道御史
文安之詹事劉同升侍講趙士春編脩賀世
壽督倉尚書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芳督餉
侍郎以大學士王應熊督川湖雲貴張鳳翔
撫蘇松
九月謚北都殉難諸臣閣臣范景文文貞戶尚
倪元璐文正左都李邦華忠文副都施邦曜
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侍孟兆祥忠
貞大理淩義渠忠清太常吳麟徵忠節庶子
周鳳翔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
簡討汪偉文烈太僕丞申佳徇節愍給事吳
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
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
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
賜名精忠
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

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良謨
良謨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
又謚勳戚南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
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莊左都督劉文耀忠
果駙馬都尉鞏永固忠愍太監王承恩王之
心忠愍李鳳翔恭壯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
同巡撫衛景瑗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
總兵吳襄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忠武工

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
各予祭葬
贈刑部郎中李逢甲太僕少卿諸生許琰翰林
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又請予
開國諸臣正德朝死諫天啓朝死璫難建文
朝死難諸臣謚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
又補謚右都沈子木恭靖沈儆炌襄敏副都張
瑋清忠禮尙董其昌文敏閣臣何如寵文端

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
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珂通彝
宦彭祥姿杜氏事敗互訐聞于士英即於疏
批重處
杜贈珂詩云爲憐貴客芳心醉欲訪仙郎帆影
遲時人傳之
中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詹事補梁應音給事
中王懽鄭瑜御史召前降獻賊錦衣都督劉

僑至京仍補原官
初左良玉恢復蘄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金
樂女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
遂詘先帝復職至是用之
以顯德溥爲禮部右侍郎余颺文選司主事晉
何騰蛟兵部侍郎撫湖廣加淮撫田仰兵部
尙書世廕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福王以
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

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
澤清通融措辦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子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
戶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
又詔行納貢例廩納銀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
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
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
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

汗莿監紀職方萬千不等
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
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
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
又有謗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
錢皇帝但喫酒
又署士英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
二篇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

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克終着刑部
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
昭詔戮于市籍其家
是月高傑趣裝待
初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炮無故裂
應廷吉私于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
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殲主將吾慎沮衆
不敢言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時廟門災
戶科吳适疏陳昭事之實六日講宜行一午朝
宜舉疏入不省
皇朝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閣
部史可法云予向在瀋京郎知燕山物望咸
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
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拳衷緒何時
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王者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
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郎位所以防亂
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
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
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
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
驅馳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
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仍故封

號不加改削勲戚文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天氣秋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闖賊非得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

仁人君子何以報德耶乃乘冦稽誅王師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豈謂江淮天塹遂不能飛渡也况闖賊但爲明朝冦讎未嘗得罪于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爲勁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卒轉旆東征且釋談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諸

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絶之初心也至於南州諸君子翩然來儀則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

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貫察始終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名教江天在望延企爲勞書不盡言

可法答書云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

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謫乎草莽也今控
揔之際奉琬琰之章不啻從天而降誠讀再
三懇懇致意若以逆賊何稽天討爲貴國憂
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
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故爲殿下一詳陳之我
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
也以庸臣悞國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
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地坼天

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
以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于地下哉不時
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拊膺切齒願悉南
中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
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
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
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
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退然

不自勝謙讓再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
請始于十五日進位南都旋見鳳集河清瑞
應非一即告廟之一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
口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楠梓數萬助修
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
北刻日反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
國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表成
禮埽清宮殿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令亦不

忘本朝此舉動也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
無不長跽地而頂祝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
感恩圖報已哉謹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
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
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
推而言之此又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
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
身殉社稷靑宮一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

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
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
書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不廢
直斷昭烈踐祚懋懷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
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
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於
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察之亦未嘗
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

六正統相承自洽冠帶之屬繼絕存亡仁恩
遐被貴國屬膺封號藏在盟府殿下豈不聞
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亂逆可謂大義復
昔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繒回紇助唐
原不利土地況貴國念篤世好兵以義動萬
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膺難并同秦越
類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
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乎先帝軫志濆池不

忍盡戮勦撫並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聰明
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
之士聲桴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闖
賊之滅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有之樹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
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亦貴國除
惡未盡之憂伏唯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
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所以洩敷

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傳之不窮不亦千
載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封本朝使臣久已
載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法北望陵
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
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
節所以報也殿下伏賜垂鑒
可法又疏云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

備員督師而海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
不及于關陝討賊之約不逵于北庭一似君
父之仇置之膜外者夫我即卑躬菲食嘗膽
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升之
物力而破釜沈舟尚恐無救于事以臣觀廟
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精神殊未盡然憶北變
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
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

淚下沾襟次謁孝陵哲及高皇帝高皇后則
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
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
變也先帝崩于賊恭皇帝亦崩于賊者千古
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
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
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
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漠

置今且遣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
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
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
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
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
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
真等尋常名器濫觴于斯爲極以後似宜愼
重專待眞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動兵有所激

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
折概行催解凑濟軍需其餘不急工設可已
繁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衎左右獻諛一切謝
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槩從儉約乞
陛下念念祖宗之洪業刻刻憤先帝之深
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選
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猶可回
耳疏入不省

二十九日東方長庚見光芒閃爍有四角五角
及刀劍旗幟兵馬若戰鬪之象且條大條小
條長條短
又廟門告災鳳陽祖陵叠火地一日三震有聲
如吼自秋徂冬日烈如火在在地赤
而福王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
戲爲樂巷談里謠流入內庭梨園子弟教坊
樂人出入殿陛諸大臣呼爲老神仙寅緣求

進者接踵而至亦間善丹青
士英嘗進沈啓南畫一卷福王親署數事士英
亦跋一行
時刻書倉皇士英猶與門下僧利根談禪鬪蟋
蟀人號蟋蟀相公
初高皇時以脩殿餘材置諸南工部庫且朽矣
一時倖人稱爲神木指爲嘉瑞遂大興土木
修興寧宮建慈禧殿乃賞賜寅樂皆不以節

國用匱乏搜括乃興例練湖放洋艦底儀撲
盤蘆洲升課稅及酒家每觔錢一文王
蓋馬士英貪濁亂政內則田成兩宦外則楊阮
諸奸兼以鎮臣則興平東平遙制內權勳臣
則忻城撫寧侵撓吏事邊警日逼而王不知
大小名流相繼告罷朝宦寺之有人心者
如韓贊周四十疏乞休
盧九洼殿前慟哭而群小充庭以纍卵爲厝薪

至邊事之或和或戰僅委史可法一人而已
是月可法進揚陵疏遂統兵抵白洋河
十一月十二日王師入宿遷可法救之隨援督
、去
十四日高傑進疏渡河抵徐州
先是十月十二日
皇朝發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爲從
孟孫渡河傑聞之乃與劉澤清書曰清朝發

四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駐濟寧
近日河南撫鎭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
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彼一越渡
則天塹失恃長江以北盡爲戰場時事到此
令人應接不暇唯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子
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
澤清以傑書聞且言清朝摠河楊方輿屯兵宿
遷鑄造鉄條爲縛筏用士英稱清兵雖屯河

北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
況强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
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于前廓清底
定願諸臣刻勵之也
傑遺肅王書云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于心
次执來復山川俱蒙差包豈獨臣子義不共
天朝東大兵能復我神州塟我先帝雪我深
仇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賚金帛稍抒微忱
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闖跳
梁西晉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
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
嘗胆惟以殺逆闖報國仇爲汲貴國原有莫
大之恩銘佩示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
之愆傑猥以非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
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
則傑之忠血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

不與世間事一意額祝復我大仇者茲恩尺
光耀可勝忻仰一肚積懷無由面質若傑六
念千言萬語摠欲會師勦闖始終成貴國鄰
鄰之名且逆闖凶悖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
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
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
三百年豢養士民論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
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

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
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
矣若第欲合兵勦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
北來予令人引兼先是
皇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于傑勸以果斷
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
茅土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墻專
力備禦

徐州大盜程繼孔者字肖予蕭縣雙步也其仇
誣告肖予與宿州乾賊通官兵不察往擒激
變肖予不從乾賊自据所居梧桐山爲亂
馬士英督鳳時俘之以獻未及誅京師破
肖予乃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至是傑受士英
旨過徐州而肖予斬木編筏引兵渡河僞投
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事聞加傑太子太傅
史可法太傅內外文武爵有差

王師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又從洛陽渡河攻
海州圍邳州
史可法高傑劉澤清等俱告急不應
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範南還
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皇朝撫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旨有來使不必敬
語止許百人赴京朝見
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進見

攝政王不許乃遙祭先帝
于十二日入京館鴻臚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
登堂上責懋第等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
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
不許乃隸太牢于寺堂祭之
二十七日放歸
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
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王師萬分

豎怨且夕南下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
焉士英方黷貨無厭賄賂千名百品日令門
下僧利根次其高下總憲李沾進帶虛士英
不之重也僧利根譽爲至寶士英轉獻福王
亦賜中官贊其非常福王每東以視朝
始以議和遣使也士英曰和則和耳時賊窺突
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唯高傑提兵
二萬與張晉彥直抵開雒之間紹彥聯絡寨

勇敢銳進取乃分寧陵以東屬王之綱寧陵
以西屬許定國睢州以西屬劉洪起河洛屬
李際遇各畫疆殺賊有差
洪範請加恩北使禮臣兵科戴英劾之言洪範
出使無功王使身陷北都下役群聚晉爵天
下聞之恐哄然竊笑也乃止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子世蔭指麾使開藩武昌
賜子夢庚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

先是楚宗朱盛濃疏誣監軍御史黃澍取制辱
宗貪賍激處內批刑部提問澍不至及是士
英薦授盛濃池州府推官
二十日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
除在北京何瑞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
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斬擬
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
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惠等十五

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八人六等應杖
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
十八人朱國弼等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
孫振又言刑官賣法侮文革學龍職以高倬
代之
是時張捷秉銓阮大鋮把持部務而選郎以貪
穢濟之獨科道吳适抄駁侃侃
慶遠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巡按方

震孫僉狀科叅部守無勲王之例掛冠非入
援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
飾詞妄瀆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穢跡著聞
必惧顯叅先行反噬自應嚴究以杜刁風
先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叅張星初以縣令
躁進降處又掛察典不唯望斷清華之夢亦
已身絶仕進之堦乃無端幻想僥倖上賞欺
君孰甚若不二爲點破閙門大典不幾爲熸

灰之地向躍之門耶
保定侯勲衛梁世烈請襲祖爵科叅國難以來
雖王侯貴戚咸餧虎狼華貴重臣悉罹鋒及
而其脫身圖存埋名溷俗固亦不乏該勲何
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
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勲以授乎抑姑仍之
且兩封之乎恐無此法紀也該勲世受國恩
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勲舊破產從軍自當

直搗燕雲先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勲雪恥
不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光
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
中曰五日内無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琢
非諸臣問家之日也
遂安伯勲衛陳濬疏請襲爵科叅自都邑變遷
河山阻絶世次無憑單詞莫信業奉明旨嚴
核該勲一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

祇同土塊之乞亦與衰傭都督一醉告身爲
可棄時拾芥而攘取乎況遂安勲衛今或遐
迹閭閻或從容歸國安可懸坐鬼錄使後來
鞍馬遺裔叙途人而可稱攀髯孤忠裂本支
而他續也
中書舍人張鍾齡請給部銜科叅職方何官監
軍何事妄行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
自効而藉口贊畫輒請部銜躐進尤甚餘或

疏劾或抄叅不可假借而銓部竟置高閣旋
駁旋用使職掌掃地而宵小盈庭矣
除夕福王在興寧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
宜權福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
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邪

本末

順治二年乙酉正月朔改僞元爲弘光元日日有飩之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信詔旨核人才儲邊才伸國法明言責疏入不省

都督李際遇降淸高傑冒雪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絡睢州許定國以奠中原傑遺定國銀千兩幣百疋

許定國者太原人以故總兵赦罪出獄收兵縱掠至是以總兵駐睢州毀家養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

可法之遣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求自全計貽書閣部閣部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

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迎馬前高扶起之曰若總兵柰何行此禮顧爾衆還在許故纍望軍以羸見高喜曰爾有此軍何不以此開藩乎居明日召詢之曰若豈不知我之將殺海而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故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召我爲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

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爲人戇見其屈服且憐之閒謾語以爲信無何有千戶者遮馬投牒云定國謀公傑故以示勿貳馬前笞之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飾美姝進傑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第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

唯唯退時傑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于城闉曰非有令不得入從傑入者止左右驍健三百人

十三日定國開宴張燈厚具樂以飲傑令其少弟飲傑親將于別所婦女賓客皆襍坐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愍起而耳語傑曰今日之宴視其弟志有非常得無謀我傑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意亦安之三百

人皆沽醉傑所居爲雎人甲第恒高且重廊複室繞四週定國于傑後置人將卒俱休息別所傑卧榻畔止二三治文書者及傳事小兒輩將發閧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傑有備身鐵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刀鬭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床下伏匿牀簀陷而免定國蹀血向南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已盡今定何如傑大咲曰爲乃吾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遂遇害

明日日中城門不啓李本深王之綱郭虎攻東門而入定國已渡河北去雎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于雎人環雎旁二百里皆屠之可法至徐聞之大哭曰中原不可復圖矣乃還師以致根本搖人聞傑之死也酌酒相賀

初定國守河南號奄至矢如雨定國立敵樓以

刀左右揮之矢皆中斷高與身等笑向賊曰若是乎急歸人障一版汝受灑家箭賊挾版至定國射以鐵箭枝皆貫入于版死焉賊皆逝

定國嘗與衆少年飲衆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忽躍起懸身手攀簷前椽左右換手走長簷殆遍而顏色自若至是殺傑乃歸降于王師傑妻邢夫人率子元爵請卹福王命所部

將士仍聽邢氏統轄

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深為提督福王不允曰與平有子朕豈以兵馬汛地遽授他人乃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議與祭葬

黃得功攘袂而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師臨揚適可法自徐州還合同知曲從眞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問故得功曰吾為國大將功

寇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劃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閤部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日必亂亂且曰首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黃揮其兵始少卻

會福王遣高盧二監諭之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恨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汛東歸設敵渡河罪將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乃還得功字濟山京營名將也初起徒步為商人執鞭入都經山東值響馬兒商人俱逃得功獨手持兩驢蹄禦賊所向披靡後立功河北封靖南伯嘗敗張獻忠于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獲而逸得功為人戇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先衝突勁疾若飛江淮人詫為無敵呼曰闖子得功愛將林報國每

用兵報國輒為前驅左金王老徊徊革里眼等畏之亞于得功革賊設伏以待報國賊有趙虎者佯北報國恃勇深入墮其伏中殺之提報國首登山罵誘得功得功單騎突陣斬虎將首級祭報國賊有少年勇將號無敵將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為汝曹擒黃將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肩右手

策馬馳去羣賊喪氣櫻戒曰須避黃闖子
休字汪府巷曾拜得功門下當高傑引兵爭揚
汪時從得功飲盤列生彘肩割啖之帳下驍
將能飲者以次坐入浮巨觴有丘總兵弟辭
不能飲得功怒欲杖之總兵目汪汪大笑得
功問故汪曰生咲丘守脩腿不及杖粗也得
功笑而止俄報高兵在十里外將至矣得功
咲飲自若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

又報抵城下得功乃上馬傍一卒授之弓執
在手又一卒授之鎗掛于肘又一卒授之鞭
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鐧跨右腿下背後五騎
騎負一箭筒筒箭百隨之徃抽箭射疾于雨
箭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折旋又擊死二
騎須臾擲鎗用鞭鐧隻揮之肉雨墜衆軍已
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
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

移督淮揚再隸麾下從護祖陵禦革左賊再
後收永城號花馬劉者也
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為府曾習舉
子業試時適拳死一隸遂跳應兵部將材舉
天下第一後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道走其
入好聲色將略本無所長初科臣韓如愈糾
澤清澤清持金帛賄之如愈呼使詣讓反其
幣澤清銜之後上遣如愈督江浙餉澤清遣

兵徂擊之于東平藏家廟韓挺挺不撓惟以
幼子不宜見殺刼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
澤清自云先帝以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
興平拜爵進侯人莫得而辨也及駐節淮濆
乃大治邸第備四時之室壯擬皇居取美人
鐘鼓以充之嘗構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
歌詩頌功德澤清晏然休兵淮水置討賊事
于不問嘗誇于其客曰我二十一按箄三十

一登壇四十一列士諠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澤清爾特以計厚與平聞其死乃與二鎮議曰我雜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惡胃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元爵長而還之當澤清進兵時植其母賈初開八衷稱觴極一時之盛役澤清之降而戮也賈乃流離道旁無以朝哺
進吏侍蔡奕琛東閣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請

重定欽案又請書頒三朝要典左良玉疏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袁繼咸亦以為言福王曰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重關青史非存宿憾羣臣當體朕意吳孔嘉又奏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允之
陞維垣副都御史監生陸濬源又借題三案疏糾光祿少卿許譽卿譽卿疏言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為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為正俱從倫序述見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illegible]一襲冠醜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陛下追削萬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于黨奸欺上也
陞阮大鋮兵部尚書賜蟒服
中書舍人林翅疏稱正月十六日雷聲自北至

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舌妖言翅江浦人諳星術馬士英在戊日卜其大用士英薦授中書尋躐一品武銜蟒玉趙事至二月而妖僧大悲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帝閣人擒之以隸戎政張國維國維以為此等姦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而都人遂訛傳國維且杖死烈皇帝于是國維遂以妖僧屬三法司既而復言潞邸

之弟嘗受封郡公木朝從無郡公其妄明矣
而大鋮等欲借此銀鍊搽戴溺濮一案將盡
殺諸君子于是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叅七十
二菩薩之說馬士英奮然沮之僅以大悲所
供錢謙益申紹芳二人上聞二人疏辨旋亦
解蓋大悲者非眞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
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者也故折對
時但知有牧齋靑門而已乃于晦日斬于通

衢
逆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言
雲霧山卽名封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
南連八閩東抵衢嚴虎狼接跡險阻極目無
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脉為神京右臂歷朝
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福年遣官採
不於是地方訛棍互趣煽惑而狐假之輩因
之擁尊小民招引匪類大肆刼掠兼多內官
外戚佐使之釁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
民遂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衆數萬藉以
為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
戡定章旨照舊封禁往禍盡可鑒矣臣竊以
為不便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聽旣而馳視
姦适言報罷國輔係韓贊周養子贊周寺中
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
每有匡救士英視為眼中釘因屬所私以開

採事詆國輔具疏請往其實士英意不在開
採也國輔拚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
浙士英竟奪營務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綰
兵柄時事可知矣适疏出士英遂切恨之
起瞿式耜撫廣西劉良佐等薦朱大典為兵部
侍郎大典久任鳳督毀家契兵屢著戰功御
史鄭瑜劾其侵贓百萬福王以大典創立軍
府所養士馬豈容楞腹詔勿問張國維守告

錦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尚書顧錫疇險
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温體仁謚而謚文震
孟也
命錫疇致仕去禁宗室入京師禮部侍郎管紹
寧請上先帝太子謚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
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未幾鴻臚少卿高夢
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命太監李繼周齎往
紹興觀音寺誘取王之明

三月初一日至京寓僧寺命內官迎入宮尋命
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
士英疏有云臣已遣大鋮密諭諸講官矣乃詔
傳文武官識認各冠常往大學士王鐸指原
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東宮指稱鬍而
兇者方先生也鐸遽呼曰矣男子耳方遂掩
耳疾走不列名疏尾其時士英使大鋮謂方
曰若一列名原官便可盡復方趨出國名門
不復應命
原任講官劉正宗回奏疏云臣細細察視披其
髮問眉目微異問其講讀何殿則曰文華勤
政飛文華也先講何書則曰尚書孟子非尚
書也問其講至若有一个臣有問難否則曰
臉之矣所言不對面目非真恐爲假冒乞皇
上細察真太子下落三法司稱其山東人聲
口

又奏諫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昺姪孫
家被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
宮又于東宮行囊中得周公輔成王五字璽
遂借此爲獄端
福王諭王之明自南京取道蘇杭直至浙東是
何主使盡指諸淸流也劉正宗給事戴英各
具奏王之明僞假太子非稚年所能辨必有
大奸挾爲奇貨宜敕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

奏懇民覩聽易惑道路籍籍皆以諸臣有意
傾先帝之血循
福王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
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
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于午門外
鞫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遂下之明
刑部獄或題詩于皇城曰百神擁護賊中來
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

已又誰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畏
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晉文同向棘闈哀
初三日又有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來命付錦
衣衛監候初福王爲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
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之變又亡童氏本周
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福王于旅邸相依
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福王南奔名不相
顧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唓潛夫

奏如彭在福王不召至是妃自詣越其傑所
求福王弗恤曰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
離情事甚悉求將可宗呈覽福王弃去弗覩
尋命屈尚忠嚴刑酷拷
氏號呼詛罵士英爲元妃進揭稱童氏供有劉
哥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甚重苟非至情所
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宜迎童氏歸內審論
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

宄之心不絀
既而左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
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
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
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
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究
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
之私德臣下絕委求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

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
民願陛下省之有旨東宮果眞當不失王封
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
其失三桂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師司將
審明畧節先諭該藩黃得功疏言東宮未必
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
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
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

狥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
取禍乎不殺則東宮爲假殺之則東宮爲眞
皇上雖以大公至正爲心恐臣下逢君之惡
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

劉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情懇求
曲全兩朝倫與毋貽天下後世口實

工部侍郎何楷言鎭疏東宮甚明湖撫何騰蛟
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
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旣是王昺姪孫何
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
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
抄傳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愼

江督袁繼咸疏言太子居移養氣必非外間小
兒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
豈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旣走紹
興于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跡召來詐冒從

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
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

福王終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將審明略
節各論之童氏尋亦病死獄中

初五日南都皮傭詹有道聞空中有聲曰汝可
至宮中尋子忽若爲物所憑遂直叩東善門
自稱恭皇帝立杖斃之

又有劉騂者詐附其身自稱玄天大帝御史劉

光斗阿旨疏稱臣聞東宮兩王尚在人間不
勝大駭今已知眞殁臣心始安
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
阮大鋮役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
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
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
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大鋮曰與維垣
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尋以

上游告警姑緩須臾或夜半書士英堂中云
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
擣中原求其人不得
君傷尚書銜世蔭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維
經江右正人羣小指爲南昌私黨
大鋮密遣兵于江中刼之以何騰蛟總督川湖
雲貴廣西時楊鶚撫湖南士英詐言慮其人
情不調疏令回部鶚抗疏言人情極調且臣

與良玉旗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腸青天
白日伏乞以後申飭臣工收斂精神用之勦
禦釋此不必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
之不明處之不當聽細人之言薄勞苦功高
之士議者灰心人人解體殆非所以鞏朝廷
而鼓忠勇也科臣吳适亦以爲言皆不省
許定國引王師入儀封復入考城尋破歸雎按
臣凌駉死之姪潤生自縊駉遺書于王師云

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
即錢塘江上吳相國也事聞贈駉兵部侍郎
潤生御史王師過江北下徐穎總兵李成棟
南遁
四月初一日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初
南都有擁戴潞藩之議列名若無符印遂易
南禮部印印之及士英既入欲執議以起大
獄議乃止後管紹寧署禮部事大索三月印

卒不獲至是士英乃請改鑄另給焉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初左客胡以
寧獻計令僞太子手書血詔付左左佯受詔
爲壇而哭洒血誓師心憚江督袁繼咸在九
江胡以寧舊與袁遊即遣以寧持僞太子旨
給袁會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來以江西屬
其部將金聲桓良玉乃馳疏列士英罪狀
又傳檄各鎭云蓋聞大義之垂炳于星日無禮

之逐嚴于鷹鸇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
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狎類藍面苔肩九死
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居然爲僧重荷三代之
恩徒爾狂窟白門狼吞酒上會當國家多難
之日侈言擁戴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爲私
家携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
脇人致天子閉口拱手張僞旨以螫僞律兵
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

帝爲仇不祇矯誣德初因民恩而擇主乃寧
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幼幼居薇天
妖孽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
木敢類居然節越監軍漁色罔譏君親托言
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藜閭濮上蘇松常
鎭橫征之使肆行攜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
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
朝彗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讖除誥命贈蔭之

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
爲何其惡也而乃冰山發燄鯫水與波羣小
充斥于朝端賢良竄逐于匡谷同己者性倖
豺虎行勦猪猳如阮大鋮某某等數十巨憝
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已
者德並蘇黃才媲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
弘圖數十大賢皆誣之爲朋黨以快如蛇如
虺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戒方如狗都督滿

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有極歟若鮑魚蓄而日熾若火木蠹而逾烈放崔魏之癡狗逞敢滅倫收閹獻之獮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為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為之惻日月倏以無光久況皇嗣幽囚烈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

誰不願食其肉敵國獨風之士咸思掾盾其宗本諸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恩為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天戴地誓與君側討賊而併命在昔陶八州請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厲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檄裴度閤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

河叱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令闡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亦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忠王室義旗所指王明為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問世英靈矢翼皇明之運謹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于邪說誑誤陳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

血鬱為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雖心痛敬布苦衷願言共事嗚呼朝無直臣誰參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倘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于僉壬大明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魂魄速張殪虎之機勿作逋猿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廚椒盈八百國人

蠱惑中外甘心讛檄

又沿途張示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等大懼京師戒嚴

江督袁繼咸疏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中旨切責

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

士英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大鋮方國安朱大典向禦之大鋮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為梨園裝束

陞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掛鎮南將軍印劉澤清亦托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酒徐邳勢同鼎沸

史可法連疏告警福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以朦蔽至此

乃移書士英懇其選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為慮不應可法又請面朝處分東宮以息羣囂

福王諭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復見

可法奏曰而嘆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

又連上二疏一劾各鎮擁兵糜餉一劾李成棟避敵南奔

士英亦不應

福王惟以選淑女為急

先是應天府選進三名及司禮監選進六名俱無可意者特遣內監田壯國往杭州選到陳氏王氏李氏王氏入着于十五日進元暉殿命戶工部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禮冠三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愫又殺武德道僉事雷縯祚禮部主事周鑣鑣與鍾從兄弟也負時譽與阮大鋮有隙士英

烝鐘從逆謂鑣當坐穢祚亦與大鋮有怨光
時亨者阻駕南遷者也故與四人同死
明王師已狥徐碭下亳泗乘勢渡淮如入無人
之境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
大理卿姚思孝尙寶卿李之椿工科吳希哲
等俱請備淮揚
福王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
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該守淮

揚不可撤江防兵
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
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渡江矣寧可
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
呼有異議者當斬福王默然
禮部錢謙益言陳洪範還該收他福王諭國家
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希哲退曰
賈似道棄淮揚矣

給事吳适疏參牟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
復縱兵譁掠擢陷建德東流大膺非法方國
安受國厚恩乃銅陵西關南陵城外聚兵攻
擊亦予何辜遭茲塗炭益之深熱其與叛逆
何異陛下宜加禁戢
蔡奕琛等票旨文綬久在南康國安現在勦逆
吳适譌言亂政爲逆臣出脫是何肺肝
次日奕琛具疏特糾逮适下獄先是左光先按

浙會鞫奕琛一案适時爲衢州司理與紹興
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乃奕琛入相與阮大
鋮同心排擠光先以致被逮并及于适
御史張孫振疏糾适爲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
速正兩觀之誅
王師攻揚州史可法禦之薄有斬獲攻益急血
奏請救不報其明日可法開門出戰王師破
之屠揚州可法死之

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順身被數創自
刎死妻楊氏媳鄒氏從之
左兵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鋮遂謂與左兵之
來不若王師之來我且用王師以殺左氏欲
殺王之明以絕左兵之望聞揚州急遂不得
行
明日福王召羣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
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辦走貴陽

工科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名
入城命住雞鳴山房初左兵至九江袁部將
鄒效忠郭雲等大掠左兵附之良玉見城中
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即其舟中頓足嘔血而
死左死軍亂其養子夢庚刦袁其破安慶
東下采石為黃得功方國安所敗遂引兵還
捷聞
封得功靖國公并進大與大鋮太子太保餘加

級有差
五月以巡糧漕御史霍達監軍僉事楊文驄分
設蘇松常鎮巡撫初祁彪佳撫吳裕軍儲八
萬以三萬充可法軍餉而貯六萬于京口庫
中及文驄監軍京口欲漏其賦而無詞遂為
築城金山之說由是京口無軍儲高傑潰卒
之渡江也鄭鴻逵掩而殺之不下萬人餘卒
北走而降鴻逵乃露布告捷璽書褒封靖

伯世襲賜蟒衣金幣京口民皆頂祝且為建寺
崎碑自前月二十五日至是月之朔日報虛
捷軍門鼓角將士凱歌聲沸江濱鴻逵開藩
京口民爭以牛酒犒師
午日百官進賀福王以演戲不視朝忽有中旨
命乞子捕蝦蟆為房中藥時目為蝦蟆天子
士英傳令各門下關辰開申閉
王師既破揚州沿江問渡

初七日鴻逵軍大宴歌舞喧闐而王師乘間遣
二百餘人潛入金山寺 [illegible]
初八日夜大霧四塞王師編筏張燈向京口而
別由上游天寧洲老鸛河渡黎明盡抵南岸
遂襲破鎮江鄭兵盡奔軍資揚帆東遁
初十日都門晝閉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
內演戲福王與羣小褻坐酣飲二鼓乃與屈
張二閹單騎出奔黃得功營五鼓士英入朝

嬀已先出矣遂召黔兵奉太妃走浙平明宮
門洞啓宮女襍走于是各官爭竄
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開各城門以待王師居
民競殺撫內外黔兵無有遺者午刻有監生
趙某率市人出王之明于獄擁入宮中登殿
鳴鐘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尚書張捷死之
副都御史楊維垣以重按之明獄聞都城人擁
立之明遂膽戰自縊妾朱氏孔氏從之

王之明粘示皇城略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
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佑儵罹奇禍凡有血
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
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垢匿
避圖雪國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
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
障蔽至櫻桎梏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
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

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鬭抱出獄擁入皇宮
予身負重究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
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
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
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
十二日欽天監李意官陳于堦自縊是日福王
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德功阮大鋮朱大典
方國安等來見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納

十三日往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遁登中軍翁之
琪舟十四日將往浙時
豫王已薄都城趙之龍挾王之明出降
豫王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鈴鞍馬貂裘寶帽設
牛酒于軍中宴之王鐸錢謙益張孫振等皆
降
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王鐸等南面而
點諸降臣名至鄒之麟不應王鐸急叱之

張孫振謂錢謙益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
宜爲周旋錢領之鄒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
誇云非我鄒衣老幾弄出來鄒厚酬之而鄒
猶揚揚自稱不屈
豫王出示曉諭略曰福王僭號稱尊沈湎酒色
信任僉壬民生日悴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
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
仇恨云云

時劉孔昭走浙劉澤清入海惟劉良佐降奉豫
王命引兵追福王至蕪湖于十五日及之具
召黃得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
得功創甚拔劍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眞武
廟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
代岳武穆王爲四將岳已陞矣言畢手提岳
廟岳像于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
甦

是日良佐挾福王去之琪投水死福王見豫王
于內守備府豫王責其僭位稱尊荒酒好色
及謀害太子等事福王默然隨囚于江寧縣
刑部尚書高倬戶部侍郎劉成治署中自縊
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廟中縊死
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死其兄
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爊及子舉人陳伯瑜
戶部主事吳佳諂死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

媽小擔百刎橋下乞兒也以擔以色玉奪以
身殉乞兒題詩橋畔曰三百年來養士朝班
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
一命一條禮部郎中劉萬春主事黃端伯以不
朝斬之
豫王分兵略定各屬而命御史王懩劉光斗潙
臚丞黃家鼒分往招撫家鼒至蘇遇害蘇州
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池死原任

少詹徐汧沈虎丘後溪死玄妙觀前賣麪人
夫婦對縊死常州石生及賣扇臥姓者投西
一廟池中死又一鄉民鬻薪入城聞安撫使至
躍入文城壕南龍游河死五牧蓄鵝鳥者薛
叟以薙髮自縊死常熟諸生徐懌以薙髮自
縊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
痛哭死至各處逃兵見殺則貴池諸生吳應
箕宣城諸生麻三衡武弁陳有功余元宣萬

會吳國楨而蘇州原任遊擊魯豫孫武奕章
韓俱戰死[illegible]
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城破與子諸生玄瀞
玄潔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兄淵耀及舉人張
錫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
山貢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故將王公
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原任狼
山總兵王佐才爲亂兵所殺一門被戮松江

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孫章階城破被殺
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總兵吳志葵黃蜚
駐兵荳斜浜被擒解至南京殺之華亭教諭
眭明允被執不順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
遠入太湖從黃兵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
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郡城見殺江陰屢
攻不下至三月乃克遂屠其城典史陳明遇
闔門投火閻應元不順見殺訓導某縊明倫

堂中書戚勳全家焚死及兵下嘉湖吏部郎中錢棅戰歿於震澤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自縊其僕祖敏徐錦從死南都之陷也

潞王監國于杭州及王師至杭潞王即以城投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咸建不順被殺某縣知縣梁于涘縊死其前遣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縗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

攝政王數以偽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辭唯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

題絕命詞云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烟雲總不磨

淼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劉統等五人從死忽風沙四起捲市棚于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

豫王既定江浙尋挾福王王之明潞王北去袁繼咸隨福王北其中軍都督鄧林奇死之而夢庚以三十六將降于英王隨命夢庚以父官率諸將入朝金聲桓不欲行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鄭鴻逵道海東奔章唐王監國偽號隆武于是有閩中之事馬士英由廣德與鎮東伯方國安兵二萬入浙章魯王監國於是有江東之事

南樞電發金陵匡費之誠可並日月于是俊又表從而冥鶩麟師而鳳儀庶幾桑榆之收焉爾乃高張羅尉縱彼窮饕遽維揚一出則鴟鴞集於歸昌鎩羽檮杌入囿騶虞敗於此姜劉諸人所以接踵而去也李之寔南東指淮甸一 土鮮晨炊軍無夕燧南樞授命闕燼城蕪士英之內其足食乎當日幅員小矣而官愈大郡縣少矣而官愈多財賦貧矣而

官愈富三反之政古人切戒彼昏不知濡翢而已嗚呼乃如之人寘不愧明室子孫余獨惜南樞之不早蹈東海而死耳

明末紀事補遺卷三

本末

唐王諱聿鍵小字長壽高皇帝九世孫世父器墭以唐世子追封裕王國于南陽府母毛氏聿鍵生三歲祖端王惑于嬖妾因世子承奉府中鍵從之因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年十八侍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請國於次子守道陳瑜奇入見謂端王曰世

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端王懼命爲世鍵請名立爲世孫

崇禎五年聿鍵年三十有一襲王位選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也

七年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又其城卑薄王捐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不受命王疏參之
烈皇帝震怒逮振豪置理王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不許

八年冬賊再犯南陽王上疏云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繇役唯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
詔報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
烈皇帝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著禮部事執不可王貽書子壯稱說典訓援據經傳以相駁難上乃下子壯獄王每薄公卿爲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升不朝其

所建請頗多廷臣忌之

九年京師戒嚴王率護卒勤王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楊繩武以聞嚴旨切責以禮離南陽

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馬可賓鍾炌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王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索賄不得墩鎖以困苦之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

愈有司庚祿不時資用悉絕時有以宗室著者曰
高牆中有宋子氣言于巡撫路振飛因假賑
罪宗入牆見王心獨異之王告以吏虐狀振
飛疏請加恩罪宗贈以私錢且詰其吏之無
狀者
南都僭號大赦得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
道杭州而南都陷王勸潞王監國三日而潞
王出降

初王師屠揚州乘勝至瓜州時鄭鴻逵鎮京口
與我師張天祿相距天祿故史可法愛將也
鴻逵陣傷其一目而王師編筏向京口別由
上流暗渡遂襲破鄭師鴻逵揚帆東遁而戶
部主事蘇觀生亦自南都走浙與鄭胥會于
杭遂奉王入閩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二十六日次建安王下令
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羣氛統一區宇成

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夷仁漸義育累
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凶昔年薊北
銜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復有南轅之恨孤
慙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
臣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寇迫杭城人無
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孤
覽斯言撫膺隕涕痛統緒之幾墜悵天下之
無君孤不得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于六

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于建安收拾餘燼恢
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王輅奉皇靈于漁散
之後出百姓于湯火之餘又諭鄭鴻逵出示
安民于八府一州曰寡人有素十年毫無煩
擾今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供億
并瓏絲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剝膚見
骨之日寡人誓約已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
不忠擾民之罪隨侍官役不過十人敢擅取

民間糧薪粒米即時察啟請究定然細打八
十割耳遊示寡人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眞誠
爾各官一體遵行毋負寡人惓惓至意
翰林學士黃道周進誓師文監國諭祭告文登
極詔共四通并繳賜勞銀三兩手敕答云所
進撰文俱能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體孤心
嘉悅暫至日備用孤今晝夜焦勞新創諸事
方盼先生速至便議戰守并監國禮儀至在
途之費上下所共宜也同艱分濟典非溢格
不准再辭着門[illegible]孤軫恤至意

又諭鄭鴻逵敕曰昨據先生啟請中標黃將官
領兵二千各令把守仙嶺等關業即俞允兼
令發犒矣孤發旨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
目覩今即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
然後好責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槩應
支糧餉除前欠糧支并先生捐貲代給者道

算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令把
關兵將二千名即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
每名先給與現月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
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至意其額兵二千傳
諭該將一不許兵冒領一不許縱兵淫酗賭
博等弊抖擻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即將
標下大小將領年貌籍貫履歷速造簡明文
冊一本并歷來各將照給支餉數目各兵行

坐每名支餉數目并自今年正月起至六月
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過銀數若干現欠幾
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欠銀若干先生賠應
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
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速造簡明文冊一
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即造進來其發過犒銀
并發過該縣兩月餉銀給發後再月造冊一
面具啟一面移部以憑開銷孤以用頓之餘

宮內長生不諳軍國大事惟先生竭力輔孤
不逮以全奉孤南來精忠大節[illegible]
時閩廣軍門劉若金欲駐福寧州以抽洋稅州
中士民及鋪戶恐致騷擾詰帖拒之遂罷正
激變
二十九日總兵南安伯鄭芝龍進冰紗十端漳
紗蕉紗軟紗永春布各五端啟曰芝龍臨手
跪誦唐王殿下賜諭如絲如綸感高厚之恩

惟是天步艱難正望蕩平之日幸殿下神聖
允爲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胞弟鴻逵手信頒
發之過恐武備未周至有窺伺故意從迂遠
之行茲奉令旨諭示芝龍卽亟會撫案司道
及紳縉孝廉貢監生員無不歡欣鼓舞共慶
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皇天所
以開聖人也其在斯乎然衆議亦云只先監
國而後登極此與芝龍之愚見暗合矣又據

差官鄭泰傳諭欲居貢院察院依山繳稱
兩卽患水當以布政司爲行宮若布政司一
時未便搬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駐蹕卽與
撫按各官議妥不敢有煩睿慮其諭旨賜芝
龍胞弟芝豹者因芝龍在省督船彼在安平
練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賚去未及取啟
回報統惟慈宥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
有卒愎更望天涵到底方信芝龍之無他腸
也

手答敕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在
相信之淺深茲內一切慎舉動擇行在識慮
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啟所進衣著孤
卽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芝龍隨
進箋勸以監國恢復中興
手敕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止一隅勢非
昔比況孤庸質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

忠勳敵夙著前騎虜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
是奔是依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
弟在朝則孤之心膂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
膊也孤與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于諸
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封侯孤
必不負又論芝龍云把關守隘一切急務先
生業豫料理有緒孤不勝嘉慰措餉之難其
來已久孤今惟實實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

先天下餘侯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
至委先生兄弟守巡總督重任出孤獨斷倚
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即孤不可辭此監
國
閏六月初一日嘗過建寧一切監國事宜俱要
豫備一統所基關係甚重勉之慎之
初二日福建布政使周汝璣參議傅寔龍張文
煒副使僉事柴世延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

張丸劉國柱張晉徵王芊都司陳禎郭烜楙
陛誠具箋迎賀有云分班錫寵宗支首重于
維城歷紐儲祥嗣服莫先于監國殷憂啟聖
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聽景山之頌恭
惟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號從唐化洽
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潢水之芳錫
玉軫以疏榮執桐珪而作寶豈謂遭家不造
遂俾國步多艱念主上之播遷敢天疾首痛

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
紫宸之重爰援神器允叶禎符是用師錫僉
同天人變與金枝千葉獨惟一本之向陽玉
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闔封雖褊負木憑
山附衆雖孱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
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自代邸精克勵于膽
嘗薪臥勢終充于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
主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泚淚餘生遭逢盛與

怨已深于集蓼言忽動于開熙朝上國之盛
圖緊僅有光赤社敢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
宋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世法作求榮
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當思光武中
興亟回東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陽大捷趣
片時慮遲不過屬鼠孤雛計一統皇輿佇交
遊麟巢鳳
手敕答云孤兄藩院公啟定于本月初七日駕

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夙謬
共圖恢復仰慰高廟甄與酬功孤必不靳
初三舟次水驛口驛乃古田縣地為入省之襟
喉先是與遞有坐駕大船祖候水次王卻之
不御惟乘民間小舫僅識數人者宮眷在焉
不設綵幔及鼓吹觀者舉手加額以為儉素
如此吾民其有瘳乎
鄭芝龍迎于舟次即賜接見傳諭各官俱候登

驛朝參及登舞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
四拜禮王謙抑賜答兩拜傳諭各官趣退仍
親標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臣鄭芝龍
靖虜伯鄭鴻逵巡撫僉都御史臣張肯堂閩
廣總督臣劉若金巡按御史臣吳春枝屯鹽
道臣羅萬爵福兵備道臣張夬分巡道臣王
芋都司僉書臣陳績內臣王承恩在西者戶
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

通政馬司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尚寶司
少卿臣鄭昆貞四以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學
佺科臣陳燕翼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袞
時鄭瑄馬思理曹學佺俱在籍穿吉服俱自
南來穿素服待罪監國寬仁憐其不得已之
故有旨勿問賜坐賜茶即面諭云省城閩行
在撫布政司一時官吏搬移并修理未能猝
辦暫于總兵府駐蹕各官仍舊勿得營造致

滋勞費隨諭跟役捧出御用剩銀六百五十
兩係淮揚巡撫呈進者除在途犒賞買辦外
即充修葺丹墍之施勿取諸民[illegible]
時有議修理宮費酌派各屬者曹學佺言于芝
龍曰仁聲仁聞王政之先豈宜睿駕未臨先
派多金修理是播侈風於下里也不肖有司
就藉此而括庫藏科百姓增美之謂何而彰
其過乎芝龍即示禁止之

又諭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
餉出之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
戶部得人茲原鄉在廷即僉擇其可者于是
咸舉侍郎臣何楷楷力辭曰臣尙負罪俟明
法誅戮奚敢肩此重任叩頭懇辭顧簡賢者
監國以舉出諸公俯答其拜而堅欲用之
又諭吏部曰天步方艱餉爲兵命戶部重任得
人甚難茲特面允文武公舉戶部侍郎何楷

廉而能計孤于崇禎乙亥親閱邸報亦服其
侃侃抗直危難仗義之人必于直言敢諫中
求之古人成說孤奉爲範何楷陞戶部尙書
即日到任理事愼勿再辭致躭急務該部即
會同何楷確議推擇清吏司郎中一員以便
呈堂行事并即推擇文選司郎中事一員
又命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速鑄大小衙門印印
文俱冠以行在二字特授浦城訓導王兆熊

翰林院待詔專理睿覽書籍事務兆熊字念
茲福寧人歲貢任浦城訓導監國入關即爲
扈從後出使温台監國稱其眞忠如金石眞
清如冰玉故有是授
是晚命于水驛下關祭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
職員次早至芋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日午舟次洪塘登岸擇吉入城監國乃暫
駐民家庭無供帳市不易肆愚民以爲天子來

列各書計五百餘本疏處之敎援此官施以
年老不任仕進辭監國溫旨慰之曰瑞泰以
喬木世臣之家敦禮義廉恥之節巍然如魯
殿靈光所進書籍雅體朕心如此京戢原敦
勸不准辭仍候登極後即行詔對全孤愛
重老成之意
後瑞泰因餉額不足復捐助五百金即進翰林
院五經博士

監國特頒親製便覽序文一曰戎政略曰孤惟
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責人臣以無私
苞苴不入司馬門天下始得眞將之用將眞
六軍之命文矣蓋文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
靜也譬之身文筋而武骨也文青而武質也
分明体用合則一身文蔑武蔑文亦必不能
獨立矣論者謂文以飾武此自尋常之將言
耳若夫唐之郭李宋之韓岳我朝之徐常今

奉孤之兩鄭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天
不妨專擅不妨不待皆能自靖其心此天地
之間氣必有爲而生也目今割弁滿天下孤
必求眞大將親拜而授之鉞以立見孝陵復
東南澤國爲半功再復西北以報烈宗深仇
爲全功半則以徐魏國處之全則以郭汾陽
酬之詔列甚明惟天下英雄速圖自奮成孤
中興之烈

一曰縉紳略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與文武
之賢者共之始于得賢將相終于得賢百職
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强夷服矣然
歷稽世道之汚隆機握于帝王之宇量宇量
必包乎天下始可以總統乎千官千官當而
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始安帝王量狹一統必
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蓋量大則識必
高識高始能用彼聲色貨利又何有于東林

門戶魏黨馬黨之紛紛哉嗚呼三黨成偏安
之四黨成一隅矣今孤臥薪而望孝陵嘗膽
以圖一統焦勞晰夜惟賢是求退維洪武二
十四年主祖分封唐國祖訓命名詩曰嘉歷
協銘圖往時未詳于今有悟我天我祖既預
兆之敢不孜孜敬天法祖與我文武誓復舊
疆仰答我上帝之休命乎彝典酬功信如皎
日命祭將金鈞齋監國赦款宣諭金衢又諭

吏部兵部起大學士蔣德璟于泉州

敕曰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密勿必得匡贊
之臣始可分任從行居守之重舊輔蔣德璟
簡任于先帝久欽其經綸況學博古今度具
忠亮着以原官起用佐理着新任行人司張
廷榜星速敦聘卽來行在與朕分勞德璟辭
以足疾

復敕宗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孤昔奉藩閩之
尤悉先帝簡任既至孤實眷倚非輕南京之
召未起是卿進退節全孤雖莫當明主志瞻
陵廟焦勞傍徨聆卿如渴非虛傳卿奉召至
孤喜而不寐隨諭侍臣不必拘套卽着速至
便殿召對旣而寂者孤心惘然孤望卿至之
切如此乃復往還動淹旬月辭奏一到大悲
孤心足恙未痊自有體裁之法徑濟名臣堅
不我顧孤誠薄德還念先帝念高皇定不准

辭十日之內斷望卽到慰孤至懷

時鄭鴻逵疏請正位號不然恐無以壓衆心而
杜後起芝龍意別有在諸大臣多言監國名
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長倩有急出關
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不報而擁
立者豔翊戴功竟勸登極

乃于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二十七日祭告天
地祖宗僭卽位于福州詔曰朕以天步多艱

皇家未造憂勞監國又閱月于茲矣天下勤
王之師既以漸集嚮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
之謀亦漸有次第朕方親履行間鼓舞率勵
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義貴于
立君寵綏之方本乎天作時哉不可失天定
靡不勝朕自顧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帝
克慰祖宗而臨安委轡尊攘無期大小汎汎
如河中之木朕敢不黽勉以副衆心而慰羣

生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即
位鄗南即以是年爲建武元年誕膺天命昭
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漢中即以是年
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
寶亦惟是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望故也以
今揆古即以是年爲元年其承天翊運定難
功臣悉次第進爵行賞分茅胙土稍俟恢復
以勁勳庸其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進

級別需次章孝秀耆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
優給行在所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正官
精誠禋祭以示朕續緒爲天下請命之意大
赦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頒詔
于八府一州有二十八款時于行在午門外
宣讀臣民跪聽者數千人
先是五鼓駕自南安伯移入布政司庭燎煇煌
車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芝龍戎裝騎馬行

于駕前鴻逵率禁軍殿其後至司即入行宮
百官鵠立始聞珮環之聲寅時駕用衮冕朝
服升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三叩頭禮繼又行
二十四拜以布政司爲行殿額鼓樓門爲行
在大明門以福建省爲福京以福州府爲天
興府
追尊唐國高曾祖考謚號遙上福王尊號曰聖
安皇帝

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爲定西侯南安伯鄭芝龍
爲平國侯並賜號承天翊運定難功臣鄭芝
豹爲澄濟伯鄭彰爲永勝伯以按察司爲芝
龍第都司爲錦衣衛鹽運司爲通政司巡撫
署爲吏部海道署爲戶部提學署爲都察院
稅課司爲南察院餘各官皆僦民房受事
封王弟聿鐭爲唐王主唐國祀叔器壗爲鄧王
設六部九卿並賜號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以

張肎堂爲吏部李長倩爲戶部曹學佺爲禮
部吳春枝爲兵部周應期爲刑部鄭瑄爲工
部馬思禮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
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游汀詔漳泉四府爲
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
命以上咸與寵錫是時敷求耆碩自何楷蔣
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陳洪謐林欲楫
朱繼祚黃鳴俊姜曰廣吳甡高弘圖路振飛

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林增志李先
春顧錫疇陳子壯王應熊楊廷麟等皆起爲
大學士然或至或不至其遠不能至者僅列
其名遙授而已閣臣至三十餘人俱閒無事
不令票旨皆王親爲之德璟欲楫景昉皆力
辭疏行人以死請之乃止
七月初六日誅
皇朝使人馬德厰改天興府學爲國子監先是颶

風壞學宮郡紳馬思理與諸生鄭溧等謀重
修之至此落成因命鄭溧等准貢入監馬思
理陞級有差設五城巡視御史及兵馬司特
旌錢塘令崑山人顧咸建死節諭司經局正
字薛瑞泰搜訪遺書不論新舊硃藍批閱至
十六朝實錄尤爲要典着爾留心朕不負此
忠欵
諭文武臣民朕誓擇于八月十八日午時親率

御營中軍平虜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西
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仰賴文武臣
民勇效智力謀富才能同報宗祖以救百姓
有功者朕必重賞再無食言即日發示安民
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傳諭行在合用物件惟
以儉樸爲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
生口敕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用
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綉洒線絨

花帳幔衾褥止用布帛務從減省稱朕恬淡
愛民至意違者即以不敬不忠治罪
時王長齋布素日與大臣講求政治于便殿又
性好書籍披閱不丙夜不休
自敘曰朕始祖唐定王高皇帝二十三子母李
貴妃出洪武二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之國
傳子靖王早逝無嗣弟繼爲憲王王長子悼
簡世子早薨次子殀弟三子舞陰王龔封爲
莊王王子成王無嗣二弟浙陽王亦絕三弟
文城恭靖王長子入繼爲敬王追封恭靖爲
唐恭王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有一子順
王順王子端王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萬歷
二十二年封世子長子即朕也家庭多難端
不悅裕內官宅母毛娘娘生朕于萬歷三十
年四月初五日申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
有遍身鱗錦之祥祖不悅而曾祖母魏悅之

八歲延師僅辨句讀十二歲曾祖母薨祖即
將朕與父同禁篝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
朕二十八歲尚未報生焉崇禎二年二月父
爲叔鴆朕誓報仇賴有司持之公天啟祖考
心請于烈廟泰敕准封本年十二月十二日
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三日受封
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覲七月初一日執報仇
二十日請勤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部

洛憲棲四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隆遷之命
責朕以越關擅離十月三月二十三日到鳳陽
高牆五月犬病中宮割股十三年朱大典請
宥十四年韓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請宥
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即與議
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恩
矣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分四節一節二十
八歲爲家難一節自二十八歲至三十五歲

十一月爲治國九年十一月奉遣三十六歲
至四十三歲八月皆高牆囚禁八年事第三
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也

翰林院學士黃道周至自衢州即日召對便殿
談恢復事宜稱旨王謦之曰眞朕中興名相
也即拜大學士入閣贊助機務

時永定土寇劣生王叔光王中慶王鳳來等因
南都之變招集亡命數千攻大埔等縣屯鎮
風窑地方去城三十里而陣又聞武平失守
勢益鴟張攻圍永定縣
七日知縣徐可文陳鄉勇嚴保甲用間設奇直
搗其巢擒斬二百餘人餘党解散叔光僅以
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銀三錢

赦禁旅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關初士
英在金陵賣官納賄顛倒賢奸三尺童子咸

爲唾罵及金陵之變聖安出降士英不顧獨
奉慈禧僞太后至杭杭人不能容勢逼又棄
去獨擁重貲與部將士數千奔逃各處方國
安朱大典咸數其悞國之罪而驅逐之閩唐王
僭位閩海又謀入閩芝龍素善士英獨以爲
士英不即叛降而丞亟亟求太祖子孫而立
之一念可嘉王下議于廟堂議云士英竄國
僨師禍延宗社擅權納賄怨結生靈養私兵

以致寇爲凶暴于國門擁天子以出居遂晉
君于中道由昔言之悞我聖安皇帝悞我慈
禧太后蒙塵播遷罪在天下當爲天下之所
共誅由今言之不奉隆武之朔不請禀銜之
孳嬌虔狠戾罪在新鄭當爲興朝之所共討
今江右有馬兵象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
惠登相金聲桓亦舊與奸輔闘通士英若能
圖功自贖以黔人收滇兵爲功甚易以馬兵

收象賊奏劾非難僅有桑榆之勳略寬銜檄
之路亦諸臣所以曲體天心弘開法綱者也
王以爲非故行文于各關禀奉確遵
以李世奇爲左春坊左庶子賴垓爲右春坊右
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
十三日召對永勝伯鄭彩于便殿以唐王爲監
國鄧王爲協守改都察院爲唐王府察院爲
鄧王府令工部速造令箭二千枝備親征用

王親出孝江父老遮道懇留乘輿復返議者謂
東南仰望王師急如拯溺遲出關一日則人
心一日瓦解國家之失在此着也
改庶吉士爲庶萃士特開儲賢館定取士以十
二科命蘇觀生爲翰林學士以領之考課無
虛日既而碔砆似玉魚目混珠招徠者皆羊
質虎皮王亦歉而罷之
浦城令施爆以貪酷被劾王方恨貪官之失人

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中有羅織之者
兼以問官挾仇遂斬之
命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寇攻陷武平時城內猶于西街演戲
有奸人爲內應打口號三聲賊遂攻入百姓
自相踐踏而死者無算江西廣信府永豐縣
原任大理寺少卿詹兆恒上饒縣原任廣西
南寧府知府楊閎中上賀表推戴温旨答之

時內外文武濟濟而兵餉戰守機宜專委芝龍
一人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所居地
名東石即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也父
紹祖爲泉州庫吏蔡善繼爲泉州守府治後
衙與庫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
善繼額治之見其秀麗咲曰法當貴而封遂
釋之
安平濱海有季習者以商船往來日本芝龍以

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
龍乾沒之與弟芝虎流入顏振泉黨中海盜
振泉死其衆遂推爲長久之而所得不貲崇
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
王族女爲妻凡爲日本贅壻者例不得歸就
撫後芝龍乃挈其妻還東石
當是時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
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堪敵

國不築城于安平宮室縱橫數里海舶直通
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餉自給不取
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
付芝龍取之若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猶
龍母誕日芝龍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
盒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爲甲每
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芝
龍有弟芝虎次鴻逵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

東南時南安有苟懲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强
苟懲先亡劉香恃衆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
戰于五虎門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
芝虎甚勇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
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惶急莫敢縱兵香
亦勇格虎兵器墮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而
死芝龍遂并其衆勢益强
南都僭號封芝龍南安伯及擁立唐王遂進爵

爲侯開府于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時廷議戰守兵額二十萬自仙霞關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守兵計十萬其十萬令冬精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一枝出西江統二十萬之兵合兩浙兩粤之餉尚猶不足芝龍乃奏兩稅內一名預借銀一兩分遣侍郎科道各府徵發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吏部主事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曰不義義餉者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名官助官助外有紳助有大戸助也

于是東南鼎沸又察括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釐毫必解又大醫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于是倡優厮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只名而已其黠者倩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鄰晉江令金允治蒞訟兩造皆稱職官則立而語且毆于庭竟莫可制其求甚異者延頸舉踵望王師之至也諸田清衍如盤碁遲其來芝龍又請清理寺田納贖可得八十萬王不聽又戸部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

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復江右王允其請既而遷延邵武爲諫官所劾而罷

王賜大臣宴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黄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

終先道周而芝龍不悅諸生佞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王敕督學御史按之

初芝龍鴻逵恃援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日授王前加吏科給事朱作楫戸部主事葉正法皆其門下也王不盡從頗懷怨望及郊天于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閣部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無過郊天而勲臣不出陪祭無人

豈禮王重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扇於殿上楷呵止之已鄭益怒楷知不爲鄭所容請告再三王欲兩全之暫令回籍論以收復兩京卽召總憲楷出都南四十里遇盜戕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爲之也

府曠昭巡撫江西而

皇朝大將劉一鵬統數百騎至南昌牌先至昭郎命士民出迎而身自扁舟遁去江省風靡獨

贛州不下王命太僕少卿萬元吉左春坊左庶子楊廷麟等協力守贛措置有方蘇觀生請王出關幸贛州廷臣亦滿公車僉謂贛居山川上游豫不能仰而攻且左爲楚右爲閩浙背爲粵東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傑知朝廷有恢復大計也王亦欲躬履行間鄭氏方欲挾王以自重力以缺餉沮之不報觀生遂先赴南安王親于殿門祖之

王幸國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生聽其餘侍圜橋觀者如堵時鄭氏無經略之志而江西義旅響應

二十二日遂命黃道周以師相出關募兵聯絡江西救援衢道周慨然自任曰立君以救民吾之素志今主上親征在卽分道而進滅寇復仇機會難失吾爲大臣寧惜以身先之庶人心有知不至泄泄也

當時缺餉自辦一月之糧而往芝龍竟不與一錢王惟給以空劄付百函爲行資而已因加鴻臚寺序班趙士超兵部職方司主事赴黃輔臣軍所監紀

士超字玆玄鄉閩縣人祖榮正統初授中書英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二部尚書後以討曹賊功廕一子世襲士超雖諸生起家夙有才幹輔臣一見深相器愛故特疏薦之士超見

兵餉寡少遂傾餘槖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其父璧官防海參戎且力贊成之士超遂偕壯士而行

道周既出何吾騶至自廣東用爲首揆錫以銀章文曰輔佐中興

八月初四日頒刻皇明祖訓及自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于各郡王鎮國將軍賜白金十兩

初五日命天眞府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

初六日命中書頒敕書一道旗牌八面于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鄭芝豹命禮部頒祖訓五十七本于內閣六部諸臣工務令熟記遵行大學士林欲楫等謝表云聖祖開天方策軼鼎彝之重神孫繼統羹牆憑琬琰之垂用孝作忠昭哉嗣服以守爲創允矣中興恭惟天符握赤聖略凝玄煉五色石而補鰲巔白水啟宛城之驅挈半壁天以息龍火黃衣耀閩海之祥世統上纘高皇併道統亦同一揆治法遠紹開代即心法可以萬年刻成祖訓一書遍賜臣工百職或治內或治外篇篇蕊笈瑱函若緯武若經文字字禹圖軒鼎宣威布法自宮禁以及蠻夷杜漸防微由藩封而逮政府煌煌大訓噫嘻洪謨九重方率訓以從先多士亦秉文而覲德此眞凝與

朝之永命而肇一統之洪庥者也臣等念切憲章身熙文獻圖呈金鏡欲勒貞觀政要之編名企宗書藉陋汾水大風之製伏願聖不自聖新又日新因時制宜聲爲律而身爲度得意忘象口成文而筆成書則訓行且徧臣民而顯承益光謨烈矣臣等云云

敕錦衣衛堂上官曰國家新創禁門啟閉一以更定爲期朝日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

入其直科抄疏諸臣各帶十八鐘鳴之時俱
于午門伺候如有青衣小帽雜于班聯之後
或借用僭戴冠帽者卽行拏究各官護短爭
執者并究各官應帶牙牌工部察奏又敕工
部修理後殿垣牆低缺處以肅清禁地
時浙江塘報靖　伯黃蜚在湖州屢綏破敵特
改造銀印賜之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曹學佺詣　文
廟供辦陳設各項事宜恭進祝版候塡御名

至期遣大學士行禮啟聖公祠提學御史行
禮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璣恭進二祖聖容暨勳臣
六人眞象溫旨答之
戊子禮部請例應致祭太社太稷時以大雨故
宮中具衣冠遙拜命定　侯鄭鴻逵恭行代
拜諭太常寺設鼓于宮門如遇祭期鳴鼓三

通以示諸臣齊集班聯
欽天監恭擇十八日丁酉與聖誕寅壬乙巳丙
申丙申丁與壬合乙丙丁相會爲日月星三
奇照耀大明之象允宜聖駕親征大張九伐
者禮部給事中陳履貞至郭外欽迎平虜侯鄭
芝龍問其途中勞苦准休一日卽來勤政殿
召對
以兵部右侍郎唐顯悅協理戎政給以敕諭關

防
欽天監奏進新歷敕下禮部速刻頒行

明末紀事補遺卷四

本末

惠州流賊袁王揔殘破上抗將官王廷統兵劉
是月粵西靖江王亨來自稱監國于桂林號桂
林爲西京初靖江簒位自立其後嫡嗣及其
宗二十餘人上疏告訐天崇兩朝迄無寧歲
王厚賂朝貴以故輙直王而下訐者于獄南
都僭號王表賀登極因僞奏全永連三州皆
爲土賊所据撫按匿不以聞及南都陷王遂
睥睨神器以揔兵楊國威爲大將軍推官顧
奕爲吏科給事臬司曹燁等皆俯首聽命推
置僚屬會閩詔至不受將發兵至梧州撫臣
瞿式耜移書揔制丁魁楚爲備且檄思恩參
將陳邦傳防梧又止狼兵勿應靖兵于是大
義啟靖江曰兩京繼陷大統懸于一髮豪傑
睨睨逐鹿閩詔既頒何苦自興內難爲漁人

利靖江怒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入桂兆麟
未幾靖江提兵至梧式耜堅坐梧城請靖江謁
者促式耜朝式耜曰王也而朝禮也謁者曰
易朝服式耜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朝禮也
靖江知式耜不可奪一日逕式耜語式耜未
及靖江舟忽拽上一小艇靖江宦官門正劉
應科羅之護衛指揮曹升持刄加式耜頸逼
巡撫敕印式耜曰敕印可刄求耶
桂推官顧奕遮式耜項拽過數舟數仆數起式
耜坐神稍定曰我朝廷開府重臣若欲爲帝
曾廬陵漁戶之不若矣靖江假撫軍令入署
索敕印撫軍家人疑有變奉敕印惟謹靖江
實寶盧西撫與東督應而西撫情形已達數
週促兵之羽飆馳矣靖江乃用小艇挽式耜
上桂塞其牕窗不令見人但聽冰石瀧瀧聲
至桂閉于王邸式耜日凝坐不與諸靖人語

王邸人進食式耜未嘗食也
先是五月式耜知靖江必有變先遣標官徐高至桂察王動靜高劝子得出入宮中至是得進饘粥云高後爲坐營掛御勝將軍印順治七年殉始安王難者也式耜以唐藩之立也非序故不勸進且素防靖江有變處之泰然而式耜夫人邵晝夜啼哭因遣家人周文賞疏至閩賀王即位并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

游嶺表失則豫無所憚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爲矣臣式耜朝以死則明中夕以亾豈惟一省之憂因陳靖江形勢必有敗狀及靖江挾式耜而西將逼廣東
九月丁魁楚陳邦傳討靖江敗之靖江返桂時已深秋式耜猶著單紗衣靖江送飲食及衣俱不受一日趣式耜撫軍令調狼兵式耜曰戴罪之臣曷可涖戎事瞑目不食求自斃諸

靖人畏之送居劉仙岩距桂城五里許靖江以符調狼狼不應外兵且急復逼式耜入請還撫軍治式耜曰戴罪之臣曷可再還撫軍治送敕印至式耜免冠南拾而受之諸靖人爲慴然復請涖撫軍事不答日使數往還薄暮還撫軍治城中人士始帖然
時湖南列校宣國公焦璉爲總鎮楊國威旗鼓知所事非正陰歸撫軍撫軍授之計會陳邦

傳兵亦應檄至璉夜縋城下入邦傳軍復縋邦傳上城陴守皆璉兵隨擒國威顧奕等五鼓攻靖邸戒軍士第擒靖江以安人心他無擾厥明大定誅兵將除蠱惑靖江者數人外無侵株
特諭思恩官路振飛飛僅一時豆粥麥飯之感察訪莫過晝夜爲思能訪至者賞千金與五品京官

丁是吳江孫諸生孫可久上言昔聞其寓于洞庭蹤跡可據願往訪之是冬訪而得之立擢可久都督府經歷振飛入閣辦事振飛第三子年十七入朝賜名太平授錦衣衛百戶改兵部職方主事尋轉廣西按察司僉事後奉敕陞撫適丁父艱南歸與其兄居洞庭東西兩山之間

十一月原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翁正春孫男進

伊祖所藏國朝實錄一部自高皇帝至莊皇帝十有二朝王親餞太子太師薄　伯黃斌卿授以印劍敕書復賜銀幣文武羅列郊外餞送軍容整肅觀者夾道敕書有亦一統不全卽朕不孝三吳未復卽卿不忠盼望我孝陵蘩牆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曷歸復製詩以送之曰朕今伸大義卿任董恢征寸心達聖祖一德壯留京將廉天地佑恩徧事功成終投封勞報君臣其治平鄭鴻逵于餞送時解所東玉帶贈之

十二月朔立皇后曾氏

詔曰朕惟乾坤風雨之方圓攸在日月麗天生物之健順所彰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祖廟裕後昆建極于萬方者也朕賴文武臣民不忘高皇帝聖澤勸進紹統中興于前閏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卽皇帝位于天興府南郊恭

卽祭告祖宗謚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號後卽于是日謹遵祖制欽命朕元妃曾氏爲皇后于宮中顧念時事倥傯册寶冠服未備同朕登極之日雖加中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草率而行于是申令禮部爰稽舊章擇吉于今日辰時朕親御冕袞祭告天地祖宗御殿遣勳輔大臣平虜侯鄭芝龍持節定西侯鄭鴻逵內閣蘇觀生朱繼祚各捧

册寶冠服立元妃曾氏爲皇后卽於是日追
封后父江西南昌府府學廩膳生曾文彥爲
吉水伯后母何氏爲吉水伯夫人皇后自十
九齡作配朕躬荷蒙毅宗皇帝于崇禎五年
六月初三日遣官楊武侯薛濂兵科左給事
中許世蓋持節捧册寶敕朕爲唐王皇后爲
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來皇后忠敬貞淑與
朕同修嘉行朕性時有過剛皇后婉贊補益

宏多至同困苦八年剗股再延朕命皇后之
賢遠不愧高曾向孟近無忝于孝慈祖后朕
今恭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爲天下報祖之君
父皇后爲天下忠君之母儀朕托內助之法
宮并示懿規于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雨
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皇后其明敷五教播
訓三從四海同遵王化萬方共仰皇風華夷
隨倡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四日百官進賀中宮表百官命婦進賀中宮
禮官引進行在宮外候駕到鳳輝堂升坐請
旨乃允進宮于內勤政殿依序行一拜三叩
頭禮名曰拜殿才到內太和殿朝見中宮一
品二品賜宴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待
賜平虜侯鄭芝龍長子國姓名成功卽芝龍妻
日本女所出也成功原名森于宏光時入南
都太學聞錢謙益名挽贄爲弟子謙益字之

曰大木丰彩掩映及唐王僭號成功時年二
十有一入朝王奇之芝龍因是啖王賜今姓
名總督禁旅以駙馬体統行事封忠孝伯每
王意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
無敢異同者
初王之未至閩也建昌告警邵武知府吳文煒
推官朱健咸移眷屬出署至是彼此不和乃
互訐王以其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反至

俱逃罷不可原典殺而米紋

廣信知府解立敬率牌拒敵鉛山典史周寅佳

死守孤城咸加級銜以旌異之

謚檢林僉事郭應響爲忠烈贈太常卿附祀西

郊三周忠烈祠敕禮部鑄靖夷伯印賜方國

安追謚學士陶安爲文端少卿李習爲忠恪

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請也

午時召對淡溪王并諸子及奉新王四姓

始議行保甲法閩縣一百八舖侯官一百三十

二舖令各戶自備利器以戒不虞并互察奸

宄逐舖換補柵欄十家設一儲水具以防水

患張肯堂爲巡撫時嘗行是法至是再申重

之故有是命

工部營繕司造寶鑄一座用篆文曰天子之命

敕上游撫臣吳春枝速移駐邵武以確訪虜中

消息時傳聞虜撫李永茂先具舟師移眷屬

駐粵東境內且與軍民不協訛橫日聞宣言

寇至之日反戈相向閣臣林欲楫朱繼祚蘇

觀生密以爲言令吏戶兵工四部會議處事

吏部尚書張肯堂上疏救之尋得温旨

台州魯王不受詔相見陳兵

賜爵 伯黃斌卿上方劍令統水師于八月初

二日從福寧出寧紹金衢等處合兵進勦斌

卿莆田人先以禦倭功世廕旋以水戰功又

明世廕臨行懇請移廕乃敕諭之曰功成且

帶礪茅土之是酬乃先割應與之恩廕而不

與卿乎卿兩弟淮卽襲職金吾卿二子朕爲

改與欽名長曰世爵次曰世勳以兆卿家世

世昌盛爲我中興世臣之意

以兵科給事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軍命兵部

多給劄付以爲家玉鼓舞人材之用不宜吝

亦不宜濫濫則人視之太輕弊則且有甚于

者也家玉東莞人號芷園崇禎癸未進士歷
虞常甲申闖賊破京師家玉抵書罵賊賊籍
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抗
聲巨辭辨賊嘆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澌戰
不能作一語未見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
玉自慮不得脫乃僞爲文譽賊棄間走南金
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鍾等案以傾東林而家
玉與周鍾同館又出周文忠鳳翔之門益惡

之竟羅織削籍居錢塘與總兵鄭鴻逵副使
蘇觀生等同奉唐王入閩以家玉爲侍講至
是遂兼兵科使監彩軍彩駐邵武家玉先驅
抵廣信時益藩方潰圍而出建昌遂陷于賊
南豐廣昌亦獻册投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
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已至
荆岳隣臣風昔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兵
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

建贛始達星沙若不亟出勁兵救建建贛爲
通達湘楚之路使賊得襲二郡而據之則騰
蛟隔在異域即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
不及何由爲陛下用乎一絲千金所關極重
唯勿以臣言之瀆遂弃天下之重也
王遂于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先鋒永勝伯鄭彩
統大兵由杉關援應虔撫斌卿既出道遇撫
臣楊文驄慶賀登極奉疏并檄鎮東伯方國

安總督朱大典東陽縣諸生趙忠楨各札與
文驄者斌卿爲上之
乃諭內閣撰敕書各一道禮部鑄關防各一顆
與撫臣楊文驄及子鼎卿敕諭文驄曰爾夙
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屢相接對深所
面悉數月以來頓成奇變靖　奉朕間關至
閩監國登極力肩危統誓惟勤民雪祖俳勞
晝夜不遑錢唐遇鼎卿朕以故人之子侍之

元勳鴻達前疏奏朕浙東賴爾先弭未萌之
隱害復振久泛之人心朕大悦慰業即欽擢
爾以兵部侍郎戢理浙東鼎卿亦進虛銜今
覽奏賀并詳叙吳越情形則爾父子即朕之
大耿小耿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丈夫相厚
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協同默輔先清東浙
之壓繼掃函安之寇朕若早見孝陵定許破
格酬報

文驄賀表有亦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八郡
無疆大普八弦之瑞正值龍華之伊始寧亦
劫運之方終慶洽華夷歡騰朝野蓋自統肇
神堯必以陶唐爲祖功開神禹還從明德興
基淮水文橫寶劍直開新日月滁陽鞭指鍍
衣重換舊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撻櫛風沐
雨屢世辛勤三百年德澤在人心比于商周
成謂過矣十三宗太阿由已手賢于堯舜不
亦遠乎兵農禮樂本朝之軌則實詳內外華
夷大明之疆界自整時當末季邊防撤而胡
馬渡彼陰山禍至近郊朝政濁而蛇虺噬乎
上國抱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探出此入
彼之悲兩京胥沒王綱掃地帝統在天茲蓋
伏遇口口口口口乘乾御宇撥亂救民萬載膺
休兆協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驂服祥起赤符
[illegible][illegible]之靈日生滄海浴玻璃九萬里而神龍

出雲幘武夷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
天開翻聖水幾至六宇無民空興復荷邀簑
塘因之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
至孝至仁周文之有敬止以三犁條清夷穴
向八揮鞭如百川爭赴谷王在東立極黃龍
痛飲腥膻掃淨比周武王之甲子更自昭明
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乙酉于今
爲烈臣質本駑駘之賤謬司虎豹之關然志

本報韓子房之椎未墜秦天不祚漢曹沫之
恥共存念此滕一屈不復俛敢斬虜頭南走
越雖寸心既枯猶不死願隨馬足北吞胡兄
春從天上衮衣曾錫翠雲裘香乎日邊瓊食
共分青玉案嵩此彌天負罪賴龍文待以不
疪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
日感極而十行俱下喜深而五体高捐伏愿
乾坤再造水扉百萬下蛟門南北并收熊羆

一聲還鳳闕采薇作頌慶中國之有聖人天
保興歌即外夷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爲
有道之長永福永康自此賀無窮之歷矣
十五日壬子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
陞殿行常朝禮十六日祭告太廟十七日禡
祭命工部造大銀斧鉞四把柄端龍頭柄末
龍尾鉞端龍口吞珠柄纏金龍其長五尺十
八日駕出洪山橋餞郊先鋒鄭鴻逵副先鋒

鄭彩王親御甲冑登壇授鉞先鋒率諸將士
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鳴金鼓
揚兵就道執鉞官在先鋒前行王乃解甲冑
御翼善冠袍服駕是日方授鉞而大風雨吹
臺上所懸扁嚎中皴柄折爲二太祖神牌亦
倒三軍失色而先鋒啟行更有墮馬之兆
中宮蘇君令司禮監覓女厨十口務要選脩精
潔將來用價平買不許勒騙王竟却之曰不

可驟遷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民心十九
日遣平虜侯鄭芝龍恭詣太廟宗廟行禮會
典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齋滿皇帝先遣
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祗見之意茲立
后已五日矣二十日皇后廟見二十七日丙
午祀天于南郊
嚴禁水口驛立膳夫名目令居民津貼監紀御
史吳春枝糾劾不職邵武通判陳王謨古田

知孫吳士曜知府王國冕奉旨各官贓私可
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都
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贓充餉
命兵部主事徐州彥頒詔于四川州彥重慶人
初爲光澤令以罌聲下獄登極宥罪授以駕
部捧詔入川贈川撫陳士奇兵部左侍郎廕
一子入監讀書士奇漳浦人字云浦號平人
富于文藝言論侃侃天啟乙丑成進士當成

都破時士奇已交代出署猶罵賊不屈身被
百創磔死堦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至是贈䘏
焉
浦城百姓籲留縣令鄭爲虹有十不可去浦之
疏命御史察議後以爲虹爲御史巡仙霞關
敕吏部云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督輔黃
景昉受簡先帝敏愼宏亮才堪救時舊輔高
宏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卽著該部補本起

用仍著中書舍人陳翔道旨敦聘
命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敕書關防諭之曰爾
此行著顯破情面明監搖富大展忠猷令人
指之曰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驄馬此如激
揚方是天子之法臣爾是朕親簡之臣爾之
不善卽朕不明爾之有爲亦朕善用江民憔
悴于貪政久矣切切以朕先教後刑先情後
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

一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
寄根心而行休說謊話至諭切諭想著記著
敕諭內閣陳燕翼旣改翰林院朕身監國登極
兩月政令全無紀載後世何徵卽著燕翼專
理中興史事同協理史事劉以脩輸直和衷
堂與聞機務以便脩摩卽日傳行入直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實錄
發錄錄一部令吏部都給事陳燕翼頒與本科

給事中掌印朱作楫旌其直言

以何九雲爲編脩九雲字舅悌晉江人癸未進士選庶常大司空橋遠之子文行俱優王兆熊劾其從逆冢臣曾櫻疏薦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弟有品有學兩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槪牽詆卽著湔洗冤情速令前來供職纂修威廟實錄不得再有託陳不許人言再爲誣衊

召對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

考選推官周之夔御批其對策云之夔此作畢竟是老作家學識兩對俱到尤堪詞林之選卽以之夔爲翰林院編脩

以太常卿曹學佺署翰林院事國史總裁專設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舉士義士林化熙張倫黃宏光姚毓靈梁春暉張伯蒡姚毓震薛濱陳邦良陳洪謀等往富室大家倡義勸輸王以國用不足從之并諭十八當休王兆熊爲國眞誠不得一毫錯負功成日從優議叙

四川撫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葬捷春字肇復號劍津侯官人萬歷已未進士歷官四川副使時獻賊作亂省城有謀內應者捷春緝獲奸細宗人某某保全闔省蜀王疏荐之遂

起授巡撫適與同年督輔楊嗣昌議論不合楊索餉甚力答曰吾兵吾餉僅足辦蜀遂失嗣昌特疏糾之緹騎入蜀蜀民擁泣不與開讀者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蜀王亦疏繼之捷春面諭百姓曰豈有王命而可以私意請者爾輩爲此吾罪愈大矣乃與緹騎謀約私遁至半路始得開讀就逮緹騎亦憐其冤抵京入獄遂飲藥卒是時長子明俊上疏鳴冤

特加賜郵明俊因助餉銀三千金王錫以金
區曰義冤閣臣復拜官武選郎
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于兩
間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
是非分則危朕覽邵捷春撫蜀羣情號呼事
節爲之愴然雖近來飾說紛紛究竟真假難
昧明俊疏奏捐助三千金並求雪父冤雖孝
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邵捷春若情眞罪

當則雖百萬亦金豈可翻案一字若實蒙冤
則朕爲天地神人之主前後百王之公道亦
朕所當明況近事乎況明臣乎
吏科都給事陳燕翼因賜旌直銀牌于朱作楫
遂陳十事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
程鄉縣六年行取苦無資斧不得抵京不得
已乞丐于同事故人逡巡後至遂稽初考期
壬午十一月避薄都門始獲先帝召對德政
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遭遇先帝從身案外
視臣者再問臣者三果脯茗酪捧出大內至
今念之五情空熱猶然爲權奸所扼僅循次
補工垣時周延儒柄政爵列恩倖咸出其門
臣疾其所爲自春徂冬不肯投刺一謁其面
入垣即極言其鬻官鬻爵并羅縻蘇督陰脫
門生范志完縱寇入口之罪同列咋舌聞諸
閣臣先帝日置臣劾疏袖中竟不發票其念

臣至此其得不與熊開元杖者開元言顯而
臣言隱耳然終以建言次沛不應叙功力駁
臺臣黃樹之疏票擬處分計臣爾時在垣五
満五月然臣雖謫而先帝猶手臣疏因視延
儒爾時閣臣吳甡等冢臣鄭三俊憲臣劉宗
周等咸是臣議或有謂慷慨陳言亟攄忠憤
者或有謂與孤鳳鳴勝讀出師表者臣奉使
抵家塞胸直氣道路榮之無何里中精神之

禍起通國縮朒臣以諫垣餘氣折衷直言幾
遭捃摭今願瞻里中尚不免談虎色變是臣
之直言不敢行于臣里者一也臣以癸未仲
春抵里甲申之變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術
南中臺省祁彪佳李沾等交奉荐臣荷聖安
皇帝起臣原官賜環于七月入朝于十一月
先後局面判若隔世遙想當年論澍偶出一
時意義豈度黃澍後來有借題翻身面身叛

正抗阻玉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間今
歲舉兵東下遐師滁陽挾索舊銓鄭三俊不
遺餘力蓋三俊亦嘗劾澍者觀聖搜索三俊
必不肯忘臣言官論事自其職掌豈意當年
殿上之爭遂貽後來舟中之敵親識家族相
持爲戒是臣之直言不敢行于朝廷者二也
陛下龍飛海甸每事留意臣科凡奉于朝廷
者二也該科記著并會覈議之旨屢明矣臣

雖頑鈍人非木石寧不感憤然其所遴者李
强半臣里中人官情如火媒進如飴片言彈
駁卽恨深次讐者也猶憶賁捧之役陛下欲
致用一人臣聽憑部議半字未加遞來蒙恩
得後遂修前郄扯臣殿廷裂帶批頰臣子此
舉未著片字猶橫遭侮辱若此若其言之禍
豈旋踵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朝廷者三
也然雖如是竊觀陛下兩月來用人行政臣

未嘗不傾刻憂心及之出王澣衍未嘗一刻
不在陛下左右而冀効忠于萬一也臣謂陛
下精神宜聚意量宜廣學問宜深況臣獨憶
宋臣蘇軾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
太廣用人太驟臣少學蘇軾氏師其中鰓竊
不自揣亦以此言進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
括海內學問文章可以灌注百王機樞駕馭
可以羅絡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論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老氏亦示重爲輕根
靜爲躁君君終日行不離威重雖有榮觀燕
處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凡若是者言皆不宜
示人以太甚而使邪佞輩爲可測也陛下龍
飛海甸權偺閩中爲漢中普天推戴丞主恐
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先後凡爲人臣斤斤
道推戴者爲梯榮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此

後凡擁戴者與監國同字面雖陛下厚恩不
忘故人之語然規模似狹且近文士習氣不
宜數出帝王口中臣之欲效忠者一也勳僕
一見明聖奉駕來閩使明朝再造海國奠安
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力然尙餘後來
一步爲恢疆復仇之舉始覺竿頭著進圓滿
無恨今日報功似當留餘地微寓持盈保泰
之意使延平勳臣有百年偉平之量而後氣

局悠長可與帶礪同久臣之欲効忠者二也
祖宗用人必由部銓而陛下自行票擬銓部
反致無權一人之身倏用倏舍倏重倏輕夫
人之材質生下已定非有裏背旁側可任邪
移塗改之理今一官安頓或至數易果其爲
人擇官抑眞知如不得已使營進者咸起蹊
心而掄材者轉無特鑑遐邇觀所所窺及至
微臣之欲效忠者三也古之帝王或起徒步

或起中業然其初政大端率不過發一二言
行一二事用一二人傳之中外而天下已服
源源來歸絡繹踵至不在多也今陛下新政
美不勝書仰觀聖意直欲以三五盛王數百
年所不及措手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搏捖
規局眞可目空古今然時會機緣緩急先後
詎能一一應手如有一未當滋累爲多臣之
欲效忠者四也在昔光武起事南陽肅宗節

位靈武處皆于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下
專心戮志一意治兵度于他務亦皆不暇旁
及今漫漶數時似仍以陛下官礫務耗其專
營而于用兵與緊時日反坐無事甲兵匪頒
物力亦爲滅狀臣之欲効忠者五也先帝勵
精十七年值邊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廷臣
鮮有當意者于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舉換
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舉幾半天下矣欽

授破格差擬國初而究竟邊腹行間賜劍秉
鉞俄頃驟貴之徒迄未有半人隻士出乎音
傑如古班超陳湯等輩翻絕域褰廳明詔者
而反以苦心輕信之過爲人所用方面大耳
美髯豐下者即爲將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鶩
即爲邊料金繒纍列糜費無算言之痛心陛
下試親從古皇皇幾見乞官求進之中而有
負品者乎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捉鼻相

戒不免倘能勉強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
淆攪同油麵辨折切研如鏤空影無已今推
擇精良無僞踏實硬做者假以歲日寬以文
網庶幾積久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誇大者
悉不可聽臣之欲效忠者六也吏道以貪廉
爲歸臣節以順逆爲案計典間礫私怨是矣
而祖宗深意豈應以一二槩許全翻北案或
有傳疑似矣而先皇帝精爽共不忍以賊孽

重汚聖化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鋮張孫振
輩借四鎮以挾制朝廷翻盡計典用盡從逆
者國賭之當時臣具有中興政自可爲人心
不容壞芻一疏醜詆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
不恤也已事無極可爲硬噎若是者非欲陛
下誅既往但願陛下宜慎將來不然是乾坤
之兩番改竄倒置祇爲羣奸諸不逞者燃灰
起用之地無怪乎有語痛恨者謂南此兩陷

皆諸奸宄怨望失職利其深入以爲自己出
頭伸倡之地非過論也臣之欲效忠者七也
自五月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浙直江右
等處士紳百姓亦皆各有義聲發憤者破產
募兵舉動差足振醒羣情倡激忠義而鬪以
乘輿所在自二勳二伯閣部先聲之外別無
一旅足以佐發中軍錙銖皆仰給于朝廷餉
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幾成市道夫江右

與兩越譬之人身今日行在京師之兩臂也
一臂痿痺置若罔聞一臂靈活則用之而惟
恐不敝萬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乎臣竊
以今日團練鄉兵一著在在郡縣所宜專責
一人實力舉行上游與近京城鄉尤宜全力
飭治以維官兵所不及凡所在街巷邨落責
令公舉行一頭目人自連結布置如捍怨敵
庶幾先聲可以奪魄不然貪目前之官爵近

使之可樂鄉居家寶三屆之可戀而先後糜
爛究竟同觀瀉掠焚屠遐邇不免此在眉
睫諸臣不察耳先臣董應舉有云殺運將至
人心先愚惟大聖人起而救之臣之欲效忠
者八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計其時高風未
播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與
樊英殷浩同譏惟爾時漢主客之列之外臣
使之乃高睨于机以陰助王化未以帝王之

勢屈官一故人何異雀之適羿而孰知東漢
之所得者不已多乎方今廢籍白丁所在成
市乞墦登壟投拜門牆苟負人形粗識句讀
或能雇倩代筆上疏者咸思攙掇做官一偶
幾何堪此橫溢卽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爲宰
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而今則販夫庸隸皆
得隨意濫叨爵賞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爾時
南都有都督量成斗職方滿街走之謠可爲

痛戒士人惟負此一具氣骨頂天立地若其
平居不能自勝于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
寇賊靡然屈膝陛下開國之初承兩朝末流
廉恥頹喪之後似宜首以濯磨士大夫氣骨
爲復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
者臣之欲効忠者九也我朝尊禮孔孟使人
緣帖括之陋以親見聖賢階制科之榮以拒
苟學脉所以列聖朝眞儒輩出如河東崇仁

餘干新會姚江泰州盱江吉水諸賢鼓吹休
明揚扢聖化其服官居鄉一切不苟而超然
自能勝于塵垢之外出處窮達各成本領神
宗中葉以後學脉浸微然猶若曉餘辰星耿
然未散自魏忠賢焚棄書院之後士大夫相
戒不談而斷然以濡首利慾爲安心立命之
奧其高者乃以氣魄問見空慧襍毒當之然
施之世道人心遠不相中臣竊覩陛下洞達

昭融淡泊確苦如狷士誠有得于光明緝熙
之學此時人間機械沈溺痼錮已深一旦驟
與之證顔思之傳格格難入第于孟子浩然
曾氏反身處指其入路揭之以一誠庶有救
正昔劉安世學于司馬張九成致于孝宗唯
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
四字豈隱默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
德遠輩實用此四字者實不著誠使今日君

臣上下皆能克己去私實實体此四字而有
不能滅賊者臣不信也臣之欲效忠者十也
凡此十事臣懷之兩月來積誠欲獻徒以日
不暇給憤鬱至今茲因陛下旌直之舉內愧
不安集而上之伏惟陛下赦臣字數踰格之
罪冗長之罪
王批荅曰所奏十事國勢人心無不洞悉眞中
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

覽著加一級以勸直言

十二月初二日王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留守料理兵餉王戎服登舟百官鱗集號令嚴明泊芋江之渚五日乃發

南平縣民張安禮林中柱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王師王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分賜諸將且給與序班冠帶賜號忠貞處士各賜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古田縣一都水口驛民有輸助者亦以銀牌賞之

河南兵備副使郡起遣官入賀敕命起爲撫理豫楚直陝晉齊六省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討逆安順便宜行事十五日命周鼎新賚親征詔四通往溫台寧頓四處開讀併順賚手敕與輔臣黃鳴俊曰自卿辭朝朕切盼出關之信乃聞今日尚滯福寧殊可異也況卿不出衢而從溫延議不然倚卿甚重何逗遛如此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衢州朕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可畏也親征詔及諭魯王書并示于卿其善宣朕意爲餘與周爔新議之特諭

先是七月徽州起義師右僉都御史金聲于績溪山中立十有三寨各以副將主之績溪四圍皆山如壁立山前一路可通聲等以太木

爲前營堅不可拔會鄉官黃澍時已歸順矣

聖朝來說聲以天命聲艴然叱之澍陽爲婉順而陰間其上下由是各寨稍稍離心是月王師從寧國山中間道襲績溪執聲至南都不屈被殺闔門十餘口皆自縊徽州遂平

時洪承疇爲南都內院招撫江南旣殺金聲聲旣死尸獨立不仆比洪還署見聲儼然危坐堂上洪大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

於道周之救徽也軍無見糧苦心聯絡激勸忠勇給劄爲勸賞得之者榮于誥敕至有借軍鉏耰棘荊以隨其後者名曰扁擔軍糾合九千餘人從廣信抵金衢安插殘黎孤城捍衞前後擒斬以百計救徽援衢厥有成績適衢撫與道周議論不合忌其屯師境上遂密疏其短于朝道周初未之知也既而請兵不至請餉不給始知其由乃與監紀趙士超議曰

朝廷遣師兵各路七月于玆矣未見與敵一矢相加道敵勢愈猖不殘矣朝廷無人那我輩爲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爲天下倡遂決意長驅將入婺源婺源令道周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爲內應道周信之遂深入谷中至明堂里而王師四合道周親冒矢石誓不俱生兵盡矢窮遂爲張天祿所擒以道周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于南京洪內院得一忠義人勝于得數十州郡也遂及監紀趙士超中書毛元水蔡時培賴叔儒四人並械送金陵道周作詩四章大罵不屈絕粒積十有四日不死洪承疇故道周同鄉也一見恐爲所詬乃托故不與通命操江陳姓者說之道周閉目掩耳不言洪乃疏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

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
上不允詳同士超四人併斬于市士超臨刑時數承疇之罪而罵之曰誤國老賊夷我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復囑道周曰吾師神魂勿亂同去孝陵見太祖當爲厲魂陰殲之

二鄭既出關疏稱候餉駐師不進內檄切責如雨乃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

滯如故

王乃遣錦衣衛康永寧航海乞師安南風逆自

厓而返是時安南入貢使人衣冠頗類中國

但椎髻跣足所貢惟金龜銀鶴銀爐香絹無

異物也

其冬滇中亦有沙定州之亂定州者臨安蒙自

土司也父源崇禎初與河迷州土人普明聲

吾必奎等奉調江西破水烏之賊既而京營

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知明聲勇黠特請隨

行滇撫閔洪學入奏言自明聲東行滇土司

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至黔水西賊

隨就撫明聲回滇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

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迓

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

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

調黔蜀兵會討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

黔滇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布政

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

使其下僞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

君不聞兔死狐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

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

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爲伉罪遂與洪

範俱被逮士昌陣歿明聲仍巧辭乞撫廣西

郡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

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

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

道于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

至故熱臥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

踰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

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候

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

者騎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

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常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還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覓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手中預藏毒落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侯圍當痛飲明聲聞其從中言信之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

能及明聲竟死明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賈人萬姓者有女故伎也明聲嬖之狡而淫明聲死萬氏據其衆選其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覺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為贅壻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年少白晳更竊殺定海而贅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服遠相若也服遠恥之與萬分寨而居後服遠病死定洲乃并

蒙自阿迷之衆遂輕黔國公沐天波以為可取而代也是年八月定洲約吾必奎悉衆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吾必奎者其先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土自阿迷賈陣後傑驁日甚至是沐天波檄官軍及土司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明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俱以水烏之亂有戰攻者也

十一月定洲兵至而必奎已伏誅遂大失望會奸人饒希之余錫周等逋騙天波金寳無以償以貿易往來各土司營中誘天波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韵來張國用袁士宏等為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亂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竇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見誘

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
普吉村之金井巷卽夕自焚死天波弟天澤
天潤皆遇害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
城刦巡撫吳兆元爲題請言天波叛沙定洲
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鎭滇兆元不可
拘之别室奪其印以僞號入告福京定洲遂
行府事又至祿豐執家居大學士王錫袞置
貢院脇之子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

本末

順治三年丙戌春正月己酉朔王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疏食諸臣各戴罪

敕上游巡撫吳春枝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曰上游關係不減關中河內朕方倚卿以蕭何寇恂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募兵糧准照各營例給

平虜侯鄭芝龍僭用監國留後四字詔改正之曰福京任二三王爲居守卿以勳輔爲留後原無監國字面卿還將題奏文移照敕填註不可錯悞

罰舊糧道夏尚絅萬金以助兵餉復命御史陸清源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徵貪勸廉之風尚絅貪聲載道將吏部主事王兆熊以爲言尚絅有死灰再燃之意故樂助云

左都督楊鼎卿細陳起義情由詔答之曰人君大柄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僞朝廷壞于朋黨祖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之陷魏黨之咎莫謝其餘門戶聲氣朕自有萬古鑑衡以御天下諸臣萬疏千章豈能奪朕心公斷靖夷侯方國安力扼江干大功實在宗社朕今親征在邇指日相見未盡之情

還俟面奏楊鼎卿父子還終始調聯以待王師之至

御營吏部尚書路振飛進奮練義勇說王曰此眞安壤大略書策留覽暇當爲卿序之

時天興府貢生鄭獻可謀立生祠以祝萬壽詔責之曰朕紹統七月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援擢朕之髮不足數朕之罪唯此二念身殉太祖天地臨

之自登極八閩上無血牘當之佐下無愛民如子之臣出餉之徵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无妄建祠之事且即中興一統亦斷不學喪心文武剝了民還受謗獻生祠之事鄭獻可速速停止無重累我民增朕之罪過御營該部速行文于該撫按傳示

是月沙定洲攻楚雄不能下一日楊畏知坐城

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焰所指正當畏知賊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在左幘耳因驚歎以爲神畏知端坐如故覩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賊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攻寧州破之永明死龍在田在石屏與其黨許名臣竄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環城掘壕爲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未幾而

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解楚雄之圍陳兵草泥關以拒四將軍以兵五萬與之沙兵大敗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也皆獻賊義男獻敗伏誅去僞號欲迎黔國以輔王室會閩中遣太監孫與祖諭沙兵入衛四人謂孫與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逆道還沐爵使人引兵東向與祖然之傳檄雲南定

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袞以脅通

鄭芝龍方國安合疏薦舊輔馬士英兩人故士英門下也時國安營錢塘江上士英在其營詔即充爲辦事官軍前辦事許以圖功自贖侯恢復杭城復官

敕諭楚督何騰蛟曰國運中微朕勉繼統雲龍風虎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建水先遣輔臣蘇觀生瞻章山陵宣安兵將與卿同心先

復江省繼靖南京并撫鎮劉廣修等復江省者封世伯復南京者封世公復北京者封真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又諭云楚粵雲貴近有異聞卿可以挽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骨肉之情尤所殷望

提學御史毛協恭進同鄉各臣書疏王讀畢感痛云江南士紳無不灑淚思明枕戈待舉朕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臣民之望大小

文武當時時刻勵用副朕志毋狃偏安

諭督勦蜀冦兵部尚書王應熊曰輔臣密勿重任出總軍旅負非常之艱難托非常之親信當使萬里之外宛如咫尺綸扉朕以臣民擁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凡有未復即朕躬之有罪亦者輔之深羞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即告況四川爲卿之桑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舉用一以委卿一切軍民機務即假卿便宜

應熊又疏陳西南形勢復手敕答之曰覽卿奏詳陳與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碩畫朕自愧虛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稟仁孝之性竊勵除雪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葬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塹蹕建水天以元老留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托卿豈但西南倚賴餉濟維艱朕必從長力行

撫措朝廷時切兵切餉沒之籌卿亦預申老師匱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功成矣切望切望

敕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兩臣膂之遴陳泰來速備兵迎駕

手敕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何騰蛟爲左右兩臂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兩美必合預防宵

小反揣戒之記之

時王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諸郡縣王答云卿力恢殘敗封疆屢勝猖狂逆冦用餉僅十五萬不敢空城僞印爲功信從前覆京弊端賴我元臣一洗朕志削平天下聞此大慰于心至獻賊之殘忍手砍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吾太祖望卿力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于搖黃諸寇罪原

輕于獻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爲我用若能以搖平獻釋過賞功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闡機出之仁側尤足嘉悅

粵督丁魁楚辭封伯爵不允諭之曰朕當危艱纘統全賴閩粵合濟中興卿有聞檄擁戴之大忠又有迅平逆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辜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爲過世伯之須卿當欽受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勳況朕纘統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兩粵如臂護身還宜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敕召卿入覲誓成中興君臣始終言出眞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特禁雲山禪寺僧宗注聚衆建醮誦諸天菩薩寶號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首定江西且歷陳關外急着

王答諭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著但隨機應變

亦難執定一局其錫璽書與永寧授閣羅宋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答咨度一事關切朕功朕深嘉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實效罔開徒㒒倖竇俱近日弊習允當一一裁汰熊化老成沈靜無黨無偏朕所孚鑒

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貢王答之曰太祖櫛沐之天下兩都武林三悞而有今日朕勉答羣請繼統艱危我君臣當盡改覆轍打起精

[illegible]發民寬實治兵入意天心興復可必
樊一蘅才名久著萬里投誠亟當勉佐中興
雲臺之列云耳
甌寧縣知縣趙賡陳政事疏王嘉之曰趙賡此
疏言兵言將言餉言戰守包括已盡卽可爲
今日閫疆禦備之要着下部看議着實舉行
毋忽
益陽王私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

有典制朕復天性篤愛宗枝王借受慈禧之
命又借勤鎭方國安之推奉近日表奏雖來
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勳輔
士英國安疏王本末甚明朕正不必顯戮乃
到處騷擾妄行墨授復聞播害龍游民苦不
堪又圖遂昌尤碍法紀着地方撫按官速速
止王回嚴以明大義
敕廣督丁魁楚按臣王化澄鎭臣周仕鳳曰朕
因兵力未厚致稽出關卿等仍照前旨募兵
五千不可爲浮議疑阻再召狼兵七千俱准
支銷正項錢糧仍命大將周仕鳳督至御營
隨駕征勦朕親至虔入楚以收天下全局卿
其力贊成功焉
敕兩廣事列銀五萬兩付何騰蛟爲收入降兵
取江赴京之用聯絡恢勦
兵部尚書楊廷麟疏留粵餉以備大兵王以粵

餉爲御營急需萬不可留但念卿勦事方殷
量留五萬湊前五萬以成勦局速復江省以
逆乘輿俟地方恢復動支正項再行勸諭酌
用
二月廣督丁魁楚俘逆藩亨嘉及從逆顧奕楊
國威等遣總兵馬吉翔械至建寧行在王命
楚雄諸王會議免爲庶人於連江安置敕奉
新王嚴加鈐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字若

有毫釐蹤處地方官從重加法王貴亦無所
辭錯庶尋病死顧奕等棄市
會冊封桂王并封丁魁楚平粵伯子世襲及鐵
券　陳邦傅富川伯
晉瞿式耜司馬兼副都式耜辭曰國家禍變搆
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西臣辦西奚以功爲
不聽乃復授兵部右侍郎
是時浙東亦奉魯藩監國紹興輔臣會搜薦晏

日曙巡撫廣西式耜得代遂放舟東下山水
詩文自娛
陞馬吉翔都督同知管錦衣衛事尋領諭招撫
流賊李錦錦即自成嗣姪也號一隻虎初自
成陷京師沿邊鎮將望風披靡獨關寧吳三
桂乞師往征之三桂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中
人耳而勇力絕人沈鷙善謀弱冠中魁闕高
選裘馬請狂風滿自豪嘗挾一二玉峰妓自隨

流者即俗所傳陳圓圓也年十八籍梨園每
一登場花明雪豔冠絕當時三桂欲娶之而
未果
崇禎末田妃擅寵兩宮不協而流氛日熾羽書
倉惶宸居不怡戚畹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
求色藝兼絕者由母后進之以分西宮之寵
因出重資購圓圓載之以北納于椒庭一日
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

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崑妓令侍櫛盥
耳上制于田妃復憂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
故園圓仍入周邸時三桂累遷節鎮方奉詔
出駐山海嘉定伯餞之甲第出女樂侑觴圓
圓適在列輕鬟纖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
歌珠纍纍三桂黯然魂消停巵不語詰朝使
人道意有紫雲見惠之請嘉定欲拒之或說
之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骯關鎖鑰尤

秉重任天子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專受脤之柄他日成功奏凱則二八之賜眸自出右猶非所悋君侯以田竇之戚生膺紱冕燕趙芳脂吳越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嘉定許諾三桂陛辭上賜金三千三桂分千金爲聘師行急期迫未及娶也

嘉定具奩飾媵送其父勷家

十七年三月賊勢孔亟給事吳麟徵請棄出海

關外召三桂入衛三桂始棄寧遠詔封三桂平西伯率兵入衛以道梗不得達

十九日賊陷京師執三桂父勷勒令作書招之隨遣使賚銀十萬犒三桂軍賊素畏三桂故也三桂得勷書欣然從賊矣既而詗使以陳姬安在使以籍人告乃拔劍而責曰大丈夫不能保其室安用生爲作書以絕其父曰李賊猖獗我國無人遂致京城失守聖主晏駕意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亦分也何乃隱忍偷生而又訓以非義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請從此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賊得書怒戮其家三十八口繫勷東乃三桂妻亦遇害而圓圓亂以籍入無恙

四月十九日賊從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遂薄關門三桂窘甚乃乞師于我隨大軍南下三桂爲前鋒九王（即攝政王太宗文皇帝弟也）爲殿英王爲

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豫王亦萬騎張右翼從東水關入

先是賊軍師宋矮子諫自成云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出師至山海關與三桂接戰三桂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數當大凶宜收兵回京又不聽是晚宋矮子忽失所在次日日中忽見塵沙山起聲如

雷鳴軍士色戰自成方錯愕間而王師奕至擊之自成大敗盡委輜重婦女而奔立梟觀首懸之于纛將殺圓圓圓謂闖曰妾聞吳將軍以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師今殺妾何足惜恐妾死而不利與王柰何爲大王計宜留妾以繫其心當說彼不追以報大王之恩遇也賊亦不能復戰幸三桂之不卽圖己也乃棄圓圓而去三桂方度闖至山西

晝夜不息尚未知圓圓之存否也其部將已搜訪得之飛騎傳送時三桂駐師絳州將欲渡河聞知大喜遂結綵樓備翟茀列旌旗簫鼓亘三十里乘香輿以親迎焉既成婚三桂遂置討賊事于不問

辛未進士吳偉業乃作圓圓曲以譏之有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之句餘詞漫汗不甚警拔削之自成奔至紫荊關遣降賊將唐通守之通復降于王師自成復至陝西部署殘兵尚餘五十萬而王師三千卒至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日夜人馬寂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而大兵復至三千卒從中奮起金鼓高鳴左右衝突內外夾攻自成復大奔追至黃州自成單騎先奔及通城九宮山鄉寨王氏兄弟擊殺之餘衆尚三十萬錦代領之與自成妻高氏

氏弟一功并左右營郝永忠等渡洞庭竄踞山寨吉翔招之不從而督師何騰蛟與堵後錫往撫乃受封號封錦左軍侯掛龍虎將軍印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將皆通侯號忠貞營再封高氏貞淑夫人頒敕諭之云朕念赤心昔日托身非所乃今翻然悔悟竭奉中興雖名臣必待眞主亦賴其有賢母而端慈訓也據督撫連章報其至誠

歸戴已掛印封侯俟朕駐蹕武昌然後面錫
鉄劵再允督撫之奏欽旌毋德之貞爾以善
教爲慈赤心以遵毋爲孝慈孝既孝于爾門
忠義必恒于功業特賜爾封給與恩詔仍著
有司監坊敕表用文淑贊中興朝廷封標萬
一方爾門芳留百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面諭
加恩賜爾珠冠一頂表裏四疋今聞遠被以
顯恩綸爾高氏當時以大義訓赤心俾其一

德門良于終始全收江省立復金陵一統成
功爾子拜爵于奉天殿爾身奉恩于坤寧宮
史冊照昭豈不偉歟爾毋子其欽承朕命
時楚督何騰蛟疏聞闖賊既滅其黨郝搖旗有
指示之功故特賜郝名永忠
時嚴州告急三衢震驚督輔黃鳴俊具疏入告
特敕行在兵部速發兵至千應援衢州
敕處州道臣黃振秀以麗水青田縉雲宣平景
寧五縣餉銀給勳臣劉孔昭以龍泉遂昌松
陽慶元雲和五縣餉銀給楊文驄時二臣互
有爭執
復手敕諭之曰師飽在餉師克在和與其同餉
而涉于爭不如分餉而歸于和今後兩日同
心協復勿再爭競近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
仍將民糧分限催征以息民力兩人亦不許
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該管官具疏發奏

金衢道臣疏陳衢州士民驚竄庫藏空虛藩宗
烏合之兵盤踞于內淳遂賊張之寇蹂躪于
外如此艱危速宜救援乃敕都督同知施福
提兵出關以壯聲勢歸化縣復徵十七年已
免之糧以備王師詔禁止之
諭兵部尚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
有催發事件者今始于卿見之具見慎重關
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俱經朕之手眼

方行此後卿部凡有要緊本章即于封上搭
一紅簽上書六字曰要本乞速批發庶即先
批發以後卿切記着
兵部尚書朱大典擁重兵于金華與方國安勢
不相下王敕其協心和氣共濟時艱至是賫
和本至乃加閣銜大典疏辭王諭之曰卿勤
幹濟勞苦功高朕衷實切眷倚宜祇承明命
以慰朕遠懷大典因疏薦使臣兵科給事劉

中藻忠苦慮深學純力定王召對稱旨
松江捷書至賜督臣荊本徹鎮臣黃斌卿張名
振各銀二十四兩表裏四端以示激勸餘將
帥各陞級有差
命戶部給事李日煒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糧餉
其借助過者准作三年預徵
王欲不次用人鎮江諸生錢邦芑者步龍門下
也召對中旨擢爲監察御史熊開元執不可

不聽已而邦芑論開元開元辭去
中旨以王期昇爲總督彭遇颽爲僉都御史路
振飛曾櫻封還內降王曰方今多事用人必
欲循調非休休度之振飛言遇颽新進士降
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撫浙江搜括民財至
于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劍州知州朱盛徵始
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
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王乃罷二人

先是建寧行在即巡方署閣臣蔣注璟所營
也以湫隘謹請屢行賫議乃于三月初一日
移駐城外伽藍寺初六日登舟十七日抵延
平以府署爲行宮
兵部東閣陳洪謐在籍遣內官郯金趣之不至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
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

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居之揚若其
解餉之任指揮僚所佐偏爲豈曰能賢遽行
膺顯擢何以示後不聽
敕黃斌卿卿孤軍久處舟山援餉不繼朕每以
爲念今得張名振貸助萬金尅復蘇松可望
其成烏銃硝礦鎗刀鉛彈等項可并給發
鄭芝龍進浙江水陸圖王觀斯圖備悉奇正之
著五路并出與合太湖義兵爲策應使西粵
將士爲我出力俱是全著急務卿其速規進

取毋得僅托條陳
總兵胡來賀縱兵抄糧焚刦特詔禁之
敕朱成功招諭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
百姓下遊巡撫吳之屏疏陳時事孔亟內防
宜周王曰泉州新舊兵額一千一百餘名歲
需餉銀七千餘兩除緋衿每田一頃助銀一
錢及典鋪車鋪灣船海船貸助外可足歲支

之額足見爾用心料理務使兵民相安爲要
諭唐鄧二王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
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閩都根本重地王等還
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覲孝陵自有錫
免恩詔
王將取道于汀餉部侍郎李長倩以汀屬空虛
請留餉三萬以訓練士著而備緩急王可其
議楚兵復需粵餉以前十萬兩不足用李長
倩以爲言王云留餉已有前旨該鎮共事一

方着與通融接濟俟朕至軍前再行酌處毋
得紛爭
諭大學士熊開元曰卿以聰敏執持受知簡用
朕昔不以人言而用今豈以人言而舍着調
理安痊日即來行在辦事馬借人乘何爲厚
誼豈君臣之際任重綸扉或存憐惜所有賚
與何必繳進着留爲病愈入朝之用

敕浙東巡按御史郭貞一賑恤驛遞曰祖制地
方設立驛遞原爲上下通達道路流貫血脈
事關非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既微恤
民之念更短累我百姓苦竄驛官先帝屢下
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疆驛騷尤甚朕
所痛悼温處衢之免應付已奉明旨其金嚴
紹寧台五府所當一體恩恤非是緊急軍務
一切不許應付如有抗旨害民三尺俱在記

撫遺體以蘇吾民
馬士英叩關來朝先學佺以悉輔不可入關揭
士英故王數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士英
士英前後七疏列付自理王命付史館存案
以俟口諭
監國魯王遣夏柯卿曹惟才來聘王加夏柯卿
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敕論監國曰
朕撫于王爲皇大廷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

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戎官同列朝
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
萬給東浙清源解餉不平兵譁而過或曰士
英唆方國安斬之
左都督楊鼎卿固卻魯藩令印王手敕嘉之曰
若鼎卿者可謂忠盡能明大義矣朕與魯王
原無嫌疑前付柯曹二使臣啟答王書或未
之見乎

諭左都御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
史近來積弊因仍貪者工攫取傲者喜逢迎
以致民窮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卿還嚴
訪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職
的即參來重處特設建言簿以出敢言者之
氣從開元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僞自稱弘光謂黃得功營所獲
者非眞也王召九卿科道議迎清羣臣曰即

眞弘光甫經失國有遵奉而無迎請撫按巡
報有侍弘光者驗之果僞下獄究之妄必假
托以惑衆耳即時處決 [illegible]
十四日王師平吉安又平撫州初汀部閩有大
帽山洞蠻强甚屢征不服永寧王誘之出降
遂與王師屢戰屢捷因復撫州王師圍撫鄭
彩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
以三營往撫圍暫救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

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王
削彩爵戴罪立功
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誘降李賊餘
衆四十八部二南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
親至乃降騰蛟即往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
前聽用一時驟增軍馬數萬王喜告廟敕騰
蛟定興侯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而
長沙缺餉降者稍稍解體賊帥袁宗第及田

高諸部掠舟而去獨永忠王進才而留麾下
有泉人蔡鼎者多言李遵密疏薦爲前知召至
以方外服見封國師然所言庸鄙試以占筮
亦無驗彩旣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
王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
文帝年號忠臣方孝儒祠設姚光孝像跪于
堦下
白安吉失守督師萬元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

宖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兵勢不可止陳賡
收散亡入贛萬元吉退守皁口唯安遠汀起
龍兵三百人時蘇觀生以閣部督師于贛同
鄉李陳玉楊仁源丘墉柄文薦花六吉周侍
詔劉李鑛皆請發師援皁口觀生發新威營
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端津灘
楚師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譟而去
四月初一日關警頻傳人心惑亂敕唐鄧二王

力行保甲法以固根本地方太僕寺少卿林
超疏陳急倣實倣不出君謀臣斷四字王稱
其要言不煩下部議之
兵部主事張儆上定廟算而後勁疏王覽之歎
曰此洞晰軍國事機朕三復之不忍釋手行
在該部其力行之
滇撫吳兆元疏辭敕書印劍王諭其加意料理
曰卿久撫滇疆弘宣猷績正資藎後毋貽朕

南懸憂掃除沐天波業有成命不准辭務令
南人不反以成一統豐功朕復另有酬敘
諭德興王由榔曰江氏苦兵甘爲敵用情罪可
原赦過之條已括于有髮爲民義無髮爲難
民十字中
敕諭各部諸臣曰國家雖當搶攘乃文事武備
兩難偏廢近據兩廣雲貴俱已開科豈福京
八府勁進全節守關措餉之人不在大比之

例江浙紳衿向風尤不可不俯答其望行在
禮科確議奏行
先是靖虜頒僞詔至貴州巡撫范鑛固卻之且
嚴兵固圉至是鑛進拱戴疏王以其忠義加
右都督
黃斌卿久托舟山未有寸功虛糜廩餉乃削伯
爵
魯監國以公爵敕芝龍兄弟遣左軍都督黃兆

錦行人林必達奉命而來王以其蔑視撫侮
兼以芝龍兄弟悖慢不出諭令囚之以候常
朝日面質後兆錦以金贖刑必達亦復原官
諭補臣黃景昉曰福京訛傳驚遁潰兵竄逸山
寇乘機抄掠兵單餉絀根本之地動搖如此
深爲可憂所議歸併事權以憲臣兼制二撫
及兵道移駐福清等事卿其確議力行之
答諭吏部主事鄭廣唐曰朕獨居不御酒肉力

行已久豈爲難事若王言屢易時勢依然朕
豈得已哉至求治過速止爲心切覬陵爾言
言藥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悅
詞侍臣曰近日兩京覆後武臣冒濫驕貪已極
怯禦敵而勇殺民巧凌躐而無法紀何能破
其積習
初五日王誕日諸臣先一日請賀王不受曰朕
忝大統已近十月孝陵不見百姓不安文因

循于內武擾害于外中興事業茫無端緒
疏衆自勉豈可晏然自居以聽羣工慶祝耶
惟于行在所總用太牢遙祭二祖列宗唐國
祖宗另設于旁
王師遁崇安王敕施福速統兵出關驅勦命輔
臣將德璟督之福故遷延德璟復疏趣之王
救曰如此情景與鄭彩進關張家玉守新城
何異乎

工部尚書鄭瑄爲國姓成功請發鳥鎗王曰國
姓圖功雖是急務御營兵器關朕身命鳥銃
豈可全發如此等事該部以司空大臣全無
執裁惟詣朕躬爲推卸之地鄭瑄何無骨力
至此姑且不究
鄭芝龍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
一百五十六萬王諭之曰卿兄弟純忠大節
擁戴朕躬中興大事非卿誰托據奏即竭三

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于接濟地方錢糧只
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勦守益行大害大禍
必然嚴至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籬藩
不顧正蕘家門堵賊者此理至明不待再計
也前卿兩奏次議用兵四萬猶恐用餉難繼
今必先議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曰一萬守
腹裏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持議不決曠延
時日卽朕自慨高皇也卿當遵依以全守關

之事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卸是彼着不欲
中興朕亦只有避賢路而已
是月六日王師至皁口新威營先潰江兵次之
萬元吉亦遂入贛贛城民倉皇爭竄元吉欲
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一日楊文薦自任城守命中書康范生乞師
與南雄督餉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遊擊
張國祚率兵五千人至

十四日王師臨贛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湞
與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皆惴惴莫敢
下
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雩都力促新撫閣總
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胤自
寧都召募二千人亦至然皆未敢逆戰
王命建祠祀江西死難曾亨應黃端伯蕭漢李
六覺名曰四忠以曾筠徐蛋英配享時有王

鈞若亦同死難並敕禮部予諡以表之
虔州府貢生李瑞庚疏陳恢勳三策治安五要
王覽其疏曰以持淮爲恢金陵復江浙之神
著以出兵九江爲破南昌固嶺南之急着以
奇兵襲江口以偏師復徽爲下上應援之急
着三策俱說得是治安五要于養民任賢生
財節用獎廉懲貪諸務深明洞曉應是通才
學士

敕諭楊文驄曰大明寶祚啟自太祖兩遭覆陷
凡爲太祖親孫有能撥亂先立則太祖神靈
有依大明國祚斯立朕與魯王大義正在于
先後名分尤在于叔姪魯王先立朕雖叔輩
斷當北面魯王以存太祖若復後立是名爲
爭總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爲孝後立以壞
祖宗爲不孝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在當
古自有至公豈今日一二佞臣可以顛倒撥

文廟受知最早殺藏也以明大義勸魯藩而
篤尊親本末甚明人言雖如其面朕心自有
鑒裁所進陳函輝啟稍不堪一笑鬼蜮滿紙
宜靖宜侯奏參以爲食肉寢皮之可恨也朕
愛姪王萬不得已業允勳鎮所請以明太祖
大法該督尙慎終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宣撫
得覲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贈故江死難原任長樂令夏允彝右春坊右中

允給祭葬謚文忠
王覽戶科給事黃周星疏曰奏內三寒心處眞
可寒心盜賊公行民生凋敝兵將退縮府藏
罄懸鼻譏蜩沸角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爲念
者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
信舉措刑罰失中廷議紛紜狡竊者是則朕
躬之過也從今君務改弦臣亦須猛省
敕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曰臣民擁立朕竊朕

志誓救民雪祖外寇雖狂尙可暫守而養戰
銳諸臣議論紛紜殊爲道傍築舍今徵共蔡
鼎回報關上情形甚稔國姓成功迎關回來
迎駕暫至邵武相機出關二十八日之行止
總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
守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并以六字察驗臣
工此後除戰守駐蹕一聽條陳外若有敢請
駕回天興并請退避廣東者諸臣必從重治

罪餘必立斬以狥朕以通于上帝臣民仰體
欽承
副都御史荊本徹疏請小舟可資戰勝王諭以
閩中方用水師覽此奏誠爲要着下部議之
閩縣候官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王感歎
日即位十有一月無時不思覲祖救民飛躍
旣久豈得回鑾固知入虔風險艱辛之狀但
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實多

矣

建寧諸生請駕再臨建水王曰朕進取之念甚
堅甚切萬無轉蹕之理但謂養家力作征役
宜寬朕亦耿耿于中

敕于華玉迎駕兵須嚴加約束曰朕之焦勞日
夜皆救湯火之民于華玉家爽忠敏才敵萬
夫受朕深知重倚必要嚴約兵將令民間望
木不驚方爲屆駕時雨之師

江撫劉廣修以行宮刻期告竣疏請駕臨王答
之曰朕蹕位虔南收復江右即移師入北廟
謨久定矣祇以閩省三關嚴爾守禦乃爾躭
延時日大殿奉先殿修備率諸臣分任功次
俟到日議酬

禮部右侍郎曹學佺疏陳駕駐延津所有關切
四事一濬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
京米船一事倒銀兩許以生鋳准債王嘉納

之

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覽爾所陳祛衙蠹清隱
匿革火耗禁牌票去飛詭除陪租六事皆去
其害足以裕國者着逐款力行遍爲嚴飭有
踵前弊者監司令守府佐立行糾參以副委
任之意

上游巡撫吳聞禮糾內臣臧照貪婪滅法王命
輔臣黃鳴俊先行提問後奏

兵部命多給獎功牌罪榜文星馳軍前宣布

敕順德知縣蔡楠曰順德係東粤鉅邑地方多
故亟當彰恤民隱加意撫綏況屢殘酷之後
倍宜施恩者平惠民與洽以俟報績

禮科給事中龔善選進大勢攸歸疏有曰楚留辰
州蜀留遵義江留贛州南安浙留金華溫州
信天意之有歸人心之有侍者乎王然之

嘉興起義舊臣徐石麟殉難死其子爾轂疏稱

先臣起義獨先殉難獨苦王傷悼之官爾穀
爲中書赦再從厚與同難侯峒曾一體加恤
禮部主事吳鍷請旨首赴南昌選鋒銃進最爲
上策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
矣往虔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王然之
諭餉部侍郎李長倩曰大師飛輓方亟中興事
業尤仗轉輸該部一力擔承以副倚毘至意
江督蔣元吉御史黃賡疏請再召滇黔兵馬以

圖恢復王曰東南只此偪負生民止此膏血
不難于調兵難于措餉雖土司官兵忠義勇
敢必先議餉銀出于何處然後召兵不難也
工部右侍郎葛寅亮疏言務去飾治繁文必收
近取實局王自爲老臣格言朕當書銘座右
敕督輔蘇觀生曰自卿行後朕擬即幸虔州以
慰徯待奈閩浙士民戀戀難釋不得不少爲
遲留安此赤子迎駕各兵卿暫令其併力齊

心克復湖東濤道之功與扈蹕等至措餉艱
難卿所久知切戒以兵無擾民勇必堪戰勿
致虛耗糧糗湖西正在戰守着與梁應奇餉
內發三萬兩接濟
鄭芝龍于泉州建寺名曰報恩王賜名敕建報
恩禪寺僧官贍田俱如議遴選置買以承梵
修
江南布衣翟翬疏進直言王曰此疏于古今得

失之局亦有所窺至規切朕躬處言言藥石
誠可嘉尚准隨便候對
諭兵部侍郎于華玉曰朕痛兩京繼覆止因兵
民扛根致危宗社今日僅有彈丸資此民生
以期恢復一統若復傷民即促國脈卿宜仰
體朕意實令民安新兵譁譟擾民乃未經節
制者卿當亟振刷陋規毋徒憂畏譏謗
諭戶部曰納貢事例原非得已大縣量准四名

中縣三名小縣二名不得濫收事平即止
時出師逼湖東亂民逃竄有致恨于政令不一
者王鼓揭重熙與輔臣傅冠同事何三省與
督臣湯來賀同事誠恐權任太分翻多掣肘
號令重出莫知適從也
衢厲警報狎至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虛聲多
實際少王深以爲然曰爾既知之自當力輓
之毋僅托空談可也

諭兵部尙書呂大器曰卿所言用人太濫所用
之人又轉相援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所見
甚是朕自當急省改
諭輔臣曰朕爲天下臣民之主拯救蒼生心實
測然況可令官兵肆虐小民受害乎聞沿途
閩兵搶掠終日所議招撫是爲何用還着該
督撫各官申嚴約束毋得任其驕縱害民
御史朱盛濃疏請實行訓練兵卒王曰兵宜練
必練心練胆練力練氣練忠義方成勁旅不
可徒放礮吶喊加兒戲故態着申飭行[illegible]
太僕寺少卿淩超疏稱急舉實做密察三言及
謹愼二字與以浙人辦浙事用奇用正時至
機動等語王曰覽爾疏俱有成算于胸中吾
久不見淩生矣着即召對
山西道御史林蘭友疏陳仙城釀亂激變賊黨
聚衆焚刦事王曰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殘

酷署官貪黷豈惟仙邑古今天下之亂那一
非守令不肖所致據奏李芳聲之竪旗聚盜
之釁應禍始于無良胥役縣官豈能無罪除
縣官有無賍跡實際別議外今當先拏猾胥
以服黄地之心次部署官兵以爲戡剿之用
王謂首輔何吾騶曰文章之氣可銷甲兵多
士奮庸務收俊乂朕念福京士子亟宜賓興
茲定期六月開科鎖闈三試徹棘放榜不許

游移一日監臨照兩京舊制定用御史兩員
提調則布政司監試則按察司一應科場事
宜卽于五月杪報進不許苟簡滋玩分考官
務用科甲推知不足卽就科甲中行官禮聘
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跡可念
着地方給與文書路引以禦盤詰現在流寓
的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恩歲貢照
舊例着禮部考選

時三衢告急兵部司務徐心箴疏陳三可惜四
可憂王自爲切中時弊
大學士曾櫻薦同鄉劉逵堪爲御史王曰御史
爲朝廷法官若不淸勤激切何以明目達聽
從來巡方積弊積玩朕所親見這所舉用劉
逵堪巡粵左卽着允行
五月一日王師圍廣信諸軍先後潰散江撫劉
廣後退避雩東援兵益不敢前廣信遂陷

兵部主事徐州彥疏陳間關入蜀宣布皇恩目
擊情形等事臚列督輔撫按在事諸人王應
熊樊一蘅李乾德馬象乾來壽圖劉麟長王
芝瑞萬年策鄭逢元劉泌范文光牟道行田
國華曾英曹勳莫宗文楊展賈登聯譚詣等
戮力殘疆奉揚威命王曰川蜀頻年苦寇民
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彥克
盡使職着卽前來復命

諭靖夷侯方國安曰卿威望積勞爲江上諸邑
之冠至矢心奉戴忠誠無二朕心鑒孚卿無
可間之嫌朕豈聽纔之主中外大小諸臣須
同心一德乃能辦敵切勿妄分彼此使敵人
陶之得計卿其曉示將士善體朕意方國安
奏富德你三縣大捷斬獲甚衆由鎭臣方元
科竭力支撐傳明德田勝涂有聲協助王大
悅

初九日廷試貢生敕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嚴核
混冒懷挾等弊以作人文上隆治典[illegible]
廣西桂州等府州進賀監國登極表四十六道
王念其路遠遲延不罪
黃斌卿疏陳古今多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王
覽奏曰輔臣道周精忠大節就義從容眞足
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恢中興大業而一
代純臣先殉國難撫念今昔倍爲愴懷翁龍

楠現在何處著該部再行察訪務得實信回
奏以憑從優䘏錄其毛玄水四員并與察䘏
禁地方官官買曰府州縣之行戶實地方之惡
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尚以官價買之比市價
十去其六全憑良心者直票取如奇胥吏緣
之奸乾百出朕昔潛邸久知此弊宜行永革
王謂羣臣輔臣道周委身殉難其子子中備述
之鎭臣黃斌卿亦有此奏讀絕命詩有支太

千古事失誤一朝人之句朕亦不覺泣數行
下䘏典着于五日內察例具奏其子子中年
俱幼稚更可憐憫准給銀二十兩以助書資
賜吏科給事朱作楫旌廉大字銀牌兩面曰作
楫以羈旅之臣直言受知身處掖垣龍劬暮
金眞濁世之靈光也
王曰天氣炎蒸輕犯豈宜淹禁軍徒以下准俱
保釋以迓天和

本末

福京監察御史王孫蕃韓元勳疏陞減篇恤士
推一時之恩唯是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
爲合式其題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場亦然
監軍兵部主事黃師正進督師史可法遺表王
曰可法名重山河光爭日月至今兒童走卒
咸知其名方當擊節渡江速圖恢復乃爲強

鎮力阻奸黨横行竟賫志以殁也惜哉請遣
一表令人憫恨應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宜
行在該部郎從詳議具奏聞其母妻猶陷窮
穴一子未知存亡作何尋獲黃師正多方圖
之
時瀘溪危急揭重熙叅督輔傅冠身任督師日
午未起未嘗至閫上一步人言嘖嘖王怒其
有負委托准以原銜歸里

王諭諸輔臣曰臨民之官豈可以銀而得朕于
閩浙近地凡有捐餉至二三千而求爲知縣
者朕斷不允蓋爲生民計不可不周況撫戢
凋殘有所未便耶復諭首輔何吾騶曰朕在
延多日漫云兼顧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
寔寔出關拿定一件做去尙爲得力且今地
方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彼所
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祖負民朕之存

亡尤其小者今還要催林察兵併陳天榜兵
到決意初一日必行
贈諸生翟翬翰林院待詔帶江南人雅以復仇
雪恥自負闖監國登極匍匐入閩建言諫諍
不遺餘力王特官之不受至是病故御史錢
邦芑爲陳其本末王嘉其才并贈以是官賜
銀二十兩爲葬資邦芑爲繳還之王曰朕視
一忠臣過于骨肉一臣之亡即少一助翟翬賜

監國後先國家仇讐利害曰上神宗嫡猶奕
然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爭且閩虜繼陷強
敵日引兵西下勢已剝膚不協心戮力爲社
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尙所以早并于曹
瞞也公受國家重恩乃貪一時之利而不顧
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爲何如人耶觀生大
慙戮耀于市燿粵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觀
生旣殺耀卽集兵向肇慶

桂王乃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統兵至
三水聿鎮使督師陳際泰(非江右陳大士)禦之
二十九日戰于域西唐兵大敗
十二月二日又遇唐兵於海口時有白旗賊新
就東撫觀生用以拒敵賊故海寇狡猾善水
戰詐以數十艘降林林不爲備唐兵皆大艘
乘東南風發火箭火球以焚桂舟桂兵登岸
淖深三尺人馬俱陷全軍皆覆佳鼎中鏃死

明忠僅以數十騎免
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
潮惠皆迎降卽用兩府印文以無警報廣州
觀生泰然
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徐石
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爲用然桀驁
不聽節制白日市中殺人懸其腸于官府之
門莫敢呵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

十五日李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
聿鎮方幸學宮閱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王師
且至觀生曰此妄言爲賊間者斬之旣而洶
洶猶以爲花山寇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
人倉卒未集
聿鎮乃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而出走
洛城里邏者獲之安置東察院成棟使餽之
食

畢飲不食曰吾君俟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于
地下自縊而崩觀生遇吏給事梁鍙問計曰
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
九字于壁而縊死
大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梁
萬爵死之
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何吾騶顧
元鏡王應華皆降

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佟李遣兵至潮趙王郎
自歸薙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至啟事洩王
實不知也廣州知府陸元璣降受佟李指逼
至玄妙觀勒令投繯
觀生以修郄楚之釁而搆唐桂之爭外懼方
張內憂更烈觀生之罪其可逃乎或以觀生
受唐藩特達之知宜立其弟比之栒叔逖矣
昔共輿之過難從容庶幾追配穀宗無愧哉

以觀諸臣其得失爲何如也

本末

聿鍔唐王第四弟也僭位福州乃封聿鍔爲唐王以主唐祀汀州之變大學士蘇觀生守處聞敗即撤兵入廣而處遂不守適唐淮諸王航海至廣州

時粵督丁魁楚西撫瞿式耜已奉桂藩監國于肇慶觀生故與魁楚有隙以爲由隆武而言

則宜及其弟乃與舊輔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左侍郎王應華于順治三年丙戌十一月癸卯朔擁立聿鍔爲監國使王事陳邦彥通好桂王

初五日遂僭僞號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宮改明年爲紹武元年以舊輔蘇觀生何吾騶而外顧元鏡王應華皆爲東閣大學士而軍國事專屬觀生

時議者僉曰肇慶監國詔書頒發天下知有新君矣今復蹈靖江覆轍速外氛二百里間立兩帝自樹內鯁三百年國紀人拔其葉而我刈其根矣奚止不利孺子王耶觀生不聽

邦彥至肇慶桂王見于舟中太妃垂簾丁魁楚侍立言戰與守孰甚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寧可尋蹤譚倘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

魁楚然之

遂於是月十八日桂王僭位尊號加邦彥兵科給事中使齎詔之至廣及邦彥至而唐王已僭位遂不敢入而貽書以報命觀生且勸其與魁楚并力勿國中自鬪貽漁人利也觀生頗不自安

大學士陳子壯移書瞿式耜請力臧蘇而撤兵東上乃遣兵科給事中彭燿往諭觀生以揄

金若與襲一碑碣不必發進仍賜四語俾勒
于石曰生既盡君臣之義死亦凛夷夏之防
名稱大明正士寔關天地綱常錢邦芑等奉
行
禮部繳進貴州試錄二十州
初有曲周孫生員華雄都者與王遇于淮揚頗
有獻納繼乃與路振飛等起義太湖同副總
兵王爾泰將王奮武中書路澤溥澤淳舉人

楊廷樞等同仇敵愾大挫敵鋒至是雄都入
聞王稱爲在上起拜爲兵部職方司主事
王聞江督萬元吉死守贛州特加樞銜江撫劉
廣徜退避等都着革職聽勘
諭吏部驗封司員外曹元芳曰東南爲朕一人
故三遭寇虐覽奏如痌瘝左躬義師所在雲
集乘其怒而激勵之因奮勢而利導之眞恢
勒一大機元芳爲國家仇難驚心慷慨請纓

且慰忠孝但勇往難往而有濟更難也
鄭芝龍疏陳孤臣督撫黃道周矢志盡忠王特
贈道周文明伯謚忠烈祭葬即照伯爵例行
妻封一品夫人四子長爲錦衣衛世襲指揮
次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三子着任行在衙
寶寺丞四子任中書舍人廟敕有司一立
于本鄉名曰報忠一立廟于福京名曰憫忠
春秋致祭再與立坊于家篆額曰中興藎輔

其遺詩即立碑于廟門
特准加福京鄉試解額三十名以示龍興首善
廣開薪槱至意
督輔楊廷麟疏陳虔事危在旦夕援兵半以潰
亡至吉州失守督臣萬元吉諸兵皆付一
擲撫臣劉廣徜先出雩都副總陳丹張宗李
源符五月一日失機成何法紀此番功罪宜
明卿即詳細入奏惟虔惟公勿偕勿懈見在

收拾殘敗亦郎中興根本粤兵狠兵三萬餘
人准劄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束必先議
定近日地方苦兵尤甚于賊經過不慎號令
不嚴驅虎進狠綠林四起豈必寇作戎首哉
包衆范張家玉兵卿選嚴諭不得收聚兇徒
終成潰散脫十日內一定親蹕汀洲而議方
略

論吏部尚重郭維經曰官員賢否關民生之榮

悴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滿堂請官天下
豈少陣吟百姓朕于此選王虛至公力拔其
尤而後已焉

又諭兵部試司務蔣平階曰覽爾奏多發人所
未發如一官五月而更易數人一人數日而
更三命百里而督撫並設巡方與中使並差
皆害政之大者至謂疑人復留用募兵不問
餉有聽言之名而未收其用去鋪張而存實

意相機宜而務持重皆切要語朕所嘉尚焉

吏部尚書郭維經疏列三吳起義死難士紳各
贈官有差葛麟贈兵部郎中錢振先贈叅政
顧荼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外馮蕎
贈副使錢圭贈叅政王有容贈僉事麻三衡
贈國子監學政凌宏煥張明光謝球俱贈訓
導

大田縣貢生欒英進冊府元龜一部

琉球世子遣官航海入賀并貢方物

前原黃斐一家殉難予祭葬并行原籍建坊旌
表

牧鄭芝龍發兵遣將守江山壯衢聲勢未可卸
遠調之擔自救藩籬時海師議久不成朝廷
兵侍尚缺禮部侍郎曹學佺謂恢復之策舟
師直搗金陵或可冀望萬一故罄竭家資及
鹽本請項慫成一萬以資之左都御史張肯

堂疏薦崔文善於用海有船五十餘號有兵
二十餘名乞釋罪圖功置臣標下王曰前楊
耿糾其勞賊入港因發兵捕勦鄭既信其撫
宅介進隨卿前進定限夏至前到以便卿乘
風即行崔芝候再立功即予掛印
翰林院檢討何九雲進家藏書四百八十四種
計三千五百本令弟九祿齎投王曰朕性喜
閱書新進者纖細殊富着即收進內有重的

仍發與九祿領回九祿着任國子監學正以
示酬勞
四川叅政劉麟長疏稱恢復重夔二府三州二
十三縣以后偷蹯川兵不敢虛縻破目王嘉
其不避難危盡抒方畧忠勞懋著特陞太僕
寺少卿仰望前來陛見供職
時有訛言鴻間天興者王聞知怒曰朕以進戰
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謂此言以惑亂耳目

臨應立刻察明斬首以警其餘
行人司瞿昶疏除楚蜀滇黔事情楚左一專權
尊任使須敕重臣以待南昌荊襄之復即遣
大將以鎮之蜀左結將士收民心用蜀人辦
蜀事搭黃則勦撫並用獻賊則殲渠魁滇黔
則在外援鄰邦內顧門戶但近日勳臣土司
議論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楚之接界平溪
同仁具宜防援種種皆扼要寔著王嘉納之

王謂近臣曰信撫五易而得周損今又說損
不可用才能必試能而後見俟到任後不效
另議未晚信乎用人之難也
禮部議會試定用十月移催各省各府有恩貢
生傅元綸赴廷試進所著函風保治全書五
經涉錄各一部敕諭留覽以啟新學
六月以楊鶚總督偏沅何騰蛟回進敕印一爲
交付號王諭之曰卿宣勞心江漢功在社稷

復楚恢豫長驅燕代業已全擔付卿楊鶚之
推陛因彼時未審輿圖偶爲錯舉豈有一柄
兩操之事令中樞需人業召鶚入佐矣朕與
卿分則君臣誼則父子何不因疑奏明遂爲
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倘惟始終一
心力任危地以必見孝陵必葬威宗爲任朕
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命出江百念廻
思顧楚之疏中有怨爲愚不愿爲智不敢棄

不忍棄不能以兩年死挣之城棄之他人之
手云云王始欣然曰閫外之事悉以賴卿惟
有早開雲臺以待王命

翰林院新選庶吉士萬荆等十二名隨庶吉士後
入閣拜先師復敕翰林院官時其教習毋得
作輟其服色比照常而冠袍角帶焉後兵部
主事萬曰吉劾其非制且有贋鼎見售之疏
王曰拔士于貢中作養人材事關特典名爲
孝士原不同于庶吉士毋得慷慨不平暗行
詆誹

敎臺臣艾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
覽

時錢唐江上戰功惟方元科爲能用命敕爲定
胡伯并發手敕以示優異

王曰天下之壞不壞于寇而壞于兵不壞于兵
而壞于官殊可痛念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道

遣于家騷驛于途漁獵細民的通省着按浙
察徹底安輯地方

時王師數萬逼楚張李赤心等却不敢前監軍
道章曠獨躬督楡兵血戰斬獲甚衆王師
奧却督部何騰蛟疏聞特陞曠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提督軍務恢撫湖北地方

巡按御史鄭爲虹叱責芝龍標下將官陳俊鄭
一太爭舟芝龍案疏于王王曰干戈寧謐全藉

文武和衷爲虹吮責亦是代卿約束卿幸勿
芥蔕仍以王臣王事視爲一体等于虛舟尤
所殷望
徵州知府伍經正不奉魯藩王以其義凛一尊
秉節不二再與賞加一級示勸
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王謂之曰同
一去國太平無事人競進而已獨退則爲枉
國運多艱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爲避此義諸

臣所素知者惟燦仍降一級以警偷情
命黃斌卿曰荆本徹離飛賊逐乃爾騷擾地方
民根實甚殺了便罷所招降將士善爲約束
一勿令流毒致重民怨
鄭芝龍與油扇五千五百提有奇分給閩中應
試生儒以爲郡暑王破例允行改十五日鄉
試首場四書題三篇經二篇十七日二場策
三道判二保從減篇節省之旨也是時吳炳
從江右單騎入閩王命爲布政司提調藩闈
而以編修劉以修爲主試以修字懋卿號九
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先是以修進文昌化書
王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長其
鄉即與門人較定更當廣布成書以裹上治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除六事文戢廣而脫
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
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愈

紛移蹕煩而民生日苦王歎爲苦口良葯隨
以士和爲延平守
是時蘇觀生陳賡多方鼓舞援軍將士吳芝之蕃
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王師遇于李家山
九牛之間數戰皆捷王師疑援兵至撤圍退
屯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守已閱
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
御史

二十四日江起龍趙印選胡一清率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客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三千粵師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閣部丁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皆至營于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戰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出募砂兵三千銓曹龔棻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爲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左此一舉王其寂曰

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不馴龔棻二公如慈母之奉嬌子豈能如約

是月朔皇子琳原誕生羣臣表賀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王歎賞大赦覃恩手詔封芝龍泉國公鴻逵漳國公尋改並之龍平國公鴻逵定國公鄭氏厮養俱得三代誥撰敕及織軸一者日不暇給

閣部顧錫疇流寓溫州有鎮將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但餉諸生鼓譟鎮將縛十三人殺之錫疇欲疏劾鎮將乃乘衣縛錫疇投之于江子鑾遁免鎮將者賀君堯也顧爲佟邦年門生邦年子爲

皇朝嘉湖道鑾左署中適君堯以賂佟需官鑾見之以告乃置之死

時王師陷蕭山遂圍諸暨及紹興嚴州閩門震

動

廿七日發榜取中葉瓚等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錢邦芑請于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而是科舞弊中甚多榜內李枝文理大謬編修周文夔御史劉霖懋取布政司原卷不通處疏糾之王郎命黜革逮房考推官王三俊追贓一萬兩以助水師餉其餘另旨令南城御史方元金覆試黜廢四名仍發續榜俱准

為舉人繼而三役之賍甫完而王師已至李
免棟遁秋七月都督陳謙奉魯藩使與行人
林垐至閩趦趄不進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
見啟函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王大怒下廷
議禁獄陳謙曰者武進人乙酉春齎南都詔
封芝龍爲南安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安南謙
爲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
留券而易詔更晋伯爲侯芝龍大喜厚贈而

別半道而南都失守故芝龍素德謙御史錢
邦芑乃密啟謙爲魯藩心腹與鄭深交不急
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所必經
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吞別移
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
謙爲文祭之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死
之語因疏海寇狎至今三闕餉取之臣臣取
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逆征不可拜表即行中

被手敕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至河
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盡
撤兵還安平聾言餉缺蓋徵問餞堪信也
出州守將殺
皇朝知府趙最推及李宣國高州府鄉兵逐
皇朝所置官復其城
以皇子恩釋僉都御史田關于獄闕河南人
甲戌進士南都時以戶部權稅虔州是年春

募兵入衛改署都察院事疏糾閣臣曾櫻語
連中官王含怒未發也既而遣錦衣衛王之
臣往閱其師并發月餉之臣迎合意旨疏糾
詭兵冒餉逮下詔獄然兵籍俱實餉又未發
班行多申救者王怒不解至是乃釋後關崎
嶇楚粵間卒抗節而死
督師黃鳴俊久駐衢州八月忽退入仙霞關王
怒適鳴俊子戢方主事天復從駕語忤獄而

任建寧府鞨鳴俊鳴俊惧請奮勇自效尋統
兵出關
王子琳原甍諡莊敬
於鴻逵駐關外傳言王師至則徙跣疾行三日
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削
其封爵
王因首輔何吾騶言决意幸汀入粤而芝龍力
請旋蹕福京且云傾家相助可四百萬關門

固守决難飛渡王不聽芝龍歸又合繼母赴
行在力向中宮言又不聽時王師已輻奏關
外王尚在延平將幸贛州特詔宣芝龍商留
守事宜芝龍不至內院洪承疇先給芝龍啖
以閩粤王官爵凡關隘水陸之兵弌月時俱
早撤回浙東既潰王師從容入關而或由延
或由汀或由福建俱走山谷間道渐不意不
謚由仙霞也

十七日王師將至浦百姓請出降按臣鄭爲虹
不可再請行又不可及王師至擁見貝勒爲
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薙髮爲虹
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
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
爲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
以不死爲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立噴血大
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

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潔已愛民唐王
入關聞其廉欲置之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
可去浦之疏遂寵其任爲巡關御史亦以恤
浦民也關將不法爲虹繩之有曲護關將者
反露章彈爲虹市恩要譽王知其忠不問復
命巡按上游關將頗爲斂手王師入關爲虹
歎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
科臣黃大鵬同日殉難

爲虹義僕陳龍興標下中軍遊擊原某浦城千
戸張萬明及子都司張鵝鸞都督洪祖烈從
死百姓爲之祠焉
王師破延平王出奔猶載書十車以從時隨行
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
而何與郭亦遁去
輔臣路振飛追駕不及縊于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馬思理工部尙書鄭瑄俱扈駕中途

逃歸思理詐死遁至海上擁戴魯藩瑄則爭
先屈首而已上遊巡撫吳聞禮遁入山寺人
有勸之者曰豈有堂堂巡撫而怕死耶後卒
鄉勇赴敵死
延平守王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恩以守此
土不能持寸鐵與闘死有餘愧可與之俱生
哉乃正衣冠縊于堂王士和臨川人富經術
崇禎朝領鄉荐初爲吏部試司務王入閩疏

除六事王嘉其直陞知府清正不阿延人德
之痛哭如喪所親鳩金斂焉
永福降紳黃文煥男琪逐縣令起兵伐山開道
至延平朝見勸時有貢生高巽中書張份暨
僧不空等鳩衆起兵王師之遣示安民者叛
殺之倉卒無餉曹能始學佺助以千金始克
招募黃琪密報貝勒王下福舟遂各逃散
時訛傳王師入閩有留髮不留人留棺不留屋

之語省城巨室移棺郊外城中如洗
廿八日王抵汀州王師踵至建寧知府楊三畏
延平道兼樞道某一路迎降隨征御史王國
翰以警急問王怒欲杖之扈從皆遁次日有
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乃追騎也遂執王及
曾妃去國翰及子都督同知武禮部曹學佺
通政司馬思理俱縊死妃至九龍潭投水王
崩于福京或曰代死者唐王聿釗王實未死

其從亡諸臣則戊辰進士賴垓河南丙子解元熊緯也後粤中僭號上僞號曰思文皇帝

是月羅明受率水師至贛王師截之于江明受遁走棄巨舟八十餘兵士被獲者數百贛城內外列營喪氣王師于二十八日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無一卒

九月三日王師圍贛城中留者江起龍羅卒三千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所招虔人

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贛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旦夕王師既平汀洲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略定興泉邵漳等處九月八日入泉州德化縣令陳元青迎降

大學士蔣德璟絕粒死之

十九日王師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士留一二父老仍鳩各舖羊酒郊迎貝勒王前

扎洪塘沙洲出諭安民禁兵士毋得入城劫掠分職任官悉如舊制福州搢紳俱遁山谷首至者某部尚書某一人而已既沙中竟日貝勒不爲禮徐乃令去曰爾之官在明朝若是大乎茲不便用也速去

薙髮令下有閩縣人趙卯生三子矣時妻已喪卯乃多沽魚肉與父母暢飲酒酣請父母舁之日暮卯侯父母安寢徘徊中庭慨歎數

四呼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簡出吾有所用隨令三子先寢乃濡濃墨大書于壁曰男子趙卯不肯薙髮願死擲筆縊于中堂時年三十有六

禮部尚書曹學佺字能始號鴈峰年十八舉于鄉二十一成進士官輙所至興利除害工古文詞賦富于著述尤喜臨池入晉魏之室熹宗朝以序何撼制士晉所著書譏及閹寺三

柰何旼追奪幾陷不測歸乃閉戸著天下名
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撰五統說繼乃旁通
天文禪悅字說語錄二十一史皆有纂輯咸
宗朝屢詔起之不就唐王夙知其名初入閩
即起爲大常寺進少宗伯特設蘭臺令修咸
宗實錄問駕已離延律即削髮入山寺爲僧
有不知時勢者四人思爲恢復計乃率里中
雞無三十餘人直抵寺中而強之學佺曰千

金予不憚傾囊以應奈時勢已至此何四人
苦懇之學佺惻然曰與其留爲兒孫用不如
先爲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
翌日下山予之如其數四人者延學佺至帥
府時即九月十六日也至十九日王師入城
學佺乃呼家人告曰吾志已定吾今日盡節
之日也遂沐浴正衣冠縊于中堂年七十有
三語不及後事後五日始得入棺次年二月

十九日移櫬西郊二忠祠葬祭成禮
右衛指揮胡上琛字達聖號席公直隸人伊祖
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州右衛遂占籍焉上
琛幼孤依母家田氏少長嫻禮義文詞年十
八赴京襲祖職折節讀書耽于賦亦多著書
書有當意者輒典衣購之唐王入閩陞錦衣
衛扈從延平及王出奔上琛徒步歸閉戸不
出王師將入城上琛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

妾姜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
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志久矣特慮君志未
決耳上喜拜動顏色遂服冠裳與妾琛天地
祖宗並坐中堂飲藥酒而卒上琛時年三十
有八姜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
撫養
十月三日贛城中有縋城而出者王師獲之以
爲鄉導夜泊小東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

四日黎明王師四集遂破
忠誠府萬元吉楊廷麟投水死郭維經入嵯峨
寺焚死兵科給事萬發祥守道彭期生吏部
主事龔棻御史姚奇猶兵部主事于斯昌王
其宏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戶部主
事杜延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鍧劉應駟顏
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俊臨江推
官胡縝知孫林逢吉監紀通判郭登第鄉官

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與升馬芝貢生楊逃
鴻黃尚賓胡國偉王明管聲元戴綬民之璵
朱長應賴尚佑劉期錫等數十人不死于兵
即自盡投水耳
十九日王師入漳州漳州道傳從龍知府金麗
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而鄉民兵
起殺從龍麗澤
當王師之未入泉州也鄭芝豹先至閉城索餉

糾紳不應者即梟其首縛親家毋于延拱莊
得數萬又具火手五百將盡焚城中宮室以
餉未足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
平芝龍保安平時樓船尚五六百艘軍容烜
赫戰艦齊鳴礮聲不絕震動天地以前約南
都洪內院信未通故猶豫未敢迎師又自念
早撤關兵王師得通行無所累有大功而兩
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閩廣總督可

得猶南面王也貝勒令泉紳與芝龍最厚者
郭必昌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與清恐以立
王為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
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
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詩書至安平
其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
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
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

若將軍不輔立我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入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我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其子成功痛哭而諫勸之入海而芝龍念田園徧兩廣秉政以來增置庄倉五百餘所駑馬戀棧遂進降表單騎以五百人自隨而降

成功母自縊死芝龍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投誠

之勳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

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挾之而北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惟狎客陳鼎隨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乃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

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芝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

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成功樹旗曰殺父報國張肯堂沈猶龍等亦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見奉朝請

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羣臣于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仍改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

移于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十八日黔國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弘監送楚雄伏誅

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無犯定州撫省凡五百五十日

五月李定國帥師向臨安庚申至壬戌拔之改阿迷州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丞呂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

是月鄭成功于厦門中左所設演武場六月四將軍入迤西楊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之上座以爲同奬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于天波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可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遂卽折箭對誓迤西得免于屠戮畏知之力也

七月土司龍左田許名臣來降鄭成功合鄭鴻

逵軍圍金州于桃花山不克

八月十八日四將軍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中顯至營曰但得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曰謂諸人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子世子歸以二十騎道之悉反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遍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堦而上中顯認之愕然謂其人曰此卽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與兩將軍還成都車駕余錫用徐中和等以謝國人文秀隨引兵討倮革奄倮革庵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窮險峒名溪烏其外巢曰大莊夷蠻黑老虎踞之其戰[illegible]御變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盡師往誅黑老虎定國之攻臨安也定州步目李阿楚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

礮礮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亾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又屠晉寧及昆揚呈貢歸化又殺數十萬人迤東被戮之慘幾與蜀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楊畏知不衰也

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破之執萬氏定洲以歸沙亂由于萬氏滇人疑其如夏姬及褒姒

黑奇醜莫不大笑

是月鄭成功從大學士曾櫻議頒明年明中偽朔號戊子大統歷用文淵閣印印之

順治五年戊子閏三月同安　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事

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還

八月王師破同安葉翼雲及鎮將邱進金裕皆死之遣光祿卿陳士京入朝于肇慶

順治六年己丑士京還自肇慶偽封成功為延平王始稱粵中偽朔

六月漳浦守將叛降于成功

順治七年庚寅成功率師南寇

順治八年辛卯二月

皇朝守泉州鎮將某偵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避于浯嶼成功自南返泉州攻者始退十二月成功寇漳浦其令叛降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海登守將赫文興舉衆叛降成功圍長泰縣

皇朝督師陳錦來援敗之

二月成功復陷平和招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

七月七日陳錦爲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叛降

前刑部侍郎王靈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在

復爲僧繼而偽敕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九月

皇朝金師援漳烏寇失利

順治十年癸巳三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思文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敕驗視卒不可得

五月金帥以萬騎勦海澄遇伏大敗

六月烏寇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叛降以定

海李孟𤼵偽署大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
杭成功赴勦順治十一年甲午四月朝議劃
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上薙髮不受王師復
潮州
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于粵東
十二月朔成功陷漳州漳屬十縣叛降者九獨
龍岩不下
十二日泉州屬七縣而叛降者六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島寇陷仙遊攻凡半月
四月島寇援粵之師失利偽統軍黃梧降叛
五月島寇祭旗大演六師戈甲耀目集縉紳觀
之
六月島寇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寇陷揭揚澄
海普寧三縣命峻揭陽毀澄普
十二月守舟山將已臣與鼎城叛降于島寇發
師已三月阻風酉是始抵城下十六日王師

再遣師使議和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粵中偽朔
十年大統歷以前年有軍事也守泰州將馬
信棄其城叛降于舟山
二月叛將馬信及馮用張鴻往俱抵廈門謁成
功
五月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
閏五月改廈門中左所為思明州

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來降縣令王元士
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墜城出
七月五日以陳忠勇侯留守思明州成功帥師
北寇奪閩安鎮斬我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
餘人
二十三日戰于南臺舊橋又明日戰于橋北再
勝
二十八日戰于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illegible]舉援

將張禮八月四日成功陷連江
二十六日王師克舟山僞摠制陳雪之英義伯
阮進俱赴海死
順治十四年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火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粤中以僞璽書通問于
思明二月徐孚遠覲粤中僞行在泛海取道
安南入滇成功會師浙海以前少師司馬張
煌言爲監軍北寇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

艄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羊于山久而孳
息日繁見人恬不畏避軍士競執之時天朗
淡平怪風猝至海艘自相撞擊義陽王溺焉
于是返旆
順治十六年己亥五月島寇悉師北指張煌言
以所部亡命爲前驅入江抵瓜州城下明日
成功至王師禦之滿漢兵死者千餘島寇乘
勝遂克其城成功南渡寇鎮江煌言泝長江

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
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陷鎮江水師畢至
七月朔陷卒七人掠江浦取之
五日蕪湖以叛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湖上游
門戶储胥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
扼要害非公不可
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叛
降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

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池旌德貴池銅
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
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凡四
府三州二十三縣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
待時爲叛降計
時有大帥單騎東奔飯于村店店惟一老嫗大
帥皇遽問曰今殆何如老嫗不知其爲大帥
也合掌向天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

敢飯而去金陵亦窃謙叛降未定而謀和島
寇踈放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士且釋兵而嬉
用輕騎襲破其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
龕未就王師鼕城出戰島寇大敗成功遂乘
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
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
入海成功之敗歸也以厦門單弱方謀所向
中途遇紅夷船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

公何不取臺灣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
則不患無餉矣臺灣海中荒島也
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飢上下無策文
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燦
曰諾乃招饑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
生一頭用海船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懇荒
田爲生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
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夷所奪築

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
城數十處臺灣之城疊乱石高數丈厚丈餘
用火煆之石化爲灰融洽成塊
其門戶爲彭湖彭湖淡水地勢低下海船至此
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
彭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船渡之直抵城下城
中紅夷不過千餘人餘則皆鄭氏所遷之民
也以大礮擊城城堅不受礮灣民導之曰城

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
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水若塞其源三日而
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其
家成功據其地數年卒子鄭經嗣後至甲寅
耿精忠反于閩
鄭氏人猶稱粤中僞朔曰二十八年
鄭氏以盗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委身而託
之祭則寡人亦云幸矣藉之謀國不已謬乎

事鍵雖喜圖籍工文詞而空言無實好作聰明有利天下一舉手得之之心而容之無其量馭之無其才徒借筆鋒墨陣鼓忠義而圖恢復多見其不知量也觀其始不能出闊寸步既且先去爲民望擾攘經年而所成如此堪識者一笑哉黄道周輩號稱心膂在承平固曰能賢畢竟迂遠不達事變其于宏濟時艱全無影響頡卽後亡而萬則自用頗專楊

亦邅于見事豈所稱扶危定傾者耶李之君逆臣死俱歸孟浪適以速鄭氏之負篋擔囊而走已耳可慨矣夫

明末紀事補遺卷七

本末

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壽鏞崇禎十五年王師至山東路兖州守將劉充清亥金十萬澤清遂棄州不守王師入兖壽鏞自縊魯王被執時年幼詭稱魯王收兒見兵入掠王邸負王忽流淚兵人怪之旁有人曰此魯藩八千歲也兵人刃之三擊不中兵人駭曰

汝有大福我不害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麗犯之不從死于牆下意汝婦耶汝其埋之王因得脫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

三月北都陷王遂南奔

乙酉四月福王命移江廣道浙江暫駐台州

五月十日南都復陷福王出奔馬士英率新部奉福王太妃至杭州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挾女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苑于鄭虎臣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可歎哉

時浙東已車潞王監國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疏三疏申大義于天下而已無何王師入浙潞王降

兵勅布散官吏于浙東且令薙髮

疏原任蘇松巡撫山陰祁彪佳赴池水死宗周絕粒自斃其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塤奏嗣瞻詩云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飛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會稽王毓耆聞變即遺書宗周有

云願先生早自决毋爲王炎午所笑毓者遂投柳橋河死諸生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沈死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

時馬士英亦奉福王母妃至紹紹人猶未知福王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福王母妃請斬士英言戰闘之氣必發于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于廉耻之念事至今日人人

無恥在在不憤矣新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眞眞寔寔講求報讐也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委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醽醁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飽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埸擔于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必忌其成功而决不

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盡金珠而四方抓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薦費至千金以至交選職方乗機打刦巡方總督見允即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横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于此也茲事急矣改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

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說謊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號呼法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絶色卧薪嘗胆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厲苞桑可固也

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所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强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

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臣節義之士尙不相亮無它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淸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僚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汚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

閣下上干洪怒死不旬葬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頸以待鉏麑

時浙東郡縣降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閣左爲馳道執朴以行役者衆譁不能定九江僉事孫嘉績乘衆怒遂斬攝官閣左少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紹興遵謙

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也少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禮閩人熊尙忠逃至越遵謙華紫之曰吾聞諸先生（即左都御史）凡僞逆官皆可誅也時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召其故知豪傑以從

初王期昇爲太守夢有持謁入者題而記其姓殷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越亂兆矣此殆會稽守殷遁也至是而驗

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寧波時
定師王之仁已援降表肅樂大會縉紳士子
于城隍廟召募義勇郡紳謝三賓陰致書之
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爲禍階須以公之兵
威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于肅樂出
三賓書誦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
有左袒三賓者使之任餉而止而兵部尚書
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鄭遵謙陳函輝宋之普

柯夏卿方國安熊汝霖孫嘉績等迎魯王至
紹興即監國位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
于是以分守公署爲行在以明年爲監國元年
是年仍稱江南僞號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
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
亹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羣臣皆奉
表勸進
王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

推未晚也固讓不可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
普爲東閣大學士國維首參馬士英誤國十
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
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子世鳳爲平
將軍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
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吏部尚書李
向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張文郁工
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

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僉都御史
封方國安鎮東侯王之仁武寧侯張鵬翼永
豐伯國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補御史陳潛
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上
皇太子號曰悼皇帝福王僞號曰赧皇帝潞
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又復於潛命姚志卓守分
水江上之兵每日尋食鳴鼓放舟登陸搏戰

未幾復轉棹還戍，率以爲常惟熊汝霖以五
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乃還時兵馬雲集人
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驟然國維疏請于王
曰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
攻堅擣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算必運諸
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
一人之功罪惜不能用
初孫熊之建義也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

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衞軍俱隸方
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
專反惡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之
分餉者只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
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新出義餉
勸助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兵支某邑正餉
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
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庭譁然戶部主
事董守諭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
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
之先後所爲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
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冬有義師專
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閣部以五
府歸方藩而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
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爲
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不過

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
士
十月壬辰王師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
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至王師敗績追至草
橋門下適大風雨遂收兵而退王師駐沿江
營木爲城
會福州遣兵科給事劉中藻頒詔於越諸求富

貴者爭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馳有詔上疏于閩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新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照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榮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熊汝霖吾知奉主上

不顧其他皆不奉詔中蔡廢然而返由是浙閩竟成水炭

十一月進方國安荊國公王之仁爲寧國公封鄭遵謙爲義興伯監國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諸軍皆受節制馬士英阮大鋮皆竄入方營欲朝見王不許下羣臣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近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恆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監國回越城以謝三賓爲禮部尚書尋入東閣鑄大明通寶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中進某所造監國魯元年僞大統曆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監國在紹興以柯夏卿曹惟才爲使奉書閩用敵國禮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

柱者劉澤清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于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餘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內向行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孫嘉績爭重署爲勝將軍始返

定海抛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乃不當罪乃止

三月丙寅殺宗大祥董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
縞素一日從之
錢塘自正月以來各營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
監國云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
敗後遂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
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沈船一戰
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
是月王師決堰放舟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
營守汛命王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
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船數十隻鄭
遵謙獲得鐵甲八十餘副國維督諸軍渡江
會閩使陸清源賫紹至江上犒師馬士英喚
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藩罪國維曰禍在
此矣
四月王正月率師渡海鹽破澉浦城又杭州固
守堅不可克曾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

部尙書余煌兼部兵尙書督江上諸師而王
師屯北岸以大礮擊南營碎方營中廚鍋灶
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閩中會以手敕
相招入閩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
五月二十七日夜遂拔營走至紹陳兵劫監國
南行二十八日夜月色甚明王師遂入杭州
江上諸軍聞報俱潰鄭遵謙攜貲入海國維
二十九日惟王之仁一軍尙在將由江入海國
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
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清師數十萬屯北岸
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
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
國
禮部尙書余煌大張榜示盡啓九門放兵出走
筆畢正衣冠赴水死
是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孫熙所將

皆奇零殘疾羸績書以其兵付某某與[illegible]王
中合師三千兩浙來受約束者當[illegible]鄉宋大
定太僕鄉陳潜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祖
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劉譚山將取海寧以江
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涉
往來王師驅馬試之不及于腹數十騎過江
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監國發自紹興富平
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護監國由江門
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張氏世子由
定海而出
張國維行次黃石岩而方國安馬士英合兵奔
至天台詢之土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至
滇閩者因士衆未集稍憇以俟山中有石橋
恐敵人之來襲也命毀之橋中有石板板有
文二行曰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駭以

爲此天意也遂留不在遣人投誠至杭貝勒
大悅即命阮大鋮遣之以書以畀其禮兩人
大喜即決計獻監國以投降乃遣將守監國
夫至營而守者忽病不省人事監國得單
騎逸登海舶傳命國維防爲四邑遂過東陽
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
二十五日王師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
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
二十七日王師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
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謂知府王澧
曰予有父母在可無死余國之大臣也義不
得生暫欲薙髮以紓民難于是經理諸事三
日晨從容就縊或曰赴園池死云
王之臣藏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
蛟門下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到
松江散冠登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

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臣不肯身
洪披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
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
陳函輝哭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
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
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穆叔生死爲魯
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女恩無可
報妻兒而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

孤臣臣年五十至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
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
一生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
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稱共參文佛
蔣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于卷倘存副在名
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删慧業降生
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
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語

扃戶自經死
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大僕少卿陳潛夫偕
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沈河死
兵部主事葉世楨與妻王氏同溺死
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
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
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沈水死
諸暨諸生方垌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

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
坐徵倒內命人掩覆閉聲誦佛死
王師至金華督師閣部朱大典出兵與戰傷王
師士卒數萬固守月有五日不下王師取民
間耕牛載紅衣大礮集城下向一處擊之城
崩大典以家眷悉置于樓閣門縱火自焚死
其子師鄭弟武進入亦死
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應

城破鵬翼及棄安王楚王晉王平王皆自殺
督學御史王景亮被殺不順遇害
馬士英方國安等猶擁殘兵數請入閩唐王以
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臺州山寺爲僧隨爲
王師搜獲阮大鋮先已迎降貝勒隨令內院
辦事方逢年及刑部尙書蘇壯等俱薙髮投
順士英國安至杭貝待待之厚兩人遂擒魯
王妃及其眷屬以獻貝勒復誘兩人使盡携

眷屬及愛將銳卒入城中駐札月餘貝勒洽
宴其將領四十八人同時就戮四士英國安
挾之入閩俱械一室士英日吟詩消遣一日
引入洪塘與總兵數人俱被戮時有黑氣從
西南來以爲諸臣被慘猶有天變云

阮大鋮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署其姓名
囑之南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鋮初降不
知也其同邑滿應奎逆黨潘汝禎之子也時
爲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鋮數等大鋮入揖
應奎故作色斬之大鋮不覺屈膝既而示以
銓之書大喜過望從征福建方過仙霞嶺口
稱雷爺相見遂墮馬折頸而死雷縯祚者太
平人以孝廉仕至河間道因劾周延儒被黜
至弘光時六等定罪爲大鋮寃死故顯神云

兵部侍郎楊文驄士英戚也乙酉夏道蘇州取
庫金二十餘萬田楊同遣兵四百截帑物獻

貝勒貝勒盡殺之田仰私送帑帛數車貝勒
受之使田兵別營以鐵騎千餘圍之盡放田
兵出圍令楊兵下馬去器械于次日火礮四
衝之執箭齊發一營皆沒張名振既護監國
出海投肅　伯黃斌卿于舟山舟山者四面
皆海元時爲昌國衛昔越王勾踐欲置夫差
于甬句東即此地也今省入定海設參將一
員以鎮之崇禎間黃斌卿爲其地參將斌卿

與化衛人少隨其父于京卽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嘗授把總苦于無貲有姨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爲其妻妬死後自恚將歴任江北總兵南京既失遁歸閩中建僞號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鎮沓船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緯長江此進取之地也唐王善之封爲肅 伯賜印劍率兵屯舟山便宜行事既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崔芝

號九玄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爲盜于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統之其所爲東京者乃國王也國王曰京王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主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卽薩摩）于諸島爲最强與大將軍相爲首尾崔芝既款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徵行至家爲有司跡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爲盜如故久之就撫以崔芝爲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

乙酉秋唐王加崔芝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概許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

年之用自長奇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脩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傳珠璣玩好以悅之㕘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籥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以爲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悚慨下士來者多歸之而斌卿爲人猜忌故至是崔芝怒而入閩福州既破鄭芝龍約衆議降安昌王恭梟尚

書張肯堂侍郎朱永祐忠威伯賀君堯武康
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雀芝涕泣而謂芝龍
曰雀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三
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為天下笑請得效死于
前不忍見公之至此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
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雀芝既去舟山斌卿
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得還軍斌卿怯于
大敵而勇于害同類是年副使荊本徹至舟

山屯兵沙埕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
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為
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為流言民有單里者
從斌卿攻之本撤遂遇害
至六月浙東事敗張名振護監國毛有倫扈張
妃世子至而斌卿不納飄泊外洋名振以與
斌卿為兒女姻其兵勢每相倚藉王鳴謙至
舟山斌卿誘擊之盡併其衆叛將張國柱乃

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
名號驍勇斌卿念陸戰不能勝之乃使百姓
棄城而身率水師出戰于洋三日夜不能當
國柱名振水營將阮進精水戰以四舟衝國
柱營秋濤方漲乘之發礮無不靡碎國柱僅
以身免乃却元妃世子去斌卿得以其樓船
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為海中小盜名振
拔之使統水營進甚德名振而斌卿以計間

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舩二十艘軍資器械數
萬脫歸閩海時監國監舟外洋會永勝伯鄭
彩至舟山遂奉監國入閩
十月丁酉監國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次中左所即廈門也時芝龍既降
并令鄭彩執監國以投誠彩不可匿監國而
以南夷貌類者服監國服居舟中謂守者曰
事苟急則縊死以示之王師挾芝龍北去乃

已芝龍子成功年甫二十不從父志復建殺
父報國之旗于海上然亦不欲奉監國仍稱
閩中僞號鄭彩乃奉監國改次長垣以明年
爲監國二年海上遂有朔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監國改次垣熊汝
霖爲相
辛未監國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
兵來會進鄭彩爲建國公張名振爲定西侯

楊耿爲同安伯鄭聯爲定遠伯周瑞爲閩安
伯周崔芝爲平夷伯阮進爲蕩　伯周崔復
海口以叅謀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遣義子
林皋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
二月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浦失利又明日王
師救海澄南師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閩
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鄖西王
復建寧其裨將王和復紹武初營山中取民

間几桌數百張每張然火線數十炷黑夜順
流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礮石交下遲
明日方知其僞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突至
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籥舞趙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
燒嶼是時舟山復有吳勝兆之事勝兆
朝守松江師也頗懷異志聚吳中失職者并招
太湖義旅以蠟書求援于舟山烒卿猶豫不

故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
張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詰之時烒卿已進
爵威侯其爵　伯印故在名振請即以其印
封勝兆爲期是月二十六日勝兆之聚謀者
既衆人人以爲事成在旦夕肆言無忌而所
撫義旅多不就約束欲淩主兵出其上主兵
恨之次骨其未經招撫者則匿就北師因捕
義旅以見勝兆勝兆外無以目解輒斧質以

狥義旅且慼勝兆中變
當是時名振率師窺崇明而海蕭樓船衆失八
九䟽踣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因失勝
兆之約義旅遂刦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
勝兆之部曲且與義旅異志于是有詹世勳
者矯勝兆之命召義師次第入斬之畢而執
勝兆當事者雜治其獄陳子龍侯其會沈廷
楊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連

染入棨當事鞫之長吉口承與詹世勳謀叛
非勝兆也于是并殺世勳初忠威伯賀君堯
帥溫州嘗賊殺禮部顧錫疇衆論非之及溫
破入閩復至温之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資
來舟山其操將歐興有隙于君堯至是潛告
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
七月監國親征至長垣會鄭彩周瑞周雀芝阮
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令朱丕承寧海
令錢楷皆以城降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
林正亨爲戶部尚書錢肅樂爲兵部尚書沈
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巒
通政使余颺左都御史林嵋吏科給事黃岳
吏部考功司郎中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
攻福寧州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

海上天子船中國公而能成事者乎錢肅樂
致之書曰將軍獨不聞宋末年二王不在海
上文陸不在船中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依沸
鼎以称安巢危枝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
書遂降
鄧藩錫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
執不屈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垐兵部侍郎林汝翥攻福

淸兵敗皆死之初咨于福京主銓政曰此淵
色太平之事頫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
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
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
死聞監國至而起
吳鍾巒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
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
不計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

爵偃卧丘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
聚兵千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
册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辯其敕書劄付
監國允之
十二月斌卿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
楊文琦文瓚董德叙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
斌卿入爲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結海濱義
旅餘姚人王翊王江具帛書邀之爲偵者所

得邑紳謝三賓又許夏等以寇之夏等入獄
西島師始至泊桃花渡仰視城上寂無舉動
王師以大礮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
夏慷慨而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
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
爲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
心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
夏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

假乎三賓在旁搏顙以謝夏等皆論死文瓚
妻張氏夏妻陸氏獻宸妻朱氏文琦妻朱氏
皆自縊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言出乃刻意爲保聚之計限
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
制田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日
食初舟山之田强半屬內地大戶至是盡籍
爲官田總計合山之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

弑鄭欲并收其一如土司之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

王翊遂入四明山四明在漢晉以前通爲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四明週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稗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闌山據險自守諸將共破之大闌山四明之山心也四明之爲山寨舊矣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監國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一分守道彭遇颺南都時御史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幟宗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瑞而左彩彩積恨之監國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環琦守環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河霖奴子與之爭曰元夕汝霖自監國所歸沐熊鄭兩家以胥珥相問遣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彩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睦兵于牛田鄭氏故以商船爲事遵謙强取二船貲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辭色彩乃詐朴部將丘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鄭鴻逵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謙而難于面之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所畜殺我豈出

河意而相避乎輝出謙乞隻雞盂黍哭奠汝霖既畢蹈海死

謙妾金四姐者故娼也嘗皆殺其婢王氏下於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金四姐束臬象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侑哭彩聞之沉之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時江西金聲桓遣北將郭天才援閩與巡撫佟國鼐有隙天才來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林嵋自縊興泉守道湯棻緋衣坐堂上遇害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永福陷兵科給事鄢正畿賦絕命篇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長樂陷御史王恩及服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陷王祁巷戰自焚死監國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王師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府縣至是盡陷僅留寧海福安二城

是月王翊破上虞殺攝印官王師由清賢嶺入義旅屯于丁山狼頋失指屠百餘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朴上虞遂陷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兵社嶴守閔禍牙軍器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令教鄉聚團練攻杜嶴破之其副將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間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復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福寧危而後降由于劉中藻故蔣府在焉彩及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樂固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馭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是歲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併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寇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于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徃至長琦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為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俗佞佛而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起兵盡誅教人生埋

于土中者無算驅其魁于島口陳家河焚之
絕西洋人往來于五達之衢置銅版刻天主
像于土以踐踏之爨棄有西洋物雖一錢之
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方欲復仇
大舶截礮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
日而京第至日本方戒嚴于外國京第卽于
舟中朝夜拜哭不已
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篮

與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閩長琦王之
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乱我不遑恤而使其臣
哭于我國我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
各島舉入京第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
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
武錢由此也
孝卿假而艄留長鎬長鎬故多官妓皆居大宅
無壁落以綾幔分爲私室當月夜每室懸琉

璃諸妓各賽琵琶中國未之有也孝卿戀戀
不歸而其國輕之竟不發師王翊又破上虞
走其令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
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余國望
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鹵掠橫暴而
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
惟王翊一旅蔓延于八百里之間設爲五營
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下戶安堵如

故履畝而稅入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
徒立置重典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
爲之晝閉吏胥不敢催租縛民郡縣長吏惴
惴保守一城爲幸皆爲誠講解翊計天子不
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
虞出東狗奉化王師方攻吳奎明力不支而
遁至河伯所翊猝遇之戰王師敗績
順治六年巳丑正月辛酉朔監國次沙垣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王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王師乃離城十里掘壕樹栅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爲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尙等同死者數百餘人
張名振之喪師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西者亦失歡于斌卿而別營於鹿頸兩人皆恨斌卿第孥皆

在舟山未得問也
六月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閩地盡陷鄭彩亦棄監國而去名振與阮進進往迎監國于沙埕扈至南田以建跳所處之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鍾巒飄

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爲博士弟子員率老進見襤衫巾縧拜起秩秩監國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
左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武則自稱都督將軍未有三品以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振大僅受御史在承平固爲顯要而非論于今時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

懸絕以之相臨恐爲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吳鍾巒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
初諸營進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振名振不樂曰侯王翊之來我爲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覲其軍容陛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鈐鍵哉山海久不寧有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人所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應

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
印曰請自勉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浙
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
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坳之前營黃中道
曰嚴我公動搖四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
其使分羨各營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踉蹌
去
王師圍建跳所薄　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

金鼓動天王師圍解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
先初同張桂國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
以事
朝先固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鬱鬱居
閒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頸四五月而聚兵
數千邊海爲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建跳將訊阮進恃昔日保舟山之力以百
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入至建跳
所存問官守斌卿盡收海盜資其封掠有黃
大振者善刼獲番艘數萬金以餽斌卿不饜
大掠無以應之逃匿朝先營駕危言以怵朝
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
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布陸偉朱玖逆戰輒敗
求救于安昌王恭摀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
罪曰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于

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旨處
分
九月十四日胥會于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
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
掠砍傷斌卿沉之海中二女從死
十月己巳監國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肎
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祐吏部侍郎孫延齡
戶部尚書

是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阮進述請兵不發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發矣進與名振上疏監國以登波將軍阮美爲使監國親餞送之

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雨紅魚乘空上下不知所往

十二日見山舵工[illegible]曰此高麗界也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凡商船往來至國例發小舟譏出入名曰班船阮美諭以梵策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而知舩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僧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者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猾多變乃冒其師名瞞衆者其島中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妍醜湛微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爲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爲江西僧遂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犯法者止于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于日本阮美于是始知爲其所賣也遂載經而

返

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毋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且忘備豈能渡海爲人救援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監國在舟山

三月朔王翊劄行在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王師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師自奉化入由師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餘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聰者邀之于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鶴頂山爲其降將所致害于寧城

時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亡何芝瑞有隙監國使武陵

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構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彩太敗泊涅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亦欲結成功歡反擊破彩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監國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杖一不以賦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隳之朝先又不以會是時朝先居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

朝先手格殺十數人而死

合州分收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于巫者謂監國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監國行香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

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一人矣會王師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崇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張名振阮進扈監國發舟山舟泊道頭

七月朔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雉將鳴爲團練兵執于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其絕命詩授筆于翊書而示之乃引筆以擲海道面

出北帥將會定海禁翊以待每日從客束髮
掠髮脩容謂諸帥曰使河曽見此漢官威儀
也
八月十二日北師畢集陳督訊之翊坐于地曰
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
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
貫植木絕其吭乃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
之則跪向翊王師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

公忠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遂削髮爲僧
以見金帥于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
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隣人俱厭之
江憐妾而黜其妻妻亦攜賕數江登車而去
聞者薄江所爲一日江出隣人以其妾在不
疑既而不返始知向日以術脫其妻也江旣
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

孝陵題詩痛哭
是月辛酉王師試舟海口南師以舟突陣獲樓
船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大霧王
師之舟悉抵蛟門守陴者方覺先是阮進
詣海門議和王師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値
北帥金殲之舟進以火毬投礮風轉篷腳反
擊進面創甚投水北帥刺取之安洋將軍劉
世勳都督張名振統精兵五百義勇數千背

城力戰殺傷王師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陷以巴臣興守之王相李士卒相
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及舟
山而三耳唐王嘗聞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
也欵曰吾家子孫過此二縣三尺童子亦當
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
用氏方氏姜氏壁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
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

陀山閩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太
城別肎堂自縊孔廟
吏部侍郎朱永祐被執貝勒令薙髮活之祐曰
吾髮如可薙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
城流血霑衣僕曰主人生前好潔今無知耶
血遂止
兵部尚書李向中居憂城外王師購得之向中
衰絰翔武殺之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董

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
楫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
顧环工部主事顧宗堯舍人蘇兆人安洋將
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振工部所政戴仲明
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定西參謀諸
生林世英皆死之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
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郞張煌言扈監國至

中左所尋居金門（案屬泉州同安縣東南）沈宸荃覆舟
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監國在金門三月
自去監國號
順治十一年甲午□月□日鄭成功奉魯王居
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盡擠王積不能平成
功銜之未幾將王徙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
中

至十一月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進陳雪之
圖舟山巴臣興叛降
丙申王江復與沈調倫聚中明山聲勢浸衰調
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卒
八月二十六日王師復取舟山進雪之俱赴水
死
丁酉朝議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廹之數
日之間溺死者無筭遂空其地自丙申後歷

九年山中無事甲寅冬山寇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偷驟摸犢之寇徒爲民害而已

自浙河失守雖復郡邑而陸處者雅舟山二年耳餘則以海島爲金湯舟楫爲宮殿而已海船苦水匽從者晨沐不過一盞艙僅周身穴而下仍復蓋之其與處棺中何異監國舟名河艍稍大而其頂即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謀雖金鰲橘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圖諸殿壁可以得師矣嗚

史氏跋

本末

永明王諱由榔神宗之孫桂端王常瀛第四子也常瀛最少與惠王常潤同李貴妃出萬歷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與福瑞惠三王俱受封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天啟七年瑞惠桂三王始各就國瑞國漢中惠國荆州桂國衡州地皆荒瘠而衡在江湖之表尤為僻遠常瀛靜守藩封號稱賢王正妃王氏貴人范氏以選侍孫氏妖媚見幸故王范俱不見答後數年選侍坐巫蠱事死王始親二宮生四子長次俱夭崇禎十五年三子及四子皆冠會督撫題請發宗人府序名玉牒咨禮部會題冊封三子為安仁王四子為永明王

十六年獻賊陷衡州蹂躪全楚桂王由永州入粵西得脫而世子官監宮人等阻永州浮橋

下賊悉擄之安仁永明俱禁永州衛以水把籠之令偽湖南道徐姓者督兵押赴衡陽偽道即衡陽人壬午鄉薦也密啟王云臣係新科舉人為賊所迫至此今幸臣趨發王駕雖一面撥夫支吾預已遣報桂殿下自有兵來救弱又囑守者都司王有成毋令賊來驚擾徐亦間候日數次桂王既脫走桂林即密遣人偵視得偽道啟報遂謀諸征蠻將軍楊國威國威遣中軍焦璉飛調狼兵數千兼程而下

十二月復永州迎二王以出而賊兵復合璉負永明徒行三日覓肩輿不得安仁亦免凡桂藩內外人等俱給路費送歸藩下而徐姓者已死於亂軍中竟失其名

獻賊知粵西有備乃毀桂邸木石至長沙建偽殿遂由楚入蜀

十七年春桂藩父子君臣相會於桂林廣西巡
撫瞿式耜巡按鄭封總兵楊國威等會議桂
藩係朝廷親王今遭賊難至此宜調處錢糧
安置但桂林有靖藩不便同城唯梧州倉庫
充實請王先行遷蹕就近支糧應餉然後會
題請旨桂藩乃順流而下
六月始至梧州沿江安蹕文武咸朝忽報福王
建國南都喜詔方到哀詔繼至及開讀宣言

本年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師大行
皇帝殉社稷桂藩伏地大哭自辰至酉絕而
復甦遂致疾八月薨於蒼梧葬於藤縣城北
備號興陵
守陵官每見五色雲覆之因啓賀且傳童謠云
五色雲照王墳歸南土永自明
時藩府宮眷僚屬尙有千餘二王資囊已盡寅
支卯糧猶不足用而安仁素殘刻凡永明衣
食所需仰給王兄恒缺一日安仁遣內使周
明押衣篋四送永明舟中王大喜啓視皆赭
黃袍別無可常御者王爲不懌周明前啓曰
願王勿煩惱暫用收貯靜俟天命有歸自有
服御之日
順治二年乙酉夏五月王師下江南六月唐王
監國福州八月詔至桂林封永明爲桂王時
靖江王亨嘉密與參謀孫鼎金議以勤王爲

辭遍檄四方調集漢土官兵又强封撫鎭三
司瞿式耜于元爆張同敞鄭封及楊國威等
初進監國表文諸臣力諫不聽又慮遲疑生
變於是率將藩衞及先至狼兵共萬餘人立
諭藩府文武于靖江府臨朝稱賀是日加孫
金鼎爲參贊軍機大學士加參贊嚴天鳳范
友賢爲將軍總統左右前鋒留楊國威爲城
守卽日誓衆興師由水路出平樂抵梧州殺

官劫庫于時桂府兩王舟泊梧江方在危急
而廣督丁魁楚已飛奏閩中即發兵西上梧
江靖江見所調兵不至徬徨無計西兵小棹
東師巨艦一鼓之間全軍喪沒魁楚傳令收
兵恐驚桂府親來朝會
靖藩既敗與嚴天鳳等十餘人駕小塘舟飛渡
桂林堅壁不出令孫金鼎上潯州催兵應援
及抵潯州遇參將陳邦傳等奉調勤王率師

東指邦傳與金鼎為兒女姻金鼎以為救援
有人矣乃告以靖江敗狀邦傳宴之時參畫
胡執恭毛可求同席酒半邦傳起更衣招執
恭進密室謂曰今者靖江無謀動取敗衂我
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矣幸金鼎自來送死
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富貴耶計定復即
席謂金鼎曰今日之事大人知之乎金鼎曰
已知之不必言再飲沈醉投金鼎于水邦傳

秘之取其屍擦灰包紮詭即傳諭各兵艘悉
改勦逆紅旗即夕解功至梧州魁楚大喜委
鎮征蠻將軍協同東師前定桂州臨城之日
楊國威旗鼓焦璉者與國威不協乃發令所
部縛國威及嚴天鳳等械送軍前因至兩廣
魁楚即命傳赴福京後得旨嚴天鳳楊國威
處斬貶靖江為庶人安置廣東傅羅縣未幾
病死封邦傳富川伯晉焦璉都司使

順治三年丙戌秋八月福州不守丁魁楚聞報
密會湖督何騰蛟西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
等議推監國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自閩
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時安
仁王于九月病卒于梧式耜首言永明王賢
且神宗嫡孫應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子何
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
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十四日于哀絰

中監國肇慶
推留僚屬魁楚大器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
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
樞丞茂請終制化澄以下皆晉爵
論唐藩僞號曰思文
福京舊輔蘇觀生粤人也督師援贛贛破撤兵
度嶺魁楚故與觀生有隙兼聞贛敗倉卒與
司禮監王坤趣永明走梧避之式耜曰今日
之立爲祖宗雪仇恥爲生民援塗炭正宜奮
大勇以號令遠近今强敵日迫東人復不靖
苟自懦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以立爭之
不聽
已而觀生使給事陳邦彥勸進復回肇慶
十一月唐王弟聿鐭浮海至廣州觀生雖勸進
終忌魁楚不願過肇慶竟回廣州適聿鐭至
遂與舊輔何吾騶布政司顧元鏡總兵林察

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乃僭位置六卿僞
號紹武召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
官以拒肇慶
是月十八日永明亦僭即尊位取藩封永字又
以神宗孫取歷字改明年丁亥爲永歷元年
以府署爲行在尊父桂王爲端皇帝太妃王
氏爲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
王氏爲皇后大赦覃賞有差時論不立東殿
不選宮人諸臣朝罷喜相謂曰鳳準龍顏果
中興主也不設東殿宮人可謂美政之始
加魁楚兵部尚書式耜吏部尚書並東閣大學
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
太妃復召對諸臣諭曰今朱家皇帝僅存此一
線纘承大統願諸先生盡忠竭力相輔助之
文武拜謝
遣給事中彭燿赴廣諭觀生被殺廣州進兵至

三水永明乃以兵部侍郎林佳鼎督總兵李
明忠龍倫蘇聘等禦之佳鼎故粵中監司與
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降迎佳鼎佳
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
水死肇慶大震
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
撫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為首務
王坤者舊北闈自南都失而入閩唐王遣出乃

入肇慶秉筆司禮監
內批改戶部郎中周鼎瀚為給事中式耜力言
不可不聽
呂大器以病辭太爵
內批陞與巡使王化澄為大司馬式耜疏言化
澄誠賢有廷論斜封墨敕何可為例請補部
疏倘得體
晉李永茂內學士知經筵復不晉疏薦十五人

薦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啟觀名太繁幾半
油西人皆誅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獨斥永茂跪
陳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舉五省人進
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耜
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
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言司
禮抑然不可薦人更不可

吏科給事中劉鼒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永明
怒叱逐鼒等式耜力持之得復用
十一月王師由閩趨潮惠俱下之潛師襲廣州
望日唐王方視學警報至觀生叱曰潮州公
文昨夕到兵何自來耶王師先以數騎抵東
郭門守門者猶以為招徠海上盜也嚛問之
此覺而城不及閉先鋒入反據城以引外騎
執聿鍥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

衛等死之事鎮與周益遠亞守四亞顧元鏡
何吾騶降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瞿式耜請守
峽曰司禮王坤趣永明西避之式耜夜持永
舟留駕曰我兵水陸見至三水可主下猶也
爭之不得請身留肇慶宗人府朱容藩曰左
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存益孤亦
不許永明遂駕小舟上西峽走梧州丁魁楚
以朱治憪為總制守肇慶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李成棟分兵狥南韶自率
兵向肇慶永明由桐州北走平樂而魁楚惑
于奸弁蘇聘從桐西走岑溪式耜隨行而委
滕家多遲遁梧江惟大司馬王化澄戸部尚
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郎吳貞毓給事中
唐鍼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靁洪士彭掌錦衣
衛馬吉翔扈蹕
李成棟入肇慶朱治憪走治憪字子晦浙人也

川文安之雲南王錫袞為相周堪賡郭都賢
劉遠生等為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為給事又
晉騰蛟閣部督師是時孫可望方由川貴入雲
京安之錫袞以道阻不能達
丁魁楚之去梧也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
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方至岑溪成棟追
及之戰于藤江魁楚被殺闔門盡沒
王師入平樂陳邦傳棄城走南寧永明聞報大

怒王坤請召武岡鎮劉承胤入援藉之建楚
承胤聞召即統兵至全州迎駕封承胤安國
公
式耜上疏曰蒍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
楚之期然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
疑扃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在粵而
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
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楚不可還往

舉鄉試有文譽崇禎時爲肇慶同知縣陞通
職至是薙髮云
成棟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等取高雷廉三郡
二十九日成棟入梧州巡撫曹燁降先是蒼
梧令萬思夔作一木龜令人牽之號於路曰
降敵者似此及王師薄梧巡撫曹燁以春秋
得儁者也因與櫬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知
天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也

若以罪不赦俘諸軍門亦唯命若惠邀天之
福苟保首領使得是所君之惠也即涕泣不
敢仰視成棟笑而受之釋其縛焚其櫬兵入
梧城萬思夔大書曹燁姓名於木龜背置堂
中遂遁
三月永明入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東閣大學
士遣使湖南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并
趣其兵入衛是月式耜至自梧疏請徵四

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
輕棄則更入也難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
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就粵西恢中原則一
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
聽又泣請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一隅若復
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
起此以舉事願與此地俱存亡乃命式耜留
守桂林各路悉禀節制

封總兵焦璉富川伯鎮桂封舊鎮陳邦傳思恩
侯守昭平
永明發桂林三月蕭桂林式耜檄總兵焦璉璉
駐別縣黃沙鎮聞檄即率三百騎赴救時山
水泛溢士卒徒涉百里水及馬腹臨江無舟
搜郡中得漁舟三艇士卒以次渡畢璉乃渡
初十日薄暮抵式耜府式耜歡甚拊其背而勞
之如家人父子

翌日王師數萬猝至數十騎直突文昌門登城樓式耜署在城樓下矢及式耜綸巾式耜呼璉璉卽袒臂控弦自下射之十騎顛連發數矢敵應弦而倒數十騎乃下短兵接戰璉復殺數人時城門閉餘騎復登城挾馬越城而下奔還大軍璉卽啓門而出麾三百騎大呼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王師復合璉又大呼殺入軍士無

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天戈刃所及血雨肉飛式耜率士民擊金從之以助軍威王師大奔璉復追殺數里王師乃退

初承胤之從武岡入援也猶尊朝廷持正守法逐司禮王坤爲竊天子權面叱周鼎瀚爲奉寺鼻息推重式耜特發兵數千援桂既而承胤請以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參駁之吉翔等疑疏出劉湘客指

鼎遂造飛語爲董卓崔胤之議激承胤怒遍永明立命廷杖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萬六吉于行在午門外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益橫脅永明幸武岡式耜疏請留蹕全陽以扼楚粵之中不聽

四月永明至武岡改爲奉天府以巡道嚴起恒爲大學士

廣督何騰蛟招撫流寇曹志建王朝俊郝永忠

等來歸悉賜五等爵晉騰蛟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常沙聲勢稍振

五月承胤援兵在桂索餉而譁式耜括庫藏不足夫人邵捐簪珥以佐之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擊鬪掠市而去

是時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茂平南王尚可喜統兵取湖南進攻桂林焦璉負創奮臂督師撫按肘羽腹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

馬騎王師稍卻乃出城奮擊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枵腹式耜括署中米蒸飯分哺之將士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王師旋去式耜先令路將馬之驥伏于漓江犄角接應王師北追殺二十里而還孔有德敗走望虞山樹木皆以爲金甲天神幾爲焦兵所及

余龍者故江上盜也有衆萬餘受韻督萬元吉招撫及韻破龍等無所歸出沒甘竹灘

既而廣州陷東莞人癸未進士侍讀張家玉舉人韓如璜等起兵攻東莞是年春佟養甲素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家玉衣冠出見責元琳以大義元琳固與家玉同爲癸未庶常者也歸報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平生殺榮辱惟公所命其師林存力贊之遂結鄉勇何不凡莫子元等襲東莞入之執新令鄭流金籍降紳李覺斯家犒士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走以舟師屯杜深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太赤領縣事兵部給事陳邦彥招余龍等起兵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閒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阻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亦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

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觀生東保潮惠不聽丁魁楚立永明于肇慶觀生與魁楚不協撤兵回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授邦彥兵科給事令回慰觀生而觀生已擁立唐王聿鐭邦彥貽書報命遂隱高明山中未幾廣州破肇梧繼陷將至平樂邦彥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襲廣州龍許之乃焚北船百餘于東莞遂突廣州邦彥使其

門人馬應房與龍攻順德復之又與張家玉書曰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余玉師風鶴桂林累卿得牽制粤西得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佟養甲訪求其家獲其妾何氏并子和尹虞尹于肇慶厚待之爲書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褚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壯其志爲入仍養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璜等亦戰死李成棟至順德破余龍于黃達江馬應房迎戰死之當時王師東指不能復西由是桂林稍定

式耜自三月至五月曉夜立矢石中推食解衣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無變志又焦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以國士遇之獨得其死力璉乘勝復陽朔再下平樂

懷集縣丞徐定國向磨山中誓不薙髮及是引兵復懷集御史魯可藻督師復富川及賀縣引兵與焦璉會平樂陳邦傅亦由賓柳入潯州王師引還廣州遂復梧粤西再定式耜力也以保桂功晉式耜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式耜辭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拜

晉張家玉兵部尙書提督嶺表軍務以魯可藻巡撫廣西可藻和州人以明經令新城政最擢御史式耜敘軍功特拜是職

式耜復請告自劾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萬死無一生之望者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

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
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駐
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請再
返蹕全陽不聽
六月偏沅巡撫陳蓋率滇營標將趙應選胡一
清入覲晉應選一清都督少保各謝恩率兵
還沅
時王師破杜溶村韓如璜死之

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圍之家玉走博羅
七月前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于九江村與陳邦
彥結降北廣州衞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為內
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王師以守東門
約以是月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
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
誅之并坑花山盜之守東門者
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歎曰

丁其死於是呼佐若猶與坐而痛哭戰而死養
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
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子壯奔鷂潭李
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入高明與監軍道
麥而炫縣令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
清遠指揮白常燦殺守道于華玉知縣章應
斗以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張家玉亦破博
羅 [illegible]

初劉承胤號錢棍擁重兵頗建閒及迎鑾遂與
中人迫脅朝廷太妃刺血書詔召駐札商丘
伯侯性入衞性遣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至
武岡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昭告興
陵時三王已定長沙衡州且陷八月進逼武
岡承胤懲子女玉帛惟恐失之遂降為王師
前導 [illegible] 北
十八月馬吉翔謝復榮奉永明及三宮斬關而

出永明三字在祿祿并乳毋樊氏嚎馬失之
百官俱未知也吾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六
士人家見其中堂供神宗像與永明貌類永
明且拜且泣士人夜夢有天神降其家諸天
人悉從有三學士侍側一髯而魁梧者曰此
蘇學士軾也一秀而瘦傑者曰此李山人泌
也士人師方以智貌類山人士人奇之留因
自端曰居中南嚮坐者豈當今耶跪而進饍

永明受之大駭復前行村民皆獻雞黍土司
車祐戎服具卒乘以迎獻黃金刀永明皆慰
勞之永脅引兵追躡且懸牌諭內外有知永
明所向者賞萬金時永明與承脅相距三里
復樂請永明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
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永明徒步三十餘里
足疲不能前危在漏刻會侯性率兵奄至乃
掛肩輿先發性至峽口王師引去永明已熟

晝夜不食暮宿羅家砦越五日抵古泥封性
祥符侯[illegible]
府臣吳炳以疾留武岡破遁薙髮兵部尚書
傳作霖見獲不屈械項遊營過內閣吳炳乘
轎來作霖謂炳曰爾做內閣耶何不識廉恥
至此炳歸自縊
永明崎嶇入粵矣柳州式耜屢疏極言不可他
移一步滇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

土地僅存粵西一綫返蹕收復號召聯絡粵
師出粵以恢江贛楚師出楚以取武荊且粵
西山川形勝兵馬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
飛輓有資永明三敕留守不赴李成棟用四
姓盜鄭昌等爲道破高明殺朱實蓮于南門
樓陳子壯秀而茲被執[illegible]
二十七日成棟圍博羅穴地置礮轟發之雞鳴
城陷張家玉走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

澤之衆故所至翕然嚮而復起至是分其衆
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不克援兵甚卽
成棟救增城家玉列三營于城外成棟令杜
永和閻可義分攻之城中亦突圍出戰將士
死者數千人無降者諸請血戰潰圍而出家
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出卒死欲戰
無人必俱受縛矣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
已壞焉用徘徊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

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
光明閣賜也時年三十有三官軍得其屍集
諸紳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齒
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三尺三寸今果然死無
疑矣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
斯不得蹤跡也家玉常乘黃馬神駿趫疾每
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
死馬亦躑死溪水側云

成棟又以水陸師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傳彥
猶率兵巷戰力屈索筆題其壁曰無權無勇
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
患是攖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遂赴水北兵出
之檻送廣州在獄不食五日惟慷慨賦詠所
傳有大造于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子何之
我躬分艮苦之句十月二十八日被磔監視
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

死逾年贈兵部尚書子恭尹能以詩文世其
業

陳子壯至廣州臨刑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
與麥而炫同日死與市子上圖亦見獲其家
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是日
佟養甲命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祚王
應華伍瑞隆閻捷先陳世傑等觀之養甲問
諸降紳曰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

眞忠臣眞忠臣[illegible]入[illegible]州大[illegible]
承胤既降朮兵利其貲併與歡飲遂殺之[illegible]
時長衡既失何騰蛟嚴起恒劉湘客咸至桂林
承忠盧鼎諸鎮兵雲集式耜調和主兵撫慰
有加籌畫糧糗日不暇給復疏言柳州猺獞
襍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鄰黔蜀南
寧地逼交夷不可遠幸爾來將士瞻雲望日
以桂林爲杓樞道路臣僚疲跰重繭秋桂林

爲會極江楚民情以桂林爲拯救之聲援騰
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任汛可圖恢復不
聽初土司覃遇春從騰蛟于楚潰歸入桂林
陳兵索餉騰蛟式耜俱惡之比至柳守道龍
文明承督撫密檄佯與遇春飲解其部曲執
遇春送桂林誅之永明至古泥遇春子鳩珂
訴寃從行者倉皇未詳其始末對以不知鳩
珂率諸苗攻文明文明走遂入柳州大掠矢

及永明之舟擄遂陷[illegible]人會王[illegible]
永明倉皇跋涉亦如出武岡時是月陳邦傳子
曾禹以三千人送駕遂次象州[illegible]
十一月式耜集郝永忠焦璉誓于神前刻期出
師盧鼎趙應選分路駐兵轉餉不絕督師何
騰蛟得展武略攻三王之兵于全州斬級無
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津
關闕道亘三百里王師去楚永明欲幸南寧

爲新興侯焦璉亂兵所阻
十二月永明入桂林式耜與起恒並相式耜黎
明入閣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
騰蛟仍督師出全州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郝永忠出壁興安永忠鬬
賊左營也前在桂林與焦兵不相能式耜調
和之始得其用及壁新安有江西進士蕭琦
式耜令永豐時所得士也爲人僉壬以禮延

驟陞司馬時居永忠營百計媚之遂言桂林富饒宜守般厚趣永忠赴闕因聲言五路兵營即撤兵西上三月二十三日邦兵抵桂左右趣永明遷蹕式耜曰不可督師營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而遽使鸞轝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溯洄波逝雖長年三老能逆挽其既枝哉左右禁近益周張不止式耜請

曰無已俟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小立觀兵督戰咫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為策桂城危栁又不危乎彼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可到兩大平反覆數百言永明言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式耜泣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且議之是夜永忠斬關而入劫永明于寢裸體置之城外馬吉翔為永明具袍服襆被而行永明乃縛百官劫其

貲財縱兵淫掠焦璉遣人謂式耜曰强敵外逼奸宄內閧勢不兩全願移師登桂保公出城駐兵城外俟永忠城中乏食必外掠即統兵四面擊殺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為保障以梧為門戶協力守粵事可萬全式耜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虞敵騎擣虛不聽

時永明早發式耜疾出送駕永明即以數十兵

遮式耜車入掠其署百姓奮義擊賊俱為殺傷式耜家人假以何督師令箭救式耜家屬得出式耜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式耜登舟城中煙火高于樓櫓式耜家人放舟三里樟木港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抵樟木港式耜已兼晝夜不飲食惟歎息不及送駕身不能死桂署為恨遠生等謂兵變倉卒急難著手請下溯平尚催璉入援發檄遠近毋內

恐徼地方紳士毋驚疑雉髮檄一吏入桂息
烟火收倉儲毋爲亂人所盜式耜然之舟下
三十里豆市井人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明
日式耜乘小艇返桂城下俾會城人知留守
在也仍回駐陽朔璉兵續上楚鎭周金湯熊
兆佐亦入桂城式耜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
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三月一日式
耜還桂署廡舍寥落滿城暴骨唯烟火中爝

炙氣耳式耜令軍悉屯官舍灑除街路其從
官被掠如龔入者漸周給之太常黃太玄死
於兵棺殮之撫順荒餘收拾破傷招徠撫字
桂城始有人跡

何騰蛟方犒軍永寧聞變馳回而郝兵已飽掠
避去滇鎭胡一清新興侯焦璉俱統兵相繼
而至日需粟米數百石式耜撚髮爪辦之軍
復大振

王師聞桂城兵變二十三日直抵北門式耜慰
勞軍士勉以忠義騰蛟督將校分陣啓門而
出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
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及焦璉從北門戰未
合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爲諸君破之單騎
橫矛直奔王師左右衝擊勢若游龍王師合
而復散者數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
呼殺入與焦璉合連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

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好爲我破
之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十人奪敵馬而馳
一清每乘馬必剪其鬃王師意爲怪遇之輒
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合兵轉鬭
而前金湯兆佐率楚兵橫擊之璉標下趙興
白貴帥銳師夾擊皆殊死戰白貴戰死王師
遂奔追殺三十里北渡甘棠而去式耜得於
北門督師還交相勞苦督師乃列營榕江諸

師分兩路而軍[illegible]

當永明發桂林式耜獨處孤城已而頻傳凶問永明每欷歔下淚至是式耜上疏請行在候駕及三宮起居永明乃大喜知留守在也下璽書旌美遣官慰視憔悴狀式耜寸縷無遺賜紗緞及尙方銀兩并賜精忠貫日金章以表其忠太妃賜紗緞尙方銀與夫人邵復進式耜少師臨桂伯瑾等皆晉爵式耜恤死事

軍士家為壇祭之焚白晝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是月永明至南寧扈蹕者輔臣嚴起恒馬吉翔兵部蕭琦給事吳其靁洪士彭許兆進君三聘六七人而已潯柳二府為陳邦傅所據不承地稅資用乏絕嚴起恒兼署吏部關選予邑城三十四縣三州鹽客藥戶皆為仕籍式耜念南寧蠻鄉不可久駐日為永明請幸道

請還桂督勳鎮將士道取全州會東人有反歸信促巡撫魯可藻繕兵以待文念行在無講官經筵久曠石室廖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于扇進之趙臺者順天大錦衣籍以武職改文階歷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士司心會有湖州人胡執恭為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陳邦傳因入京襲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入南寧邦傳于曾禹因迎駕得

預票擬時下敕有拜君之賜于無窮句遠近笑之曾禹欲得南寧執恭佐之臺不讓于是陳趙治兵相攻[illegible]

金聲恒王德仁以江西來歸初聲恒本遼陽衛襲世職以邊咨歷楊嗣昌史可法諸部累官淮徐總兵尋隸左良玉後隊[illegible]順治乙酉四月左兵東下以江西屬聲恒既而良玉死其養子夢庚率所部降而聲恒不願

東下北行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遂以江西專委聲恒還師南向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西屯九江聲恒宣言王師馬步二十餘萬旦夕且至迭檄江西速降即免屠城巡撫曠昭解印而逃江城人皆走至是年六月四日紳士及諸亡命迎聲恒于九江十九日聲恒至有諸生數十迎于江干聲恒戴方巾青紗金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廷參于舟

前廷參者猶以見即跪跪已起揖乃拜復起揖再拜而止聲恒故武人被輕衫受文謁喜殊不自勝左右顧從者當如何答禮且笑且摳引諸生起口中謙讓喃喃有所云而無其辭頗涎隆縮如狨諸生及從官皆自笑之聲恒恐內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

體忠怒江城人獨迎謁聲恒也則與金氏分營而居城以東者爲王城以西者爲金所居金

都會宜闢處官府用第舍焉其偏裨姻族又分据華劇網羅諸富豪略盡以便宜署置官屬陰忌王氏士馬精強亦不大誅掠漸得人心欲遂除之未有以發會薙髮令至齋文者聲恒之叔也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恒曰此王兵爲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即其揖時刺之屍出王兵大擾燬德勝門及章江門與諸金格鬭三日殺傷相當聲恒且戰且招以王

兵屬體忠中軍掌旗牌王得仁軍中所謂王雜毛者也聲恒念江西據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閩廣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身以孤軍倖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計王師南下以來功未有高于己者意旦夕且封王次亦不失爲侯耳及收江西疏還乃止以聲恒爲副總兵提督江西軍事視原秩更貶于是聲恒氣沮[illegible]

是時閩中僭號以楊延麟爲相督師取江西萬
元吉爲兵部尚書督師至贛州

紀事補遺卷八終

明末紀事補遺卷九

本末

丙戌八月王師平福京殺明人士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歸金氏威震尚楚巡撫李鳳翔死聲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署爲師府役夫萬餘窮高極壯嘗臥病思食虎郎令環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聲桓性陰狠能箝禁不泄方南顧明微内甚滿盛欲待

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巡撫李鳳翔死北來有司益多挫之

王得仁亦望爲總兵而不得意同怏怏又屢受折辱得仁本起羣盜隸闖營每臨陣未嘗有堅陣性又獷躁不能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顧君命當侯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得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煅金銀以萬金使丹客宗超一開天寶洞將以立壇諸

致物惟檄天罡雷役使丁甲神爲百勝天符奠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入九重富優伶每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金王兩家怨辭稍稍聞于外贛州之未破也萬元吉嘗遣間使密誘聲桓使反萬從武陵楊嗣昌西征時嘗與聲桓相識于左營故也聲桓得書不報捕其使械擊于庭夜乃解其縛飲食勞苦之問督師殷勤甚厚未明而縱之萬兆

後其使亦間泄其語諸歸客佸之知兩家不得封意眼聞自露其關防劄印乃言闖王尙在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者即舉江西封公亦嘗遣一二平未幾江城人士走諸金門下者受意爲聲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諸其冠服之式聲桓令塑爲華陽巾而羽衣與像入祠觀者咋舌歸客極言明復大聚且阿意謂先授侯印令公舉江西待收京且分天

下而王之聲桓喜甚且遣間使請焉後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益倨日從諸將索珍寶奇貨呼聲桓曰金副總得仁曰王把總先此兩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自文于偏裨至是其部曲亦駭一日章宴藩司舖氈席地望聲桓一等于閫外酒半嬉笑視曰王得仁汝欲反邪是日得仁歸大愧其從騎聲桓亦失色俯首彈鞭還帥府

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還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撻案大呼曰我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論汝官無餉可得杠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睛皆出杖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遣請印數輩皆不還奈何冉客宗超一弟子黎士文者亦輕猥喜事得與左右往來其鄉

叟有門人官閫者黎從置箚付爲官郎因爲一轉賣以熒惑喜事少年又雅游于金客黃人龍之門即因人龍自荐于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明兵雖大聚獨我知閫主所在耳公誠無愛厚貲貲我以往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願汝歸何知酬汝且功名本共之居其間黎生及胡爾音夜袖兩印入帥府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篆文柳渠上刻小篆文曰精忠報國曰此上所私賜也聲桓喜甚曰掛腕間

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舉印昇之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我聞烏金王爲何騰蛟所敗已使趙旗鼓往覘且賀何擒王否也趙旗鼓還盛言烏金王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于寶慶二人以故按不發已而巡按董成學亦覺金王謀反有端屢揚言欲奏聞而索得仁欲兒得在恐與之歎兒則

居家狀泄堅不肯與章等笑文從綦釜玉杯匜等物益恣其怒日閱諸匠爲旗幟練火器製鞍甲今年正月旣望章于天率數十騎忽如瑞州掠諸富家財或謂得仁曰此恐非爲索財賄也前有滿兵數十騎不知所往恐其伏瑞州待撫按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出不意公等且見擒得仁益急

正月晦春節二十六日壬戌官將猶習儀于上藍寺得仁伏軍裹甲而往上甫道努隊睨聲桓曰如何聲桓搖首是夕未發文武各罷得仁歸晝夜部勒全營亥日癸亥五鼓遂反七門不啟絞殺董巡按及城守道于帥府盡捕遂司道府縣官令百姓改裝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于江中聲桓使人迎南都舊輔姜曰廣于浠湖里地以姜門生故吏多仕南北者故迎與其事資號召也出示安民稱閏僞號

金自爲豫國公王自爲建武侯姜曰廣稱太子太保中極殿大學士皆稱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大約謂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氣雖平不得已効命原主云云

于是以聲桓中軍宋奎光左爲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黃人龍爲總督川陝山東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初王氏演郭韓諸戲及請祠像服式皆左良玉舊客胡以寧啟之也時以寧死子甫十有二歲敕爲進賢伯諸金皆爲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錦衣衛同知金幕書記吳尊周爲江西巡按王幕書記陳芳爲江西巡撫府縣各屬堂佐皆其客也時舊冠服亦易倉卒不具盡于優伶箱中取之一時唱導威儀如他日鄉民擁觀嘖嘖惟視其翅間前後皆禿無髮以此微異黎人[illegible]

布察署而諸客首言明事者錄並不及唯陳
大生黎士文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眞
官閩歸而不願出者則又生以觀望矯詔加
銜勸令爲官欲因封聚義旅覩其强弱諸客
久失望亦各自稱銜級出所藏閩中劄付散
賣頒給欲羅萃山澤別爲一軍由是職方監
紀交錯于道復如弘光之時
黃天雷妹有殊色得仁爲之心死而王体忠亦

欲之故搆怨于聲桓殺之而奪其軍以納其
妹天雷妹尋以不食死已而追憐悔之乃厚
遇天雷凡事咨而行奔走求官者皆就黃以
歸建武建武之門幾傾豫國客前所遣迎唐
王者丁時遇韭趦趄道中實不知所在金王
亦貶其詐徵閩南來人言唐王已殂諸臣復
擁立桂王于廣東乃爲閩中稱詔進諸官秩
有差然聲桓意終疑又謀求益王世子立爲

監國諸事唐王而嘗爲魯王官者因亦各謀
迎立魯王而戴之縉紳有識者見其舉動各
引歸相戒勿出東方義旅總督師侍郎揭重
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唯姜曰
廣在城中與金王調策兵食而已王得仁西
征九江胡以寧從兄胡澹詣軍門說以順流
而下揚言章巡撫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
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嚮應大河南北西及

陝山其誰爲請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
移時而破之珍其鹵獲自部送還金亦忌于
北伐數趣使歸以澹謀質聲桓望客皆曰此
上策也時江西諸郡皆反獨贛未下黃人龍
聞澹謀謂聲桓曰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
州高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
有寧王名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備贛州故
爲巡撫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動會

朝鎮守湖廣羅總督恐其兵趣廣欲先敗金兵
于贛州遣人遺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
創舉非常扶大義爲天下倡咸引領企足日
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如
欲通粤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當其後
計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
乃立議代贛然忌王氏專制會城勢與偕往
彼使先齎册印封高進庫諭以利害進庫卽

故興平伯高傑兄子也初無意問及見書大
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侯我遂勒兵出戰聲桓
使副將白朝佐衛之朝佐者爲聲桓刺王體
忠者也前破建昌得金五十萬聲桓出師時
索之朝佐不與曰久盡矣及與高氏戰追奔
數十里徑至城下高窘甚白戰亦疲使人覘
大軍相去尚三十里朝佐怒曰此爲彼五十
萬欲致我死地也卽收軍歸南昌削髮爲僧

高得復入城守與金王相持七十餘日而會
城空虛獨倚朱奎光黃天雷爲重 [illegible]
夏四月乙未朔世子某生王氏出也僞册爲太
子赦天下詔曰萬喜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來歸初成棟之降也以副
總守吳淞貝勒調隨征閩閩下令以偏師赴
粤不意唾手得之及敘功疏下進佟養甲兵
部尚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成棟委官

署所下城邑養甲必亟易之以是觖望形諸
詞色養甲不之省也時永明在南寧成棟遺
洪天擢（歙人丁丑進士原任湖廣驛傳道）潘曾緯（漢陽人辛未進士）
李琦三人賫奏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
幸肇慶先是成棟所收兩廣五十餘印獨取
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之其意勸之舉事成
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妾曰我敢獨富貴
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之志遂自刎成棟哭

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審與布政使袁彭年僉
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拏于
松將發而金聲桓以江西反率師圍贛贛帥
高進庫求援于粵謂贛爲粵東門戶贛朝下
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崖峭壁仰
面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
成及旬日束手待盡我爲公守公資我糧佟
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銀八萬餉之彭年故

還發以激怒其軍心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
棟陰結其巨魁謂養甲曰贛旦暮亡粵又寇
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
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成棟故
令羣盜逼城下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勉示
安民成棟請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
榜遂布書粵中僞號養甲愕然然已無可奈
何

二十八日王師復破九江報至江城內外皆走
車一輛舟一渡索值至數金雖斬之不能禁
五月五日佟李觀泛龍舟會既而回成棟署復
開宴優人冠帶登場成棟謂養甲曰我冠博
帶何等威儀養甲曰一朝自有一朝之制度
何必羨彼成棟曰大丈夫須作千年有名的
事豈能拘拘受制于人哉我今要歸明了郎
自去其辮以刀付從者請佟去辮養甲大驚

曰還須商量爲是成棟曰有不同心請汝頭
試之妄用商量郎趨席以劍擬之養甲惧亦
去其辮成棟勒養甲于營中郎下令次日民
兵悉解辮復衣冠而以所藏總督印印表文
上之時陳趙方伙殺人心皇皇乍問反信皆
疑懼百出天耀等皆舊臣降清者力陳成棟
忠誠且述金聲桓事甚悉人心始安于是封
養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彭

年左都御史時金聲桓亦藏表于佛經部面
中遣使賫至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尚書得仁
建武侯
自兩省返歸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
麟崑山人戊辰進士余閣大學士晏清黃岡人己未進士原任廣
東水利僉事爲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
張佐辰文選司郎中黃雲袞行人潘駿虬兵
科士事麗天壽掌司禮監時固山譚泰劉良

佐等帥師救贛州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遂
突圍南昌初聲桓反時推姜曰廣爲督師奉
益藩世子鎮守南昌盡撤精銳而行姜固文
士不嫻將略彼圍大懼不知所爲聲桓愛高
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礮日增壘堅
壁爲久困計
初九日聲桓兄金成功納降許爲內應奎光闖
而殺之王營禪將貢鰲以其軍叛斬關竟出

而黃天雷未之知也報至贛州聲桓大怒慮
高兵尾之王得仁曰吾聞兵法制人不制于
人今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督三軍之士
銳志攻城贛城之食不知外救不及三日可
卜必下贛下即一師守贛一師入粵粵知贛
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清
師知贛破粵下必向解圍至贛而我以逸待
勞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

之衆可檄于旦暮若攻城垂破而撤兵棄之
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獨不聞寧王
覆撤乎聲桓家在南昌聞警遽退師王兵見
金兵走亦大奔贛師突出自相蹂躪者數千
人十九日金王回師敗王師于北沙獲西洋
砲三聲桓與姜曰廣盛服袄而迎之旱以丹
紗鼓吹輿至德勝門部中聲桓有驕色遂勸
兵入城中獨郭天才以爲不可而屯營西岸

是月楚撫堵後錫與馬進忠等攻下常注何騰蛟聞報卽出巖關身先士卒大戰日月橋遂于二十七日復金州進攻東安破之上疏報捷不爲自叨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瞿式耜一人也式耜冒暑往金州勞之

六月三日王得仁悉其精兵來攻王師橫出擊之大敗于七里街王師素畏得仁名雖勝時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仁遼東人生而髮

備五色故雜毛之稱聞於南北大將軍固山額眞譚泰乃行營掘濠溝築土城伐山撤屋爲浮橋于章江廣袤七里章江故深險當湍駛處沒水置石疊與水平然後加土重棧爲橋溽暑趨役死者數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附郭數十里間田禾山木廬墓如洗其丁壯役夫率曰與薄糜一飡水半奏之務盡無遠近辰出申還病疫死者十七八各旗分取婦女同營者迭勝無晝夜死者亦萬餘而其外兵死水死走死者且無算焉

固山額眞營蒲子塘距永和門六七里築十餘丈高臺于永和門外登望城中市賈往來獨行耦語一一見之只留惠民門縱城中出入亦藉以浮掠廉城內情實聲桓諸將俱托請兵而遁

郭大才屯西岸五戰三捷見城中無出戰意亦

撤營去所遺艨艟精先後數百艘王師又橫江夾岍擊之時王得仁率師二萬直趨九江姜曰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清兵轉輸必由之地吾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卽撤師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吾守之未易卒下分軍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勢

角之勢若復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
成擒耳日廣不聽
一日夜撤十四五至得仁嘆曰不過欲得仁同
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王師水陸截之得仁
首先士卒轉鬭而前斬首數十奪輜重大礮
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入會城王師
遂屠九江
七月瞿式耜疏請幸桂不報

成棟復遣營鎮羅成耀率兵迎扈即命爲前導
永明乃發自南寧敕趙臺留守南寧諸臣皆
扈蹕東行至雞龍山有景雲獲覆瞿式耜築
三亭于上以志其瑞碑文至今存云
八月癸巳朔永明至肇慶成棟迎于百里外儲
銀一萬以備賞賚加成棟太傅翊明大將軍
總督七省諸軍以其養子李元後爲錦衣指
麾掌絲綸房事成棟進册兵一部請一應錢
糧盡歸朝廷敕部奏銷永明命仍着勳臣成
棟料理俟恢復之日另行酌議成棟遂受賚
貢金寶儀物及饍羞六萬銀兩政無巨細受
成于成棟時從蹕諸臣自負五蚌功而成棟
意不懌也得官不由成棟題授者悉捕擊之
內外佈列皆其私昵時王師圍南昌水遮陸
截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錦綺金室
筐篚萬千以爲幣聘親迎之日繡旆帷燈香

燎歷亂鼓樂前後導繼街巷城外高臺望見
恠之意以爲餙降也笙歌方喧忽大聲震天
火光數十道擁黑雲如大車輪飛墮城中鬨
言城崩舉國狂走相蹈籍赴池井水死者無
算已而寂然歌鼓復作衆乃稍息晡時得鉛
彈子于譙臺祠東稱之其重八斤蓋城外礮
核也自建武新婚礮驚酒荒日甚城中相率
晡醼縱歌舞窮夜累日聲桓面容如土蘐根

而已諸將禪啟請百不一應惟日責妻太保
令其遣客間道出城號召四郷起義胡濬與
姜書曰國中擁百萬精強不能出寸步口夜
荒宴而眼穿外救譫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
決自金氏入城朘富民鋤貞烈幾盡劉天駟
家鈔西山解体胡奇偉擒至李鳳翔欲釋而
金卒斬之庾領以南腐小郭應銓兄弟不返
吉安限而到今支解會應亨父子臨刑莫不

皺嚙王氏楊萬同時起事者寃怨略徧四維
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爲義乎不附金王
者爲義乎天下方亂雄鶩並起強者自立能
者因人夫戴舊王稱宗國此固忠臣義士所
願望而令能者風動之資也今之確乎巋然
不與畔援爲佐者獨陳九思孤軍五年百戰
即今兩家歸正彼前一收祁門旋還師候鄒
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于二氏也其受命閫

中者揭司馬傳詹事前入國門已厭見其所
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以竹盜之魁
傑若蔡全才鄧參三輩前已爲金氏蕩滅餘
豺貒爲會聞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
腹獨張起祚起幕客守羣宜圖得當以報而
瑞州闢僻不能有所爲鄧雲龍以五千歲號
召烏合崎溪武寧漢谷間望屋掠壓實羣盜
耳以當北兵如振落雖萬衆何益且郎令義

士如雲見前者摧折戮辱如此稍有志識莫
不飲恨祝亡今徒假年號種怨自咨目前尚
無眞主而欲使氣節之志爲金王出死力其
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葉蔽目不見泰山
豈知重闉之外所在白骨如丘陵環南新附
郭百里村烟斷絕人之所存兵于何有相國
無庸談義兵爲也姜讀竟默然良久曰吾悔
不用某言

私姜之出也道故江上使某邀某俱出辭曰某
三年不入國門久無本朝冠服今悊見長者
何顏入郭姜敷邀之乃入城謁之于故第相
見嘅籍娓娓道故某問曰明之所以失天下
非在與闖耶金則左纛王乃闖枝公與侯安
所受之哉十日之間年貌兩易名雖踹明實
叛將耳今擅除爵恣殺人筦利權大更張如
此是僭也若其元闖廣而如此爲之是僞也

相君從與同事無後纍後世論史謂姜公何
如人不如引身而退歸耕滆水之陽無從叛
亂居羨名天道所惡也某去矣姜無以答後
百日而大兵至姜在圍城追思其言而悔不
用也

時城中斗米漸至一金宋奎光憂諸將不足與
謀思假神道以威衆而德勝門郭中關王廟
向有酬賽神羊神馬朝自出就水草夕還廟

調馴殊常而未嘗有試鞍勒者奎光夜臥晨
起使備香醪急趨夜勝門揚言曰德中關帝
見夢賜吾馬以破敵今趨往領遂入廟握馬
鬉不鞍而馳之三十六營兵將七門四民皆
驚願聽約束從宋督出戰而金王終待外援
夾擊奎光計復不行

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于衆云能解圍
破敵自言其名曰摩訶盤若聲桓欲驗其術

乃詞以米五斗試散兵民自辰至酉闔城霑
足由是駭服推爲國師每日闔城手香隨國
師環繞七門各衛市誦摩訶盤咨三匝期以
某夜出城破敵令軍士無持寸鐵獨用葦炬
數百千牛縛之人持一炬爇四蹄豫國公進
武侯親挾竹批率師縱馬大呼衝陣卽破矣
得仁慰其詐聲桓猶惑之
賁人尨乃稱病佯狂聲桓爲求救于國師摩訶

盤若曰噫吾已知之彼私飲御婦天帝罰命爾吾行救之遂偕往視疾人尨狂言如初聲桓戒左右縛之且刑拷鞫摩訶盤若曰我北來巡按江西御史也遂磔之是日并殺章于天解姜太保印更以內外軍士聽金鳴時指揮城中升米二金矣

固山額真聞其窮也以米二石使人呼于城下積而餓之聲桓答以冬笋百斤金橘一石固山亦笑稱其能答

城中薪亦盡撤屋以炊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樓重戶枕數千金而死者禽鼠艸根木實殆盡遂殺人而食廢宅生雀麥飢人食之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貽我也

交衢直巷先有瞭者爲隱號曰雄雞也即男伏雌也即婦有趣即帶刃者曰有尾即羣竹者一閧無趣與尾即共出擒而殺之其始第兵食民既而民復羣聚掠兵爲糧役乃父子夫婦相啖譚固山知其轉餉路絕乃西南逐張啟祚西北降鄧雲龍而殺五千歲北歎余應桂吳扛于都昌東收湖盜涂鱗次第擒殺

胡澹憤金王所爲以爲兩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脂壅死其二子亦爲王師所殺百姓轉爲王師耳目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斃是月舊輔路振飛錦衣衛康永寧擁兵

汪某自閩航海朝于行在閣臣宴日曙兵部蕭琦相繼去

九月督師何騰蛟復永州又復衡州將恢長沙而勳鎮曹志建不受節制還屯永之尨虎關騰蛟困而頓兵

李成棟拜表出師士衆登舟忽震雷起舟中折中軍桅杆士衆皆驚成棟諭衆詭曰此桅必有毒物雷當擊之何足爲異

時江廣皆反贛守將固山高進庫孤守贛城初
高亦隸左部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成棟
遣使招之約以踰秋北救不至當輸款至是
成棟復追持諭入贛勒令高反辭語不遜進
庫怒碎如其諭曰李固山反便得國公我若
反亦是國公此諭帖當與誰令要我反除死
不爲遂逐其使使還
成棟卽進兵擊之敗績回至中途報獲奸細得

密書則養甲遣家人約進庫爲內應也成棟
還行在密奏之定計誅養甲時養甲在朝其
所隨北兵皆分發梧州就粮成棟遂遣督張
世新張祥雲餉十萬率所部士馬至梧州犒
師梧有井水寺頗寬敞諭卽寺中按部給賞
伏甲小巷北兵既就賞世新令次第從小巷
出皆執而殺之三千人無一得脫者養甲知
事已敗露密表使人北上復被獲

十月十日使養甲赴梧州代祭興陵李元徹甕
殺之揚柳沙舟中成棟還奏云今內患已除
臣免內顧憂矣養甲子崇禎間由提塘官至
總兵弘光時賂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贏積
過多貝勒至攜之入閩因同取粤被成棟脅
反封漢城侯帶閣銜至是成棟敗歸慮有他
變以計殺之
十月楚撫堵徹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赤心

于營中稱高氏爲太后及其疏稱自成爲先
帝徹錫隱忍聽之且請封爲興國侯高氏弟
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統衆至湘潭屠其民
長沙聞之懼協力守之故從錫攻之弗克
初丙辰進士李紹祖降北後任楚撫守永州騰
蛟攻圍七旬堅守不下吳郡太倉人馬廷鸞
者舊縣令也時亦陷城中與紹祖居守騰蛟
獲其子不殺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靜纖悉

皆知王師援兵遂絕紹祖乃降械送桂林
紹祖式耜同年進士也式耜泝潮讓之曰汝素
受國恩奈何生為背叛之臣死為不義之鬼
今日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豈獨紹祖
也式耜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其如我何紹
祖詞窮遂殺之

還使召弋陽王不至弋陽王江西宗室也王師
至入建陽其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礮礮卒

皆負不用手擕而發輒命中郡王入士司擁
衆之成棟屢攻弗克及歸後遣科臣洪士鵬
往亦不得入

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賫敕往遇王于
陽山然衆皆自怒不聽王赴闕卒不得要領
而還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
臣任之廣關以外臣獨任之

當是時朝臣分黨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
擢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琦兵部尚書曾
燁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武進人丁丑進
自為一黨

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輔臣吏
部尚書晏清吏書侍郎吳貞毓給事吳其靁
洪士彭雷澤俊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為一黨

自各路來者左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湶

吏科丁時魁兵科金堡戶科蒙正發禮科李
用楫文選司施以徵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
馬光禮部儀制司徐世儀為一黨

翰林陳世傑驗封司吳以進給事李貞御史高
賚明太僕卿楊邦翰職方司唐元楫以廣東
人為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李元後一人元後
修整大雅與士大夫交與元從本姓賈成棟
義兒也以守舍留肇慶袁彭年素負重望掌

臺綱于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
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幸
授爲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
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尾金虎爪蒙（錢謙益保舉者）
虎脚也廣省大小官員非成棟不得擅除平
樂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爲政潯南
思恩則陳邦傳爲政通政司陳乞職官者猶
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

司掌銓僅空名而已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庚申朔永明駐肇
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承恩大興人世錦衣
指揮僉事
甲申出爲福建都司閩中僭位畀官管錦衣衛
事加今秩其標下彭鳴京等及故中丞田闢
有衆數千皆願隨承恩往召弋陽王成棟忌
之

初八日兩舟相遇于英德縣成棟邀承恩過舟
歡酒至夜闌佯醉節席丁叉之
時江西宗室朱由榛入閩由榛壬午鄉舉廣東
教諭丙戌閩省鄉試同考受紹武命爲侍讀
至是入閣永明旨也成棟亟命錦衣衛捕繫
瘐死獄中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先是潯梧參將陳邦
傳以功封富川伯尋以迎駕進思恩侯成棟

反歸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尊其子爲禹右
副都御史永明過潯州留傳撫媳甩餘永字
潯州如權閣部故事永明不許許以居潯梧
而邦傳賄詔敕中書張孟光使易居爲守爲
言者追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
未及歸時邦傳潛通降敵以故爲成棟所輕
兵科金堡承風指刻之邦傳疏辨陛下蒙塵
兩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

是以臣爲無將請卽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
臣一萬鐵騎大學士朱天麟票擬金堡從來
朕亦未悉所請着卽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也
怒曰堡論邦傅卽請監軍堡又論郝永忠若
請其頭亦與之耶乎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
墀大聲疾呼繳印于內閣永明方燕語聞之
震驚擲茶沾衣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印
自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于

邦傅也第金堡往日臨淸受闖賊官發其從
來是所深忌耳

江西自金鳴時受事能軍善守相持至八閱月
副將楊國村私降江南運紅夷大礮至晝日
力攻聲聞百餘里山谷皆震

十九日亭武城破聲桓知不可守豫使匠爲數
楷闔門親屬漢裝坐其中縱火焚之乃自衣
其銀甲寶綬赴帥府落池死先是聲桓病時
使人問死生于八角廟漢將者君梅鎖之神
神曰死在浮漚至是始驗

王得仁突圍出澹臺門兵衛不得前三出三入
遭之者輒死與譚固山馬首相值者再而不
識其爲大將軍遂彼執支解

宋奎光城破後二日得之城西空舍擒見固山
諭之降不食乃殺

姜曰廣服儒衣冠死于袚家池陳芳黃人龍皆

死亂軍中餘將不知死狀者大皆爲人所食
也人腊藥膊乞奴勵字云

二十八日起舊輔何吾騶黃士駿入直南昌已
破

何騰蛟方統諸鎭兵圍長沙烏金王統大兵南
下湘潭馬進忠胡一淸等皆走騰蛟曉起營
壁皆空乃大慟曰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
成竟如是天也遂緋衣坐堂上不去執見烏

金王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降官降將哉果以我爲血性男子何惜一劍遂不食七日且死謂寺僧曰取一瓢河水飲我是水自衡來猶吾君之水也滌腸胃而死暝目矣遂遇害并擒其夫人某氏及幼子皆被殺騰蛟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騰蛟生而所居井忽生魚鱗具五色居人異之號爲神魚井登辛酉賢書起家南陽令時流寇克岸至邑輒破

走之後從巡撫陳必謙及賊戰於安臯斬首四百級由是知名擢武主事尋兵備淮徐平土賊程肖宇王道善張方造等衆數萬福藩僭號擢撫湖廣盡瘁邊事未幾晉總督後左兵犯闕以討馬士英爲名騰蛟百計沮之不聽左兵大掠城中人走避督署者數萬騰蛟以印授家人速持去獨坐于堂亂兵入飛矢集几爲不動亘至使人請曰公不行不[illegible]

一語而別騰蛟赴之既登舟舟遂發使四裨將守之行四十里至阳邏鎭騰蛟罵曰吾封疆重臣豈相從作賊耶因自投于江守者懼誅亦赴水死騰蛟順流數十里遇漁者救之得甦標將熊朝佐等及士卒聞騰蛟在稍稍來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大治通山之間乙酉四月良玉死闖賊彼殺騰蛟自寧州間道入瀏陽向長沙時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沉

三晝夜不死有大龜負之登陸皆以爲神爭相從之監軍道章曠長沙道傅上瑞督學道堵胤錫各練兵一萬及舊鎭馬進忠張先璧盧鼎等皆次第以兵來會軍聲稍震既而闖中僭號晉騰蛟閣部封定興侯并以章曠堵胤錫爲湖南北巡撫分駐湘陰常德爲犄角皆從騰蛟請也騰蛟令南陽時雅與王善故所陳皆報可及是遇害章曠亦疽發背而卒

二月李成棟進兵擊贛州次信豐高進庫遣使
乞緩以緩其師李兵老而懈進庫夜刦之盡
沒信豐江中成棟倉卒手提小號灯夜半渡
江至江心忽失所在後三日有鋏入鋏馬浮
與水面始知成棟死也
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挑生文俱死于亂兵
三月七日騰蛟成棟敗聞至贈騰蛟中湘王謚
忠烈子文瑞奪情拜都御史監胡一清軍從

以病卒時騰蛟死家中井自是遂無神魚成
棟江夏王進元從車騎將軍南陽侯成棟妻
妾四十八房元從悉勤死于廣署聲桓亦贈
王爵皆設壇祭之其陣亡諸鎮將俱加贈䘏
以杜永和爲兵部尚書總督兩廣
敕南陽侯李元從保扈行在
封楊大福安樂伯羅成耀爲宜城伯馬寶爲安
定伯四路援勦

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鎮守惠潮
總兵張世新張祥等各行分
命收海上四姓餘賊訓練水師
封新會土鎮王興爲高明伯招集義旅王興身
材短小相傳所謂繡花針者也
又封總統林時望爲勇毅將軍
忠貞營李赤心等潰兵于茶陵由道州入粵西
堵胤錫以胡一清趙印選兵守衡州王師至擊

敗之胤錫走道州衡永俱不守
瞿式耜疏請兵科給事吳其靁監各營軍再出
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以盡力條內
治以自固嚴外脩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
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
人才凋零殆盡凡跰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
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
用之于正則用之于邪安可驅爲他人用故

一時咸以桂林爲稷下

四月孫可望遣楚雄道楊畏知及僞戶部龔彝弟龔鼎（永昌人癸未庶吉士）僞總兵潘世榮等詣行在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入蜀屠戮無噍類收載蜀府金銀道錦江而下川將楊展截而殺之重貨悉沈于江獻忠遁入貴州後誅死于西充其勳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僞號

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奇定北四人者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懷張李究無寸土甚無謂也我當歸朝力擧天下而還之一雪此恥遂率衆入雲南會沐天波爲洞蠻所刦卽提兵討定諸夷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其能次之文秀與能奇又次之然實等夷無統屬已而能奇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能之以術遂兼兩部侵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陽不置一守有皮熊者初名羅聯芳守黔以范廣薦授總兵至是遂以其軍入貴陽而據之報稱恢復黔省駐平

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于遵義有江人王祥者委任特專應熊死而祥據遵義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無爲所愚及滇使出

朝議以爲不可不行封賞兵科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楊畏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乎此純臣之節爭可望于若輩若因其向義破格明恩猶幸收用于萬一且法有因革今時異勢殊士宇非故猶必執舊法耶議久不決於是龔鼎等先歸

廣之南寧與滇省之廣南壤地相海而可望來

爵有不允封號郎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傅以
兩廣告急兵備弱單寄存與志欲私鉗可望
其中軍武康伯胡執恭者紹興人也謀以原
請空敕私塡封可望爲秦王又鑄王印令執
恭率軍士五百賫赴雲南矯敕所載崇之以
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以總攬朝政節制天下
兵馬事之以父師可望大喜迎拜受敕宣諭
黔滇文武獻賀執恭具表稱臣執恭僞稱遣

使賫奏滅其表不以聞也又請與可望合營
許之留爲總理提塘以通兩粵聲息時王師
入衡州又敗忠貞營與柳州追至龍虎關而
還
先是正月金堡參何吾騶與司禮監夏國祥比
呼彼應有若桴鼓何吾騶不自安
五月四日慈寧太妃垂簾召吾騶及堡爲解釋
之

督師堵胤錫來朝道龍虎關楚鎭曹志建遣兵
圍之志建勒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王師
入京闔門死王事者九十三人胤錫初爲長
沙守與志建善時志建爲楚將封保昌伯有
衆數萬屯三湘之南界地險而僻得免蹂躪
志建安之忠貞營兵敗過其地大掠志建恚
甚時胤錫復督忠貞營入衛志建并恨胤錫
迎入龍虎關阻隨行將士五百人于關外一

夜盡縛而殺之胤錫寓佛寺中幾不得脫胤
錫粵西明經何圖復方結寨楚粵界上使人告
以難圖復率兵迎之因得脫走至賀縣圖復
尋爲志建所殺
六月胤錫至肇慶召入閣三日加督師大學士
兼尚書賜白鏹五千錠使調李赤心高國勳
等于藤蕃間率之出楚國勳等皆自成部將
所謂高國十三家者也何騰蛟撫後請封

赤心與國公國鄖勳國公協守湖南名爲忠
貞營騰蛟死堵胤錫撫之湖南既失赤心等
由郴桂竟趨梧州大縱淫掠欲入廣東胤錫
力主其議李元胤曰我輩爲子時公何不來
復廣東今反歸從乃來爭廣余乎陛下在此
他來何爲胤錫語塞而止移瞿式耜書曰上
有密敕云東人握君于掌一朝不戒生封入
冊朕不復有中土之望唯卿與先生圖之初

王師入南都滇將趙印選同王一青王永祚
出滇勤王至江西與高進庫戰襲其老營盡
殺其父兄妻子進庫忿戰盡力破滇軍三人
走湖南投閣部何騰蛟及騰蛟被執楚地盡
陷三人相謂曰吾儕以勤王出滇因國破君
亡暫依可閣部今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
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
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慈亟土

可與共當一面盡徙焉收殘兵得萬餘皆走
桂林式耜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所過
剽掠焦璉部將趙興好剛任氣怒滇兵之橫
遂治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
式耜亟召焦璉與語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
諸將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鬬兩軍
皆感泣璉斬趙興以謝滇諸將事始得釋
是時楊畏知將回滇朝議賜可望一字親王章

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胤錫曰可望業
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靳之也
激猛虎而使噬之人奈何胤錫然之爲補牘
入奏乞月册封可望爲平遼王賜國姓與名
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錡爵
皆爲公畏知至可望所知初封之僞顧深恥
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籍于彼而眉屑
更易徒爲人笑耳仍原符執恭屏畏知所賫

冢不用也具疏辭封曰臣唯一意勦賊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懾服者修有貢獻已做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

九土司定封黔督皮熊爲匡國公揞鎮王祥爲忠國公新興侯焦璉爲宣國公防滇寇也

孫可望遣將王永祚張明圖同圍永州

八月黄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横甚金堡等以李元胤爲東援瞿式耜爲西援嚴起恒爲內援焦璉爲外援朝政在握輒行自簡政府票擬置底簿以待之任其改削黄何入直以來彈章盈篋至是告歸

遣使以蠟丸封國姓成功爲延平王封薊國公吳三桂爲漢中王皆不報命

九月嚴起恒獨相是時定南王孔有德攻道州永國公曹志建與戰敗遂出白金三十萬兩置營中下令曰斬一級者賞金五十定卑士爭先赴敵殊死奮擊王師敗績斬首無算遣人獻捷

陳邦傅鎮粵西横州徐彪爵林梁士奕各聚兵據境邦傅不能制因赤心等至思借之以爲重乃與盟結爲婚姻以討徐彪等且藉其力以傾東勳忠貞營遂散處賓衡境上居民苦

之邦傅亦不能堪幸堵胤錫之調之出楚也而赤心等初敗于柳州殘破之餘不樂北出欲請高雷二郡以息士馬胤錫不可數日竟拔營而西胤錫恚恨病作

十月別部劉世俊劉國昌使人來告願從出楚胤錫悅親至潯迎之

十一月三劉果至遣東下梧以待并檄他鎮兵期廿望日北發忽感寒疾遂篤草遺疏自爲

鐵鎖阻塞流湍急時舟居且夜半矣命從者扉

雖敵把截君荷國重任不能免胄赴鬪馬革

裹尸今幾命卧榻死有餘恨固不若自沈于

江葬江魚腹中耳從者力諫乃止以三十六

日卒贈領國公諡忠肅子世明是夏先卒于

軍

忠貞營次横州赤心死高必正統其衆

王永祚張剛明之圍永州也永地三面距水二

將以陸軍縻其一面北帥李斗東堅守至五

月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定南王孔有德統兵至衡枚疾

走繞出河外乘其不意襲其營自相擾亂棄

甲兵而走逃入山谷百姓㷭遭營之擄掠也

守將而獻諸定南准焦郤殺張明剛全師而

還留將耀武趙耀定日晉黃鉞兩年十二朝羅

濱遠永康不能固守自是湖西門戶危于累

卵王師遂入南雄屠之西上韶州羅成耀棄

城走至廣城會輔臣何吾騶黃飽至行在成

耀封之乃密敕李元胤于席間斬之以正失

守封疆縱軍劫掠之罪

時郝尚文守潮州其子囚于南京已遣人通馬

部院國柱及是王師至潮尚文遂降

明末紀事補遺卷十

本末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乙卯朔永明在肇慶南韶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入戎舟西上兵科金堡爭之不得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于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有寧宇財賦繁盛十倍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材官兵士南北相襍制勝致王可

挾券而求也且韶去肇千餘里强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只存此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疏再上而永明于九日登舟十三日解維百官踉蹌就道提督禁旅都督同知南陽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獨堅守不去

二十六日舟至梧州即舟中爲水殿文武羅列樓于梧江之濱二月王師圍廣州命調陳邦傳高必正入援邦傳久與東鎮搆隙且怨金堡等之善元胤也奉調赴援意在修怨三月戶部吳貞毓詹事郭之奇兵侍程源萬翱禮科李用楫戶科朱士鯤李日煒等迎邦傳意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馬吉翔倖于永明時窺太妃金堡欲殺之

戶部吳貞毓薦縣令于李成棟得賄八百金金堡奏其事二八切齒劉湘客負丁時魁富金堡刻有彈劾金輒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宗朝東林苗裔也與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其鄉人每除降輒出五八手遂爲衆的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掌衞事張鳴鳳鞫之嚴起恒請對于水殿不得入復卒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頂揚言曰金

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
嘗萬死其聲達慈寧之舟蓋堡駁御史呂爾
璵疏有臣何臣人也而璵何人也以仁傑之
袍賂昌宗之褻語故源以爲言留守瞿式耜
聞邸報得堡疏愛其文憐其遇至于泣下上
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
爭之曰詔獄追贓乃魏忠賢弄權假煉楊左
事何可祖而行之內頒赦布四人罪狀乃出

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
不可以飛語飲章橫加栲案開天下之疑且
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
遠近之望凡七疏不報獄具杖金堡丁魁時
削奪袁彭年而劉湘客蒙正發亦遣戍于是
馬吳及朝士幷恨式耜思中傷之

四月高必正至李赤心之死也其黨張長壽四
虎等一時物故必正疑邦傳藥之邦傳亦恨
必正等久據其境必正率所部西回惟邦傳
東出駐清遠馬吉翔等駐三水俱觀望不敢
進

時廣州被圍日久江寧伯杜永和棄城奔海口
李元胤以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爲堅守計
乃進永和爵爲侯

五月掌衛事長鳳鳴臥病忽如夢魘見青衣人
四求輿之坐隨出大牌謂鳴鳳曰天子欲來

閻羅查驗幽冥兵冊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
職事迎侯故來延公耳鳴鳳覘牌果得四十
八名而住不注銜內爲鳴鳳熟識者共一十
八人皆行在文武也遂默識之既醒令人記
籍其名爲內閣王化澄兵侍程源提督太監
徐元伯寶太監周進賢錦衣衛王之臣國舅
王惟讓王親姜佐周京營總兵劉大用張應
舉禮科朱士鯤清近司陳家相勇衛旗鼓沈

天德西寧侯宋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軍門
朱客藩朱盛濃援勦督鎮成大用及鳴鳳也
至是鳴鳳疾卒餘皆相繼病殞惟宋國柱楊
奇尚存焉
高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而
李元胤亦至自肇慶慈寧垂簾召三帥賜對
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
皇上何不處之乎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

爲蠹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已稍定敢
請其罪永明慰免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
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
之故賜臣敕書令臣安心辦事乎慈寧曰卿
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謗卿
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
還是傳言永明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
是也但處堡等之人如不堡等處堡等之後

亦無勝堡等之事慈寧曰只須封一事豈非
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illegible]
六月廣西巡撫曾可藻以事褫去職登舟將發
永國公曹志建権稅官劉成玉刦其資宣國
公焦璉聞之大怒即遣兵討成玉成玉奔永
國軍兩國幾治兵相向前行人司崔共美時
在某城聞之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强
敵四逼唯藉羣公同廉藺之交縱桓文之烈

乃忘君父之大仇修細人之微隙後世以此
爲何等舉動哉志建悟即杖殺成玉兵始解
七月焦璉帥師入衛
八月孫可望遣僞總兵常榮率兵三百人至梧
州入貢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復以黃金四
萬賄朝貴疏奏列秦王銜且以不顧改封爲
請廷臣愕然謂可望既歸誠不合以私封擅
奏因召榮面質之曰是奉上恩遣胡執恭親

賚敕至所封于是諸臣始知爲那傳矯旨因
議秦王乃親藩上十五王之首輕犯宗祧有
違祖訓但國家多事須特滇黔爲援宜姑與
王爵惟更易字樣另遣敕諭爲可匡國公皮
熊者黍可望不道留守瞿式耜疏請斬胡執
恭以正欺君誤國之罪有言於永明者曰不
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
藤斬斷已允行矣而高必正出疏爭之閣臣

嚴起恒亦堅執不許會內江楊鼎和至極力
言王封之非起恒悅投鼎和兵部尚書議遂
寢由是可望怨兩人次骨既而朝議擬封冀
王遣太監夏國祥賚敕宣諭俄聞國祥被殺
于養利州橋下再遣司禮監趙進賚赴復報
中途被刼羈進不遣又遣御史姜爾文入黔
蜀聯絡道經可望營亦留不遣葢可望惟恐
朝廷之宣揚真僞也故但係朝使未經入耳

目者密殺之否則留禁之
皮熊在黔畏其相逼九月遣官李之華通好稱
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
堅守則足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國本
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多兵出之途寧無
救災恤鄰之念而以不穀爲道長發之舉若
黔若滇總屬朝廷留守無非綢繆糧糗唯欲
與行在聲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間若

計以一盟了局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
望與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
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黔省可望
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
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參遊文職加授監
軍督餉部卿僉憲概行裁革王祥招烏合六
七萬分爲三十六鎭與滇兵一戰于烏江河
而大潰祥乃褒其文繡珠玉金寶之屬雜竹

夾三千背使牙將負之先驅衆心盡懈多送
款可望可望掩擊之祥夜走牙將已刦其資
而去比曉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者至祥
率死士數十人短兵接戰創重自刎死可望
遂下遵義于是寶慶駐鎮南陽侯張先璧馬
進忠等由湖南入黔皆歸可望其勢益張地
與粵西相接
十月王師克廣州范承恩迎降杜永和率舟師
入海奔瓊州

十一月五日定南王孔有德入桂林初式耜分
佈趙印選胡一清與焦璉楊國威等兵扼榕
江及是一清等佯以分餉入桂榕江其空壁
也武率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
路單榕江未見敵而四潰式耜發使趣印選
兵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驅掠式耜令戢不得
城外潰兵雲飛烏散水東門外烟飛蔽天鳴

鏑聲繞城靖江王及綏定侯蒲纓出走王世
子及其次子俱縊于宮中式耜方巾行衣危
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
馬且從一清去式耜曰去何之從一清去何
如從留守因舉杯屬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
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逝
江陵張同敞號別山故相居正孫也以總督監
胡一清軍于靈川已南走矣中道聞瞿公安

在曰尚在城同敞曰安可使留守獨殉社稷
遂回從江東泅水過江不入寓過式耜署式
耜喜曰同敞至我死不孤矣同敞曰事迫矣
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有封疆
耳同敞曰然君恩師義敞當共之式耜曰子
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正色曰死則俱死
耳遂留與式耜飲明燈正襟而坐督標戚良
勳忽牽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爲擁戴元老係

國安危身出危城尙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敵以至于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復有家人泣請曰當忍死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至萬里赴行在乙一面而訣式耜曰吾重負朝廷尙念及見女耶亟擲之曰去毋亂我厥明六日王師入二公衣冠南面坐兵士望見以爲神不

敢入乃發數千人圍之破執式耜欲入與妾訣同厰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見定南定南曰汝閣部耶好閣部式耜曰汝王子耶好王子定南箕踞于地曰坐式耜曰我不慣趺坐定南藹然且揖之見同厰曰汝何人左右命之跪同厰大厲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提溺器時爲汝跪定南大怒厲聲曰余大聖人之後也厰曰汝等已爲辱侮先聖罪當

死定南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背折足强作跪狀厰大罵不屈牽衣將斬之式耜正色曰叱之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吾同死定南素重留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稱孤後爲淸將賜號稱王擁衆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語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大淸自甲申乘闖賊之

變躪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天時人事意可知矣公守一城捍天下數年于茲厪挫强兵能已見于天下尙復誰爲乎若轉禍爲福建立非常以事明者事親毋憂富貴空以身膏野草復誰知之式耜曰汝爲丈夫旣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未幾甘爲鷹犬俊傑固如是乎尙得以時務富貴欺天下男子耶本閣部無功德異能受累朝大

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彈精竭力掃蕩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贖尚蒙靦求活耶一死足矣毋多言定南知不可屈愈欲降之同敞叱曰豈有天朝大臣降者定南愈重之館兩人于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張飲食如上賓式耜日與同敞賦詩慷慨唐和清泉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爌皆式耜里人也定南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興亡何代無之生若朝露何自若如此公可薙髮爲僧自當了悟爲世人所不能爲豈僅僅守拘儒之節耶式耜曰僧者降臣之別名也佛卽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謂了悟王彭見其至誠喟然曰嗟乎此眞正人不敢復言會式耜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弱城中空虛狀勸璉急提兵抵桂林且曰中興大計毋以我爲念邏卒得之以獻

定南定南大怒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公式耜方食徵與同敞振衣出謂敞曰我兩人多活四十三日今事畢矣敞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士卒皆爲泣下二公顏色不變洋洋如平日敞藏一白網巾于懷至是服之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山下式耜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殺日色無光大雷冬發遠近

士民皆爲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錦衣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是初三日式耜知桂必不守遣坐營徐高賫印謝表赴行在道阻匿陽朔山中王師獲之至是亦同殉難滇營一卒怨同敞剜其心食之定南怒戮之于市清將馬蛟麟莅殺雅重式耜以葦席覆之加土于上時給事金堡已爲僧矣上書定南請收葬許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式耜門下客吳

江楊櫓入王印謀殮兩公啟視留守劢血在頸身首不殊面如生兩人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揚撫之曰次子未見耶長公失所耶目猶視端叩首曰吾知師心矣天子己幸南寧師徒大集無候撫慰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葬兩公于風洞山之曠地姚端築室其旁與淸凝上人守墓不去事聞贈式耜粤國公謚文忠贈同敞

江陵伯謚文烈臨難詩載在浩氣吟時廣州亦先四日爲平南王尙可喜所破報至梧州永明于十一月登舟幸潯州勇衛提督周金湯大掠梧州陳邦傳在潯遽聞之飛帆先歸邀永明于藤江將謀刦之以爲重十二日永明舟衝雨而過邦傳謀不及發而百官及鹵簿之舟在後者邦傳刦之于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許王鳳等以永明鹵簿陳列營中永明及三宮易小舟前行十六日至潯州二十八日駐蹕南寧馬吉翔李元胤追從後至從官稍集飢凍無人色括行囊併吉翔所獻得四千金散給之十二月勇毅將軍林時望以京營潰散空虛捐貲招募收集遊兵數千及是方至戎政馬吉翔所部皆失忌時望獨擁衆兵遂與龐天壽等密奏時望逗留有異志不早圖變在肘腋時望初至十七日早矯命

犒兵預令健丁郎演武場擒時望以弓弦勒死時望本黃得功偏將貌極偉麗胆力過人自入行幾保扈功最著雖驕悍如郝永忠等皆嚴憚之時望被害于是禁旅無人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乙酉朔永明在南寧
行殿受朝賀
十日祀太廟
諭東閣大學士文安之督師經略楚豫賜上方

劍便宜行事

時趙印選率兵入行在鼓譟扳餉搜括宮中簪珥及布帛裀褥綿絮等物而去

二月孫可望遣偽將軍賀九儀總兵張養忠張明志張勝等率兵入衛南寧初以翼王封可望終以不允秦封切齒朝士監軍楊畏知曰秦固美號然假何如眞可望不悅李定國等亦勸可望趣畏知行以終始之畏知行未至

可望以遣賀九儀等至南寧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九儀朝見後使人縊殺楊鼎和于崑崙關即舟中殺閣部嚴起恒投屍于水隨殺兵科張載述劉堯珍吳霖等于各署朝臣惶怖龐天壽馬吉祥叩請之九儀曰前者國主請封此數人實阻之故奉令來殺之耳天壽等具以邦傳擅封今已改造冊寶賫捧前去告之九儀唯唯而退

起恒死三日有漁者報云江中有浮屍順流至一大虎來負之入山以爪掊土爲事瘞埋時賀九儀在司禮監署聞之遣人往視虎尚在旁墓已成矣虎見人乃掉尾緩行去九儀亦爲驚嘆

楊畏知入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畏知陝西寶雞人舉鄉試第一崇禎庚辰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金倉道好言王霸之略故爲

可望所重及朝行永明以孫氏故引之內閣畏知疏辭再三不允賀九儀譖之可望遂疑其貳心于己

三月三宮上田州

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爲明主永明駐蹕

是月遣使偕賀九儀賫補秦王金冊于可望可望大營遠迎拜受隨遣偽中書楊惺先奉表稱謝略云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

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
此大寶以待賢了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矣
之天日者也諸臣得疏額手相慶
四月十二日太妃王氏崩于田州十四日訃聞
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寧輿于慈寧宮
喪禮以日易月
先是庚寅十月式耜遣孫昌討昌文入行在辭
世[illegible]辭桂伯爵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驚

辭劉同巡撫督司藻御史朱田麟間道而至
阻山中至是月爲叛將王陳第挾之以出至
梧州大學士方以智爲僧在大雄寺聞昌文
將至謂清將馬蛟麟曰瞿閣部精忠今古無
兩其長孫來汝能以禮殺之義聲重于天下
矣蛟麟以爲然厚遇之
浙人魏元翼式耜以墨吏黜之還怨昌文譖于
清將執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

中鑄象鎰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呉
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余孫邪元翼叩頭
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
速殺之奚問焉九竅流血而死
定南王疾遣將禱于城隍神恍惚見宮詹司馬
四大字入殿見司馬儼然南面大驚拜歸以
告定南駭甚供雙忠神位于鐵佛寺而昌文
適至定南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于明

月祠清凝亦遷司馬之柩與夫人合葬焉
司馬無子女適兵部主事吳重義清凝改葬之
晨而重義夫婦適至
清凝者陽羨人不談禪能急人難入粵西式耜
愛而禮之桂陷清凝在昭平同式耜次子玄
鍇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玄鍇失于路
清凝倉猝入桂林而留守已歿玄鍇自庚寅
三月航海覲親備嘗艱苦至十月始至粵西

萬里尋親不獲一見哀哉後玄錫或云入滇

或云入滇不知所終

五月孫可望諭九儀械畏知還滇可望怒叱曰遣爾至粵所行何事且做爾內閣耶畏知曰此由聖恩畏知三疏力辭不蒙諭允業已報聞久矣可望曰果爾卽宜潛還本國爾寧做得內閣耶畏知憤然曰殿下以歸正遣畏知請駕畏知在朝乃欲爲殿下行尊周室事假

令畏知不可爲內閣殿下何以獨可爲秦王乎可望大怒命從軍法欲脅之使改逆知必有諫者畏知昂首卽出時安西撫南等咸在旁謂可望曰我等欲行大事如此人尙須留下可望卽傳諭宜且留他死而畏知已戮矣

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之事不成矣

是月十八日敕鴻臚寺曰以憂戚之中不遑親政令值服除當面與輔臣商決政事兼行日講該寺卽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擡日

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永明患足病

七月十五日中元遙祭祖陵

十八日葬太妃于兩江之宋村山謚孝正

九月陳邦傳叛降于定南王南寧震恐永明議移蹕人心惶惶龐天壽馬吉翔素與賀九儀有成約力排衆議堅請向黔十月九儀入朝

謂廷臣曰昔秦王爲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既各疑二我豈能擔此重任乎遂

撤營去永明遣官賚留不應

十一月南陽侯李元徇疏請航海不允

十二月初十日永明至瀨湍而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尙何死之開國公趙印選報王師已過新定州從陸路追襲僅隔百餘里于是君臣悉登陸焚舟揖跟蹌

失從扈蹕官員相失王及桂恭王妃亦不能
相顧而棄之[illegible]
十二日至永明由土司入黔境至邏江界已三十
餘里清師綫國安以精兵追踵于後塵掩其
輿君臣相顧失色國安行次遇白髮老人問
日永歷何往汝見之乎答日見邏江土官迎
駕入土司矣又日去此幾何答日正半月程
但山峻路狹恐人馬難行言已遂入深箐中

國安視西日就山卽令駐營協鎮馬雄趨進
日永歷相去不過三十里何以不追國安日
我奉令南寧未聞奉令土司也若連夜追襲
或有疎失誰任其咎雄聞唯唯遂同還南寧
次日鄉民以聞云清兵已回土司稍安及過
邏江將遇可望所遣總兵高必貴陳國能狄
三品等詞皈朝叛夷方遣師力相率扈蹕可
望我貴從官曰南寧不守僅走安隆從之是

冬宗國桂楊奇扈從入滇舟覆溺海中死卒
[illegible]如張鳴鳳之夢云[illegible]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癸酉朔永明在野次[illegible]
三日至皈朝[illegible]
十一日次富川[illegible]
十三日次涉斗[illegible]
十四日次西洋江[illegible]
十五日次寶月關

十六日次廣南[illegible]
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孤
處僻粤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
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氣
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地界鄰交趾尚恐夷
情叵測臣再思維惟安隆所[illegible]
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可
以朝發夕至莫此為宜永明允之[illegible]

日發廣南次章下二十七日次隴利二
十日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
次大年三十日次姪堂

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身三日次板屯
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崗沙六日至安隆所
可望遣總兵張勝屯兵安隆城外來謁請易安
隆所爲安龍府又遣督捕張應科爲總理提
督實用以陰制永明也凌遇百端無復人臣

禮其疏辭云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
知彼時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
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于何
地令于何人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賚璽書至滇

三月可望欲入安龍陛見僞兵部任僎進曰國
主欲入安龍恐二龍不便相見可望遂止
僎博學能文尤善太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已

終事無可爲矣會具啟勸進稱爲國主設六
卿鑄興朝通寶以干支紀年可望聽之故聞
言遂止

惟令應科歲徵每年進膳羞銀二百兩米六百
石于府倉庫支給開報而已于是僞知府范
應旭直書于簿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
銀米若干可望見之恬不爲異

永明日居宮中一籌莫展從官紛紛告艱請奉

則盡搜所用金銀器皿銷毀滴之或所給銀
米已至卽用以呼盧取快否則濯園怡情不
復計軍國一事

四月平西王吳三桂由漢中統兵入四川可望
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

定南王孔有德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
黔大軍駐柳州接應可望使李定國與馮雙
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鎭遠出沅州會

合吳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出精
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復臣手斬數人
環之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
爲敵所辱遂以刀自刎王師皆驚嘆以爲烈
士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
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
至滇可望下令曰不聽我謀損大將劉撫南
罪應誅念有復臣功罷其職閒住文秀歸雲
南

九月李定國北取衡州自南寧既敗胡一清趙
印選馬寶曹志建等尚留粵西屯 山谷間
定國至皆相率來歸民間亦多嘯聚以應者
聲勢大振可望亦自至沅州使文選張虎攻
辰州陷之殺總兵徐勇長岳相繼奔潰而皇
朝敬謹王率兵南下

十一月遇定國于衡州相持匝月定國密令馮
雙禮率兵伏永州小路而親率所部決戰佯
敗至寶慶復還奮擊伏兵起而夾攻敬謹王
大敗復得盔號始知敬謹王亦死于亂軍中
定國退屯武岡

可望殺陳邦傳剝皮傳屍至行在大書于牌曰
逆犯陳邦傳先經肆刦皇擯標掠宮人罪已
漏網不思建功贖罪輒行背主反叛今已拏
獲解赴軍前立將邦傳父子剝皮傳示滇黔

云云絶無奏報之疏遣人遞送安龍即去

御史李如月疏劾孫可望擅殺無人臣禮邦傳
宜加惡謚以懲其逆疏上留中召如月入朝
面詰云謚法乃褒獎忠良字樣從無惡謚之
例爾小臣何得越典妄言着革職于午門外
廷杖四十張應科即入朝看科抄科臣以本
留中告應科遂往如月署索其疏稿如月笑
曰何須用稿自有揭帖明早發來既而果遣

疏以揭帖投應科署云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僞營提塘官開拆應科大怒驍報可望可望得報卽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乃縛如月至朝門應科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朝從此無諫臣矣奸賊孫可望汝死期不遠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遺萬年之賊號孰

得孰失應科促令僕地剖脊及背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淸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口及斷手足轉前胸猶微聲很罵至頸絕而止

時行宮湫隘內監宮人非輪班入直者皆居朝外宮人有夏良璞者年十九聰敏殊麗能詩工眞草書馳馬試劍皆絕技也時居西城應科朝罷過之見良璞方据案作書心動卽令

民家婦出入通殷勤又兼知良璞與巴東王妃結姊妹常往來王第應科所居適相對遂餽遺巴東交契甚密王妃常出見應科以嫂呼之漸以良璞情事告妃爲誘致良璞通焉後良璞晝入王第夜宿應科署益無忌憚有密啟司禮監者遂以上聞執良璞考訊具得實發內官杖斃以內監知情不舉同杖死賜巴東王及妃皆自縊應科大怒旣而知龐司

禮奏報淩晨率數十人至司禮署怒問天壽曰夏宮人有何罪而致之死天壽曰此宮家事與卿何預應科語塞手按其刃擬甘心于天壽者二見有備不敢動已而馬吉翔至解之乃密遣戎標吳將張隆賚璽書以良璞致死事告可望可望已先得應科密報矣謂張隆曰朝廷何苦因一宮人殺多命孤當遣人去處應科爾可同回其明日傳宣王愛秀同

隆還即以愛秀代應科而令杖應科于朝門
外革其官押解至黔未幾委任如故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戊辰朔永明在安龍
封李定國西寧郡王定國自桂林勝後不復稟
可望約束馮雙禮與爭鹵獲金帛遂回黔譖
于可望可望遂發令箭調遷堵令雙禮總統
而以爲都督關有才等潛師躡其後有龔銘
者爲定國中書使黔聞其事即馳書間道密

聞定國時訛言繁興有傳定國滋不悅曰我
柰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
者曰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矣及廢
處劉文秀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嚴
罰我等如何苦損身命又以殺楊畏知故內
外咸怨是月可望出師慨然經略中原其封
定國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
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捧上敕以光寵

之而衆益交相論嘆以爲此眞項羽之刓印
吝封賞也至有爲李定國扇者此僞遊雲夢
計耳當時李定國已統兵過克江克復柳州
慶遠南寧太平諸城而可望所遣令箭一日
三至李定國因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
事備嘗險阻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
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
我與劉撫南同起河南戰功具在一旦詿誤

轗廢棄于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
南我豈得已而奔哉將欲遠師俄得龔銘密
報知雙禮等追兵將至即遣精兵伏柳州江
口蘆荻中俟雙禮過遷江來賓二邑間方逆
之雙禮敗回伏發一軍皆陷悉投江中李定
國令縱雙禮有才還易旗幟以誅逆爲名移
師柳州聲言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其
軍士言敵殊易殺親履行間立大功以服衆

心耳諜知敵屯回路江遂欲襲擊破之令于
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
延遲行三日至回路江敵驚欲潰南軍務易
之前斬數人便掠其馬敵覘軍亂還南搏戰
南軍潰王師躡衡州之失亦不追遂各引還
而李定國于是遂據有廣西行在聞之君臣
憂幸計欲通好安西密與內監張福祿全爲
國內閣吳貞毓內翰蔣乾昌李元開御史李

頎周允吉朱議𣴎武安侯鄭允元太僕少卿
趙賡禹郎中張鐫蔡演朱東旦中書易士佳
任斗虛太常博士胡士瑞等謀以馬吉翔龐
天壽素黨可望秘不令聞
八月遣馬吉翔南寧省陵既行而貞毓等始撰
敕及鑄屏翰親臣金璽以賜定國許封晉王
九月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由間道趨柳
州十月青陽等至柳州定國率官軍郊迎受

讀感激泣數行下軍中皆流涕遇青陽等有
加禮焉且云因係密敕未敢復奏候返復東
粵即來迎駕有劉議新者自行營回過南寧
爲馬吉翔言其狀吉翔雖赴南寧留其弟雄
飛在安龍覘動靜乍聞議新言大驚曰不早
自爲地事發禍且及我輩矣陰使堤塘王愛
秀報可望可望大怒使人邀青陽周官執之
併執馬吉翔赴黔以待對理陰待之

是年王師破廣州杜永和降
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壬辰朔永明在雲南
改雲南爲雲龍府
可望遣僞指揮鄭國至行在言定國私通奸臣
要脇封爵今使者已被執供明乞查發同謀
者付之以報國主永明諭曰事非內人所敢
爲假敕假寶外間多矣國怒而出質之諸臣
皆曰不知國曰有金璽密旨差官姓名豈同

風影朝臣佯應曰是必文安侯馬吉翔奉命謁陵或携有先年親師空敕因而塡發未可知也國卽南去械吉翔還朝面訊吉翔力辨于是職方司郞中張鑴御史周允吉吏科徐吉應之曰此係我等所爲因我君臣性命懸于賊子之手惟有藉安西一着或可保全氷家國祚今既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庭死當爲厲鬼以殺奸逆柰何箝口以貽主上憂

乎乃供同謀者吳貞毓等十八人國按名執奏令錦衣衛康承宰會同嚴訊備極五刑因問誰爲敕稿鑴曰我爲之允吉曰改定者我也問何由得寶張福祿曰我爲尙寶寶由我盜用國曰此事必有主使盖意在連及永明也遂復加毒楚鑴曰果有主使者國問爲誰鑴厲聲曰主使者逆賊孫可望也國怒罵之鑴亦大罵十八人皆同聲不屈既訊以報可

望可望令磔張鑴張福祿全爲國三人餘俱斬永明諭鄭國貞毓以輔臣處絞鑴等臨刑猶從容入慰主上挺然就戮顏色不變共相謂曰我等死後不可分離須戮力同心活擒秦逆獻之闕下因向闕拜而就死

吳貞毓絕命詩曰九世承恩未盡酬憂時惆悵乏良謀魂迷故國長依漢夢繞高堂愧報劉（貞毓祖母百歲尙在）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志藉同

仇擊奸未破朱泚額空竭丹心報國讎

李元開詩曰憂憤呼天灑酒卮六年心事總王畿生前痛爲忠奸辨身後寧知竹立碑報國痴心終不死還家春夢已無期汨羅江上逢人語慙愧無能讀楚詞

蔣乾昌詩曰天地從來不可欺寸心肯許世人知奸臣誤國非常變志士成仁自古悲辛苦十年今已矣閶闔千里竟何之孤魂飄渺從

風去作化山河壯帝畿

胡士瑞詩曰撫景千年恨捫心一片丹狀阿柄已失巢覆卵無完夜雨青燐諳秋風白骨寒彼倉如可叩封事死猶彈

朱議祀有精忠貫日吞河岳傲骨淩霜砥浪濤之句餘皆不傳安隆人哀之後爲祠以祀稱十八先生

可望諭雲南城守僞固原侯王尚禮令籍定國

宮眷并文武兵丁婦女欲分配合各營尚禮慮大營分散將滋內亂乃三啟止之惟沐安西大營糧餉尚禮遣女使餽茶果于王妃實皆金銀也安西大營賴是得濟

六月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僭號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至午後大雨震雷交作可望不懌而止遂還貴州八月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爲貢院取中陳士燕等五十四人是月定國破

廣州府雷連亦下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丙戌朔永明在興隆府

可望遣兵犯常德敗歸

定國率師圍新會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庚辰朔永明在興隆府時平南王尚可喜率大兵救新會擊定國敗之率殘兵數千奔回南寧標下高文貴靳統武亦次第奔回南寧駐鎮不知虛實奔黔告可

望謂定國將席捲而東可望大驚恐定國直入安龍卽調鎮國劉敬明等十三營遣關有才統之以拒定國使白文選赴新安龍促永明移黔永明母子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亦心非其所爲對之心動因以情告曰姑緩行俟西府至可無危矣遂以輿徒不集報可望陰以晋侯定國定國兼程疾進先遣參將楊祥詐爲營卒詣行在謁司禮龐天壽于衣

甲後心出密疏署云藩臣李定國謹奏而鈐以屏翰親臣賜章天壽以聞永明閱疏云臣今統兵迎扈不日即至行儀先遣奏安萬勿輕許逆賊輒行移蹕云云永明稍安然甚秘之關有才等見衣甲皆阜又有捷取字號則以爲王師從天而下遂跨馬而逃

二十一日夜半白文選率步騎至安龍城外大呼曰安西兵馬即至矣切須謹愼言畢奔馬

而去黎明忽有叫門者曰我西府長隨太監也隨令入朝面奏曰定國即至矣遣臣先馳奏聞因至涷洒箐秦兵到塞路馬不能前所以少遲耳俄而週城礮起馬嘶聲震數里結寨徧九山頭安西率騎入朝陛見君臣相持痛哭永明諭曰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定國泣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願且置陛下于重憂臣萬死無能自贖矣永明慰諭賜坐及茶定國還營知文選去未遠遣夏太監等追留之及於普平布文選乃還隨定國入朝密計幸滇

二十六日永明自安龍進次普安遣兵守盤江以禦可望

二月十一日定國發前道後衞各騎卒三千親與文選居中扈從自新城普安直抵曲靖請

永明于行營安置而親率精兵入雲南時守滇者爲劉文秀與王尙禮王自奇等劉文秀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佯與王尙禮等勒兵私以數騎馳迓定國曰我輩以秦王爲董卓尤恐卓後復有曹瞞定國爲之指天誓

三月定國及文秀文選等各率所部至曲靖扈從鑾輿入滇以定北府爲行宮暫駐蹕焉改雲南爲滇都賜定國晉王冊寶封文秀蜀王

文選鞏國公王尚禮保國公王自奇夔國公
秦王扈衞張虎敘化伯水軍都督李本高爲
崇信伯高文貴彥昌伯定國記室金惟新爲
吏部侍郎龔銘爲兵部侍郎馬吉翔素黨可
望知爲朝議所不容乃諂事惟新及銘爲言
于定國五月得奏請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
六月遣白文選張虎賫璽書還黔慰諭孫可望
宴辭諭曰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敦舊

好事事爲祖宗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
矣文選等辭往見可望曰國主倘以舊好爲
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
立致定國于麾下可望以爲詐欲殺之衆救
之得免乃奪文選所部兵并鞏國印羈之營
中使張虎復命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顯爲逆
也
七月光祿寺少卿高績御史鄔昌期疏劾馬吉
翔龐天壽以讒邪專擅二藩與之友善恐滋
奸弊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兩藩聞而不朝永
明以績等妄言諭廷杖革職安西金維新趨
謂定國曰績與昌期罪固當死而藩主則不
宜留殺諫臣之名定國晤馳救之至則績已
死而昌期得復原官
八月晉王李定國奏請歸秦王宮眷遣張虎護
送至黔李定國親餞之郊外

十一日移蹕秦王宮卽雲南府城中五華山地
也山上有五華寺爲滇南諸刹之冠于是初
莅朝堂二王侍立文武肅然朝賀出皆喜相
謂曰今日乃見眞聖主也
是日永明爲二王割襟訂二姓之盟二王謝恩
感悅先是李定國有龍驤天威二營既出粵
祁三昇統龍驤營留蜀可望令鎭遵義及定
國入滇調三昇而可望亦使人調之三昇謂

其所部曰國主安西舊主義均今安西尊永
明爲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
府之調爲正衆皆諾于是卻秦使整旅還滇
可望遣兵追襲三昇且戰且走輜重盡失十
月達行在朝賀畢即命封咸寧伯以旌忠正
順治十四年丁酉正月甲辰朔永明在滇都
可望遣僞臣程萬里請大營及舊標還黔許之
仍給夫馬以送

二月起用先朝禮部尚書雷躍龍入閣辦事躍
龍爲可望所寵任時告假在滇故特起之
罷天壽以秦黨自疑懼晉王害之憂憤病卒贈
恤甚隆葬省城之華亭寺前
命太監李國泰掌司禮監事
三月以僞戶部龔彝仍掌部事彝以進士爲先
朝侍郎孫可望爲戶部者也彝乃辭曰臣受
秦王十年知遇未有所報安敢拜新命乎聲
罰劾奏曰龔彝止知秦王十年之恩獨不念
祖宗父子受國家三百載之恩乎有詔議處
彝伏闕免冠謝罪降印局大使數月仍還原
官
初可望在滇僞兵部任僎屢表勸進時僎已死
定國追論其語逆詔掘僎屍戮于市籍其家
子孫俱遣邊遠充軍
四月舟山監國魯王遣總兵何達武資表請會

兵出吳楚
王自奇反于楚雄率張明志關有才二鎮營兵
西上永昌
八月舉貢南鄉試以演武場爲貢院取中王肇
興等五十四人
可望自定國入滇久謀內犯畏定國兵强不敢
驟發因程萬里奏請大營回黔具以滇兵單
將弱告可望又諸鎮自楚勇至者皆聚于黔

所部甚衆遂大舉犯闕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文選交陰謀助定國從容爲可望言文選心嚮舊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特前爲定國所脅使其心果向外必不敢復來今來而奪其兵失歸向心試重用之必能爲國盡力可望信之乃以文選爲征逆招討大將軍總統諸將前行自率大軍而進留馮雙禮守貴州馬進

忠以病留安順可望令預造杻領三百具曰破滇之日械逆行在君臣也雙禮力諫不聽及送師于郊又諫曰國主征而果勝難免犯闕之名若其不濟則黔非國主有矣可望叱去雙禮痛哭而回及師行在途雨水滂沱馬多倒斃抵交水定國以沐天波王尚禮靳統武守滇扈從而親與劉文秀督各鎮兵禦之永明御五鳳樓宴餞簪花犒賞三軍時久雨

忽霽人心踴躍王尚禮素有異志天波統武精嚴城守召尚禮入朝恐收其兵器以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鎚經亂每攜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擲擊尚禮俯首歎曰吾以爲檻中虎不復煩公攘臂矣

九月朔定國等兵至曲靖屯于三岔與可望接戰連北退守曲靖堅壁不出

十四日文選抵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輕騎奔定

國軍且言人心內向可一戰走也可望聞變欲還馬寶佯爲切齒曰吾乃爲賊賊所欺要當手縛之生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輕重而廢大事耶文選前爲賊將嘗戰傷足醫者生截他人足以接之雖愈而跛故寶呼跛賊云可望乃止日晡酉齊出會城必虛因使馬寶張勝武大定間道襲雲南十八日鄖國公馬進忠密遣人報定國曰可望已使張勝等統

銳卒三千襲雲南矣公可坐而待斃乎定國
遂傳令三鼓蓐食五鼓發兵攻之可望大敗
潰走白水所隨不及三百人皆傳宣官校餘
悉陷歿于是急問左右馬國公白總兵安在
衆應曰未敗之先白馬二營已歸晉寨矣可
望大悔恨曰馮雙禮阻我興師而堅執不聽
天亡我也且先臺老僧能前知嘗問以出師
凶吉曰惟不令馬白相隨可无咎也初謂白

馬有礙于師行既悉除不用豈意其謂進忠
文選因仰天大哭復遇淋雨既又謂其衆曰
昔年有石碑出水鐫文云來是觀音面去是
老僧頭由今推之天意欲我去髮歸清也定
國不世之仇定須報復我又豈惜此數莖頭
毛乎于是決計歸清可望方奔回而李本高
率數十騎追及之引鎗刺可望過馬首可望
大喝曰本高非孤舊人耶受恩深矣乃來殺

主乎本高應聲曰既做朝廷官便須知君臣
大義本高非殺主乃來殺欺主賊臣耳言未
既爲流矢所中可望得脫餘衆相率盡降
定國既敗可望騰露布奏捷慮會城有失使文
秀文選速追可望自引兵還救根本
二十一日張勝馬寶等潛師至滇欲入城守者
誤以爲捷師先還也不爲意諦視衣甲皆非
遂急閉城已有二十騎突入獲之張勝大呼王

尚禮開門至數十呼無應者乃退過三市街
已昏暗矣見金馬坊張布文餘執居民訊之
告曰此晉王殺敗秦王之露布也勝復令人
讀其辭乃知可望于十九日兵敗而逃頓足
嘆曰大事休矣即縱兵焚掠至橫水塘定國
回師遇之馬寶跪迎于道張勝接戰竟日殺
傷各千餘人張勝見勢不敵敗走至赤佐縣
山谷中餒甚求食不得邏卒獲之以獻磔于

市
王尙禮知可望敗走憂憤不知所出遂飲藥死
永明猶令部議加贈鄭予祭葬賜塋東門外
定國凱旋諸臣郊迎入朝慶賀復至晉第啟賀
劉文秀獲張虎于西水械送滇都繫獄
可望奔還貴州夜半入郭方與馮雙禮相持而
哭忽聞城外礮聲三城中驚竄蓋雙禮欲誅
之密令本營起礮以速可望之行可望遂挈

家口輜重走鎮遠文臣惟楊惺先武弁則康
國臣鄭國張應科葉應禎等皆稔惡不容于
滇黔者故偕可望遠遁及至楚南遣先前往
赴長沙經略洪承疇軍前通款投降雙禮斷
後掩其子女玉帛同文秀返歸雲南
初縉紳附可望勸進者壘壘可望敗後滇人以
詩譏之其末云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
勸進書

十月定國率師討王士奇于永昌遣人招之不
從令關有才迎戰定國陣擒之自奇敗走騰
越勢窮自刎張明志自訴被脅請收集潰兵
自贖
定國既定迤西遂班師奏請行賞封白文選鞏
昌王馬進忠漢陽王進忠爲闖營降將所謂
混十萬者也封後旋卒又封馮雙禮慶陽王
馬寶淮國公馬惟興敘國公靳統武平陽侯

祁三昇咸寧侯高文貴廣昌侯磔張虎關有
才于市軍民大悅
時鎮將俱陞賞進爵惟沐天波辭曰吾世受恩
當慮無以報寧敢望新秩乎蓋久知國勢已
去自分身殉使其子分贅于各土司曰庶存
先人之祀于萬一
是冬議開緬甸爲省以元江土司爲總督不果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戊戌朔永明在滇都

遣使賫璽書從安南出海封鄭成功爲延平王
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其餘除授有差
徐字遠隨使入覲
始劉文秀追可望獲其馬騎一自云曾爲可望
內使在滇時奉令窖窖銀兩金犁于內殿昨
令臣隨行者爲慮臣起窖也今既敗去願首
報以爲與王之資文秀遂率之還滇奏之命
侯晉蜀二王而同起窖及是果獲窖銀二十

九萬兩金犁一重五百兩于後宮石臺下二
王奏留供御用永明諭二王以濟軍餉
是月可望入京封義王黔滇黔圖險阻設伏曲
折皆備
二月賜前滇黔總制范鑛贈卹初鑛駐貴州可
望入滇遣定國與之盟言共扶王室鑛開陳
大義且曰假令可望渝盟奈何又笑曰扶明
我則奉之渝盟我則殺之及定國入粵西可
望追逼君上鑛以憂憤死永明追悼之故有
是命
并賜故輔嚴起恆楊畏知及張載述劉堯羹吳
霖等五臣贈卹
又可望殺吳貞毓等十八人于安龍北關至是
令部議加原銜三級予謚贈卹立碑于馬場
表其地曰十八先生成化之處
四月劉文秀癰發于臂永明臨問定國亦率醫

責治疾篤上遺表云敵兵日逼國勢日危臣
請入蜀就十三家之衆出營陝洛庶幾轉敗
爲功云云永明嘉之及卒命以親王卹之
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謹愼入滇之初曾屠武定
既而悔之自是不妄殺一人
先是有西安人曹自明自言識天文地理陰陽
象緯遁甲之事兼能制木牛流馬火攻器具
又驅遣風雷諸術嘗往來秦中各山圖集義

旅未就因見王氣在滇黔間變服至貴州文
秀一見以爲異人既而文秀病因見定國定
國大書疏薦之朝命爲雷擊將軍試其火器
殊效又製撫牌擂木行營用之周匝連環亂
如長城乃遍取鐵木之工徵求夫役自明亦
自尊大遇朝士不爲禮斬統武選人陰殺之
其後果有知自明爲洪承疇所遣爲緩兵之
策者以告定國定國諱焉

文秀既卒定國以蜀自益委朝政于龔銘金維
新乃派兵加餉賣官鬻爵舊人怨叛邊警日
迫定國不及覺也
是月孫可望統楚蜀粤三路兵規取滇黔報至
行襲上下震恐定國慮可望熟識險隘而各
汛守皆可望舊人恐更調之使其將劉正國
楊武守三坡紅關諸險要防蜀使馬進忠等
駐貴州而蜀兵至三坡正國奔回雲南晦日
克遵義楚兵自鎮遠抵黔馬進忠等亦走還
五月王師獲黔撫冷孟銋洪承疇待以賓禮曰
公若歸誠當仍用撫黔孟銋曰寧爲明鬼闕
香不作叛人遺臭乃送覺羅貝勒軍前亦以
甘言招之孟銋不爲屈脅強之再終不屈乃
押赴市孟銋挺然直立遂解其尸報聞咸爲
怨悼遣兵侍程源文安侯馬吉翔諭祭贈兵
部尚書蔭其子冷之旭世襲錦衣衛僉事

蜀兵敗楊武于開州之倒流水
六月定國上表出師自任當黔路移鎮安順以
白文選任川路移鎮七星關發夫運糧天雨
泥深輒負不前飄鞭之至死冤號載道矣
七月蜀兵抵山川
八月定國率勳鎮出師永明御五鳳樓宴餞未
及譽掛大雨忽注軍士散走無復行次咸相
謂曰此番師行渾不似征可望時也定國陛

嚮後阻雨不前日行僅二三十里人心懈惑
至關嶺刑牲祭漢前將軍祠定國灑酒誓曰
定國奉命興師不以此身殉社稷佐中興者
神威當截其頭顱謂諸將曰諸公皆受國恩
何不于神前各明忠赤乎于是諸將皆跪告
于神曰某等有不與晉殿下戮力同心報君
父之恩者神明殛之既盟而飲還營定國大
悅

十月王師至貴州馮雙禮連疏請援定國欲即
進兵俄得洪承疇書略曰某本待罪先朝志
切同舟惟候吳王之至即當會兵以聽指揮
無煩王師遠出也定國信之遂緩師而王師
由水西泗城并川中三道而入報至定國始
悔急整兵禦之過安龍與王師連戰未分勝
負忽傳王師前導爲可望麾衞康國臣定國
慮軍中將士多可望舊人變或中起且舉營
爲回風激還本營潰亂定國急奔還行在勳
鎮俱散
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烏撒白文選棄七星
關走回霑益
初六日定國微服入行在密奏移蹕敕沐天波
宣諭緬甸發官旗沿途徵兵開路迎扈諸臣
俱議束裝獨行人司任國璽疏請留滇曰君
爲社稷死臣爲君父死何往焉下其議皆曰

捲土重來再圖恢復天意未可知也君臣死
社稷尚非其時何遽出此疏在留中
十三日定國諭民避兵云本藩在滇多年與爾
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顛危朝廷移蹕勢難
同爾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殺掠淫污猝難逃
避爾等宜乘本藩未行時各速遠避毋致自
誤貽戚于是城內外哭聲鼎沸携負狼奔
時已徵貯秋糧定國諭各營不得焚燒倉廩恐

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或曰永明諭定國勿燒故云時王師三路會于曲靖劉議莫知適從有陳建者舉文秀遺表云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阻之沐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永明從之

十五日黎明發滇都從之南者數十萬人艾能奇子承業糾狄三品刼駕事泄定國乃親殿死業遂不復追永明至碧雞關兵民塞路哭聲動地永明諭往輦立起手扶天波左肩回顧城中宮闕揮涕曰朕行未遠已見軍民如此塗炭以朕一人而苦萬姓誠不若還宮死社稷以免生靈慘毒之為愈諭畢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國飛騎亦至共請前發以慰億心永明乃就輦間關至大理扈從相失過半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癸巳朔永明在野次

四日駐蹕永昌傳諭罪己

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

吳三桂由廣西四川傍烏其處從黃草壩入滇城兵不血刃迤東皆平卽分兵三路追殺總兵王國勳于普淜澤

吳三桂敗白文選于玉龍關

定國聞敗請急渡潞江趨磨盤山山有門一道長三五里曲而險隘乃設三伏初伏竇名望中伏高文貴三伏王國璽以禦王師

閏正月十五日永明發永昌將入緬將文武尚四百餘人兵士數千人工部尚書王應龍聞永明奔迤西偕其子晝夜兼行至永昌而永明已前發矣應龍孤身不能于亂軍中獨行乃謂其子曰吾本草莽微賤蒙恩授職官至司空先不能主扶社稷今不能患難從君尚能靦顏求活人世乎因自縊其子泣曰父殉君難子成父志宜也亦隨自縊

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及王師逼騰越
直越磨盤山入險要固山額眞等俱戰歿定
國中書處太桂降于吳三桂告以伏兵機密
贖命求官三桂即令搜捕伏兵名望知事泄
不得已發礮出戰中伏亦發名望爲流矢中
左目自刎國璽戰死定國坐山嶺聞礮失序
大驚曰兵敗矣跨馬而奔將士皆散稍定乃
問駕安在或對曰將至茶山定國沈吟曰君

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率兵走
孟艮
二十四日永明聞磨盤之敗百官爭竄昏夜失
道迷大谷中及曉仍故處也輜重宮人爲亂
兵所掠扈衞靳統武旗鼓孫崇雅刼掠皇損
降于皇師
時潰兵散亂敕沐天波率禁旅及文武百餘前
進

二十六日抵囊本河
二十八日抵鐵壁關即緬甸地界也緬酋遣使
言欲兵壓境諸鑾駕懼從官勿佩兵器乃可
入國馬吉翔矯旨從之
三十日至蠻漠緬人遣其頭目通話曰緬土小
邦乃大明貢臣今皇帝親舉玉趾以臨敢不
伏而迎諸郊惟是扈蹕諸王及勳鎭將軍携
有重兵自宜次于外以圖恢復疆宇若入于

小邦是示天下以不武也不重損我天朝威
望乎天波見其勢不可入乃奏曰聖駕進緬
臣必居外矣臣君南北阻以大江之險音問
難通請陛下以太子托臣臣奉太子進茶山
監國一則可以在外調度次亦可以遙爲聲
援此願前慮後之長策願陛下決計永明曰
興廢由天非人力所能挽太子尙有父子之
情奚忍遠離后兄華亭侯王維恭請于後亦

弗訶于是君臣哭別
二月壬辰朔次大金沙江緬酋以四舟來迎從
官自覓舟江上得從者六百四十六人馬九
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於緬甸
十八日次井亘緬人止之不聽前進
二十四日緬請大臣問故永明遣馬雄飛鄔昌
琦賚敕書往諭緬發神宗敕書對校不同疑
其爲僞及見沐國公印信之益緬國自萬歷

二十三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
宗故事也
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啞哇
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而爲緬人隔絕文選
遂拔營去
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陸行者至湮哇城對
河離城五六里駐營緬人疑兵奪國率兵出
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通政使朱蘊金

中軍姜承德縊死
四月初三日傳諭守關者駕已航海趨閩兵勿
復來蓋緬人畏兵故馬吉翔以此愰其心而
不知爲其所愚也沐天波蒲纓王啟隆等謀
乘間走戶臘二撒亦不許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駕五日發
井亘七日至啞哇城下次于緬酋所居城對
江八日進赭硜始知前陸行者潘世榮等被

緬人分給土人爲奴多自殺緬人于赭硜置
草殿數十間編竹爲城從官各結茅散處蠻
男婦日來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乃漸薄
八月望日爲緬國朝會之期逼令沐天波以臣
禮見令天波跣足爲諸蠻先以誇耀于諸蠻
馬吉翔李國泰等猶以令節飲后弟王維恭
家維恭有女妓黎維新已老矣吉翔强之爲
梨園舞維新泣下曰今何時願猶爲歌舞歡

耶吉翔等恐撻之蒲纓家復縱搏喧呼聲徹
于內時永明臥病不能禁歎息而已
九月緬人頁薪穀命分給從官之窘者吉翔多
私其親故鄧凱以爲言吉翔擊凱傷足
十月戊子朔禮官請頒庚子歷從之
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丁巳朔永明在赭硜也
日欲出緬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
致難于永明而在永明左右者又皆偷安無

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于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
不知曾到今于緬王約何地交割永明以咨
敕付緬人定國侯久無消息復拔營去
是時二君子皆散惟餘塌茸一二輩馬吉翔爲
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爲唇齒惟恐定
國之至于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
稱門生

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舉火永明怒以御璽
擲之吉翔國泰卽椎碎分給[illegible]
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
永明方覽國泰惡而去之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辛亥朔永明在赭硜
二月廿八日白文選密遣緬人賫本至云不敢
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爲上策數日
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者國泰奏東宮而出者事
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任國璽曰上年
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纍卵禍急燃
眉不思出險而托之講書夫日講經筵必須
科道侍班議軍事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
入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
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乃

卻爲于建言之入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事王祖望各劾翔
泰不省
又諭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
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永明並賜崇貴坐崇
貴曰雖在亂亡不敢廢禮今日蒙上賜後日
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
日東宮問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向弑兄自立遣人索賀
七月復來言三載供億之勞索報禮俱無以
應
是月十八日緬人請吃咒水緬盟誓也設宴于海中
對山望海樓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已
而伏兵四起悉被殲焉惟沐天波覺其謀出
袖中鎚擊殺十餘人被獲縛諸樹以弩箭攢
射之死是時死者馬吉翔蒲纓王惟恭而下

四十二人而其先以病卒與婦女驚竄自縊
者不計其數同行文武盡矣
緬人又發兵圍行在永明幾自縊吉王同妃縊
死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刦所有而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草殿奉永明居之曰此事
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
耳緬殺諸人後有馳呼而至者云勿害皇帝
及黔國公蓋恐本朝索之思留以獻也而天

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居室移永明眷屬
二十五人入居之并進飲食
八月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爲所敗覆其五
舟乃與文選俱引還
十一月十八日永明召都督同知鄧凱入謂曰
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自文
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
姓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何如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永明移蹕皇太后及太守
同行三更渡河始知其爲王師也蓋三桂以
重購致之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四
月二十五日以紅帛縊死
定國旣收還而文選軍在後引而北定國使其
子嗣興隨文選以觀去向文選部下勒兵回
向嗣興嗣興怒亦勒兵迎之定國遙使召嗣
興還曰吾兄弟數十人今惟存吾與若耳何

忍更相戕吾前所以使爾隨之覬其悔而復
回仍與我併力也旣勒兵相向念以絕矣任
彼所之吾自盡吾事可耳遂率所部向九龍
江而進文選北行屯錫泊王師至遂降
定國在九龍江聞報東走景線
壬寅五月至猛臘士馬死亡日衆定國乃置蘇
自述生平所爲仰命天已絕願速死毋徒苦
衆人未幾聞滇城四月二十五日之事定國

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于軍八月嗣興降
與劉文秀子震艾奇能子承業俱入京受世
職
孫可望死其子襲王封一代後亦降爲公
三桂進爵爲王乃踞五華故宮增修舊制紅亭
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舞堂參差因樹冠以巍
闕繚以雕牆廣袤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
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弦錦綺圖書之

屬則取之三吳從圓圓之好也三桂將進圓
圓位正妃辭曰妾以章臺賤質謬污瓊寢始
于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本保
賤軀獲與奉匜之役分已過矣今吾王析圭
胙土威鎭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
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禰廟稽之大典斯曰
德高若欲帝弱絮于繡裀培輕塵于玉几旣
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

三桂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得姤絕倫寵姬之豔而幸者輒殺之惟圓圓屛謝鉛華幽居別苑以順適其意不甚相軋圓圓之養女曰陳故効從陳姓本出于邢于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三桂濟有異志邢窺其微以歯暮請爲女道士霞披星冠日擁藥爐經卷而已三桂治戎之暇每至其處必晤言移日府中人過三桂怒不可解事邢爲緩頰則立解

常曰吾晨焚修爲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咸敬禮之康熙癸丑歲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粵西亦從四川黃草壩直薄滇城俘洪化斬之籍其家舞衫歌扇稚蕙嬌鶯聯艫接軫俱入禁掖而邢獨不見于籍歲癸丑金陵邵爲章赴楚雄幕訪其實于鄉

長老題絕句于壁曰百萬雄師擁既閒先朝一脈絕南鑾搶人自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行營歷歷草淒淒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尚在老軍猶說舊平西邵有濡頭之癖落魄寡諧詩故不甚顯于時

東南人材獨萃粵西論其尤者如騰蛟殉國式耜致身十八之咸仁二張之遂志非萬里之長城耶新興逆拄大敵安西兩蹶

名王亦中葉以來未有之勳矣乃文武忠烈而若李倫楷雖無泰逆終陷蠻鄉耳噫豎子洵不足與謀哉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一）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

明崇禎刻本

皇明世法錄敘

古之君子出吾之精神以綜天地萬物之境會而始有言是言也者將以闡聖經明理道紀典

故甚哉其不可已也然令雕鉥文詞馳騁波濤而無當於治忽不衷於理道又或有意乎天下國家之故而所操非其要不能原始以要終詳本以措末古未必約其精今未必核其備於損益廢置先後得失之情未能周知而無遺於四

海九州帝王萬世之業未能灼然若列之堂戶之上以是爲立言也可乎其於學疎矣古人方志學時便以天下爲已

任獨慮遠覽本之性情
統之理道不急朝夕之
效不徇口耳之知於古
今國典民彝禮樂兵刑
文事武備上自星曆下

極水土近而宮闕遠而
四夷孜亹博求惟恐不
及則萬事之理未有不
能辨者也然且弗敢以
私遐有所得輒思入告

我后既已履天下之任
惟所設施舉無不當則
又曰嘉謀嘉猷惟我后
之德善則歸君忠則自
盡君臣協心同底於道

澤潤生民裔夷咸賴人
臣報國之意如此其至
也故無意立言而其言
也精矣何也素所問學
使然也予自束髮讀書

聞有所論著奉先人遺
誡弗敢腐弗敢迂務經
術以經世旣已幸厠中
祕益早夜振厲欲殫心
昭代典故講明舊章祈吾

君遠追唐虞三代之隆近
揚
聖祖
神宗之烈憂居以來楗戶繙
閱手較資治通鑑曰辨

邪正審治亂箴諫深切
啓沃之資也巳取西山
氏衍義讀而善之曰美
哉淵乎懇誠深厚條析
事理揭格致以端本明

道術以防壅論治體察
民情選人材以作則誠
君天下者之律令也巳
又讀丘文莊衍義補而
善之曰美哉詳而婉切

而易遵始于審機歸于
功化近自闕廷遠及夷
狄有序有倫有體有要
洵眞氏之完書治平之
鉅典也君不知此無以

爲修而致治臣不知此
無以爲學而輔君然則
爲人臣者必將深思玄
覽該博討論使千萬年
之行事較若白黑天下

之事理析若秋毫然後
可以下窮聖學上佐明
主以爲則成以及則遠
以正綱維則治臻以盡
撫綏則民乂以讓規制

則禮樂興以崇教化則
風俗易以之理財則用
足以之慎刑則刑措以
用人則百工得其職以
治兵則烽儆消疆圉固

而四夷讋也。我
成祖文皇嘗諭諸臣曰。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其用。大哉

王言。夫務實得則不逐末以遺本。不徇古以畢今。上以佐君。下以正學。較之繁詞縟采。無裨理道者。奚啻天淵矣。

高皇帝混一區夏。開剏之績。比隆唐虞。綱理天下。軼於三代。敬
天勤民。親賢遠佞。敦節儉。崇禮教。思患預防。垂憲後

世。雖
聖德日新。而惓惓不忘儆戒。雖威加四海。而兢兢不忘遠慮。至於
訓諭臣工　誥誡遐裔語

簡理至無微不燭卓然
與謨訓相表裏自生民
以來未有及焉者也
成祖以神武之資奠鼎燕薊
立政立事率

祖攸行
神功聖德不可縷指於鑠
宇宙以昭
太祖之鴻猷
列聖繼之式克丕承太平之

業垂於無極真與日月
同運行非徒備一代之
美而已也蓋三代之隆
莫過乎周曆服之久祀
逾八百豈惟其功德入

人之深哉亦繇規條備
而教化立令後嗣子孫
得
祖宗之法而循以爲行故能
久長而勿替然則今之

世有能恪勤纂述丕顯
謨烈。自靖自獻以佐
盛明
在天之靈。或固有待矣。仁
錫既心契衍義二書。乃

加讐訂而合刻之。猶恨
昭代之典故未詳。使人證
於古而畧於今。覩嘉言
善行之無遺。而忽
聖祖

神宗之猷烈。曉然於累千萬
世得失理亂之迹。而貿
貿於三百年來
朝廷官府之務。雖云博洽。
終慚實踐。是以輒不自

揣。畧倣二氏之意。考明
舊章而推廣之。著爲
皇明世法錄。首輯
二祖之謨烈。以爲萬世法。而
又明禮樂以和神人。辨

曆象以示修省。恤民以固邦本。積儲以裕國用。明罰敕法以厚俗。稽漕河。記防海。以通水利。紀元輔。錄名臣。以彰景範。

詰戎兵以嚴武備。考四夷以示懷柔。俱原始要終。或耳目之所親歷。或輶軒之所覩記。稍爲綱羅。以補丘氏之未備。要

使

二祖

列宗之訏謨碩畫。瞭若列眉。庶爲君者。雖身居九重。而可以周知夫政事得

失之情。爲臣者。雖誦讀草茅。而可以得夫四海九州帝王萬世之要。卽明不足以通難知之意。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

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幸備史官無政務之煩得從容蒐討以恪勤纂述。區區之衷。亦冀稍有實得。輒入告

序十七

我后期自效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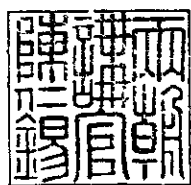
盛明。以內無慚本心。上不負

明主而已昔宣聖問禮問官。於學無所不究。然以定一世之則。必曰吾從周。故墳索外史不見刪述。而惟憲章文武。闡揚當代。豈獨以身爲臣子。勿敢渝哉。亦見雒鎬之

序十八

制作。懿美明備。有非他代所及者爾。故立言之精者。莫若宣尼矣。是編也。敢曰具體用之全。倘亦從周之志也夫。

南京國子監祭酒前
經筵講官左諭德兼翰林
院加俸一級陳仁錫書
於白松堂

序九

皇明世法錄序

君子之學。爲其有用於時者。或引而施之天下。或列而存之論著之間。二者恒難兼之。聲施功烈之士。不以文章自表見。其好爲文

李序一

辭以自負爲至論者。常悗詭曠渺。迂遠而不切於世務。若夫立身朝廷之上。爲當代賢輔之望。決大事定大議。嘉謀善畫。著在國史。而猶以靖思極慮。綜理尋

制。彙爲一代之書。俾自今
至於有永歷年垂之無斁。
求之於世。豈非難其人歟。
予鄉陳芝臺先生自少博
極羣書。以文行推於閈里。
凡六經聖賢之跡。史家乘

森古人興壞得失之故。至
於鴻本玄術匾刻螺文。方
域奧隩窮區極物之類無
不抽賾瑩理。繩貫條列。而
於經時度務。立綱陳紀之
大光爛神明既舉進士。首

臚傳名。間覵于史館。而純
深勁正。謙謹恭約。當世之
望公如韓范歐富。而公恂
恂不自足。以爲君子之所
以遇於時者。必危盛世而
憂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

盛世無可弛之事。夫有絕
人之資無可弛之事。則必
有不周之智。而過爲苛細
之害。此君子之所懼也。是
以高視遠覽宇宙。穪坦。合
而衡之。推其大綱。去其繁

世上原
寶訓之昭垂下盡鑾海之紛
錯該設軫轉大勢在前賡
裒類集著為亶表顏曰世
法式彰
皇明之大典崇乎茲哉所謂

君子之學為其有用於時
蔑斯尚矣使夫縣公之書
不必有絕人之資而其智
無不周不必有嚴切之防
而其事無不舉何者王者
之道如龍首高居而望遠

深視而審聽惟得其法之
所在而從事焉故能執簡
以御煩以簡自處則上不
擾上不擾則下不亂以繁
與人則事不制事不制則
人盡其能是故下有博達

之士識通世務之臣則人
主無為而靜治下無博達
之士識通世務之臣則人
主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如
我而紛紛煩密以有為於
天下天下愈不可得而理

矣。嗟夫。有一代之定法。必有一代之顯王。有一代之盛臣。必有一代之經術。我
祖宗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
天揆事。創制立度。罔有缺越。時遠勢殊。政繇俗異。至

我
皇上聰明淵懿。繼天測靈。靡治不修。而公以歛念對揚昭示紀極。非書所稱明作有功。元首起而股肱喜乎。何其盛也。且夫事之難治。

在今有甚焉者。自搜括加派之繁。興新遺舊。徵之雜迫。雖有水旱盜賊饑饉流亡之災。官不敢議題留。民不敢望賑恤。所以為財賦計。不可勝言。而財卒以匱。

自奴酋揷東蠢發於東西而黔滇閩粵關隴荊洛椎埋竊志。流劫騷然。所以為厲兵計。不可勝言。而兵卒以衰。自選舉之格嚴。吏志於拘畏。不志於奉職。而公

廉勤愼不日多流徒竄殛
不日息所以爲擇吏計不
可勝言而吏終不可擇自
流徒竄殛不少貸於吏誅
殺擊斷不少貸於民所以
爲刑罰計不可勝言而嚴
李序八
刑峻罰而惡不可止若此
者非法不立而制不具也
執簡御煩之勢反而士大
夫之經術不素習也今佛
老寢多士尚虛譎不修聖
賢之業文飾以相譽而不

通於當世之務至其爲吏
之所至則治刑獄而急財
貨有一事曰姑試行之其
濟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其
濟與否不可得而知前之
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
李序九
復發矣繇是言之綴之以
其類分之以其觚曉天下
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先
生之書煩煩如繁諸乎夫
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
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

者猶不能兩得而先生兼之豈第先生之學爲有用於時已哉循其法之所存將見公卿百執事因其職之所任皆可以達其事之終始利害而發之以勇守

之以專達之以彊卽士之未入官者亦皆習於其說而律歷禮樂鹽鈔賦役河漕水利兵刑防備綏近懷遠自其性之所近皆可以講貫而素治昔胡安定作

治道齋令學者日講習其中其後經世大儒皆出於其門今先生之作猶安定之意也學者其亦有所與起也夫

同郡後學李模拜撰

皇明世法錄總目

繼皇建極五 卷一之十六

高皇帝寶訓

文皇帝寶訓

高皇帝聖製

高皇帝聖武

文皇帝聖武

懸象設教五 卷十七之二十六

敬天

曆法

禮制

樂律

祀典

法祖垂憲五 卷二十七之三十三

訓宗

鹽法

屯政

馬政

錢鈔

裕國恤民五 卷三十四之四十一

理財

廠庫

黃冊賦役田土

農桑

水利 東南 西北

制兵勅法五 卷四十二之四十八

大閱 親征 征調 奏捷 功賞

京營 四衛營 侍衛 上直官軍 皇城守衛 京城巡捕 巡視京營

將材 班軍 鄉兵 東兵 民兵 戎政事宜 軍器 火器 戰車 戰船

江防

平刑

濬河利漕五 卷四十九之五十五

南河

北河

黃河

新河

漕政

衛邊嚴備五 卷五十六之七十四

昌薊

遼陽 附薊遼奏議

總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一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一

史臣　陳仁錫　謹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剗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

條目畢。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禮
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
叙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
事
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
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
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
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較。學較興。則

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
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
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
為予盡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罷。因召群臣諭之曰。朕
本布衣。以有天下。寔繇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
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
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

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
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
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
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
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
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
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
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

耶
戊寅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
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
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
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
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
任居宰輔。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為治
四月丙辰
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

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强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太祖曰朕頼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

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

太祖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

太祖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益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愼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繇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爲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巳巳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憸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論甚切。實帝王爲治之要

十一月巳亥

太祖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太祖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共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巳。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巳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淸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卽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今此人

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

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熈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爲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懷。羣臣皆頓首謝。

七月戊戌

太祖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

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策。貽訕千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愼擇。

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

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勢。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傜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子

太祖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爲不仁。好義者恥於爲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爲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

太祖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太祖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

民休戚係焉。故日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三月辛丑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偏絕賢路。則視聽

偏而聰明為所蔽矣
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十一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進。

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

既進覽。

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十二

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

太祖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

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位禮成
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羣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

未聞以物徼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衮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己而欲徼福於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爲國爲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有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徼福於己豈不獲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成
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感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太祖親幸焉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也寔爲天下蒼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

新禮儀。

太祖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

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飢饉相仍。

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

化家爲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

命弁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

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祖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

側。再三慰之。

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

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何

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

能仰視。

丁卯

仁祖后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

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

家事。母遺呼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

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

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

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四代考妣。祭訖。

太祖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

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

神靈。所謂君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

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廟時享之禮。旣而太常又進宗廟

月朔薦新禮。

太祖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

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

者。願爲人兄。其意謂爲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

日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

富有天下。則親歿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

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謂典。俾子孫
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

太祖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朕嘗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亂。母后之墳。爲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齧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嚙臂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太

嚙指。而子卽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九月己酉

太祖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値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太祖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養之道。豈敢怠忽。復感嘆曰。養生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祭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聞。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太祖惻然曰。吾祖宗去世旣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爲一日之奉。不可得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九

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令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太祖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

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宜齋潔以安神靈

謹好尚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材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僊以

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皡皡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名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天下之安其敢遊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袪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靡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

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鑒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太祖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疎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盤遊。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敗亡。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太祖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于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爲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謙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羣臣以

上功業日隆。屢表勸進。

太祖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

吳元年七月甲申。相國李善長勸

太祖卽帝位。

太祖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巳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咲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傲。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

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寧國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共二十本。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産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

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太祖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曷足以致斯。翰林應奉唯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而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栢。乃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示萬億年無疆之休。

太祖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曷敢當此。一或忘鑑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

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太祖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飢饉。朕閔其民。故特遣人賑卹。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爲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舉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業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歡

然太和。雖日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也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壬午

太祖閱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卽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丟

張。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太祖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寔爲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聯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遂爲贊并賜其民錢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毛

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生。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以共成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益務侈之

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克終可以爲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劉
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
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寔聖德所致國家之寔
慶也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
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
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
蠶成繭羣臣賀表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
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太祖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閻克新對
曰
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太祖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
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經國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齎
來致書
太祖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
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
情僞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
爲有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爲違天悖
理豈能有成凡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
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
猶器也衆人爭之必裂一人持之則完今張士誠
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於東

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
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
太祖還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
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
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
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鑑其失宜
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
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
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

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吾，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乙巳四月庚子

太祖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爲萬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太祖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

涉作難，豪傑蠭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摹犬逐兎，高祖則張置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爲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何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陸，克之。先是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机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

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

太祖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若索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太子以動兵，是以子抗父，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寔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王珍父子據有巴蜀，僭稱大號，喜于

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為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孰為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机令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後事可定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難定但民物彫喪千里丘墟旣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庚午

太祖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

里十有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羣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為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

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為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桑梓撫諭親故眷眷不舍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意不是過也

吳元年四月丁未

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禕對曰

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徯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祭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嘗急遽予用兵征討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貊高輩

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慨復為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間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利衆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

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粮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討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

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滅張氏彼聞而落膽乘勢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爲聲援豈得乘勢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爲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巳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机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繇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爲可以佐之其餘或有偏裨任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

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

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庚申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扈跋

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從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縣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

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太祖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

太祖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頓首謝。既退。

太祖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討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

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還。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

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遊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然而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太祖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宴語

太祖曰今成一統之業皆爾諸將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命出師征伐誅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賜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太祖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縱於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貲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專於戰鬬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張士誠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先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誠則姑蘇之

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徑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李張二人望

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鬭。勢相鬭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閏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內官監等官品秩。

太祖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

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

太祖謂羣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詐。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羣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太祖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

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陳言。

太祖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于近俗者。當計遠慮。苟泥古而通今。溺近而忘於

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
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係
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
患。不可不愼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
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聖

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鎭諸國。
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長久長治之
計。羣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
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
施爲何如耳。要之爲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興學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卽應天
府學爲國子學。至是
太祖以規制未廣。諭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
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
建國君民。以此爲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
徠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
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
所。遊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
王衣冠禮樂之教。號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
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鬭。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聖

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
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
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
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
染之習。此最急務。當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太祖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
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
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
代學者。出爲世用。雖繇其質美。寔亦得師以造就

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
誦爲能。故卒無實。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
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爲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
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爲朕詢
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爲人師者以
名聞。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國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
北方。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賢。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
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
皇明世法錄　卷一
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
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
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
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
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
增師生廩膳。
太祖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
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
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
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
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禮部給賜國子生
鈔。北平陝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
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
復命工部于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
灶釜牀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
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惻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
皇明世法錄　卷一
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
後可必其成材。蓋天生人材。皆爲世用。人君育材
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才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
學校。
太祖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
則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爲學。朕嘗念北
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
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其他子史諸書未賜予。宜
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目次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

史臣　陳仁錫謹[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寶訓

尊儒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太祖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行。今臣先入見。

太祖乃以敕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彝倫攸斁。天實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

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勅，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爲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温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

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定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況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太祖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太祖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太祖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宮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繇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

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

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立儒教。幸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御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十一月壬戌

太祖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

太祖謂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

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故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爲修理。以副朕懷。

聖學

丙申五月庚寅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吳元年四月庚戌

太祖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辛丑

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太祖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古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

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嘗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嘗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太祖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八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太祖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稽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親之容易而悟。眞有國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太祖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慘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巳丑

太祖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太祖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九

太祖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太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五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太祖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巳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

時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

太祖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太祖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辛巳

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隣人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太祖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遂給紙筆。令諸儒講疑信論

褒功臣

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伐義舉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啟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綽有武故能過絕亂略消邪孽應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

也。今越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背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十月丁巳

太祖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爲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役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

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爲一代元勛、光著史册、
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
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
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
終有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仰復輸心、出入左
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
臣、不思爲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
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
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
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遑情爲安乎、爾等當

如大將軍所行、共圖大勳。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
頓首謝

教太子諸王

吳元年八月壬寅

太祖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于羣臣。將還宮。顧謂諸
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
而謹怠荒、天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
衆情、與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
克敬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
者、皆由于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

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
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諳勞逸。他日不至驕惰。諸
子趨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太祖遣世子標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
稱商高宗周成王爲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
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
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爲商周令
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
生驕情、況汝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

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
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
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
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
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十一月甲午

太祖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
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太祖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
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

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對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旣斟酌時宜以立一
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
太祖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予
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
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
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綀裳布衣所飲食
不過菜羹糲食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

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
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
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
下情復指道旁荊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爲扑刑蓋
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
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
欲奏以太子爲之
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
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卻步渡長江
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
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
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
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
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
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
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人各盡職故連抱之
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
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
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
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啓聞
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
謂府寮導之嫌隙將繇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
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

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綏
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

太祖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太祖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繇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

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易爲太子諭德

太祖諭之曰範金琢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無非僻之事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

太祖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詢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就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卽無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

太祖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

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躬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太祖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蓄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

蓋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為宮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監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于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又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傳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

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學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況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

庶幾無相搆之患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己未

太祖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為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蹊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荊棘中矣省臺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未易辨

太祖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
驕奢淫佚鮮不蹶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
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訓錄成
太祖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蓋所以垂訓子孫朕
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
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
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
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
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

敗故詩云不愆不忘率繇舊章
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
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
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墜厥緒幾于亡夏
顚覆典刑幾于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爲秦府右相國子助
教朱復爲
燕府參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三二
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于古何者
爲善何者爲不善采摭古人仕爲王臣孰能以正

輔導孰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
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于當道爾等與王言
待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
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
汝等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
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
善閑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
所宜戒也汝其愼之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

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
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思念古
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
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
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爾生長宮掖未涉
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
不踰于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區區智
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
以廣聽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
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

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壬戌
太祖諭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
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
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
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
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
而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接矣。設王有所
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失將至。
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

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
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輔
導。宜盡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
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
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
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
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
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
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
塗。而不可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
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克廣。庶幾他
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太祖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
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太祖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
于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
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繇其德克於內。

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
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
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
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
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
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則必爲其陷矣。汝等其
愼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
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

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
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事
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
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
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
則不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溺于安逸惟斷則不牽
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則未有不得其
當今有人指石以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
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
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況人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畫

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
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
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
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
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
無憂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

太祖諭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
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驕奢厭德色荒于內禽
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
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
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
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
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
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
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
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畫

汝其識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
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
詳審庶免搆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
則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十二月甲午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
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

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
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
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掊克
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
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
深鑒。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
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
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修肆。則政衰教

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
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
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冊

皇后馬氏。

太祖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
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
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
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
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勤
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
將士咸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
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于患。殆又難于長孫皇后
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
貧賤耶。朕復為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
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太祖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

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
可使干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
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闈。
政繇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
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
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
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
平日無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

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風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太祖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

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敎化可行。

太祖曰。敎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効。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太祖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甲寅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敎敬。事長所以敎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

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

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
太祖曰：此彼之眞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
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
訴之。
太祖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
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
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爲勸。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乃獨不然耶。徽大慚。吏遂得終喪。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寳訓　手
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爲官奴，以贖父罪。
太祖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
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
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卽諫止。若不
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義，斯爲孝也。又顧謂
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
曲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爲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
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
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能周卹。甚者強凌弱，衆暴
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卽位以來，恒申明教
化，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
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
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
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
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諭以此意，使民知之。

議禮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
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寳訓　圭
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
縣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
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
太祖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
費出己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瓣香，皆可格神，
不以非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
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
俎饌，克實神庭，徼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
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癸亥

太祖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
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饎。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
以教。下無以勸。朕莅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
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時監察御
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太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
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
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
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

太祖[illegible]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
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
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
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
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
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
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
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次者。

太祖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
肅爲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
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
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
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
班于丹陛。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八月庚申

太祖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
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
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

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隷。往
往僭肆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
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
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太祖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
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
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
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敘而宗族和。朝廷有禮。
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

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太祖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

庶幾愜朕心也。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勅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通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

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禮成。勅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皆繇上古之君。逅為裁定。今皆取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祀事之典。甚重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

者少。不誠者多。覽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煩。乃命官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旣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肸蠁荅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祀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以荅
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卽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皐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傅爾忽、傅爾木赤老溫、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

不滅。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迹。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旣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益、伯夷、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傅爾忽、傅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
肅朝儀。
太祖諭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德讓。
百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敢禮失度。
以取咎責。

興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
生。至是始集。
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

樂閱試之。
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
徵音。
太祖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
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夔
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太祖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
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太祖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
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
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
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
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
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
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
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
寧。先是
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
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太祖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
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
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
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
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
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
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太祖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
舉以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恥。知禮讓也。朕即位

以來雖以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
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
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
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
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
如此則家識廉恥人知禮讓而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
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政謂此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四十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群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
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
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
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
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
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
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
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
也

甲午
太祖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
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
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
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
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
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
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
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為
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四十一

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
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崇教化

洪武二年二月庚午先是
太祖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
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
太祖曰民富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陵小民武斷鄉
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
民至入見
太祖諭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厚者汝知之乎古

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强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等立法秉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陵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太祖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為善耳禕對曰自

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

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之埜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瘞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成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

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

太祖勅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為之先故禮教明于朝廷而後風化達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求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爾等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縣陛辭

太祖問之曰試言莅民之道何先對曰敎化爲先曰敎化何施對曰奬勸之

太祖曰治民固以敎化爲本而身又爲敎化之本長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已以爲則已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爲奬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爾其試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三

史臣　陳[illegible]謹[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寶訓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榱桷而爲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斲石則必缺麒麟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斃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書省臣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

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是月

太祖以山東郡縣旣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喪亂，斯民渴欲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强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胡人爲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反爲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

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爲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卽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浚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四月癸亥，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太祖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於軍門，爲朕敷陳王業，論當世之務，深合朕心。繇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託不効，有負

上恩。

太祖曰：躬擐甲胄，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眞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眞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

民身衆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諭
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底安堵，可
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昔者武王伐暴救
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
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
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賈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以
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叅

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
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八月丙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
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
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
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
使攫兎，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
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
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
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
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
必至於滔天。卿等皆將之俊乂，與朕康濟天下。雖
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
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
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
化延平八府隷之，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爲叅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
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
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
於常人者也。福建雖徼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
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昏，陷於罪戾。今命卿
往，必堅所守，勿蹈其罪。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
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卽無私，義之謂也。私卽亡公，利之謂也。要
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
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

芥蔕卿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

太祖令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簡束簡束則自不爲非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六

洪武四年正月己亥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太祖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風憲爲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啐無所爲而出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

聖意

四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政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王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

皇明世法錄　卷三　　七

心近調兵非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非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爲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繫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存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
王惟任戶部
太祖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
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
仕者政非素習事何繇治職何繇稱哉自今六部
官毋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歷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材凡郡得一賢守
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頴川有黃霸中牟有魯
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

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
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
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
吏部以聞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
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
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愷悌之政也爲令而無愷
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庚戌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
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太祖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
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
簿之職本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爲能若
止以辦課爲能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
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
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
參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
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
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
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皆其職也今
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
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
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
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
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淸直亮以處厥心
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駑鈍幸

蒙

聖眷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來朝

太祖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卽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卽爲賢材天

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太祖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太祖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爲明夫爝火之光豈勝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佑龔斅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勅曰。爾之耕莘者爲致社稷永安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

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敬愼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愛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何以

以治也爾其當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

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嫻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別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閑於武略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其難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繫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十二　任官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顒為國子監祭酒

太祖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教矣為大鐘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百員稍殿當遷

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有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為政故鑑衡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

太祖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眾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十三　任官

賢為耳目則聽視周乎四海任眾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聖慮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巨詐似信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太祖諭吏部臣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養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于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太祖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恡。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太祖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少。勇於敢爲。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太祖與群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廈者。必資于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郡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爲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克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太祖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也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

太祖謂近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軌。

若蹊踏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駕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過强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爲先務，不可後也。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

太祖謂省臺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實緣出入爲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

殺、鬬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

太祖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諳。大抵人之犯法者，違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

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仲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衞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

王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獨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悉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有後思之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更涉

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過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上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取於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戊午

太祖謂論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已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太祖論群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為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

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繇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二月己未

太祖論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

以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
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益見秦
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
無肯爲言者、積習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
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
原吉對曰、
陛下此心。卽大禹好問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
言而無實、略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
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平　求言
其差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
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
他驛馬以增宛平驛、
太祖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爲民弊、
崧以爲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
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爲朕訪察民間
利病、何事當興、何事當革。具爲朕言、朕當行之、毋
爲容默、但保祿而已、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
太祖諭侍臣曰、舍己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
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
鼓、教我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
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
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勑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
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
但無可言者、
太祖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平　求言
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
謝、
十二月丙辰
太祖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旣行而又有
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
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
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因位偸安、默而不言、
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淸議、如張禹孔
光之徒、豈不愓哉、群臣皆頓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
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
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
繇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
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
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
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太祖諭兵部試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
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圭　求言

計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於天
下也瑺等皆頓首謝

納諫

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
皆經澣濯者叅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御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
以加矣眞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日前
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
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
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
汝在前朝頗有善與爲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
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爲害
主公旣遣人捕獲之今秦發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幷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
官
甲辰三月戊辰
太祖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圭　納諫

太祖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
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
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
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
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
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
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
太祖諭群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
君樂聞忠讜而臣下緘默逢諂不盡其誠者有之

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益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務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

太祖謂群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大抵

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傲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憸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採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繇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

太祖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爲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

君苟能虛己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賢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

與之閏位。乃知秦為漢閏。隋為唐閏。元為國朝之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係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係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反是。蓋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美　納諫

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去讒佞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九月乙未

太祖諭群臣。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illegible]。恭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染。如三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傳初陽者。專為苛察羅事。甚張威福。一睚眦不相禮。陰譖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為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壬　去讒佞

濟病。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彼讒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蓋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太祖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繇知之。對曰聞

之於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聽乎。命中書省臣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蟫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夭　去讒佞

太祖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繇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繇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脩之。何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求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人才。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奏。誠未達時務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內侍以久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尭　去[illegible]敝

太祖卽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闇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繇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監戒。特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羣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興利之事此人心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第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

生似眞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爲害不淺矣

戊戌

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太祖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太祖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illegible]其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爲而不間以爲愆將在[illegible]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illegible]姦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太祖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甚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佞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太祖曰朕日總萬機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繇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

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諂面諛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致敗亂喪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爲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太祖諭侍臣曰毁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毁者亦有諂媚脾睨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毁者未必眞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眞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絶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致毁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毁譽之平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圭　去讒佞

郤貢獻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簡較燕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寳玩非所好也郤其獻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爲用物且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郤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剌吉爲獻阿剌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

太祖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啓奢靡耳郤其獻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太祖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剝下益上以覬恩寵所謂聚歛之臣此眞是矣民旣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况朝廷旣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圭　郤貢獻

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
理而得財義者所恥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爲遂不
聽

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
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
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諭省臣曰往年金華貢
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耔刈
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
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常聞宋太祖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諾　却貢獻
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於詒謀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蒲
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𠜱卜監藏羅古
羅思嘛哥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
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
蒲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
素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
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

南國遣使入貢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
順方物之貢歲以爲常朕念彼嚮慕中華服我聲
敎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
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
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兼帳前
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
太祖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畫　却貢獻
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
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
有妨農夫故命爾此職方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
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
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送迎奔走所至紛擾無益
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閭等上疏勸
太祖淵默以怡養神氣
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
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

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之道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爲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爲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美　勸民

吳元年四月是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太祖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榦兩岐丁酉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緣人民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畝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爲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王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爲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

太祖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美　勸民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

太祖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

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行今凡有興
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
宜罷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
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
今仲夏不雨。實爲農憂。祈禱之事。禮所不廢。朕已
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爲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
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爨爲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資治　三六　勤民
供饋於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
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
進蔬食。雜以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子。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禮畢。
駕還乾清宮。
皇后妃嬪見
太祖曰。方此時天久不雨。稗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
失望也。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
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

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尤拓新城。請令民
築之。
太祖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
田畝。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
無妨農乎。且築城本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爲政
之道也。其令俟農隙築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賫勑諭宋國公馮勝。
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當種麥。勑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資治　三七　勤民
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
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
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皆必
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
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勑至。其即放還。俟農
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亥。
太祖諭群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
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
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

爲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當以
勤乃事體朕至懷
七月庚戌
太祖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前古至聖敬授人時
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
鮮有知者蓋彼自謂皆高貴民皆卑賤者分所當
然故威嚴日重而恩愛浸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
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
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
而已。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畢　勤民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陽諸縣
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圮壞請修治
太祖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
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
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爲之庶得先後
一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廨舍祠廟爲先失其序
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

太祖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官
之賢否而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司
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徒
此無憚乃至閭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
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
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
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
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
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遇奸不
擒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畢　勤民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陝西秦州衛奏修理城池
請兼軍民爲之
太祖諭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蓋權宜
役之於曠閑之月耳今民將治田之時而欲用
民力失權宜之道止用軍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
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
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太祖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
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

豈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
爲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

太祖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繇
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
不利便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
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
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
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五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
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
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
食倦不暇寢其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
方無事吾安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
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
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

太祖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贊善劉三吾對
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
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
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
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臾扁不施藥石疾不自
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
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九月是月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
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
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
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待食
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
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
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
幾可以絕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
俊往河南簡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太祖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餔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於死亡深用閔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飢寒爲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其體朕至懷

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勤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畧

享胙于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太祖諭戶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即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游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歲豐足民受其利

太祖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才而利之然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也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遼王墳塋成惟享堂周垣未備請築之

太祖謂工部尚書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勞民也方當耕種之時而英請築堂垣此豈使民以時之道英武人不學惟知築垣爲急而不知奪農時爲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棗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勸民　畧

太祖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煖即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

太祖罷朝因與群臣論民間事

太祖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

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理財

丙午四月巳未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餉饋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太祖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斂以朘其膏脂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則國計可以恒紓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倣此爲例

太祖曰鑄錢當以輕重爲準豈得以多寡爲則蓋錢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必然若違輕重而較其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爲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不爲究心民又怠惰馬政

不修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太祖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

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重爲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爲國家者

太祖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慚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理財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

太祖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青萊等府local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聚斂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於田畝則爲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爲聚斂以傷國體

節儉

丙午四月乙卯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恤民

太祖閱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何若更用木輅詹同對曰昔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輅即木輅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堅得中故取焉

太祖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亦未爲不可參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爲萬世之法乘木輅何損於祭祀況祀事在誠敬不在

義文也。𥅡頓首謝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太祖見其雕琢奇麗者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
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斲昔堯之時茅茨
土階采椽不斲可爲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
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
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錄是起
矣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
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
下之力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illegible]　節儉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
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
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
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繇於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
太祖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
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
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
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
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
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
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
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
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
缺日愼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
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
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卿等
勉之毋忘朕言。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聖

十二月己巳
太祖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
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
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
身亡國滅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
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
常存儆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
太祖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襯盤龍金也令

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爲被猶勝棄遺也

七月丙辰

太祖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巳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巳之私也今天下巳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內使着乾靴行雨中

太祖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

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當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內使奏增飼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以爲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苟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飾硃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

太祖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

太祖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繇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繇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嘆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

亡曦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嘗不惕然於心故必
身先節儉以訓於下侍臣頓首曰
陛下戒愼如此使後世守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
太祖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貨皆出於民道里往來
亦甚勞煩且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問甚善
然事不在爾后曰
陛下爲天下父妾忝爲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

其安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勞
天下民財甚非后心其止之

皇明世法錄卷三　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四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四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太祖高皇帝寶訓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已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吳元九年九月癸卯新內成

太祖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靡。豈不過侈。爾
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
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之者勞。況遠取文石。能不
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
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
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
命左右碎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閒暇。有以

酗飲費貲者。
太祖聞召諭之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乃喪家之
源。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
限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
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
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
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太內宮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
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
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
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
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飭所司。如
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太祖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
敗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游幸畋獵。皆役心損
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
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
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

人。故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鑒。
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太祖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
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
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飢饉。艱於衣
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
簡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
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
之未嘗過度。宮壼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
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

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强誠足爲萬世子孫之法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歳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其崇節儉庶幾無悔

勵忠節

吳元年十月辛亥

太祖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

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益以勵風敎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歳時祀之

十二月丁卯

太祖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諉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遂蒙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爲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閫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一聽於天以此存心足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憸邪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禀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者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爲元

實則叛逆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報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徇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勅中

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死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殁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

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生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鬬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顯爲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蹤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爲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

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冤於朕。朕方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將臣皆頓首。

丁丑

太祖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

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奏成算遂翦群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授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
太祖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薦罹其害遂命

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勳勞獨念歿者永違鄉土不得收葬誠可哀惻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歿者悉為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國公徐達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充軍者亦宥之令自立勳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太祖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嘗暫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使

有所贍爾心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而予則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為適中優以全祿未為過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太祖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同群臣朝

太祖深憐之理退因謂群臣曰□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蓋其上下驕矜法令縱□□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閩越□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

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爲鑒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爲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吳元年十月丙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繇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丑

□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群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天下實繇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摽掠生民惶

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旣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尙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

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顚蹶。所養不謹。或主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戒哉。

丁亥

太祖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太祖曰。喪亂之源。繇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四月戊申

太祖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暨祖母。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太祖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膻之俗。天實厭之。又況末主荒淫無度。政令墮壞。民困於貪殘。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不興。

太祖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蠭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

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太祖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書　警戒

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繇是而致。朕為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彰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為法守。

壬子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驕誕。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

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就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書　警戒

太祖謂群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輩遂為朕臣僕。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

至濬叜卿等宜鑒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
朕有所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
皆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
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
宗社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
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
太祖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
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
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
滅。繇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製中都城隍神主成。
太祖自爲文。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安之。
太祖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
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
恒兢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
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
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
濂頓首曰。願
陛下終始此心。則天下幸甚。　是日昭鑒錄成。以頒
賜諸王。
太祖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
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
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
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
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

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
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太祖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譔樂
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
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
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
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
朕意如此。卿等其譔述。毋有所避。
洪武七年十一月辛巳朔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官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太祖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

用苟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繇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甦安但祗

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太祖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廢禮縱欲則禍延於

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太祖與翰林侍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沈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太祖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偏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太祖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太祖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太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

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太祖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太祖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繇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

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爲言使知有
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
篇
太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
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
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公輔政乃
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
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

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
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
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惬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弭災異

吳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太祖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
而雨羣臣請復膳
太祖曰尤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
焦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
商屢豐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內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
厲感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太祖曰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
弭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
詔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
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
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
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叅政傅瓛對曰古人有言天

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
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
等待罪宰輔有戾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
力以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
太祖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
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

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
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
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

太祖諭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
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
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
益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
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愼之。

屏異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書　弭災異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
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
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卽去之也。戰
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
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
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
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
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
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
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
喪其身者。蓋緣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
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
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
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
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羞　屏異端

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
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洪武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
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
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
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
忽不見。

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緯可干。漢
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書獻。

太祖却之侍臣諸留觀之或有可取
太祖曰彼所言者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評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

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

寛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知脩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壬戌

太祖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詼諧

太祖曰君臣之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詼諧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人君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五月丙子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太祖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太祖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

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非也三代之主蓋
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
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九月戊寅

太祖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
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
兵黷武不量己力淝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
石勒爲優

太祖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勍敵故易以成
功符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爲力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丟　評古

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
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
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
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
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太祖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
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誠有之

太祖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
出宮人與之試此閨閫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
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
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
郢之師此其效也

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
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
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
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
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
也

八月辛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毛　評古

太祖御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
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得解兵權則
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
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

太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
資三傑光武之興冠鄧耿賈以爲之佐歷代以來
莫不皆然天之生財以爲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

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
起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
之臣亦可以當之

太
祖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襍乎霸術。其
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臯夔稷契伊尹太公者
鮮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
紛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群賢畢
出佐隆大業稽之于曆自宋太祖至今正當五百
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九月乙巳

太
祖問侍臣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侍臣對曰太宗
雖才兼文武而於爲善。未免少誠高祖豁達大度。
規摹弘遠先儒嘗論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以此觀
之高祖爲優

太
祖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
怨而封其子爲羹頡侯內多猜忌誅夷功臣顧度
量亦未弘遠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
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則太宗又爲優矣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太
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兎比武臣發
蹤指示比文臣譬喩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
立基業猶構大廈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
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
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榱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
均失之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丙申

太
祖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
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爲信
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

實繇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
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
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
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太
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太
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
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
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
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

下之分潰至於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圭

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而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九月丙辰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鼂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眞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畫

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

太祖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失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

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鎭之禍。
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
太祖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
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
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
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書　評古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
法。雜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
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爲制命。卓然與典謨訓
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
中。
陛下一渡江。卽以金陵爲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
於此。故非漢高所及。
太祖曰。周家自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

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
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
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縣昌。
侍臣頓首曰。
陛下之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
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
王。
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聰。通於人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書　評古
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
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
於用人。益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
代邸入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
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
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
賢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
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

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遠。凡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太祖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之用房杜。則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之用楊李。則致安史之亂。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監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乙酉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私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晩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繇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吳　評古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壹　評古

八月乙卯

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

太祖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

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

太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太祖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當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

聖德謙冲。不有其美。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懼。謂侍臣曰。當時甚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

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

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

乙巳正月己巳

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丙午五月壬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繇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其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太祖謂劉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聚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

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二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

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瘡痍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人高冀等五十二人來謝

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翼等來謝。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艱於
衣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
涉艱苦。是以所安爾者反勞爾也。豈朕之本心。爾
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
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
來者。
七月辛卯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覲
太祖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聖　仁政
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
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
原之民。久爲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
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
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
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卹民艱。天厭棄之。君
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　乀際。兵戈相加。視如
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
以爲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
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

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
遵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
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
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
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
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
蹟武跨越千古。
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
厚。洽於民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聖　仁政
混一天下。寬卹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
無承籍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
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
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
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
東南雖已甦息。而餽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
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太祖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五月乙巳

太祖幸鍾山歸。繇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從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惻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鎭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卽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卽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凡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豈何如。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八月乙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鬭。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艸莽。遺骸徧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無夭閼。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衆。朕荷天命爲億兆主。頓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太祖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爲。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爲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爲罪之。

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

五月辛巳

太祖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對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苛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艸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之法置刑。以防惡衞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也。寧慚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

太祖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輛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體寒。況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十月丁酉

太祖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兵部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御勤。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顚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無損。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太祖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

太祖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

太祖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壯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

太祖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卽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

罷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惟留窑冶及燒石灰匠。
其餘匠悉遣還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沂
州。受親舊私遺。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
人。送都督府奏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命
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如
大河衛百戶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
濟寧。民有言是其主。不見已十年。百戶即以僕還
之。因受絹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四八　仁政
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綱。甚失寬厚之意
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
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
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
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安。今臨
濠營造之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月癸巳
太祖謂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內。練兵者所以衛
民。凡中國之民。安於畎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
有兵以爲之衛也。因思邊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
況今十月。其寒可知。朕爲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
食嘗爲之不美。又念一民之寒。寢嘗爲之不安。其
塞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之。勿緩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
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
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
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
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
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嘗惻然。故躬提師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四九　仁政
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
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
志。於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
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棺槥。
太祖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
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
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
各給棺槥。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
役三年。復爲文遣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

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
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
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爲棺櫝送至于家。
今復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
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洪武十年二月辛酉
太祖勅兵部臣曰。天下衞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鄕里
旣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米。僅足自給。其有死亡。棺
斂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骸無所歸。或至暴露。
甚非憫下之道。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況吾

之壯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
士死亡家貧不能舉者。爲給棺葬之。所司著爲令。
五月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冠
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
太祖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
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
以爲民患。山西之民近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
迫脅爲盜。皆不得已。豈眞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
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
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
遣還鄕里。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
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
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太祖謂戶部臣曰。畢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
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
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
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
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四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

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俊曰。庫藏所貯。恐
不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値給之。亦不傷民。
太祖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
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値。不知有司急於取辦。
所費不貲。況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
驅追者。急於應辦。轉相借貸。其弊百端。爲害滋甚。
豈可以彩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鎭地產
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入

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勅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爲奸而病吾民歟。今歲

豐而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謹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太祖曰。蠻夷之人。相煽爲非。一時詿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者。脅從之人。不必窮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爲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爲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爲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爲政者。爾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軍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太祖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請以菽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太祖謂戶部臣曰。以菽代穀者。爲其輕可以便民。然菽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痿乎。

五月癸酉

太祖謂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卽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弱。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勞而不報者匪義。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並優給之毋令失所。

九月癸未

太祖諭左軍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遼東驛卒者。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往待春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都督府臣諭之曰。軍士有從征亡歿者。有疾病而歿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雖已優給。然遠違鄉里。終無所託。其有願還鄉依親者。悉遣其去。人給鈔五錠。爲道里費。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慚服。頓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廣茶陵衛城庫隘周圍四里宜循城西排栅舊址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爲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爲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

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倘隳壞必須修理
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
逃民三百餘户。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太祖諭户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
衣食給。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
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
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占籍。令有
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爲遊民。
則逮捕之。

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趣。廉者必恥同
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
辱。必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
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榜諭
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
太祖御右順門有近臣奏廐馬暴斃。請罪主典者。
太祖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死也。今廐馬自斃。何可罪
人。得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
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
究事體。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玼。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太祖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
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
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
然後爲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地曠民稀。軍餉轉輸。
民力甚勞。若復加以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

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
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皇明世法錄卷四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

太祖高皇帝寶訓　　史臣　陳仁錫　謹

求賢

甲辰十二月丁巳

太祖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爲朋黨。中外百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

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吳元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紀綱。羣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才。以資任用。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

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太祖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覩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沈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太祖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愼之。於是各賜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

太祖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勅百司。訪求賢才。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二

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太祖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爲。可以知其所爲。但嚴舉措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擧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以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

太祖御右順門。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能以獨成。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於漢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三

高委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疎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櫂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

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
其人之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
賢之歎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皆應詔至京師先是
太祖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
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
治故爲國得賓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
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者
匿德藏光甘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

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太祖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
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
降故才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
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
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
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十月戊辰
太祖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

禮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束
帛近朝臣爲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
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
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
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
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碩材以禮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戊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
一人
太祖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
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倣古制舉用

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
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
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無有所隱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太祖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
里論治平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
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
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
者廣學士宋納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
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乎

擧之者何如耳

太祖曰小人所擧未必爲君子君子所擧未必爲小人故觀其擧者卽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聞

太祖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爲時用大小器使當隨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盡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太祖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敕有司薦擧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

眞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擧以塞責耳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擧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佇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詔擧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慶府知事周昌言臣見士人或因小過罷斥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擧宜垂寬宥令有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聽

太祖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優並聽擧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有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令

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

太祖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甲戌

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罪人於桎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爲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衆

太祖曰民之爲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

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取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

日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
遠之法。

十月乙卯

太祖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爲治
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
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
弓矢以學射者以臺憲爲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
愼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
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
廢壞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

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
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
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書叅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獄當
斷決者

太祖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太祖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
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瓛頓首曰臣等不能統
率庶寮是臣罪也

太祖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
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
使淹滯。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
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
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
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
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
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
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無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
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
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
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吉月讀法之典命府州縣
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
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教信義而勵廉
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
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
爲非若謂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復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爾其體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

太祖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爲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爾爲刑官之長。爾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爾其勉之。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太祖曰。愚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太祖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今茲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

太祖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過。復爲善人。爾等宜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

太祖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疏。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太祖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閔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爲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

太祖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爲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治勵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太祖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眞。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在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僞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伸。繫者得釋。苟存心不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捨鑑以索照。獄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爲繁滋。而疑讞不決。生者拘幽於囹圄。死者受冤於地下。非惟負朕愼刑之心。實違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徒之際。必預先稽閱前牘。詳審再三。其有所訴。卽與辨理。具實以聞。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以財求免。事覺。監察御史奏欲幷置於法。

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親。彼愛根於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顧理之所不可。爾論法欲幷罪其父。然於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

太祖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

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乎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加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魚害及鯤鰤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

望于汝也濟大慚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近開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令是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陛辭

太祖諭之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矜若濫及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折况於人而可忽乎爾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者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因諭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之於刑獄每存欽恤之意蓋刑期於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太祖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併論前罪誅之。以懲餘者。

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

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大

者論死。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太祖曰。愚民犯法。如陷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太祖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爲卿。

太祖諭之曰。大理之職。即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緣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寃。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糧違期。及移易者。坐法當誅。

太祖曰。四川水陸險峻。輸輓艱難。故有失期。及移易者。朕心欲悉宥之。仍給道里費遣還。病不能至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九

遣內官就道給賜稅糧未足者。令就本處輸之。

賞罰

甲辰三月辛未。

太祖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太祖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踰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

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國家名爵爲可
幸得耶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
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慚服而退自是無有復言者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州軍還
太祖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
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
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
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
爵以旌德俟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奬率三
軍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將

軍其勗之哉遇春曰臣奉
主上成算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太祖善其對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諭功行賞
太祖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
渡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
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强積富今亦就擒
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
如王國寳等歿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

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
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
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
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
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於暫安而
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
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切承
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力以圖尺寸明日
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原
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相
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
欺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寃
者治書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聞
太祖命召數人親問之已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
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寃抑方爲
稱職今爾爲御史不能爲民伸寃理枉反陷民於

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
吏原吉等能不障蔽聰明。賞綵幣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己丑
太祖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各
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
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宜力四方。克著勳勞。故
有此賜。達等謝曰。臣等賴
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
之。
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
也。況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
也。　　二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圭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誘
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
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的買不從。着沙火石歹
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
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
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
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
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
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
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
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
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
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圭
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
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
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如
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
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
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
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
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

小人僥倖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以勸懲天下。

太祖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此亦知爲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爲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寬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𠔃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嘗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煥。爲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𤩽對曰。卹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念及此。眞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時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𠔃

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與之。

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爲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爲之憂。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爲潮水所漬。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太祖謂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
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
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
之民。衣食不給。皆爲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
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
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豈所以養民哉。其
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太祖諭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
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宴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三十六

享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
下。使其周知。

恩澤

巳丑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
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
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
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
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
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

丙午四月戊辰

太祖幸濠州。父老來經濟等來見。

太祖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
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
甚閔焉。濟等對曰。久困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太祖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
宴極歡。

太祖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三十七

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敎導子弟爲善。立身
孝弟勤儉。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
況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
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興
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
常供。無庸再運。

太祖曰。將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
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

將士尤朕所知深念者其給之無緩。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
之人送至京師中途逃竄者
太祖敕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
民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輒逃去蓋彼生長之日
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
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
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
縣官善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太祖賜手敕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
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太祖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
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
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
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其人
之故也今縣官能爲吾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
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
爲本既得民心則其去也民豈得不愛而留之不

才者民疾之如仇讐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
即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
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賑貸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
多有所失宜遣人賑卹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
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
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悅恤其幼
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

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
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
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
先宜速爲行之。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饑耆民宋昇
等來言。
太祖即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饑須運粟以濟
之
太祖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
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

見其患益甚。卽令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太祖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饑。有司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爲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丰

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勛。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爲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

太祖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興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爲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子孫。與國同休。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衞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羣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羣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貸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況其他乎。卿等能謹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圭

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

太祖御武樓下。指揮使郭英等侍側。

太祖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嘗念及此。

太祖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宅。豈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

太祖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內省於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寘之遠地。使

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乃
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
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
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
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汙之
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勳於國。朕既酬以爵祿。
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所賴。汝其識之。英等頓
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壹
十二月甲申。時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
法。凌暴鄉里。而諸功臣不禁戢。
太祖乃召諸勳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
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
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所有
莊佃。常倚汝之勢。挾威以凌鄉里。卿等何可不嚴
戒約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
必累爾之德也。

禮前代

洪武三年六月丁卯。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故
元諸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及以其寶冊來獻。
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
百官具朝服進。
太祖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
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
宗嘗行之矣。
太祖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亦恐不行
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
給人足。朕之祖父。亦蒙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
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壹
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
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
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已已。買的里八剌朝見。
太祖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
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取。
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
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太祖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

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爲仇讐。朕遇前元親族如
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侍衞。一無所
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太祖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秋而零落。
氣之所感猶如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
刺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
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成禮袁不
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壽

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
太祖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爾
歸以爾年幼道理遼遠常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
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
骨肉之愛。又謂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
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
漠。

太祖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
遁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沒於彼。可遣
使予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況彼久
離中華已變異俗非典禮所加。
太祖曰。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
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
其臣悅況典禮所加其孰得違德合禮哉。於是自
爲文祭之

禮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敕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
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
養之將復流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壹

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
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
矣乃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恥。

諭將士

己亥春正月乙巳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
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
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
無犯故一舉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
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

故取天下以不殺爲本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鸇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惟國家之利在已亦蒙其福爲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癸卯九月壬申

太祖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

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强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騖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十二月戊午

太祖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乎對曰不知

太祖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强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强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三月巳巳何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以其斧逆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致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
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
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
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感之
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
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
簡言而遂輕儒者
甲辰五月丙寅
太祖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必

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
衞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
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
能弱爲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
效力智者效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
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鎭撫居明率軍士
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
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
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
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以汝
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
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
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
冗濫者吾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
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太祖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
以專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

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旣
平定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
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爲廢器守者
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
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
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九月丙辰
太祖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軍還之日
極稱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若
其始終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

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濮
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
等當壯盛之年。正當發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
衆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掩其能毋謂雜處
於衆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
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勳。即
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賞功。猶不稼穡
而欲有穫。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太祖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畢
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
諸將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
彼而從
主上。猶出昏暗覩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太祖曰。汝眞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㡛衣食以
賞士。令行禁止。眞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太祖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
皆頓首謝。
七月丁未。

太祖以淮安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
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此皆
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
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
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卒
拔。宜俟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甚。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
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
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
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畢
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
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
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
矣。
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
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
者。必因其時以立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

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
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
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
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
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並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
淵藪劫奪寇掠而已。友諒收滅、獨士誠據有浙西。
北連兩淮、恃其强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
往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
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
戮。毋發丘隴。毋燬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

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
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
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
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七月戊寅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
仁者所不為。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陵
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
而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
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
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
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
可為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為將之道。雖務威
嚴、要之以仁愛為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
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太祖曰。方國珍魚鹽負販、嘯聚偷生、觀望從違、志懷
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
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
是亮祖頓首受命而行。

戊子

太祖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
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
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名。不致失次、目今居營者
必以總旗為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
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
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
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
為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

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
於百步之内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
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
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
攻戰之際馬力居多平原曠野馳驟上下無不從
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
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
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十月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
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為征

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繇長淮入大河北取
中原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
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
無為等衛軍繇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
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
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
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
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
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

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慮
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
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
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較爭能甚非所望切
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
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鋭以擊之
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
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
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
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

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
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
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
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
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
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
與諸豪傑並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
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
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
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

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親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狥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往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辭出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四六

是日大將軍徐達等與諸將各率兵啟行

太祖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復諭楊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北方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二月辛亥

太祖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四七

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愼之愼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將軍湯和移師進攻延平

太祖遣使賫敕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矚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人

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之。

三月甲戌

太祖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勞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勛。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於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慰勉之。

乙酉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太祖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

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太祖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爲主。人之有禮。如木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取宋。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齎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术之功當先酌。阿术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爲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

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定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太祖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閑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

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輗
轄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諸將皆頓首
謝

戊戌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
勇而好鬬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
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
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
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
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

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
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觝艦鐵帽盡壞而後
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
若此爾等宜效之愼毋怠惰廢事

庚子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
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
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懵
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
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

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
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
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
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
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矣汝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溫
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
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
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

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
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
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
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
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
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傳
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
爾能此爲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十一月辛丑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

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
往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
以必勝爲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
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
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
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爲鑒戒擇
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十二月戊午
太祖聞指揮有箠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
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乃五千人之長也簡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卅七
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
凌虐且居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
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唯當勤操練善撫綏而
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曹獨不念所
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
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汝
等其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己未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
貴政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
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
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
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
爾等不可以爲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
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
之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
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
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
太祖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卅一
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
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
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
太祖親閱武于教場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
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
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是皆
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
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
民受其害而至於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

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縱恣
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
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
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
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
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
太祖諭之曰蠻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討之軍
旅之事以仁爲本以威爲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
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書
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
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
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
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
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
推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
效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
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
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
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洪武二十年十月己酉
太祖與諸將論兵政
太祖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
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
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禍
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
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
人縱不殞軀隕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寶訓　叄
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
朕意庶幾無失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是月
太祖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敕諭之曰
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爾祖父能撫
恤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
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
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視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
戰之際諸士卒爭先效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
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繇其善撫士卒故能如

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爲公侯。小者爲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繇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强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奔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饑以死也。夫爲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斯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

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肄習。

太祖謂兵部左侍郎沈溍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　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六目次

太祖高皇帝實訓

諭群臣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六

史臣　陳仁錫　謹

太祖高皇帝實訓

諭羣臣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於春夏至秋乃穫穫其用力於前而取穫於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懲乎暇豫故勞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徐至於有旱潦螟螣之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傚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豈復知有仁

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太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是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人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瑕疵，即為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

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有善者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爾等也。他日復命訓文，裒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繇，以為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而慕義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化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待其迹之著見，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繇。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

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撙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悉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湞等定議按察司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

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

三月丁未

太祖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繇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孳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六月癸亥

太祖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就不欲成大業然不踰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其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敝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以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語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明日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太祖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强扶弱奬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

賦爲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于民民有詞訟當爲辯理曲直毋得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綱爾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贓人發其事吏赴井死

上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恥小人則舍生爲利所爲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爲世之貪汚者戒

九月己丑張士誠既死

太祖謂羣臣曰張士誠我本欲生全之但其爲人剛愎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誣誘吾將士自開兵釁戰鬬連年卒爲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侈自娛不念民艱其下又無忠良卒以詭詐取敗其死也吾甚憐之

壬寅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

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眞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爲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太祖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卿等當思正已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

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和頓首謝

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太祖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太祖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

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詞命必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而後刊之

十二月癸卯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

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术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illegible]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子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戊辰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已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

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愼擇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太祖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一愼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

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自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欹器於坐側正以戒其驕淫耳汝等宜戒愼之又謂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拳拳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皇太子侍側

太祖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有無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

八月戊寅

太祖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既設六部選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使委人蓋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爲開封府知府

太祖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民人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太祖諭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

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　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爲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復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

之俗制度踈濶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其間雖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甲午

太祖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

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參政

太祖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間於疎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暱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政朘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廢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甲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因召御史臺臣併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情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

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揚善遏惡辨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失其職守矣

洪武四年閏三月庚辰改兵部尚書劉貞爲治書侍御史

太祖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謇諤之風以

爲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迹，善人彙
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四月壬辰

太祖諭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爾。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人之未勤庶政，先爲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

太祖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全名青史，豈不美哉。

壬午

太祖諭羣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諂上，恪守乃職，是爲正人。昔寇準在相位，丁謂爲參政，嘗會食，食汙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爲執政，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慚而退。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掾吏往候之，憲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忝爲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禮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

八月戊子

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

故能享其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爲受福之本，驕怠爲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洪武六年正月己巳

太祖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詞訟，皆先縣，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均，詞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爲府官者，知其弊，能繩其奸貪，去其闒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

下皆安矣。若知而不言，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爲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顧爾等爲政何如耳。命賜以酒食。明日陛辭，

太祖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是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化。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丙辰

太祖諭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饕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己，以爲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己，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在

己，人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爲廣西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賢、磨勘司令呂宗藝，爲福建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聲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

太祖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汚吏。惟知好賂犯法。而不知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若使官吏愛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患。只爲任情恣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七月丁卯。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陛辭。

太祖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爲守將迫脅。以[illegible]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爾往毋蹈彼[illegible]轍。當守法奉公。不爲阿私。如邊將妄有所求。當[illegible]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則汝可以遠罪。而邊將亦可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陛辭。

太祖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使下之爲郡縣吏者。轉視效。雖海嶺之遠。朝廷可無憂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爲北平按察司僉事。

太祖諭之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憝。豈不見千雲之臺。繇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熛之微。可不愼哉。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

太祖諭羣臣曰。水趨下則流。人法上則哲。故希賢者不已。可以齊賢。希聖者有恒。可以齊聖。古之人知成身之難。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顯名於天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而甘爲碌碌之人。身沒而名隨以泯。爾等宜勉之。毋自棄也。

十月甲寅

太祖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

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凌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羣臣。以道事朕。當有鑒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覲。

太祖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民俗。申

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愼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

太祖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除有司未久。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爲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黷爲贓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夫丈夫立志爲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淪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爲善者愚人也。能爲善者賢人也。至於爲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然爲善爲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之善。若以此日日行之。卽是率性之道。我爲善事。而他人有志者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鑒彼前非。勉於爲善。則永安祿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淸。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至公爲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剋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

汝當謹守法度。思勤其職。苟或不然。瘝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爲臣之職事君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民之心。卽所以盡事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監助教趙新等爲

布政使。

太祖　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有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爲政鬱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太祖悉召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循吏者多繇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卽傳於遠邇。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亦不可揜也。爲善爲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愼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

太祖諭六部察院諸臣曰。朕覩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喩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爲朕總理庶務。

察院爲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舉人除授教官。

太祖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遠成。譬之爲層臺者。必基於簣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而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遠苟且。未得於此。而卽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卽如工人習技。常見己不若

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所習益下矣汝
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國子監十四人
皆爲六品以下官
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
公無蔽蓋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
有獄訟寃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
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
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
坐暗室饑寒者無繇獲濟寃抑者無繇伸理賢才

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
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
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
自爲註至是註成召賛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
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
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
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常之道吾未能焉朕
每爲惕然惟以此書爲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
者也
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人告其嘗受
民財刑部逮問之以聞
太祖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
守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
社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
苟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爲一身之福施及
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已受汚
辱之名以爲父母羞朕念爾年少吏事未多特宥
還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益於將來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
太祖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
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
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
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
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爲同毋矯訐以爲異允執
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月甲寅
太祖謂羣臣曰爲君爲臣燭理貴明處事貴斷昔唐

太宗與羣臣論敎化，封德彝以爲三代之後，人漸澆詭，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可謂獨理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爲不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國家興衰，皆繫於此，若爲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迺罔後艱，若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

太祖諭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

爲有不善，雖大亦隱忍不露，他人所爲，或有過失，雖小必不能容忍，亦有過在己，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己厚而責人薄，責己厚故能成德，責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責己薄而責人厚，責己薄故德不修，責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丙寅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謬，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順己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己，當兼取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

武備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

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

太祖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既隳，連年爭戰，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困於下，中原豪傑，智均力敵，互相仇敵，必將

有變欲併而一之勢猝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爲兵耕則爲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饋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積糧訓兵待時而動此長策也

吳元年二月乙卯

太祖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

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太祖謂將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亡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太祖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愼敬常命卿等往西北防邊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鎭邊

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惰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太祖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散聚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邊將嚴爲

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聚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太祖與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

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太祖曰：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爲非，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太祖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爲

後世譏。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麗國王王顓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
勝慶幸
太祖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
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
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
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强即
遣使護送入京或居一年半年聽其歸省。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參議胡昱
言納哈出名雖元臣其實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
蠻子阿納失里諸將各相猜忌又勢孤援絕若發
兵擊之可一舉而擒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圭
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釁而乘之非仁
也納哈出之為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
以威其衆耳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
之若其一旦覺悟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
愈於用兵乎不然為惡不悛將自取覆滅爾言雖
善然未可遽動。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廣西都司言頻年猺寇竊
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為患請先
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誘猺獠為寇此誠有之然其間
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其無辜大抵馭蠻夷之
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
驗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巳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
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猺賊出沒不
常實為民患臣愚以為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
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
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簡
司民兵相為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垂
太祖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
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為患耳苟
其為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圖寨
懷遠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
廣西入見。
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
習頑獷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
兵彼始畏服。
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人未

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則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閑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太祖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

反易爲亂若不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艸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爲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並請徵之

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爲定額以徵其賦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

太祖覽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爲强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陛辭

太祖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

然繼世非難保業爲難知保業爲難則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於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

太祖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太祖命禮部遣官致祭敕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庚申。象州王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獞二百人。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

太祖不許，因諭之曰：兵獞既爲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卒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可以爾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靄翠金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累逋負。蠻人恃其頑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太祖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敎矣。其逋負豈敢爲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辯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蔽，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眞，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羣司。何致以私忿相加乎。所以賢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辯。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太祖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姦詐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爲。彼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恥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

太祖御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姦良。人之姦良固爲難識，惟受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僞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愼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
太祖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
官當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
之邪正。實亦難辯。
太祖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
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
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
則不私其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
足辯。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表
太祖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
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
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
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
亦豈能悉去。
太祖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
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
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太祖謂羣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
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答。最後
一人言曰。鍛煉不至。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
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乃
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辯别邪正。一察是非。皆
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
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
等四人關茸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曰。言之非難。言之當理者爲難。昌齡輩安知其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美
終不言乎。若闒茸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
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
太祖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
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
湯腹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
太祖論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敎
導爲先。今太學之敎。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藝者。
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

水之所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

庚午

太祖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爲吏者。寡於學術。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爲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爲善乎。自今省臺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覘其率敎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庶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驕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太祖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册之間。朕嘗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復其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湖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聖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預耕。則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賢豈不重乎。

務實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

太祖因與語。使者輒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云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也。

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為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絶。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太祖因諭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稱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聖

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

吳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

四月壬子

太祖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

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子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士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寶訓　　　器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

史臣　陳仁錫　謹

文皇帝寶訓

聖學

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則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于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越。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繇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繇是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于獲乎。

永樂七年閏七月己巳。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勞諭甚至。特

命爲翰林侍讀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

謝以其老賜敕令致仕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凝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爲要領亦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丁亥朔鴻臚寺奏免午朝

上將退顧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復問無事居家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强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敬天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卯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爲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虔恪以率于衆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諭之曰祭祀莫大于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絜不敢祭而帝牛滌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使應秉對越之誠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乙巳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益不

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鈔仍如例給

之

法祖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嘆息曰只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于是

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于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

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

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乃進吏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免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乖舊制者竝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老成之意

十一月己亥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久篆文消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

上曰板歲久則當易正不必改洪武為永樂蓋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八月丙辰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魫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闕之請增置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與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聖孝

上駐師龍潭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今禍難垂定何以悲為

上曰吾往日渡江即入京見吾

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

親安在瞻望鍾山仰懷

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將皆泣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諭修實錄官曰自古帝
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紀載垂範萬年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
天地同運日月同明漢唐以來未之有也比建文中
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略之
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憤賴于顯
戮咸厥自貽今已命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爲
監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茹常爲副監
修爾等皆茂簡才識俾職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

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必公用光昭我
皇考創業垂統武功文治之盛與乾坤相爲無窮斯
汝爲無忝厥職矣欽哉
永樂元年五月己卯制諭文武群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尊謚曰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順
天應人奮揚聖武掃平禍亂混一六合創業垂統制
禮作樂配功德于乾坤炳光華于日月帝王之盛
無以復加躋于[illegible]上賓
帝后[illegible]方哀悼思慕不忘
皇妣孝慈高皇后齋莊誠一善聖仁慈同勤開創佐
家爲國隆配
天之厚德爲天下之母儀仰惟眷顧之隆永荷詒謀
之慶日月于邁深切孝思諒惟尊號未稱功德質
諸前古必在尊崇所當博詢輿議丕顯鴻猷庶用
合萬世之公恢尊親之志爾文武群臣其定議以
聞欽哉
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于各佛
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于天

禧等五寺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
上曰子于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
庶人不同爲人君者奉
天命爲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
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爲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
無盜賊宗社奠安爲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
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十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之人建文時爲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

已物吏部召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闕宜
令歸侯命其有老病不任事者罷歸。益孝子于親
之遺物。有不忍棄。況人才乎。
十二月壬辰
上宴閒御謹身殿閲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
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縉等曰。
誠如聖諭。
上曰。朕于宮中。備尋

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
矣。朕深慟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
者乎。縉等對曰。國初佐命諸臣之家。理當有之。其
遺書各王府求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
各布政司府州縣。令官員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別錄本予之。仍重
賚之。
永樂二年五月已酉。錦衣衛奏明日
車駕詣
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
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戊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從容論及
皇考時事。
上戚焉動容。寧等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
利於親。
上不荅。既而諭之曰。爲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
又能擴充增益于前。可以爲孝子。居官食祿。能持

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于當時。顯名于後日。可以
爲孝。天子以四海爲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
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
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
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爲孝。何必能事佛。乃爲孝乎。
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
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能凌弱。衆不敢暴
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

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永樂四年六月丙寅南陽府獻瑞麥有兩岐者

上語禮部臣曰比鄧縣嘗奏祥瑞獨此爲豐年之兆

若年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餒之患皆

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

宗廟

節儉

永樂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

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于心不必此也况此

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

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于此者繼踵而至

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八年三月庚辰

車駕北征駐蹕凌霄峰勑凡供具減半還興和因謂

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朕服用素儉

約非好爲節損亦天性如此今萬里出師爲

宗社生民之計不得已勞苦士卒如之何尚役人以

自奉耶廣等頓首曰

陛下天性勤儉如大禹又惻怛下人如此蓋人人思

盡心矣

永樂十二年二月癸亥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紉而復出侍臣有

贊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

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

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

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謙德

永樂元年十一月癸巳

上宴間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

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

無事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爲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

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爲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九月丙午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
稱賀以爲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旣罷朝。
上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
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
祗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于朕侍臣曰
天心垂愛。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
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
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愼。

永樂三年七月戊戌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
三十本禮部率群臣上表賀以爲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狃曰瑞麥固是嘉應
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爲太平今中
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于下者乎覽表祗益漸
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
等愧謝
永樂四年十一月庚午百官上表賀醴泉甘露之
瑞賜璽書諭曰朕敬恭事

天地上致孝于
宗廟下祈福于生民而貞應屢見卿等謂朕德所致
朕何敢當斯蓋
上天之祐。
宗廟之靈及爾文武群臣協輔所致然自古有道之
君祥瑞之來愈加警畏是以國家掌福人民又安
卿等宜勉輔朕德永承天休。

警戒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癸亥書諭世子曰比北京山
西地震坤道貴靜古法地震主兵數動人不寧。

上天示戒不可不謹宜撫綏軍士嚴固城池伺察人
情不可怠忽。
辛未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
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
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
豈肯適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房
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
廣榭今後宮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慮勞民力

土木之事在今不爲若云兵戈但當勑邊將嚴守
備禦不虞而已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繫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
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
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
使其子孫知修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恤軍民
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
在德不專在數也

十一月甲寅
上以京師地震召文武群臣諭曰隆古聖王之世山
川鬼神莫不寧皆繫君德脩于上臣職修于下感
應之機不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災異數見今
地震京師固繇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
以共回天意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六年四月丁酉
上御西角門因言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
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
天命在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上曰帝皇之興雖有天命亦須修德行仁以承之順
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修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所以卒至于亡
永樂八年十月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己未
上諭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
罰宜加敬謹無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
毋纖毫輕重
永樂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欹側將墜

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于危處則危置于安處則
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于危乎尤須安之天下
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
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
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令查奏牘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
改之恐失信于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于改
七月丙戌

上御奉天門群臣皆侍語及四夷。
上曰朕初即位恒慮德不及遠今四方夷狄來歸中心更自警惕益慮志得則驕驕則患生朕與卿等雖隱微之際皆當愼之古人有言不見是圖吏部尙書蹇義進曰四夷慕
聖德而來。
陛下篤恭不已華夏蠻貊永有所賴。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巳勅皇太子曰朕以上元節張燈午門意在與民同樂不意失火傷人雖繇不謹之故亦上天以垂戒不德也方玆祇懼以務修

省爾亦宜敬愼勿懈凡各衙門進送物件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成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群臣觀之行在禮部尙書呂震以爲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
上拒不受賜勅諭曰朕德凉薄託于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祇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頌朕冥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驕安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毋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九年四月己酉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
上勅文武群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愆遑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正旦永念厥

咎凜焉于心卿等宜各修厥職以匡輔不逮。
五月辛未
車駕北征次西凉亭西凉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可以爲殷鑒矣。
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車駕北征還至京師陳鹵簿
上乘御輦入謁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群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文
武群臣上表賀
上諭之曰。四夷順則中國寧。然不可恃此有怠意。卿
等當相與一心。敬天恤民。恪勤政務。用感召至和。
俾雨暘時若。百穀豐登。四海萬民。家給人足。然後
朕與卿等同享治平之福。群臣舞蹈呼萬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酉
車駕北征。次清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皇帝御制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
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
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
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
已亥
車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自製詞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
意。亦將垂示子孫。俾有所謹飭。遂命內侍歌之。群
臣聽畢。皆叩頭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盡醉而罷。
謹好尚
永樂二年正月庚戌。有道士獻道經者。
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
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而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
不謹。憸人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

墮其計。將害無窮矣。是故不得不斥。
永樂五年九月壬申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
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疢自少。如神
僊家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
理。近世有一種癡精勞神。佞佛求壽。此又愚之甚
也。
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睢寧人
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

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
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勤政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
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
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
守備。旦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
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
朕之願也。

永樂四年正月丙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
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
從容陳論。毋以將膳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
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
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
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
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
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

畢。方與處置。間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
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
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
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
曲。

七月戊子享
太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
時已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
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
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
行何繇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于思則理得。勤
于行則事治。勤之為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閏七月庚辰
上宴閒問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
言江西田家刈稻甫就。何獨早。廣對曰。臣鄉多種
早稻。故種獲皆早。

上又問閩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
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于
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于心朕每退朝
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
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
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
不得不勤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
不以聞遞送六科至是

上知之召叅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决壅蔽
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
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
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情者多
至亡國爾欲朕効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
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于聽受不厭倦也
永樂五年四月庚子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
曰語多傷氣非養生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
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
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
舜無爲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
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
明央
永樂元年九月丙申錦衣衛引清凉寺僧言近寺
軍民牧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今捕得其人請付
法司治之
上命釋之曰京師隙地少民艱于芻畜寺外有閑地
則推以便之乃契佛濟利之心此何必禁

閏十一月丁卯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諜報
塔灘韃賊籠禿魯灰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議欲寇
寧夏惟賊帥蒐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
上覽奏顧侍臣曰胡寇王譎此語未必可信籠禿魯
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
鈔掠豈如中國之人必裏糧然後啓行其以資糧
不給爲亂者蒐的哥恐泄其事機故外託此爲說
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槍桿野
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書勅往
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

嚴明賍罰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勑未行山西都司
奏報韃賊五十餘人刼掠灰溝村黃甫川之地皆
幽
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書勑但于勑尾申戒
之今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討窮食乏
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
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愼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釋安慶府民誹謗罪先是有
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强取民
財民將訴于官典仗教軍誣民爲誹謗語縛送刑

部獄具刑部以聞
上曰民被誣矣謗恒言軍强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
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厲民民不堪將訴之則造
此語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八月乙未有軍校縛至二人言北京城中往往盜
剪官馬尾二人專鬻馬尾帽于市此皆因盜所得
請罪之
上曰嘗見其剪馬尾乎抑以疑似執之乎對曰實疑
而執之

上顧三法司官曰市中貨馬尾帽甚多可盡以疑似
罪之乎其釋之
十一月丙寅廣西欣城縣儒學訓導到官歲餘邑
中有鑾徭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
念虛靡祿廩無益于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
至剛等言不當擅離職請罪之
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可治而赴
闕自陳蓋非苟祿偷安者其送吏部請用
永樂四年三月乙未禮科引奏都察院逮至嘉興
縣知縣李鑑鑑叩頭言臣誠有罪幸

陛下矜恕
上問鑑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
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
籍瑄未有亨姓名
上曰罪止于籍非輕矣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不籍
亦是愼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
四月己丑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
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
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言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
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
鈔仟付法司論如律
九月癸未
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數人誹謗罪
及追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之曰汝以死罪誣人若朝廷遂聽汝言彼死何
辜汝造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
之險惡汝今實自戕何憮諭三法司曰此譬之蛇
蝎不可暫留留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之

十二月丁亥有盜殺人當刑令家人告乞貸死願
服役遠方以贖
上曰貪生畏死人之同情豈獨汝哉欲人憐已爲不
憐人汝前殺人時都不推恕于今當死乃望垂憐
汝若可生則死者何罪命即日誅之
永樂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賁士百餘人公差至外
府其從者掠民財官府出榜禁約虎賁士揭榜訴
府官誣已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軍卒無害民乃
其職當然汝沮之是沮朝廷法令汝雖不掠民財
是汝從人安得不知其所爲知而不約束與自掠
何異命法司以虎賁士及其從者悉治之如法
七月乙亥通政司言有養馬軍人告人呪咀其馬
死者
上曰此誣詞也彼不用心畜馬致馬病死豈有馬不
病而人能呪死之理愚昧小人誣乎民罔朝廷以
規免已罪不可聽遂斥之
十月辛卯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
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
室往往有之豈當一槩罪以違禁其令巡按御史

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
造雖違法不問
永樂六年四月戊子有告言肅王楧聽百戶劉成
言輒罪平京衛軍者
上曰此或下人所爲未必盡出王意勑王械成等送
京師因顧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閭外事皆繇
左右小人作威福于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于王
前王與之狎暱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
之令過則皆歸于王矣故讒佞德之蠹也林無蠹
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可不去也

十二月丁亥通政司奏北京種田民告運木軍民有怨謗語。

上曰軍民出力運木未免自歎勞苦人情之常也此人以罪謫彼屯田必造誣以規僥倖脫己罪告訐之風不可長命付法司治之

永樂九年三月癸酉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己爲賂部官求免己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

上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

而千戶之母寓其鄰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貲橐給言己與部官厚可以賂免母遂致貨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賍律指揮當罷職謫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有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汙蔑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仰械送交阯充軍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藏古所進楚王書藁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付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擠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帝王豈念舊惡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暇項項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十月丙午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于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

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遠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閹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未通政趙居任奏蘇州有逃軍言今年水潦傷田禾乞免秋糧究此人在鄉所行率不法且今歲蘇田少水而奸民多私決陂防車水入田以壞禾稼冀苟免稅糧耳請俱罪之

上諭戶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堤車水求免稅糧恐無是理蓋與其勞力決堤車水曷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

官有九分入已豈肯以一廉九自受饑餓耶殆非
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淅西水潦趙居任
不恤民隱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庚寅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
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與前夫亦是繼室蓋
此子之繼母
上曰所謂子無絕道者非謂繼母今繼母改適則
義可絕已失節于夫乃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
務實

永樂元年正月己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
不蝕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去邪任賢然後日月當蝕不
蝕適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蝕耶不許
永樂四年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
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
上曰正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
之者矣
上曰予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

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以此
言之可賀乎乃止
七月甲辰
上宴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
之然皆身殁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
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永樂五年五月辛酉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
音閣以祝
聖壽

上不從曰人修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
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爲善何
假外求哉
永樂七年三月甲辰朔
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
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考制度
而已蓋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
登封泰山薦道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
非議我
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

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侍臣頓首曰陛下守太祖之法而以堯舜爲心天下蒼生實受其福彼秦皇漢武何足道哉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北征次清河京城官吏耆老送駕者辭

上進其耆老諭之曰京師人烟輻輳欺詐者多爾等宜督子弟務生業毋事游惰人衣食足則廉恥興風俗厚而皆本于父兄之教爾等勉之

神武

建文時李景隆郭英平安胡觀吳傑㳄以兵來攻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英老邁退縮安憤而自用觀驕縱不治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徒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衆而無紀律則易亂且擊前而後或不知擊左而右不相應徒多何益今彼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紀律不肅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敗如風行草靡其士卒非不多也大抵將爲三軍司命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其兵甲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麾兵法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吾策之者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爲戒即日渡河而營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臥榻迫旦兵端有火光如毬擊燁燁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我軍既渡河景隆等軍横亘數十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敵疑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敵雖衆不過日中必破之衆踴躍爭奮後軍房寬先與敵交戰不利

上率精銳赴之所向皆靡斬敵驍將瞿能父子及其

精卒萬餘先是戒張玉朱能等曰必先摧敵鋒繼以馬步齊進乃令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麾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爲戰勇氣百倍

上遙見我陣後塵起曰此敵人乘我後也乃以七騎急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稍却數十步而止須臾復馳入敵戰擊殺數十人進退如是百餘合殺傷甚衆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

就我軍併力擊之。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
于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我衆
殆難破矣。于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
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敵來逼而限
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
堤而上。遂相持
上曰。吾不進。敵不速破。乃易劍以勁騎驍出敵後。突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寶訓　盂

入馳擊。敵勢少動。遂敗。棄戈而走。須臾敵大陣亦
敗。奔北之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折其大
將旗幟。敵衆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烟焰天
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等潰而南。盡得其斧鉞及
委棄輜重器械。斬首數萬級。溺死十餘萬。追至雄
縣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
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德州。
上率師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
遠征。況遼東早寒。恐士卒難勝。惟
陛下熟計之。

上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
庸守德州。徐凱陶鎔欲城滄州。爲犄角之勢。德州
城壁堅。敵衆所聚。定州亦城完有備。滄州土城隤
圮已久。今天氣向寒。城豈易就。乘其無備出不意。
急趨攻之。敵有必敗之勢。今聲言東征者。示無南
伐之意。以怠之耳。失今不取。彼城完守備。恐難用
力。凡事貴密。故謀令衆知者慮泄。玉與能叩頭稱
善。我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徐凱等所設備。惟青縣長蘆而已。塼垛
兒竈兒坡數程無水。皆不備。趨此而徑至滄州城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寶訓　畫

下。是夜二更啓行。盡夜三百里。敵兩發哨騎。皆不
相遇。明旦至鹽倉。遇敵哨騎數百。盡擒之。食時至
滄州。敵猶未覺。督軍士築城。我軍至城下。始倉皇
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及擐甲。我軍四面急攻之。
上麾壯士緣城之東北角登。逾時拔其城。而先已遣
人斷敵歸路。遂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餘匹。生擒
都督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
并指揮以下百餘人。餘衆悉降。咸給牒遣歸
永樂十二年六月戊申
車駕征虜。駐驆蘭忽失溫。是日虜寇答里巴馬哈木

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遂斂
兵山巓不發。
上駐高阜。望寇已三分路。遂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
來戰。
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
鐵騎擊之。虜敗而北。兵攻虜之右。豐城侯李彬都
督譚青馬驟攻其左。虜盡死鬭。
上遙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
虜首數千級。餘衆敗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
虜勒餘衆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寶訓　三六
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
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
車駕北征。駐驛雞鳴山。虜之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illegible][illegible]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illegible]諸狼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
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illegible]。直
抵窟穴破之未晩。
六月癸巳
車駕北征。次威遠川開平報虜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爲此
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如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
敢攻城哉。不足慮也。明日得報虜攻萬全者。其夕
遠遁。
七月庚午
上親征北虜。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
西奔。陷山澤中。遇大雪。寇倉卒以其衆逆戰。
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相蹂死者。相枕藉。
餘衆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陣。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寶訓　三七
上乘高而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
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
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機
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
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
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
馳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
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兒伯克等。

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
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豈我所得已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上曰然
七月己未
車駕北征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
屬送
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
叛而遁者繼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與家惴慄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
于闊灤海之側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遠信前哨繼獲魯部
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
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諸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也虜爲邊患
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永樂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車駕北征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引兵
抵白邙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于是英國公張輔
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
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明日諭輔等曰昨日之
言決矣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
且今醜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
于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
志定矣遂命班師
敎皇太子
永樂元年十月己未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于

太子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愼徽五
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
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
庶務雖吏案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爲臣之難他日
庶可爲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
究知後受命鎭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
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于載籍每覽昔人言
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于
人然人資禀有强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
爾等輯此敎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
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
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
今朕此書稍克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
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

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其所以亂亡
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間暇亦
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
主

永樂七年二月甲戌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
其道雖生知之聖亦兼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
聖賢明訓具在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
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治皇
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當進學之時朕欲使其知
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
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
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廣等偏
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
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賜之　勑
皇太子今巡狩北京命爾監國天下之務所繫甚
重爰建文武才德之臣為爾輔贊蓋自古聖哲為
政未有不需賢而能成者爾宜悉心以求益虛己
以納言庶幾整肅弘綱康理庶務然聽言之際宜

加審擇言果當理雖芻蕘之賤必從之言苟不當
雖王公之貴不可聽惟明與斷乃克有成至于武
備亦宜盡心君處恒重于防閑幾務必嚴于慎密
斯皆致理之要宜祇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
託之重

四月庚寅賜書諭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
寬大戒躁急文武群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
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為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
天下幾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
細其敬之慎之時

上聞皇太子諭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永樂八年二月乙巳遣書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
重囚爾奏乞貰其死且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
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從汝言國家用刑貴在
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子務本之訓復勑
諭曰往者朕以侍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書教之
名務本之訓此書于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粗備且
皆切實之言今別錄賜汝閒暇能沈潛玩味觸類
而長大有益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寶訓　聖

永樂十六年正月丙寅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
及詩文賜皇太子且賜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
玄兔群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
獻書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
致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
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
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
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
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
日增朕夙夜奉恭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為彼所
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審
之于理但觀此表及詩即俱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永樂二十年三月丁丑
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務重當明
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體物勤則無
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五月庚辰
上駐驛威虜鎮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之曰
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于孝心然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寶訓　聖

朕此行本為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
付爾
宗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讒去佞以保民為務稱朕
付託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教皇太孫
永樂五年四月辛卯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御奉天殿召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魯瑄
等諭之曰人于學問當以先哲之言為主朕長孫
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
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

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
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爲能。
永樂十年八月丙辰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
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
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
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
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親征胡虜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
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
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謂學士胡廣庶子
楊榮諭德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
史于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戊戌
駐驆宣府
上坐帳中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艱皇
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識適與長
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其比
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越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丁卯
車駕發清水源。

皇太孫從行
上于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
吾所以爲此者乎對曰
陛下豈爲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略哉顧此虜
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遽
叛非羈縻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
密皆非得已也
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
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于絕漠令不敢
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歎曰。孫之語。我之心也。

五月癸酉

上駐驛楊林戍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于富貴安逸。不識民艱經國之務。懵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常以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天下之事須周知。人之艱難須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于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孫務本之訓。勑曰。

爾嗣有

宗社人民之寄。今閒暇宜與儒臣講明此書。而服膺之。庶幾克稱他日太平之望。欽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癸未。勑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古帝王皆以讀書明理爲本。未有不如是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可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其勉之。

十二月丁亥。勑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行。立于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盡長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慾。戒荒暴。振綱紀。別淑慝。明賞罰。以保

宗社悠久之託。爲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又曰。比聞出郊囿。獵。一軍害民。卽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于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効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爲所怨。今爾于此一事。使百姓感德。軍士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

從。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勵。讀書明理。以廣其智識。將來德成業就。爲天下所瞻仰。亦不負朕期望之意。欽哉。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

史官 陳仁錫 謹閱

文皇帝寶訓

睦親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來聚。豈不甚愜于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于之意。

九月己丑勑遼王植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宗祖傳序萬年。與國同久。建文君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于其時。迫于危禍。不得已而起兵。賴
天地
祖宗之靈。克平内難。建文君之自絕于天。朕爲諸王臣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與諸弟聚處。同天倫之樂。而賢弟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爲艱。固請改國荆州。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于彼。以益邊防。欲于荆州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

衍而復予謙約之誠溢于言表去衆就寡厭遠懷
邇手足之情何忍違抑令勉從所請遷國荆州而
仍舊封號軍衛已令兵部改撥用稱吾弟之意
永樂二年九月庚戌賜書晉王濟熺曰得奏欲上
護衛及所畜小韃靼夫護衛昔爾父受之
皇考其何可寵爾惟當脩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
為非輒自疑而欲上護衛耶所奏不允其小韃靼
護衛有缺伍者就以補之
永樂三年五月壬戌蜀王椿進荔枝等物
上賜書荅曰比送至荔枝諸物具見厚意惟賢弟抱

明達之資敦忠孝之義處善循理秉心有誠稽古
博文好學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睇蜀國山
川邈邈賢賢親親不忘朝夕勉自愛重用副所懷
十月戊辰周王橚遣人賫奏深陳悔罪改過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橚所奏遣人賫示齊王榑而賜書荅
橚曰得奏具見賢弟遷善之誠良深嘉悅兄之心
惟欲與諸弟同享昇平悠久之福俾諸弟皆同賢
弟此心福慶豈有窮哉賢弟宜益加持守為諸王
表率隆藩翰于國家昭令譽于無窮此兄之所深
望近齊王數為不法已封賢弟今日所陳者示之
亦冀以興起其遷善之心
戊子賜周王橚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
之可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
保全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
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時橚子衆特賜十

本
十一月乙未齊王榑上表悔過謝罪賜書荅曰覽
表云繼今改過不復為不義詞意懇至深慰吾意
兄弟之情豈有他哉但欲相與同享富貴保令名
永終不隳耳吾弟勉之今後護衛人犯法須如律
處治若非王府之人有犯須歸有司王府不得干
預將來吾弟所行皆善其樂不可言而兄亦與有
保全骨肉之美吾弟勉之
永樂四年五月辛亥以秦王尚炳將歸
上召其從臣諭之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謬朕

遺書戒之。願閔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退。循
循合度。甚適朕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
皆叩首曰。此繇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効力。
上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
為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雖小過
必規正之。雖小德必助成之。謂小過無害。馴至于
大過。謂小德無益。馴至于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
以導之。從容以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
能脩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賜紗衣一

襲。道里費視常例加倍。
永樂六年五月戊午
上以瀋安唐郢伊魯六王將之國。命戶部歲給祿米
各一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勑王府文武
官屬曰。封建宗親。所以藩屏國家。必在得人以為
輔導。今諸王年長。皆應就國。爾等宜竭誠匡贊。惟
德惟義。一遵
祖訓。惟孝惟忠。用固藩屏。王有無窮之福。爾等亦有
無窮之譽。欽哉。各賜鈔有差。
八月乙未。賜書諭平陽王濟熿曰。爾與兄高平王

同毋。今爾兄蚤亡。歲祿例當罷支。以爾能養毋。特
與爾兄歲祿內存米二百五十石。以益供養之資。
又聞爾能念同胞之義。為之維持家事。整治墳塋。
深慰朕懷。夫人之處己。貴乎脩德。德盛則業廣。業
廣則福隆。庶幾不忝厥世。而令名無窮。爾其勉諸。
永樂七年五月癸酉。賜伊王㰘書曰。古之聖賢。皆
貴改過。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悅。當國
家無事。正欲相與同樂太平。音樂亦常情所有。但
不至流蕩可也。自今國中諸事。皆須審而行之。不
可怠忽。

永樂九年八月丙辰。禮部言庶人榑之妃鄧氏卒。
亦當以庶人禮葬。
上曰。榑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
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乙未。禮部言長山王賢焌薨。
上惻然曰
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遣官賜祭。命有
司治喪葬。賢焌庶人榑第二子也
永樂十四年七月癸丑。賜書獎答蜀王椿曰。去年
谷府隨侍都督張興來言。橞潛謀異圖。言之至再。

兄未之信。今得賢弟書具其實事。人之無良。一至
于此。賢弟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儀賓顧瞻
回附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
金織衮龍紵絲紗羅衣九襲。紵絲線羅紗各五十
疋。絨錦十疋。綵絹千疋。兜羅錦十條。高麗布百疋。
米千石。胡椒十斤。馬十匹。鞍二副。往致兄意。至可
領也。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楚王楨進馬二千匹。
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領賢弟厚意矣。畜馬甚勞。已
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遺諸姪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戊辰遣官以書諭代王桂曰。王
前違背
祖訓。屢為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
省改。以不忝所生。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良用
嘉之。今特勅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
軍士五百。復除長史紀善等官為王輔導。王其益
懋進脩。以副朕友愛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乙亥
車駕北征胡虜。次沙城召晉庶人濟熺及其子美圭
至。濟熺晉恭王長子。洪武中嗣王爵。
上靖內難。承大統。而其弟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炫。
永和王濟烺並奏濟熺心懷忿恨。圖為不軌
上優容之不罪。但屢勅訓諭而已。而濟熿等言之不
已。
上遣人察之。用
祖訓。免其父子為庶人。俾守恭王墳園。至是
上軫念至親。召至。將封美圭為郡王。時公侯伯五府
六部交章劾奏其罪。不宜封。
上諭群臣曰。罪廢十年。人之恒情。不自懲艾。且仁者
不絕人之祿。矧吾至親。其能忍哉。爾等勿復有言。

上從容諭濟熺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以公天下之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仁義
兼盡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于爾哉。爾懷不臧
屢戒飭不聽。惟大義之不可容也。故免爾王爵。亦
豈朕心所得已也。然十年之間。朕未嘗忘爾。人孰
無過。能改斯善。爾勉之。今封爾子為郡王。俾爾享
祿養以終身。其無以恩為怨。遂封美圭為平陽王。
諭之曰。爾其率德改行。以蓋爾父之愆。盡忠盡孝。
用不忝祖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襲衣貂裘鞍馬
及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官護送其父子往居

平陽復遣中官詣太原送舊所隨侍人悉還之其有坐濟熺事逮繫者悉釋之命錦衣衛撥校尉五百太原護衛撥官軍一千以備從衛命吏部除官屬禮部給儀仗及醫士廚子靡不悉備

戒飭諸王 戒世子郡王輔國將軍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賜代王桂書曰吾弟言女戶徐忠欲得如奉天靖難功臣例陞指揮使徐忠本黨附群奸以危我者為吾弟故釋之不問而忠猶妄覬非分之恩且忠何功欲得陞官朝廷以名爵為激勸有功者不敢吝無功者不敢濫惟

其至公乃足服衆今若無功濫予將來何以使人舊制女戶但授百戶今授徐忠以百戶庶幾不違
皇考家法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賜代王桂書曰別久懷思不忘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人言雖未可必信然告者衆矣果若其言吾弟大戮夫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今兄嗣位亦惟體
皇考之心保之愛之豈敢輕有所傷害而吾弟視之不如土芥殺之不如雞豚夫其罪當殺猶當請命于朝況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脫吾弟因辱復諸富貴安樂之地乃虐人無已人其謂我何其審思之有之則速改以從善果若無之亦須戒慎以弭人言庶副同氣友愛之意

三月丙午賜秦王尚炳書曰比以爾弟永興王尚烈年長令暫居鞏昌講誦詩書練習武事以成德器昨聞過鳳陽自留守司官下至指揮小校皆被箠楚人不能堪竟莫明其何罪夫國家篤于親親宗室謹于禮法斯共保富貴令聞長世尚烈所為

若此豈保富貴之道凡今臣民皆
太祖皇帝數十年教養者況鳳陽
祖宗肇迹之地過其地虐其臣民豈賢子孫所為乎本欲罪其從官但以方出姑釋不問爾其長兄當深戒之使改行為善將來有成非獨慰爾父于冥冥亦稱親親之意爾之兄弟亦得以俱成令名也

五月丁丑賜岷王楩冊寶并勑諭之曰昔
皇考封建諸子以衛邦家而爾在建文時被收冊寶拘囚困辱蓋已極矣朕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

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屬使軍民及蠻夷之衆驚疑不安及至京又出語悖慢略無敬君事長之理且當有事
宗廟之日沉湎酣酗無顧藉至對閽竪則俛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冥焉無慚如此尚可有爵土耶今以同氣至親特略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親君子遠小人進學脩德用藩屏國家毋作匪彝以貽後悔欽哉毋忽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三護衛止給校尉三十人隨從仍賜勅諭之曰爾所爲傲狠悖慢上違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途遼遠于朕心有所不忍勅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後悔

八月辛酉賜晉王濟熺書曰比有自山西來者言爾弟濟炫數以圖書擅給驛馬我國家定制遇急務以符驗給驛馬無符驗而擅給者有罪今以爾弟之故姑屈法不問然其有過不使之知則恐將來復踣前失爾爲之長兄宜善諭之使奉法循理永保富貴庶不辱前人爾有愛弟之義朕亦不失親親之道

十一月丙子先是有首寧王權誹謗魘鎮事者
上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凡再遣人捕之權皆掩蔽不發至是賜權書曰兄弟同氣至親兄數年躬履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豈有他意近者之事既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爾而固爲遮蔽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用小人必害國家所以決欲去之者爲賢

弟計也書至更不必蔽亦不得有所畜疑

永樂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釋之曰其所繇來者漸矣繇辨之不早辨也故凡事慮于未萌則有益論于已然則無及我
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爲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篤于親親藩國重于守法朝廷之紀綱明正親藩不齟齬于其間藩國之禮

飭不踰朝廷不苛責于其上恩不至于掩義義不至于傷恩

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藩同享無疆之福此

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然也吾嘗思之朝廷不能篤親親之道是不孝于

祖宗不友于兄弟不慈于子姪棄仁背義咎孰大焉昔建文嘗蹈此失矣吾卽位以來恒切戒此閒居獨處敎詔子孫亦惟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爲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口心通乎天地鬼神蓋吾躬當奉藩豈有不能身體其事哉夫爲藩國者

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至繁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于兄弟子姪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秦晉永與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內懷怏怏或聽小人敎誘爲非甚者形諸怨謗魘鎭所爲不知不仁固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容忍不問然此特私恩耳爲君之道必正公義而後有以服天下況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心故雖不可虧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過使之圖改則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陷之于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亦謂吾徒能愛之不能敎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于心若有亮吾之意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榮與國家同久豈不兩盡其美哉玆特遣書陳布悃欵繼今之後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亦惟常念

皇考之法具在各盡乃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所言

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六月癸酉賜晉王濟熺書曰昨令爾弟慶成王濟炫暫居潞州聞爾不忍其去甚見同氣之情然吾以其年逾冠宜令居外涉歷庶幾有成不意濟炫至彼恣縱非爲狥私滅公違禮壞法如護衛軍人爲强盜旣不以聞又不罪之及朝廷遣人捕之乃造飾僞詞曲爲掩蔽豈是臣子之道今以至親姑容之俾改過自新且令仍回太原爾愛弟之心素厚宜朝夕訓戒之使毋蹈前非勉于善行庶幾可保富貴

七月癸卯賜書周王橚曰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移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遍行號令于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于國內其亦可乎若奸人造計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九月乙巳屢有告齊王榑不法者

上賜榑書曰比數有人言王過失以兄觀之王豈有

他也但由性躁急下人不能堪耳今兵荒之餘民始蘇息宜重愛恤何忍復苦之且所當深慮者刑罰太過將左右之人或萌不測噬臍無及古人覆轍可以鑒戒繼今宜涵養德性寬以馭下用保始終

十月丁卯有告齊王榑不執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示之且賜之書曰王比爲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爲而惡之不當爲王舍其當爲而從其所不當爲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王而怙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

永樂八年十月乙卯

上聞周王橚于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于始封之王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于國中過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永樂九年二月壬辰遣勅戒勵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

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賚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令內竪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此皆王不學之過不學何繇達禮致王于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永樂十五年二月癸亥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爲庶

人革去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賜勑諭㮕曰爾頑
狠兇悖棄滅天倫造爲反逆賴
天地眷佑。
宗社之靈蜀王忠孝發爾陰謀罪狀顯著諸王群臣。
咸請明正國法尚念至親曲加寬貸今削爾王爵
降爲庶人以全餘生朝廷于汝恩甚厚矣其深省
之。

永樂元年四月甲子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于河
南境內買人口。賜手勑諭曰。昔秦愍王遣人于浙
西買人口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廿六

太祖皇帝聞而怒之。秦府官屬及浙江郡縣承行者
皆被罪。前鑒不遠也。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
所遣人入其境或有縱恣違禮將斥爲爾之過可
不慮乎。況此舉非出汝父意其已之。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癸卯遣勑戒永和王濟烺曰
凡朝廷儀物制度等差截然不可逾越比聞爾擅
造印章僭用寶翎寶紐惟親王之寶可用爾輒爲
之越禮分矣以爾年少及念爾父同氣之故姑宥
不究自今宜謹遵禮法毋蹈前過

永樂十年二月壬戌勑靖江九府輔國將軍贊儀
曰監察御史言爾交通外國以錢貸民多取利息
至繫人妻孥逼脇鬻居。以償所貸古畜馬乘不察
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爭利汝宗
室之親乃恣肆如此果爾所爲則赴京面陳若左
右小人假爾名爲之卽械送京師。

警外戚

永樂二年四月丙戌春坊官劾奏中軍都督僉事
李諒于文華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後諒獨進啓事
有違禮法請治諒罪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廿七

上命姑宥之而勑賜諭諒曰朝廷之法公于天下不
以親疏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宮偕進偕退不許
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令行之初爾首犯之
帝王行法先于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
戒之慎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永樂四年五月戊午有告故駙馬都尉富陽侯李
讓家人中鹽虛買實收下錦衣衛獄。又行賄衛官
帝聞侯之子恐謝過丐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不爲私親貴。爾曹政當奉法報
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誑以苟利與賄賂以逃刑

雖爾曹不得免況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于疎賤而貴近不可倖免刑法必先于貴賤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八月乙巳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都指揮款台乘馬過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之門容怒其不下箠楚幾死款台請難功臣豈當非禮陵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武以來往來駙馬之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晉王敦爲駙馬縱恣暴横卒以悖逆滅亡覆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覩畢仍以示容其受使令辱款台之人械送京師

永樂九年十一月辛巳建陽鎭衛撫武戩有罪逮至甚

孝慈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墳于宿州縱恣不法

上以先后之親特宥之戒之曰古之賢外戚皆務守法法者防制于未然遵之則吉違之則凶朕爲天下主一遵

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恃恩縱肆藏匿逋逃輕犯

國法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爾今宜改行爲善庶幾享福若復不改國法必誅愼之愼之

永樂十年八月己巳皇親徐赫匿逃民法司請罪之

上召赫諭曰疎遠小人尚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狎恩先衆犯法昔中山王勳親大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毫故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首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府軍衛指揮使張昶奏事畢辭歸南京

上諭之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

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愼之昶頓首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之曰此賜非多爾能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于此昶皇太子妃之兄

上頗聞昶弟旭居鄉驕横不欲顯斥之故因昶致戒云

仁政

永樂二年二月己丑刑科給事中奏强盜該死罪

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兩人。昨蒙
恩宥其死。但沒入習匠。輸作終身。臣等揆理論之。彼
雖年幼。旣能行刼。亦當被刑。不宜免死。
上不從。曰。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
之。豈能自爲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耄
悼不加刑。二兒去悼之歲皆不遠。況試其力。皆不
能勝二斗粟。果有秦舞陽童區寄之能。可曲貸乎。
七月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黥。
上曰。免黥。旣而諭之曰。朕免之者。慮遏其自新之路。
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旣黥之。彼雖

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于墨刑
不輕用也。
十月庚辰。刑部尚書鄭賜等言。軍士初犯罪者。
皆嘗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予惡木靡發生。君亦不于小人忘矜恤。朕
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永樂四年正月己亥。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
往河南阜君山捕盜。陛辭。
上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爲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
始聚爲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于不得已。汝往先
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即是良民。不
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此行。當
以保民爲重。無重困之。
壬寅。琉球國進閹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
臣言。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
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
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爲德。帝王乃
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十二月癸丑。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
曰。內庫貯藥材廣而不能濟人于闕門之外。徒貯
何爲。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爲湯液。或丸。或膏。隨
病所宜用。于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于
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
艱。猶于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
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爲文具而已。
永樂十一年七月壬辰。遣使賫勅諭交阯布政司
及府州縣官曰。交阯新附之民。舊業多廢。爾等宜

輕傜薄賦勸課農桑務崇寛厚無爲刻薄勤加憂
恤使遂其生息以漸興于禮義之化庶幾爾等可
爲盡職其勉之哉

永樂十三年二月乙未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
人先是
命出繫獄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人逼于饑寒雖慈父不能得
之于子今亡者必其衣食空乏出不得已遂命見
役者俱還家期秋成後赴工今下有不願去者七
百餘人

上憫其感恩急于趨事并其欲回者皆釋之

永樂十五年九月辛巳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師者水土異
習加以寒暑勞勤益有致疾而醫藥久未痊者此
皆盡力奉公當加恤之今天氣已寒其給行糧遣
人護送還家仍令有司善存撫之

卹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
上諭群臣曰朕居藩邸時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數
年兵興北方之民疲勞尤甚朕所以舉義者爲
宗社生民之計今
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吾夙夜不忘遂命前工
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事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
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巡視民瘼
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

十二月癸酉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江北地廣民稀務農者少
皇考時嘗遣人督民耕種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
廢業今不及時勸民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
者來春宜早遣人督勸因歎曰古者民無菜色然

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朕爲天子誠使四海皆給足
雖不盛饌以樂侑食未嘗不樂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
巡視民瘼陛辭
上諭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
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
心人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
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
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
不言者悉具奏來其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

華者亦悉以聞。

戊辰

上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役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復分毫矜恤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蘇息何遂。爾等其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三月辛丑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舌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爲人貴于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況畜牛本以爲民。今乃毒民如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而擅責民償之罪。

四月乙丑賜書楚王楨曰。所奏府中欲脩造。兄于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衆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尤在此時。故卽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停罷。今後宮爲建文所焚。東宮亦拆毀。皆未敢興造。賢弟幸體其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修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爲之。如此公私兩利矣。

五月丁丑勑戶部臣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安養之而已。故卽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卽令所司覈實蠲除其租。庶不貽患于民。爾等略不體朕愛民之心。因循翫愒。視爲虛文。有司拘于歲額。一槩徵收。下民之情。鬱而不達。朝廷惠澤。遏而不下。此皆大臣爲君爲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卽于歲租額內削除。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董

戊寅賜書秦王尚炳曰。前以諸群王年長。欲令出居外郡。爲講讀練習之計。今四方來奏。水旱蝗蝻迨𧽢相望。因念諸郡王所至。脩葺供億之費。不免重勞軍民。如永興王未行。且令在國。俟一二年歲穀豐登。然後遣行。其所脩治居室。卽日停罷。

十一月壬辰旱風雨沍寒。

上召工部尚書黃福等曰。濬河之民服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遮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軍士仍賜鈔克顧直

閏十一月乙卯戶部臣言近定使臣往來廩給止于見有儲積之處通支自濟寧若干程至德州郎先于濟寧通給自德州計若干程至北京郎先于德州通給今濟寧德州皆請令民于見有儲積之處轉運米粟往綠途驛館頓貯待給爲便宜從之

上曰此徒知便于官豈顧不便于民北方之民勞悴未蘇寒不得衣饑不得食朕早夜圖休息之更安忍重勞之轉運勿聽

永樂二年正月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

上諭之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爲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思飲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才賢爲國家任牧民之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爲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民之道惠養爲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饑不妨蠶桑則民無寒蓋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經理以免强凌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慎其好惡去其爲惡之人則爲善者自安懲其趨末之習則務本者自固無有所擾之况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爲甚今略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十月丁亥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汝輩坐食膏粱身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十一月丙辰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鎭江府民言乞于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復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禍矣豈不殆哉遂寢不行

永樂四年四月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朕念北京數郡之民比年軍旅困于

供給故特免租稅以優之其耆老近日多有來謝
恩者今春作方興老人正當勸督子弟勤力田畝
不宜妨其所務況衰倦之人豈堪跋涉遠道即檄
諸郡止之戶部言下人受恩感戴出乎忠誠恐難
止不從
上曰朕心在實惠及民不務虛文勞民其止之
永樂五年五月辛未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悉逮寘于
法又勑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國之本在民
而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

生民爲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勑郡縣浚河渠
修築堤岸陂池捕蝗蝻遇有饑荒即行賑卹比者
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
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
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實爲食者聞之
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
匪人之過已悉寘于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
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八月壬寅廣東布政司言揭陽諸縣民多流徙者
近招撫復業凡千餘戶戶科給事中奏此皆逃避
差役之民宜罪之
上曰人情懷土豈樂于遷徙必有不得已而去者既
復業則當撫綏之何忍復罪爲人上者宜戒刻薄
遂勑廣東布政司及郡縣善撫輯之
永樂七年正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狩蓋古人省方觀民
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取于民尚慮有司
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者必
不宥之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及北京所屬郡縣
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員朝見毋侵擾百姓

永樂九年三月庚辰溫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
數千斤赴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
輸京爲便
上問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
布耳而勞民于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
布衣不必染色
閏十二月庚辰工部言今京師城垣河渠合修治
者請如洪武故事徵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
府民役之
上曰

皇考以五府州與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
以罔邦畿也。其役之於歲終閒暇之時。亦以附近
不甚爲勞。令役之。宜體
祖宗之心。節用其力。寧寬無急。訖工之日。即遣寧家。
毋久拘之。
永樂十二年三月辛丑
車駕北征至萬全。命忻城伯趙彝等督運兵餉。命都
指揮王煥等。以騎兵護送。
上進彝等諭之曰。役民數千里。隨軍餽運。艱難勞苦。
此已過矣。爾等宜朝夕慰撫勞勉。無毒以刑威。不

然是重吾過也。其務體朕意。
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己酉。行太僕寺卿楊砥奏畿
內民皆養馬。近見順天等府所屬多有官軍老幼
無賦役者。宜令兵部戶部取勘。循例養馬。
上語砥曰。民間養馬。已甚煩擾。但以國家武備所急。
不可以止。官軍老幼。艱難者多。政當存恤。何忍又
令養馬。爾用心過矣。不聽。
永樂十七年秋七月辛亥。工部臣奏請以平江伯
陳瑄所統運糧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歲用糧
儲。宜令各處糧戶自輸北京。

上曰。國以農爲本。人之勞莫如農。三時勤力。如有旱
澇水溢。歲則寡收。幸足供租稅。而官吏需索百出。
終歲不免饑寒。又可令運輸數千里之外乎。若令
秋收後運米則北方。河已凍。候春煖而運。又妨農
作。如其所言。公私俱不便。其令戶部議兩便之。
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乙酉
車駕北征。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穈子。軍士有馳騎
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此者必安業
于此。不爲寇矣。彼聞大軍至。懼而暫逃。後當復歸

令縱騎犯之。非仁。其禁士卒凡有種藝。皆勿犯。違
者斬。
重農
永樂二年正月己巳。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
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之
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皆英等怠惰不嚴
督所致。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
務。已驗之良法。爾等不留心于此。徒坐享厚祿。何
爲用兵數年。今始得休閒。而民以疲弊。若復役疲

弊之民。以贍休閒之卒。爲民者愈困。爲兵者將惰矣。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困民。汝等宜深思之。毋心勤力。以督下人。若今歲復怠惰。耕穫不及。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永樂四年六月丙子。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

于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戶部言。漕運至漸多。請發民罷倉貯之。

上曰。東作將興。不可役民。民失春種。則一歲之計廢。可令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奪等第輸作。後不爲例。

安民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丙申

上謂兵部臣曰。朕初舉義旅。清君側之惡。罪止奸臣數人而已。故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爲衆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爲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衆。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八月甲子。江西廬陵縣人民有嘯聚刼掠者。江西

三司官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爲患。而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一使特勑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齎勑諭曰。昔

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建文君。信任匪人。改更成法。致兵過連歲。軍需百費。皆出于民。有司又不能撫恤。嗟怨盈路。民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于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矜憫。朕即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爲天下

主。謹守成法。嘉與百姓共樂治平。獨爾等未復本業。因而刼掠。群臣奏請調兵勦捕。朕慮兵戈所加。誤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齎勑諭爾。宥爾之罪。其卽各復原業。永爲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勑都督韓觀往招撫之。勑至民悉復業。

永樂四年三月丁巳。遣勑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本皆良民。爲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島。刼掠苟活。流離失業。積有歲年。天理良心。未嘗泯滅。思還故鄉。畏罪未敢。朕比聞之。良用惻然。玆特遣人齎勑

諭爾。凡前所犯。悉經赦宥。譬之春冰。渙然消釋。宜卽還鄉復業。毋懷疑慮。以取後悔。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勑交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曰。交阯頭目中。有既降復叛。叛而復歸者。可揀拔一二人。宣布朕命。悉宥其罪。量才高下。俱授以官。庶幾以安衆心。

寬賦

永樂元年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曰。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穫先後不齊。地里亦有遠近之異。不可槩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于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永樂四年二月癸酉。四川成都等府及貴播二宣慰司。酉陽永寧二宣撫司。奏官民田荒蕪二千六百七十餘頃。乞蠲其租賦。

上諭戶部臣曰。田土荒蕪。皆緣人民彫耗所致。若復徵其租賦。則彫耗愈甚。荒蕪愈多矣。可倂其歲額除之。俟人民蕃息。則土地自闢。賦稅自充矣。

永樂六年三月庚申。掌交阯布政司事尚書王福言。交阯初平。其地徵斂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比除交阯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斂重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永樂七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納。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有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

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其逃
徙者，姑宥罪，令即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永樂九年六月丁未，雲南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
恩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
產，每歲于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爲便，戶部以洪
武中定額，難准折輸。
上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此有司之過也。况彼遠夷，
猶當寬恤，豈宜拘舊額，其除之。
九月壬午，先有屯種軍擊登聞鼓訴云，踰年在京
操練，至秋始還，而本衛責徵子粒，實以公事妨耕，

告訴不聽。
上召衛官責問之，曰：何得不體人情，而刻薄至此。衛
官言初起自都督府，必欲追納，呈上府所下檄。
上召都督府經歷詰之，曰：五穀必種而後有獲，豈若
汀蕪溪荇，不藉人力，自生成乎。且人一身，豈當有
兩役，皆不能對。
上命刑部臣曰：此輩不恤軍士，爲朝廷斂怨，其治之
如律。遂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
徵子粒，著爲令。
永樂十年二月庚申，山西猗氏縣耆民張彥清等
言累歲旱澇，田稼不登，乞以八年九年逋租折納
鈔帛。
上諭戶部臣曰：田有定租，農安得歲常全收。有司但
知科征而已，民非甚不得已，豈肯自言。今累歲旱
澇，衣食必不給，鈔幣何從而出，宜悉除之。其耆民
人賜鈔二錠，遣歸。
五月辛亥，初
上平定內難，命北京之民，始終報效者，蠲免糧徭役，
給牒爲信，至是武清縣民百一十餘戶，以遺所給
牒，有司復徵其徭役事聞。

上諭戶部臣曰：遺牒是下不謹，復征徭役，是上不信。
不謹其過小，不信其失大，其悉蠲之。
永樂十一年七月乙巳，蘇州之長洲、崑山二縣，湖
廣之常德、漢陽、荊州、長沙、沔陽五府州，奏去年河
水泛溢，淹沒民田，其稅糧乞俟今秋徵輸。
上曰：農民終歲勤動，供稅之餘，衣食恒不足，旣去年
田被水災，而欲以一年所種，爲二年之租，民之衣
食何由而措。戶部宜覆實，蠲其被災之租。凡蠲田
九千頃。
十二月庚申，四川漢州什邡縣言縣民自永樂五

年至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斤乞折輸鈔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採摘
如又令納鈔民不能堪況蕞爾小邑虧茶動以萬
計累年所負取償一時有司逼迫之必有鬻田產
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所虧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蠲蘇松嘉湖杭五郡水
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七百餘石初有司請減半
徵之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田被水無收未有以
賑之又可徵稅耶于是悉蠲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兲
永樂二十年十月戊子山東高密縣言逃民七百
餘戶已復業其累年所負糧芻上司屢遣催徵乞
寬貸之
上諭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于王政也
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于逃徙比
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
致耕穫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復業及其復
業田地荒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
賙䘏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
爾戶部其申諭有司繼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
負糧芻等物悉與蠲免

賑貸

永樂元年十二月乙酉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
眞定棗强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今天
寒乞遣人覈實以施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
今遣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于旦
夕其可待乎命戶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
一員監督賑畢具實以聞
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旡
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
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
務盡其道耳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
財得民仁者之政
八月甲申戶部尚書郁新言四川松潘衛軍士缺
食請遣官審勘
上曰饑者待食朝不及夕若待審勘而給莩死多矣
宜亟賑之于是命軍士家有十口者給米一石九
口八口者八斗七口六口者七斗五口四口者六

斗三口以下五斗。總小旗給如其月糧之數。不必驗口。

永樂三年三月丙午淮安邳州言饑民計其口數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月。猶不免于餓死。國家欲惠民。豈可爲且夕計。特命戶部倍其數給之。

六月甲申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

上諭之曰。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嗸嗸。饑餒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民之心。欽哉無忽。

永樂九年七月戊子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六十五口戶。給糧二千七十石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六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年六月壬申浙江按察司奏今年浙西水潦田苗無收。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而逼民輸稅。

上以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比趙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災傷。按察司之言。不可悉信。

上曰。水潦爲災。人皆見之。按察司敢妄言乎。愚民雖間有爲欺謾者。豈可以一二槩千百。爾即遣人復視。但曰苗壞于水者。蠲其稅。民被水甚者。官發粟賑之。

甲戌勑戶部臣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

甲戌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命賜道里費遣還。又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

甚茂。
上曰，禾稼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糧，今年不責
爾償，俟下年豐熟乃償。老人叩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準此例。凡經賑濟者，悉免詣
闕謝恩。
八月壬戌，山東定陶河南中牟等縣耆民詣闕謝
賑濟恩。
上諭戶部臣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則以天下爲休戚。
比念民饑，命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况郡縣
儲蓄，政爲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

意也。已令止之，而今復來。並給道里費遣歸。其未
至者，再移文止之。
十二月壬申，戶部臣言，邳州今歲淫雨傷稼，民乏
食，命監察御史乘傳往賑之。陛辭，
上諭之曰，民命朝不保夕。爾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
頃刻稽滯。
永樂十二年二月庚申，有自陝西來者言，鳳翔隴
州民饑。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水旱世恒有之，國家廣儲積，正
以備民之急。朕數詔有司䘏民，今乃坐視其饑寒

不言，亟令監察御史發廩賑之。并按問其長史坐
視不言者罪。
八月壬子，河間府滄州順天府通州固安縣淫雨
寶坻縣雨雹傷稼事。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于此時，政望秋成，既如此，將
何以仰給。其速遣人臨視，果爲民患，令有司發粟
賑之。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降勅切責陝西布政司按
察司曰，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
致其流莩。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

將何逃。速發所在倉儲賑之。稽遲者必誅不宥。
十二月辛丑，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
馳傳往賑之。通等陛辭，
上諭之曰，民饑餓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
毋緩。早至卽有活，亦多。爾至彼，其有司一切不急
之務，悉停止之。民間事有不便者，條陳以聞。于是
賑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十三百餘石，
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

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永樂二十年三月丙寅戶部言直隸開州徐州高邑靈壽欒城等州縣民饑。

上慨然歎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于饑窘者。則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餓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卹災異

永樂元年六月甲子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所司不以聞請罪之。

上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此而不罪。何以懲後。命都察院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五年六月辛亥廣西布政司奏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

上覽奏憂形于色。語廷臣曰。春無雨則不得種。夏無雨雖種亦且槁死。此民一歲之計無望矣。命戶部遣人馳往視之

永樂十年七月己酉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

上顧尚書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數奏水旱。未必皆豐。宜遣人巡視存卹。不可恃此。原

吉等頓首曰。

陛下存心于此。實

社稷蒼生之福。

永樂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謂通政司通政馬麟禮科給事中朱芾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令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五月己卯朔山東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瘞。且諭

之曰蝗蝻之孽爾不能除之亦民之孽今苗稼長養之時宜盡力捕瘞無遺民害

九月壬午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近山東蝗生有司坐視不聞及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則已滋蔓矣此豈牧民者之道其令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之時即遣人巡視境內但有害稼若蝗蝻之類及其時初發即設法捕絕或蟲蝗有遺種亦須尋究盡除如因循不行府州縣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于提督同罪其各處衛所令兵部一體移文使遵行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異

抑祥瑞

永樂二年七月辛酉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衣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爲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爲朕賀矣乃止

永樂七年三月甲子交阯進白象泰寧侯陳珪率文武百官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盡心爲國爲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者勿賀

七月辛卯順天府密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羾以禎祥疊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類皆欲率廷臣上表賀

上悉却之至是又因獻嘉禾欲率廷臣上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爲治尚敦實黜浮華朕德弗逮但得四敘協和海宇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爲遂止

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禮部尚書趙羾奏曰前密雲縣民獻嘉禾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里

陛下却群臣之賀今嘉禾又至此實聖德之應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于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于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其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輔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丁未曹縣獻騶虞行在禮部尚

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明旦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
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
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永樂十二年九月戊寅榜葛剌國王賽弗丁貢麒
麟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海宇清寧遠人嚮化貢獻方物斯皆
天與

祖宗之佑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
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永樂十三年九月戊申西域貢獅子文武群臣以
爲
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用賀書詩所稱唐虞三
代之治曷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
稔百姓家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
堂百官稱賀元順帝時兩都柰果葉生黃色龍
文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

恃此而驕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祗
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
麟將至請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
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于
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四年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
在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賜勅諭之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掃除群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
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撫朕涼薄克膺
茲列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爲臣民能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憲爲子盡孝爲臣盡忠奉公守法安
分守己用承福祐國家之祥孰大于此爾文武臣
僚宜各盡心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
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勿賀
永樂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致禍然四方旱澇蝗

疹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樂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淸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永樂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玆實上瑞之應禮部請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勅免之上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謌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

爲禨縱是上天委貺朕與卿等正當憂勤惕厲以答

天眷何以賀爲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九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文皇帝寶訓

求賢

永樂元年九月辛巳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甚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割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娼疾蔽賢。毋狥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永樂二年二月乙酉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初即位。取士姑準其多者。後不為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三月庚戌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朝廷命文臣舉懷材抱德者。武臣不與命者。蓋慮

其不學昧于知人今能薦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
用罪之昔馬周因愛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如
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罷之
永樂十年二月戊辰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試官
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
今取無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
材一株也

用人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
上初即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二
上曰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便能成就
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爲世用隨器任使共
理天工何必致疑
九月戊子陞都指揮使劉江等一百九人爲中軍
都督僉事等官
上顧羣臣諭曰諸將從朕舉義多歷艱危今內難肅
清論功行賞富貴方自此始夫國家于功臣固當
保全而帝王用人豈可獨遺勳舊漢賈復吳漢才
堪輔相光武徒欲保全之而弗用朕深不取夫君
臣不能保全者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雖父子
將爲秦越況君臣乎吾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
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兩
得羣臣頓首稱善
永樂元年四月戊申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
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
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
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董
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三
然可驗也朕
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
天地宗社之靈肅清奸宄遂正大統涖阼以來思惟
文武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羣臣猶有心懷
危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達
天命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羣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
孟莊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
慨然希慕故今所任機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皆

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攄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五月乙未曹國公李景隆等言洪武中有犯黨逆并黥刺而建文復舉用者請俱罷職發原配所有不曾犯罪而爲奸臣齊黃等薦舉任用者俱發爲民

上曰此議過矣

皇考作養人材皆以遺子孫後雖係奸臣以進豈爲奸臣之用此皆不是但洪武中曾犯黨逆者發原

配所非犯黨逆而經黥刺者罷遣爲民

九月壬辰吏部尚書蹇義等言

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黜今有來告復職此于例不當復

上曰天下人才皆

皇考所在造就爲國家之用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凡一才一藝悉用之古稱任官惟賢才初興之主往往因材于前代況出

皇考所造就豈得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復分別但隨才擢用

十二月乙未擢鄉貢舉人王偁爲翰林院簡討既

命下

上問左右曰翰林簡討之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問皆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視偁若何對曰偁初除未知其爲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

上歎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偁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今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士心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偁同遂陞博士張伯穎以下皆爲簡討

永樂二年三月庚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狥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癸酉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

敀父行致顯臨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戊寅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奏。前日禮部所定給事中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矣。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之不誠。爾早晚在朕左右。當言不然。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爾亦過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然。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欺。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木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耳。適爾所言。其勿泄也。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愼之愼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六月丁亥

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繫於節儉。朕昨觀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朕意語吏部。令諸司汰冗官。庶幾省國用。紓民力。

十月壬申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俾之釋疑。遂敕晟曰。比御史言卿專擅。蓋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諳事理。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若有便宜。即先行之。而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國家之大事。豈拘細故。況朕知卿有素。而委以重任。豈他人所能間也。卿勿以置意。但盡心邊務。終始一致。以副朕倚

永樂三年二月辛巳兵科給事中言奉天征討官多有已陞都指揮。而今仍於京衛更番宿衛者。雖已給都指揮俸。而宿衛與軍士同列。名實不稱

上曰。此曹於戰則勇。而才智未堪任方鎮。故使之日在左右。廣見聞。識大體。他日不負任使。而可得以

永保爵位矣。
永樂四年四月甲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言監
察御史車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
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
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惟嗜安佚，
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戍邊。顧謂瑛曰：御史當
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
言。不能是者悉出之。又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
將以敬肅百僚，苟非其人，不可輕授。又曰：豈但御
史，百官大小之職，皆須擇人，庶不瘝官廢事。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八

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先時
福以刑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
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上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存疑。唐太宗為君，
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
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
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
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
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
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苦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
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
永樂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
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
僉事，嘗奏按察使陳瑛受藩邸賞賜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用管
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丙申，吏部奏教官考滿稱職者，請仍陞教職。
上曰：教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以教職內陞；如才堪
撫民及劇繁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實訓　九

教官考滿，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
留六科理事，一年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
用之。
永樂七年六月丁卯，初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
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及顧佐、張宗、歐陽謙等二十
四人係進士、監生，洪秉、龍士安四人係吏。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
寄，須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吏。此選司之

弊遂命竄黜秉等爲序班御史再勿用吏

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彦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没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

上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覽畢以示羣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

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喪敗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之害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夷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恆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繇得聞善道爾爲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任官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然吏部進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

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永樂二年九月丁卯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爲信如此何繇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

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卽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

永樂六年六月戊戌吏部引選人奏授官既罷

上語尚書蹇義等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爲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永樂七年七月戊寅行在戶科給事中王惟正言

蘇州府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江浩王儼皆繇監生始仕巽懦無爲請改用能者

上顧權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舟車任載倍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進庸才可辦江浩等卽召回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今繁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永樂八年十二月癸丑

上諭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有以刀筆吏爲之者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風紀祇使人輕視朝廷前之緣吏爲御史者悉罷之矣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永樂十年正月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守令一郡一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于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大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永樂十六年三月甲戌行在吏部言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官多缺

上曰布政司按察司古方嶽之臣方數千里之地生民吏治悉諸數人之手得人則民安而政理不得則民不安政不理其任匪輕今廷臣中有賢能者可選用之

興學

永樂二年二月癸酉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

飽則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明其情。比方近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舍俎豆而事軍旅，飛芻輓粟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寧國府學訓導考滿當調除，其生員告言訓導明經善教，乞仍除本學，庶幾諸生得卒所業。然訓導所書考滿奏牘有錯誤，宜治罪。

上曰：學官明經善教，於今難得。奏牘錯誤，小過可恕，

其宥之，復職。

永樂三年正月丙辰，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上諭儼曰：此其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爲切要。汝宜勉之。

八月己巳，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廪餼，期待甚至。建文以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糜廪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材之用。

永樂十年三月丙申，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呂名善言：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

上謂禮部臣曰：學校風化所繫，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特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

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

崇敎化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申明木鐸敎民之令，召宗民耆老諭之曰：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做古爲治，三十餘年，海宇寧謐，民咸樂生，尚慮教化未洽，遊食者衆，自京師至於天下郡縣，皆嘗置木鐸，及見丁著業牌，令民每日傳遞，以知警勵，勤於生理，毋犯憲章，良法美意

可傳萬世。建文中信用小人，更改舊制，京民被其虐害，逋逃相繼，數年之間，風俗靡然。朕今嗣承大統，嘉與萬姓同樂太平。逋等其謹遵成憲，安分守法，永爲良民，毋作不靖，以干國典，苟或違之，自罹殃咎，不可逭矣。仍命戶部行天下咸遵之。

永樂元年九月癸卯，通政使趙奐等奏：安東中護衛有千戶家居，詈其妻，庶母重聽，誤以爲詈己，訴官逮問。庶母坐誣，當杖，千戶告乞代受杖。

上曰：不尤其誣己，而願代受杖，可嘉，并其庶母罪免之。

永樂五年五月癸酉，

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親，奉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

奉天殿旦夕祗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年十一月丁亥，開州民父子三人自陳受

國家恩，安處田里，無所補報，今天壽山營造，願父子同往效力。

上曰：得無別有所爲乎？命戶部審之，還奏父子別無所爲，報效蓋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爾意誠善，夫爲民欲報國恩，不便效力役，若能安分循理，務本棄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傚傚爲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意諭之。

育人才

永樂二年六月甲午

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至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

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永樂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上諭曰為學至老務學不厭令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强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己之德將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進士皆叩首謝復諭之曰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凶德孔子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九月壬午
上聞翰林院讀書庶吉士王訓湯流柴廣敬相繼病卒歎息謂侍臣曰朕深有望文學之士復前古之盛故簡拔此二十八人者加厚作養之庶天下才俊有聞而興起者曾不幾時遽失三人何其成之難而喪之易也咨嗟久之
崇儒
上義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諭後世其功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為無窮今曲阜孔子

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
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
上幸太學先是勑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
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
統復禮樂衣冠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
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
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手

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
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世謁孔子服
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閏七月乙亥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讀學士致仕武周文陛辭命留
之賜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
勞宜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
又命賜酒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稱端方廣等
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
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永樂十二年正月丁亥修曲阜孔子廟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敬
事之廟宇須稱不可但應故事今老釋之居布滿
四方皆宏麗堅固孔子曲阜國家豈可不致重朕
舉兵靖難時嚴禁將士過曲阜不可損壞褻瀆將
士皆不敢違今爾宜體朕此意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圭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辛酉修曲阜兗國復聖公廟
時有司言復聖公廟壞
上曰國家重道尊師致嚴祀禮而廟宇不稱是瀆神
矣瀆神有從奈何不謹命工部郎遣官修治又命
凡從祀諸賢之廟有壞皆修之
稽古
永樂元年七月丙子
上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
諸書篇帙浩穰不易簡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

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
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
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
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
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永樂四年四月己卯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
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
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圭

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
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
書可得又顧解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
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
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
是
上以璽書諭
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
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
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成帙進
覽至是書成以進
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
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
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
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
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令刊
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

明制度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圭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午勅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臨御命所司歷考禮樂制度參酌古今
上自朝廷下及臣民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
制皆有等差著為定式頒布中外行之久矣朕慮
今有司因循苟且奉行弗謹致有非分違法干犯
刑憲非朕所以愛民之道爾禮部其以洪武中所
定一切制度圖示中外俾人知遵守庶幾享太平
之福

永樂元年四月甲戌賜晉王濟熺書曰
皇考之世參酌古典詳定禮儀車服器用各有等級

比有言駙馬胡觀所乘椶輿其制度僭越與諸王無異詔其從來云爾與之夫諸王所用其制下天子一等居臣之分可僭其漸既長何事不可僭矣緊纓小物孔子謹之爾等今宜愼重不可率易

永樂七年四月甲午 己

上

諭行在禮部臣曰朝廷立法五十餘年服式器皿皆有定制比來臣民數有以越禮僭分罹刑憲者此諭教未至也卽以待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繪爲書冊頒示中外及諸色工匠俾知遵守

求言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子甘州中衞左所軍張眞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

上

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以爲治朕卽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戍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爲國之意則甚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其于職之卿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

十二月己巳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高濬上書論事凡數什言

上

嘉納之以示六部尚書侍郎曰疏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李用副委任

永樂元年十一月乙未

上

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處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問卽可言彼有所欲言卽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尙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

不能逃罪矣

永樂二年三月甲子

上

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四月丙戌

上

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

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毋隱又顧翰林院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强於己，敢言者强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永樂四年六月甲子

上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必思久而後得，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

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永樂八年三月丙子

車駕北征，次凌霄峰，因問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美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爲，必盡衆人之情，毋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永樂十年正月己丑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官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幾人。對曰百五十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令日皆須言，緘默者罪，於是各官悉上所言，命六部議行之。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

永樂十九年四月壬寅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祇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乞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遯，而善惡不

分歟，或刑獄冤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斂，剝削捃摭，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盡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司闒茸罷懦，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寡昧，未究所繇，爾文武羣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天意。

聽言

永樂四年四月庚辰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氊彩市之復與之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氊彩於物雖微交通於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治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易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

上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氊彩獲

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奸人所欺爲聽政是至聽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聽思聰聽作謀非持敬不能盡心不存雖聽不聞聽不聰雖謀不獲

十月己亥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獨不示近臣觀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爲治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眞妄人也若聽其言即如妄人療病本證未除他證又作矣豈可用也

十一月辛巳戶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中事次及寬政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忠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諫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剝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

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永樂十九年正月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爲監察御史何忠鄭惟恒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切直

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

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言罪之是視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

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度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度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去。

辨邪正

永樂元年十二月癸巳
上宴閒顧侍臣論奸邪
上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眞而實僞。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信其言而任之。鮮有不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政以此耳。

永樂二年七月壬戌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

解縉等請置於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卽遣行人押還鄕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簡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永樂九年三月乙丑三法司奏審錄囚徒旣罷。
上召至前諭之曰刑當矜恤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欲食。恣意爲之非過誤也。當懲以法。君子誤犯而不恕。非宥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

精權度。不宜槩論。

斥姦佞

永樂元年十月癸丑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憸人爲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爲治。朕已斥之。爲治之道譬如醫藥有是病則服是藥。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爲治。此是無病服藥。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侍臣對曰

皇上奉
天法
祖。一念好生。天下生民之福。彼憸人所言。非
皇上聖明。豈能辨其非。書曰國則罔有用憸人。政謂此也。
上曰。古人云親賢臣遠小人。苟不遠之。必將惑人。

閏十一月癸酉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傷殘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

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
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
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
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
去之。

永樂二年三月庚申

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
畏而不爲可矣。雖其爲惡之心未必革。然爲上者
用法當以寬不以猛待民當以誠不以僞猛則民
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重

安軍民禁止懸奸導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
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琰等云奏四川見無犯
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
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琰不肖刻剝如此。假令
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
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
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
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邀功。不顧枉
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
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按官使
咸知琰等所爲而以爲戒。

十一月乙卯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
五色石可爲器用。

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
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
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
爲。命拌出之。

永樂六年三月癸亥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昇及
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瑞。

上賜勑切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徧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重

知。故委爾等鎭撫藩方。以圖安輯。爾於軍民疾苦
一毫不言。乃言栢花爲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
生民足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
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
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爲瑞也。相爲朋比戲侮如
此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乎。姑曲宥爾之罪若復
爲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

丁丑蘇州楊州二府檜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
有奏栢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

之務諛悅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永樂七年六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
寧右通政馬麟等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
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爲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
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
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
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永樂十年五月丁亥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鑛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書
長沙府民言臣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安不
在於利皆斥之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未貴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蔣
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
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
羣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
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
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illegible]
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九月癸丑浙江治水左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
府自春及秋雨暘不愆民樂耕作比之往歲實爲
豐年
上謂行在戸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于
此比年水旱相繼民罹饑寒朕深憂之居任爲人
雖頗廉勤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
遣人驗視毋爲所欺
永樂十四年四月壬申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周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蓋
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
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蓋訥前嘗奏請封禪
上不聽至是復奏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嘉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
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
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
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
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
宗伯之任

八月辛巳監察御史俞信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遂謫戍邊

防微

永樂四年正月甲申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
上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纔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溝橋易之而返人還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

所為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永樂十年六月癸酉禮科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上見而知之曰此掌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明賞罰

上初舉義大賚將士諭諸將曰賞罰者至公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於善罰當人心則衆懲於惡善為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用將士平大難非賞罰至當何以服衆然予耳目豈能周及必爾諸將從公核報勿循私情勿虧公義有功無功必從其實庶賞罰之典合于人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

永樂二年正月丁巳
上既定屯田賞罰例因諭羣臣曰凡合衆作事必有

懲勸之道然後人皆思奮人人皆奮何功不成此法行之數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爾

六月辛巳
上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謂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謂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不肯輕授

七月丁卯有奉天征討將告功賞未當者
上命成國公朱能隆平侯張信等審議以聞因諭能

等曰刑賞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權不可以濫濫刑
則善者被害而惡者不知戒濫賞則無功者蒙利
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公毋有所徇
十一月丁未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
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
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
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
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永樂四年正月癸丑河南布政司獲阜君山首賊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賞訓　廿六
并其家屬送至京且言初其毋遣其姪繫之于家
而馳報官遂獲之
上曰毋與姪知大義俱免連坐但執賊首誅之
辛酉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
罪囚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為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
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致於敗亡此豈
可效況佛亦有天堂地獄善惡報應之說爾儒者
乃欲姑息而治耶

四月壬戌戶部引奏種樣田官軍言於今種樣田
者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是數人
者更兩歲始至京雖較其所收當賞而違令過期
官軍皆當治罪
上曰收多者當賞其勤違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
歲所收之數官軍並賞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得
專惟咎其官
永樂六年六月庚寅
上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皆將士用命
所致已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罰公
皇明世法錄　卷九　賞訓　廿七
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
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
後者宥其過賞其功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
士功過以聞
永樂七年六月己酉勅行在吏部及都察院曰守
令民之休戚繫焉比遣御史考察賢否而陞黜之
還言汶上縣知縣史誠祖廉公愛民治行顯著已
陞為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事易州同知張騰今
汙殘虐壞法欺公已寘諸法夫郡邑之廣守令之
衆豈能悉得其人卿等宜悉心詢訪具實來聞其

廉能恤民者進用之貪刻無狀者罷斥之庶幾門懲激勵之道

永樂十年六月丙子通政司奏有軍官舍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爲平江伯所戮不當襲令乞矜憫

上曰官職以報有功豈因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即子襲職有罪即奪國之通制令乃敢越制祈恩命兵部發戍交阯各召至前諭之曰爾往交阯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丙寅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字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甚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永樂十六年十二月戊子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財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良農必去稂莠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不可貸

永樂二十一年七月乙巳

車駕北征次土木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

上面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徇

褒忠節

永樂元年三月戊戌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圮壞請發民修治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爲國不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罕

爲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爲身不爲國惟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爲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永樂四年八月丁未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圮壞請命修治

上顧侍臣歎曰此皆有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人盛
德百世祀之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
功之道令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
況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況有功於
國乎遂命工部郎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
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體羣情

永樂元年十月壬申左都御史陳瑛等奏中書舍
人芮善妄奏刑官罪請下獄先是善之弟家武進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羣

夜有盜殺之并殺其婦劫其財物弟家疑所親者
捕送于縣獄具上刑部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
上刑部官故出劫盜更命御史鞫之御史復驗非盜
縱之遂明刑部官無罪請罪善
上曰兄弟同氣遭罹非命心切哀憤理有未察然今
尚未明盜。假令獲盜有驗而善固誣執盜則不貸。
其釋善勿治

十一月庚辰免敘諭康孔高罪復其官孔高先任
祁陽縣敎諭建文中謫教大理縣至是例得復祁
陽孔高輒[illegible][illegible]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
閱月不行刑部逮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教邊縣以
聞
上曰。母子之愛。本於天性。睽違萬里數年矣。一旦相
會。情難遽舍況於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

閏十一月戊午戶部臣奏近歲有商人於諸城納
米中鹽者雖未支鹽而官已給引目此非舊制當
追其引目罷支所中鹽
上曰。商人米既入官則當償鹽不償是罔民而奪之。
商人本錢。未必皆已所有。費其生產。有先捐數倍
之利。告假於富室。而盡勤勞以入米。所望非小。其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羣

引目勿追。所中鹽悉還之。但今後須循舊制。

丙寅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
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是樂去其
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仍。守令又鮮
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
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
益困之耳南陽縣所言不可聽。

永樂二年三月乙酉中軍都督府奏卒言畜馬者
馬爲牛觸死宜責償

上曰虎尚有爲牛觝死者況馬乎富家欲市一馬不易得卒安能償免之

十月庚辰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强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刼掠地無巡警寇猝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上覽奏顧問英曰以此爲良策乎寇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既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天氣愈寒民築孝陵垣墻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軍士畢之軍士就役者日給之鈔復曰朕今日夙興覺寒氣襲體因思百姓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稽緩軍士就役亦難但旦出暮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亦宜恤之毋盡其力蓋隆冬盛寒非先帝陵寢朕亦不勞之也

永樂四年三月丙申宿衛將軍奏京師偏街小巷多草屋往往失火延燬官民之居乞下令悉易以瓦

上曰草屋遇風雨濕漏且汝不可居豈其智不知用瓦之便顧力不足耳爾細人不通人情敢妄言遂斥之

五月丙辰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齊府教授葉垣等三人謂齊王所爲不道垣等不能輔導爲善匡救其過宜寘於法

上曰齊王[illegible]悖出於天性如暴虎雖檻之不馴曲木雖揉之不直皆性然也中人以上聞善則從下愚

之資雖教不善齊王朕弟於屬至親拔於艱危困苦之中納諸富貴安樂之地恩亦不薄及聞其所爲之非誠心以告之溫辭以戒之反覆諄切至于六七尚無一毫聽納之意況肯從其下人之言乎刑法之施爲惡者不[illegible]免無惡者不以妄加庶幾有所勸懲前日齊府僚屬從王來京者朕已縶其奸邪數人寘之於法垣等皆先自歸朝廷陳告毋一槩論之

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都察院奏海運官軍其舟被風膠淺漂沒[illegible]糧米合當追陪仍治其罪

上曰海濤險惡舟膠淺必壞官軍得免溺死幸矣豈
當仍治失糧之罪悉釋不問。
十月丙戌有守衛卒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
上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
前尚爾況遠外哉命兵部黜其守衛官戍邊
永樂八年七月甲戌
車駕北征還次龍門。
皇太子遣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裘悉敝未有更衣朕何爲

獨先俟入關將士俱易衣朕亦易之未晚。

禮臣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亥
上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
皇考多效勞勤今筋力雖衰日與羣臣並近朝參觀
其步趨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凡在京者
不在此例
永樂元年九月壬寅禮部尚書鄭沂戸部左侍郎
嚴奇良通政丘顯俱以年老賜誥勅令致仕歸鄉
陛辭
上命賜宴復賜鈔爲道里費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
事
皇考位大臣雖爲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
宜優佚之然君臣之間進退當以禮故加宴賚令
歸用全始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沂等
毋或不及
永樂九年七月己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
義患背疽先日
上命御醫劉觀往視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

淺及用何藥明旦來報至是觀言病證淺已傳善
藥不足慮
上曰勿謂證淺不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
人病皆當如救焚拯溺毋憚寒暑晝夜況爲國家
療一大臣人貴賤不一譬如木有可爲榱桷者可
爲棟梁者六卿朕股肱之臣譬棟梁者爾能療之
使安亦是有功於國不可怠忽是日遣中官賜義
鈔一千貫且諭義曰有疾之人能靜定其心亦易
得痊須戒勞煩也

獎勵臣下

永樂元年五月壬午勅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曰行部統六曹政務甚煩而卿爲之長能悉心殫慮爲國爲民凡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樽節措置尤爲得宜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已無怨奚卹人言卿勞心爲國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蔕惟懋忠勤以副眷倚

十月戊辰賜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得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

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顧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愼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加獎之

十一月己亥命儀封縣知縣許磬復職磬居官有守政不苛刻百姓安之秩滿至京縣耆民詣闕乞留

上從之謂吏部臣曰守令民休戚所係欲知其賢否但觀民心之嚮背今民不忍其去此心甞有及人之德卽令復任仍賜鈔二十錠文綺衣一襲

永樂二年九月庚申

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愼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在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卽令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

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十二月丙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之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居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

永樂四年九月巳巳禮部奏有守邊百戶獻馬四
疋。
上召百戶諭曰爾畜馬甚勞朝廷馬足用不須爾獻
命禮部還之百戶言臣畜馬頗多恒念無以報國
恩此出臣實心
上曰爾爲武臣須馬以立功能用心多畜馬可嘉矣。
但汝報國在勉立軍功不在獻馬竟不受賜酒食
及鈔而遣之。
永樂七年六月壬寅陞汝上縣史誠祖爲濟寧州
知州賜勅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苹
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
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寡焉爾敦厚老成恪
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均賦役政清訟簡
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陞爾
濟寧州知州仍掌汝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如
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上尊一織金紗衣一襲鈔
千貫
永樂九年九月巳巳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
義戶部尚書夏原吉九載考績皆命復職賜勅褒
諭曰尚書喉舌之司所以佐天子安生民政之得

失民之休戚俱係於斯卿等以經術發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奉公守職恪勤不懈肆朕纘承丕緒簡
永頎德以任台輔而卿等克秉正直攄忠竭誠無
有所隱一德一心始終無間可爲淳良篤實君子
者矣今歷九載厥績益彰朕深嘉獎夫君臣相遇
自昔爲難卿等尚益篤忠誠益勵直操表率庶僚
光輔至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職此爲戒欽
哉。
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來朝初
誠豫言韃靼別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皇明世法錄 卷九 寶訓 茎
上未忍發既而果叛爲鎮兵所擒斬獲相半至是誠
來朝
上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
發兵擒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之不發兵者猶欲
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擒戮皆
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先朕嘉念不忘自今
更加勉之命禮部賜誠鈔二百錠羊一羫酒五十
瓶仍宴之於會同館。
永樂十三年九月巳未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滿九
載復職賜宴於禮部且賜勅褒諭曰國家建北京

置行部尚書總理六曹其職重矣卿質直剛毅事
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任洎朕肅清內難效勞竭謀贊
翊守成簡在朕心朕登大位倚任舊人特授卿尚
書卿總北京之務一心爲國知無不爲總理庶務
咸得其當爲茲九載考績惟稱特賜勑褒獎卿其
益篤勤誠以率其屬庶永終譽欽哉
辛酉行在工部尚書吳中九載考績命復職宴于
禮部賜勑褒諭曰尚書之職所以總國綱維一事
失當則天下有受其害者必得才識通練之士方

堪斯任卿發身胄監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稱任使朕擧義靖難卿自大寧來歸
多効勞勩朕嗣天位屢加超擢繼陞冬官卿亦克
殫厥心乃茲九載考績式稱朕用嘉之俾復厥職
尚勵乃操懋乃功表正厥屬以永終譽書曰愼厥
初惟厥終欽哉
癸亥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以九載考滿
復職命宴於禮部賜勑褒諭曰都御史持憲綱總
察羣司爲朝廷耳目其任重矣卿剛直有爲習於
吏治祗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務及朕即位屢用遷擢繼授風
憲激揚糾察咸得其宜歷任九年不聞過擧可謂
難矣尚益懋忠勤厲風節嗣成至治以承終譽欽
哉
永樂十九年正月己卯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
率領舟師儹運糧儲赴北京諭之曰北京所需糧
餉爲切而人力漕運不易卿能公勤御衆使倉廩
充實所助多矣然民力有限國用無窮卿宜益勤
撫恤俾軍士樂於趨事雖久而不怨斯國家所賴
不淺矣勉之勿怠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目次

成祖文皇帝寶訓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

史臣陳[illegible]謹[illegible]

文皇帝寶訓

諭羣臣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甲戌

上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洪業垂法萬年爲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
建文信任姦回悉更舊制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
予荷
天地

考妣之佑繼承
天位凡
皇考法制爲所更改者悉復其舊爾羣臣尚竭乃心
力輔予于治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於彼苟
事有過誤即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
覺露情同欺罔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持已
在於存誠始終靡惑咎何繇至若不謹曷克有
終予念君臣一體故披露赤心丁寧告戒爾等其
欽承予意

八月丙寅

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閱。關繫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爲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其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九月甲申

上旣陞賞奉天靖難諸將。仍諭之曰。人君秉至公行爵賞無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雖賜賚有限而爵祿無窮。然繼今能益懋功勳。朕不吝於報賚爾等勉之。又曰。爾等前勞。朕或知其未盡。論報之際輕重失宜。其卽面陳。使歸于至當。若不自陳。而退有後言。或至怨懟。甚不可也。又曰。今天下已定。君臣相與共保富貴。朕不可居安忘危。爾等亦不可恃功驕惰。但常念前勞。圖保名節。斯福澤延及子孫。功名播於永遠矣。

十月丁巳宴奉天征討功臣畢。

上諭之曰。君臣謂之元首股肱。蓋一體相須也。故爲君必務保全其臣。然爲臣亦當思自保。凡人致富貴難。保富貴尤難。爾等從朕數年。萬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祿及子孫。可爲難矣。但當思保之。夫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祖宗公天下之大法。爾等須遵守。若不謹而犯之。朕不敢曲宥。蓋以私廢公。則天下不服矣。其務敬愼庶幾共安榮於永遠。

永樂元年正月庚辰勑諭中外文武羣臣曰。上天

之德。好生爲大。人君法天。愛人爲本。四海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必任賢擇能相與共治。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不外此道。歷代以來。用此則治。不用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爲天下主三十餘年。海內宴然。禍亂不作。政敎脩明。近代鮮比。亦惟任天下之賢。保民致治。以克臻茲。朕纘承大統。以主天下。夙夜兢兢。思惟撫安以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職無崇卑。體朕斯懷。各盡其道。無爲諂諛無縱詭隨。端爾志。勵爾操。懋爾忠勤。共遵成憲。爲民造

禍其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四月辛未
上以岷王楩所為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賜勑諭之曰昔我
皇考封建諸王以固藩屏王府官屬有不能輔導或
誘王為非者咸加顯戮成憲具在今岷王所為縱
恣擅拘諸司印信驚惑衆心激變夷人又受命不
朝京師此果出王意而汝等傍觀不言乎抑汝等
導誘為之歟二者之罪必居一矣今姑屈法寬宥
止降爾職尚思後效以贖前愆

九月丙子朔勑諭中外文武羣臣曰為治之道在
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
宋率繇茲道舜誅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聲教達
于四海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至成康而後刑措
不用漢高祖初定天下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
法至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條一皆除之唐高祖
革隋弊政定官制頒律令太宗承之懲斬趾禁鞭
背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初太祖懲五代之亂用
刑頗重咸平以後務從寬仁載之前史可考見矣
朕思
皇考太祖高皇帝奮起布衣當胡俗沉浸百年之後
奸雄睥睨反側之餘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
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
為祖訓垂憲子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菲
德纘承大統仰思聖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才興
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爾文武羣臣尚思各恭
乃職敬乃事勿為朋比勿事貪黷勿恣情縱欲以
干匪彝至於用刑必欽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理
以上不負
皇考創業之艱而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爾惟欽
哉

十月甲子勑晉府長史龍譚等曰朝廷封建親藩
而選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贊成德善不至于有
過也古之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
來又私以車遞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
者謂不知古可乎廷臣皆欲寘汝於法朕恐傷親
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毋復爾戒之戒之
閏十一月癸丑
上諭都察院臣曰朝廷置風憲為耳目糾察百僚綱
維庶政比來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

疏悔略無建明爾其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
史在外令按察司官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
能舉職者有罰
庚申
上御奉天門召都御史陳瑛等諭曰國家重祿任官
一以爲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詢察糾正之
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
之寄於事無不得問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壅
蔽也今聞河南數歲蝗旱水災爲民患牧民者多
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

一人言者坐視民病而不爲意徒費重祿何補於
用爾移檄切責之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
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檄浙江等十二按察
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采察上聞
永樂二年正月甲辰勅諭天下文武諸司曰朕惟
事天以誠敬爲本愛民以實惠爲先書曰惟天惠
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由於民能愛人
卽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
軍者或不卹軍治民者或不卹民非惟不卹又有
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寬
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饑寒
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欽
哉
十二月戊寅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
責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
師爲甚旣命汝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
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
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
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

耶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
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爲人典守寶貨擅啓蓋
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
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遂逮所
以役工匠中官責之曰朕爲天子不敢輕役一民
汝何人敢擅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
自爲乎遂付錦衣衛治之
永樂二年正月庚子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
以愛民爲本愛民之道使其衣食給足無凍餒之
患則鬬爭可息禮讓可興化行俗美躋于至治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撫有區宇。保民致理。於休養生息
之道。思之至而慮之周。故三十年間。天下殷富。生
齒日繁。至治成功。超越往古。朕正位以來。仰遵成
憲。惟欲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
不敢怠寧。尚慮天下之廣。黎民之衆。有未寧厥居
者。爾等皆牧守之官。必思所以養愛之。毋殫其財
毋疲其力。毋爲貪墨。毋肆暴虐。敎之務善。以遠刑
辟。道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
興。刑罰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無窮之聞。欽哉。
永樂四年正月甲午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

職者。凡千九百四十三人。賜勑諭曰。人君守成法
以出治。人臣遵成法以輔治。君明臣良。上下協和。
乃臻治效。朕自涖阼以來。宵旰孳孳。惟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敎誨不能。
使牧民者盡其牧民之道。典兵者盡其典兵之職
官無廢事。人無失所而已。其間能勤以集事。廉以
律已。仁以卹民。公以治軍旅。奉職守法。無所變易
者。朕以褒賞之。其有以怠廢事。以貪措趨。以私滅
公。以苛刻厲下。亂政壞法。無所顧忌者。朕以黜罰
之。此豈朕所敢私。予奪賞罰。一出至公。爾等無以

善惡爲無驗。禍福爲無稽。天有顯道。國有常憲。爾
等恪遵朕訓。無怠無驕。永保貞吉。欽哉。
巳亥六部都察院數奏朝覲官共所治事稍遲者。
多請治其罪。
上召至前諭之曰。爾等分理庶政。勤愼則百事舉。怠
忽則百事廢。顧立志如何耳。今諸司論爾等職事
稽誤。皆繇怠忽之過。夫慢令棄法。國有顯罰。今姑
宥爾。其歸改過自新。若仍蹈前非。朕不能曲法以
貸。遂勑免謝辭。卽日出京。
四月甲申遣翰林侍讀曾日章奉勑諭西平侯沐

晟。日章陛辭。
上曰。朕所欲告晟者。具載于勑。爾以朕言諭之。故黔
寧王感
高皇帝厚恩。盡心竭慮。功在社稷。名垂竹帛。爾今日
受國家之寄。非輕。爲子而能繼父之功業。孝莫大
焉。爲臣而能廣君之謀猷。忠莫大焉。如苟足於目
前。必無遠大之計。周慮於事外。必建奇偉之功。恃
一已之能易盡。集衆人之智無窮。其必勉之。
七月丙辰復前更勝右衛指揮使陳景先職。初景
先以虐害軍士罷戍邊。至是湲恩例乞復官。兵部

言景先不恤軍士復之無以警衆
上曰朕念此人舊勞姑宥之遂召景先至前諭之曰
積功至指揮非一日之力朕嘗戒爾輩善保名爵
爾輩徒知得之於萬死一生而不知失之於一旦
不謹守法循理保名爵之道也豈可不慎且爲將
豈可不恤士卒譬如人身將則頭目士則手足手
足常在捍禦頭目而爲之用若將與士之心乖隔
一旦有急將能獨自爲功乎爾罷職居卒伍以來
悉知爲卒之苦矣朕姑錄功棄過以復爾職宜省
己改行若復有犯國法具在朕不得曲赦爾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十
永樂五年三月壬申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
輟口者事聞
上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
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
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
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
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
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永樂六年十一月申寅命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
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
府詹事金忠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
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右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楊士奇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
孜司經局洗馬姚友直等官輔導
皇長孫仍賜勅諭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
正之學實弘聖躬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
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
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十一
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
夜孜孜日講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
裁決得中斯寔
宗社之靈
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
宏才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
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
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
帝三王之治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

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
大之器，以爲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
譽。欽哉。
十二月庚辰，遣使齎勑諭北京官吏耆老軍民曰：
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自藩邸入正大統。每惟靖難之日，北京軍
民父子兄弟攻戰守禦，竭誠效勞，艱苦備嘗，未始
忘之。今天下太平，爾等宜守分力本，孝親敬長，教

誨子弟，輯睦鄰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爲善人
君子。或有過愆，宜改行易慮，以臻于善。若不率善
而作奸犯科，朕雖念舊勞，其如公法不可貸何。夫
爲善獲吉，爲惡致凶，天道昭明，報應不爽。爾等服
膺朕訓，庶幾福及子孫。
永樂七年正月丙午，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
州縣官來朝者千五百四十二人陛辭。
上諭之曰：君國之道以民爲本，故設官分職，簡賢用
能，惟求安民而已。爲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推而
行之，使天下之民俱得其所。爾文武羣臣受國家
委任，宜操節勵行，盡誠竭慮。治民者專務恤民，治
軍者專務恤軍。察其饑寒，體其勞勤，爲之除害興
利。教之務本力業，孝悌忠信，尊君親上，敦行禮義，
無作愆非。庶克永享太平之福。比者營建北京，國
之大事，不得已勞勤軍民。爾等宜善加撫恤，無爲
貪酷，以重困之。夫文官之祿，皆出於民；武官之功，
實因於軍。能推仁恤之心，蓋亦報勞之意。苟不知
報，或又縱而侵之，非惟國法不容，鬼神猶將禍焉。
禍淫福善，天道惟彰；賞罰至公，國典具在。爾其殫
心盡力，勉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拳拳之懷。

二月戊寅
上諭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朕命爾等
輔東宮監國。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端正，嘗一日侍
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
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
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
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
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
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
也。朕時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壬寅

車駕巡狩北京至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爲善最樂當時諸王泯沒無聞多矣獨蒼有賢名至今凡爲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沒有令名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亦宜不忘斯語侍臣皆頓首

三月庚午

車駕至北京大宴文武羣臣及北京耆老宴畢賜敕諭羣臣曰朕荷

天地之佑

宗社之靈暨爾文武羣臣翊戴贊襄再安家國今海宇無事嘉與卿等同樂太平然當思相保於永久自古爲理安不忘危卿等宜夙夜盡心致乃嘉猷匡朕不逮國家安則卿等亦安勉之無忽賜敕北京耆老軍民曰朕與爾等躬歷艱難以至今日幸四方無事宜相與共享安樂人情久安易生驕怠驕怠者罪戾所繇生也繼今爲父兄必教訓子弟爲子弟必孝敬父兄夫夫婦婦長長少少和順敦睦各安其分以勤儉自執以禮法自防婚姻死喪互相助貧窮患難互相卹無乖爭之風有忠厚之俗而永爲太平之民矣勉之毋忽

四月壬辰敕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曰蠻夷讐殺自昔而然必務殺之非柔遠之道雖有猜戾難化然鳥獸之性亦有可馴姑盡心撫綏蓋天道好生人情惡死體天之道念人之情則中心惻隱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愼之昔李廣殺降終不得侯禍貽子孫今卿鎮邊疆必使蠻夷感恩服義安生樂業則朝廷得懷遠之道而卿有及人之惠矣愼之愼之是時蠻夷叛服不常成怒之有俘獲至者輒殺之

上聞之故賜敕切戒云

閏四月戊申敕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曰朕命皇太子監國其所裁決庶務須令六科逐月類奏且如賞一人繇何而賞罰一人繇何而罰或罰而復宥皆須詳錄奏來勿有所隱夫國之儲嗣天下大本朕簡爾等輔導期有裨益使天下之人仰望風采如一賞一罰皆出公當庶足服人心苟有不當爲天下所議爾等其夙夜盡心以副

朕懷。
八月戊午遣官祭歷代帝王禮畢。
上從容謂廷臣曰。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爲而治。自
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
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
皇考法古爲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修祀
著爲常典。朕今舉此。亦惟體
皇考之心爲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
贊務。庶幾克臻其效。
永樂八年二月辛丑命戸部尚書夏原吉輔導皇

長孫。勑原吉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學問。正
當涵養德性。充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
俾智識益廣。道德有成。將紹承有賴。爾亦與有光
榮欽哉
丙午北京耆老以
車駕北征將發。詣朝辭
上諭之曰。朕此舉爲安民也。父老有子孫親戚從行
者。皆當訓勵之。使奮忠勇。樹勳名。渠能卓然有立
亦將與爾有光。若出外而撫循之。惟朕在爾毋庸
憂。皆歡呼萬歲。命禮部悉賜耆老布鈔

七月丁卯遣使齎制諭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
佩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勑諭琥曰。昔
爾父鎮甘肅撫輯有方。軍民安業。爾其體朕之心
踵父之行。恪勤夙夜。毋恃貴戚驕傲以凌人。怠慢
以廢事。務宣朝廷德意。使邊境晏安。人心悅服。則
予汝嘉。欽哉。
八月丁未陞都指揮同知王貴李文俱爲陝西行
都司都指揮使。賜勑諭之曰。爾昔從朕靖難。多歷
艱難。論功行賞。已報爾勞。比從朕北征胡虜。復效
勞勤。今錄爾功。陞爲都指揮使。任邊閫之重。爾益

勵厥志。修厥職。俾奸宄屏息。境內乂安。庶幾永保
祿位。傳之子孫。如或恃功玩法。隳廢職業。干犯憲
章。國有常典。朕不忘爾功。爾亦毋忘朕訓。欽哉。自
是出征官陞職都司者。咸以是諭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乙丑
上御右順門。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曰。爲朕養
民。其先在于守令得人。然守令賢否。在按察司考
察懲勸。考察按察司。又係於都御史。卿等豈可不
慎。如卿等不能舉職。即按察司之職亦廢。何望守
令能盡職哉。其勉之。蓋廉則無私。無私則舉措當

而人心服矣更審察各按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
者皆罷黜之
永樂十年正月丁未陞國子監司業趙季通董子
莊爲趙府長史勑曰朕子趙王年少不務學問所
行多愆禮度今簡爾等爲長史宜悉心輔導論以
德義使博究經史以知古先聖賢之行事及修身
齊家治國之道屏絕邪佞親近忠良隨事規誨務
歸於正以承藩輔之重
祖訓云凡國王文武之臣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
國者毋輕以負朕委任之意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太
十一月乙酉陞郎中李冲等爲各布政司官御史
李時秀等爲各按察司官
上諭之曰佐方岳任風紀皆要職當慎操履務長厚
戒刻剝上不損國體下有利於民庶幾不負所命
若逞貪虐民瘝官廢事身名俱喪矣其往勉之
永樂十三年正月辛丑勑諭天下大小衙門來朝
官曰治天下之道君總於上臣分職於下上下相
承體統不紊故事理民安天下和平唐虞三代之
盛率繇斯道朕以眇躬託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
羣臣翼贊以協於治惟盡乃心惟敬乃職以熙庶
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
顯相報施無爽尚慎之哉朕所畏者天所保者民
所資爲理者賢才古之賢人君子爲德爲民功加
于當時名昭于後世爾尚以爲法夙夜祇慎用副
朕保民致治之意欽哉既諭榜午門之外曰天下
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
剝削以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戊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
失及問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
之寄宜悉心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
刻不律者執之郡縣官有闒茸不職及老病者悉
送京師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
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
汝則有罪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尢
永樂十六年正月癸丑時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各
府州縣及土官衙門官吏來朝六部都察院及六
科給事中交奏其職業廢惰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皆不問賜勑諭之曰朕承天命統紹鴻業夙夜孜
孜圖惟安民於今十有六年而天下未安民生未

遂究惟厥咎皆謂有司不得其人夫民者天民天付人君安養之人君不能獨治則必建官分職以共治今爾等坐視民窮恬不爲意小大蒙蔽悉不以聞獨不畏天地鬼神乎繼今能改過自新革貪爲廉革暴爲仁上體吾心下撫百姓使百姓皆得其所則可以永享爵祿保富貴矣如復不悛而違命厲民罪必不恕譬如使人牧牛羊不能蕃息又多餓死則牧者必受譴責况受牧民之寄者乎福善禍淫天有恆道賞功刑罪國有常典其懋勉之無怠無忽

五月戊辰除受代府長史紀善等官賜勅諭之曰

朕

皇考法古爲治眾建親藩以屏國家朕第代王受封西鄙今受爾等代府長史等官職專輔導宜悉心匡贊講論正義助王於善德將王有令名爾有榮焉苟惟依阿曲從不能輔之以正而陷王於非義國有常憲爾其勉之

永樂十九年四月癸丑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勅曰今命爾等分歷郡縣撫安軍民詢察所苦凡利之未興者興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諸司官吏蠹法厲民者黜之守法愛民者旌之爾克副所命致民安於田里而無饑寒愁歎之聲則予汝嘉如又徇私敝公不辨淑慝不察是非軍民休戚不以究心特爾之罪亦不可逭欽哉

戒近習

永樂元年冬十月戊申

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官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縻費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爲憂此輩坐享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資當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永樂四年正月壬辰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亦勅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簡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効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永樂五年六月庚子

上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顚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紀綱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圭

爲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做倣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令進所爲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門藍爭爲欲壞國家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一員徑詣　山西將李進一干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　寘重法　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永樂十年七月癸卯

上謂都察院臣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可與中官事比聞中官都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武備

永樂五年九月丙子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請罪之以示儆

上曰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令其子弟多驕縱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將來襲職何以得用姑移文戒諭之令後比試不中者悉論成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圭

交阯

永樂六年二月己酉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自昔勳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陣積累勤勞致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富貴及其子孫不率紐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倩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致臨陣對敵畏怯疲懦墮馬棄鎗喪膽褫魄皆繇驕肆不教之過自今初試不中

罰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有才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臣曰。將士有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力。

太祖皇帝之制。武臣子孫。世襲其職。老弱殘疾者。優給之。旗士有軍功者。子孫亦得優給。爾等不可稽違。國家能體恤下人。然後得下人之心。毋以四方爲事。而於將士之家。恩意或有不周。

永樂十年十一月戊子。命兵部及五軍都督府自

今武臣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年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先是

上以襲職子弟。生於豢養。習於驕惰。不閑武事。濫嗣祿餘無益國家。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阯。三試不中戍煙瘴之地。以警勵之。至是寬宥之。命從舊制。又曰。在營生長者。循此例。若自田里間出。未嘗習弓騎者。不可遽責其成。須一歲中十試之。

永樂十二年八月丙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即以丁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步隊。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永樂十三年二月癸酉

上以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士操練屯種怠惰不力。分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督視。諭之曰。朕即位之初。於操習屯種。已有定法。然久而玩。玩而廢。數年以來。徒爲虛文。爾等往考其實。操習者必觀其騎射擊刺之能。屯種者必視

其儲積多寡之實。悉具來聞。以行懲勸。庶幾振起頹靡。爾等亦務廉公。乃稱任使。

十一月辛亥。敕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沂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曰。安天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故軍士必練習。器械必整飭。隊伍必嚴肅。

太祖高皇帝時。常操練。赴京比試。觀其能否。朕即位以來。屢敕天下整肅軍伍。及有征調。精壯者甚少。敕至。即選所屬步騎兵。選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

以明年春陝西甘肅官軍駐眞定餘悉駐德州操
練俟赴北京閱試
永樂十七年七月戊午
上謂行在五軍都督府臣曰武臣子弟初襲職者非
徒使食祿而已朔爲國家他日之用苟不先時練
習一旦有急臨陣對敵豈不誤事自今在京襲職
軍官悉令成國公朱勇總率操練其應分班上直
者別差人代之
十二月丁丑
上諭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美
之張弛漢唐世遠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
命將勇兵强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
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
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時戎部整肅甲兵强盛天下
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王綱解紐軍政靡弛羣
雄竝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於時將帥效忠上奮勇肅清奸宄遂
建洪業嗣位以來夙夜惕厲屢蹈宋元覆轍以墜
皇考丕緖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
備爲國家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
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逸者不
追究死亡者不勾補甚至通同有司受賄買放取
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至五六年或十餘年不
回及回所取軍十無一二至者猝有緩急無從調
遣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不存恤軍士不
盡心國事之所致自今宜監古人之得失體國家
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
舉武衛有嚴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
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圭
備邊
永樂元年十一月己卯四川行都司奏越巂衛番
賊不時出沒請調軍勦捕
上諭兵部尚書劉儁曰鼠竊狗偷蠻夷常性若能嚴
加備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輒欲興兵殊不思
官軍一動善惡均受其害況所費亦重但令嚴兵
守備而遣人撫諭之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
曰寧夏多屯所或虜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於
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

深如廣之半。築土城約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集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從八門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一事。朕遙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籌。

永樂五年四月甲午。勑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掌邊境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有內使以他事至邊。擅索兵馬之數。爾機緘不密。而遽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內官內使往來無勑旨者。皆

勿聽信

永樂七年六月戊午

上謂後軍都督同知曹隆等曰。國家置邊軍鎮守。所恃城池爲固。今胡運雖衰。鼠竊狗偷之性尚存。不可忽略。須高城深池。日夜警備。若城池堅完。巡邏不怠。猝有緩急。可以戰守隨宜。今秋氣將至。當嚴備之際。懷安衛宣府前衛萬全左右二衛城池有壞者。宜令軍中併力修築。不可緩。更須申飭邊將。善撫士卒。訓練齊整。上下一心。古人云地利不如人和。不可不務

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戍全衛戍什之七八屯田。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酌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永樂十一年六月辛未。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復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勑報亮曰。軍在精而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七月丙辰。勑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曰。邊境不可一日無備。於農隙而不圖猝遇寇至。何以濟事。其令諸處修築烟墩。高五丈。必堅如鐵石。庶幾寇至。可以無患。

永樂十二年二月丙午。命成山侯王道往宣府大同閱遼東等都司調至軍馬。

上諭之曰。兵貴精。多而不精。徒費食而不濟用。其精擇之。又曰。指揮千百戶尤須精擇士卒。強而將領弱。亦不濟用

九月癸未命成安侯郭亮與安伯徐亨往開平備
禦
上諭之曰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
嚴守備寇來勿輕出戰去亦勿追盡虜多詐無爲
所誘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勑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
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
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
舉今西北邊備尤爲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
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

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
備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
副委任時寧陽侯陳懋鎭寧夏都督費瓛鎭甘肅
皆遣勑諭之

馬政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上問兵部尚書劉儁曰今天下畜馬幾何儁對曰比
年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疋
上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爲最重
本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雖建文
不君耗損者多然亦考牧無法卿等宜循洪武故
事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幾有蕃息之效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
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
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爲羣民有亦國之有
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
年後庶幾馬漸蕃息
永樂六年十月壬辰禮部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
恐有疾宜豫市藥備醫療
上曰唐時馬多至四十萬七十萬未聞有預備之藥

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天
下衛所及太僕之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弊民
力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
永樂九年七月辛酉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往時
北京軍士養馬散牧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
蕃近聞置棚造坊縶維之如此牧養拂逆其性矣
安能使之生遂朕常以此訓諭司牧者皆不能遵
用爾兵部申飭戒之

諭將帥

上初舉義諭諸將士曰吾與若等今日馳驅非求富
貴蓋上以安
宗社清朝廷下以保身家耳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軍民者
太祖之赤子奸雄作難假君命滅親藩危
宗社驅之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今所欲除者惟
奸臣數人耳爾衆愼毋嗜殺則傷天地之和以損
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
失則大本虧矣居民耕桑商賈貿鬻愼毋擾之夫
有亂時無亂法違予言者必法以懲之

上義兵至江上將濟誓於衆曰予及若等之來不得
已爲救禍計且上爲國家下爲生民賴
天地
宗廟垂祐獲遂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
夫困獸猶鬭不可不慮京師
宗社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位守法循理愼
勿縱恣但持兵來拒者殺無釋此外秋毫不可有
犯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右軍都督府同知韓
觀　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鎭守廣西賜勅諭之
曰廣西蠻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不得已而後
用兵所以蠻民悅服邊境安然今復嗣位謹遵成
憲卿往鎭之宜務德爲本毋專務殺戮庶副朕法
祖柔遠之意
永樂二年二月壬申朔勅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
濬等曰永新縣民流劫朕初不欲發兵慮害及無
辜故但遣人招諭使復業改過自新今得奏知彼
不悛前非殺死弓兵里長及邀捉巡簡如此即不
可再以理諭必發兵勦捕可選精銳三千抵賊巢

穴務在撲滅不可姑息以遺民患但今農作方興
尤戒飭將士嚴守紀律毋得擾害善良有誤耕種
如獲賊人尤須詳審果曾爲惡即解赴京來如係
詿誤平民就便發遣寧家毋濫及無辜以傷天和
又勅濬曰所言賊人二百名恐非實數今慮將士
但求滿數而不察是非濫及無辜切須戒之但有
誤傷良善一家及妄擄良民妻妾子女一人指爲
脅屬者皆處重罪雖有功不賞爾宜嚴切戒飭毋
令擾害良民
八月癸巳清遠伯王友奏獲海寇初友承命陛辭

上密授方略。至是友奏募得百姓嚴寶等。授以
聖策令捕賊。寶等得賊船十數艘賊數百人。并其所
掠貨
上覽奏喜。遣勑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
多繇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寶等有獲
亦爾之功。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毫末。
蓋人冒險成功。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爲用
矣。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衞。以
禦侮衞民。不以世治而忘備。爾等或鎭藩方。或禦

邊徼。當竭忠効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職。士卒者捍
禦攻戰所資也。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
綏。屯田者。儲蓄之本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充
足。其加意督勸。若完城堡。修器械。動訓練。謹斥堠。
愼哨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況爾等爵祿富貴。
或繇父祖之功。或出於已身之勞。當夙夜體念。保
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掊刻貪虐於下。朝
廷之法。至公不私。雖後追悔。不可得矣。敬之念之。
無忽朕訓。
二月辛巳廣西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奏桂
平等縣蠻民爲亂。請發兵勦捕。
上賜勑諭之曰。朕命爾鎭守一方。期於撫綏其民。悉
使得所。非專以兵爲威也。桂平等縣小民爲亂。或
者迫於有司誅求。不得已逃匿。行刼苟圖自存。盡
未可知。宜遣人分諭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
兵未晚。
永樂四年六月癸酉以靖內難功。賜都督都指揮
誥命。并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妻。
上諭之曰。爾等今日厚祿顯官。雖出已之勤勞。亦必
繇祖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爾祖父母。

而爾等得蒙此恩。當思謹守禮法。以保祿位。不辱
於祖父母。然後可爲良臣。可爲孝子順孫。凡人富
貴得之難。保之尤難。不可怠縱也。
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
上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煃。在我
太祖高皇帝時。率先歸順。恭修職貢。始終一誠。我國
家亦待以優禮。安南之人。莫受其福。日煃死。其後
三王皆爲賊臣黎季犛父子所弒。篡奪其位。更易
姓名。僭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放兵四刼。賊害
不幸攻援占城。侵我邊境。陳氏之孫天平被其迫

逐歸命朝廷賊乃僞陳詞欵請歸奉之爲主㑹推
誠不疑資遣還國彼包藏禍心又紿殺之侮辱朝
使傷害官軍淫刑酷罰暴征横賦虐其國人國人
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躬天之命子育萬方不敢不
正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朕赤子今
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
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必獲其脅從及無辜者必
釋爾宜深體朕心毋養亂毋玩寇毋毁廬墓毋害
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

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
輕進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𢦔之以
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賢者
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
宗廟揚功名於無窮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能等頓
首受命復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晟曰昔爾父事
我
皇考累効勞勤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之後
越等追封爾兄弟繼襲侯爵爾受一方之寄者數
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自立功烈今命

爾爲左副將軍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
黎賊爾當克盡忠勤和以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
先人以啓後嗣爾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爲將之
道也畏懦則僨事委瑣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計毋
狃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暱則有以稱
朕之委任爾其懋哉
壬辰浙江各衞指揮從征南者陛辭
上曰發兵爲誅暴誅暴爲安民爾等必戒約軍士經
過無秋毫犯民軍士餽饟一出民力民勞甚矣不
宜復侵擾之既入安南之境當區別善惡毋致玉

石俱焚蓋國家出師以行弔伐將帥行軍必嚴紀
律弔伐以施仁義紀律以戢貪暴如貪暴不戢則
仁義不行宜勉盡爾職以副委任若不遵朕命妄
戮一人雖建奇功不得贖罪
癸巳勅征討安南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曰古人
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爾爲副將總兵
官有所調遣相機審勢如無妨礙須應調或總兵
官遙度與爾處事有所妨或正與賊相拒或道路
梗塞勢難赴之即明白具報不可故違以傷和氣
將帥不和取敗之道爾宜慎之

丁酉諭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縱廣西左副將軍兵縱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辦事若賊乘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爲款伏以怠我師而别出奸謀潛肆攻劫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饑困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愼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致敗亡爾等加愼相機而動擇利而行朕不中制也勑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八月丁亥朔勑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安國僻在海陬自昔爲中國郡縣五季以來中國多事不能制之歷宋及元亦嘗悖叛用兵圖之而無成功然宋元所以無功者蓋緣將驕兵惰貪財好色爾其戒之富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與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造出遊騎於嘉[illegible]與賊相對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於千騎晝夜舉火放礮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難遥度爾其用心運謀蓋自古善戰者皆因敵以制勝也

十月丁未聞成國公朱能道卒命征討安南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仍以雲陽伯陳旭爲右叅將率師征安南勑諭之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等率師北征遇春卒於柳河川文忠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靑史爾等宜立志自强取法前人乘此冬月瘴癘肅淸同心協謀殄除逆賊建萬世勳名以副朕之委任

永樂五年十一月癸丑勑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

輔等曰今交阯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勦滅然宜戒飭將士不可濫及無辜雖內逆之家其幼稚男子皆不可殺但驅入內地或爲民或爲奴惟執兵拒敵者殺不釋勑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亦如之

永樂八年正月乙未諭從征將士曰胡寇違天逆命殺害朝使荼毒邊民非一朝夕今朕躬行天討爾等皆材武之士嘗從朕立功矣今日之舉更共攄謀奮勇驅除此虜亦永享太平唐薛仁貴本龍門一布衣太宗征高麗應募而出高麗兵二十萬拒戰仁貴著白衣奮身獨先所向莫當諸軍隨之

以進逐敗高麗太宗召見奬異授游擊將軍嘗自
言朕得遼東不足喜所喜得一名將耳大丈夫挺
拔自奮如薛仁貴豈不快哉人生天地間當志氣
卓立。使智出萬人勇冠三軍。德被生民名垂竹帛
豈可尋常與草木同朽腐。爾等勉之誠能建立大
功高爵厚賞朕所不惜若懦怯無勇或失機僨事。
軍法具在朕不爾私。
三月乙亥
上北征次鳴鑾戍大閱召從征將士諭曰爾等有從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從朕靖內難者有襲祖

父之職者亦有順天道來歸者老者未衰少者方
壯今海宇清寧四夷歸服獨此殘虜梗化數爲邊
患爾等相與協力驅除之。
太祖皇帝鴻業有萬年之安爾等子子孫孫亦享萬
年太平之澤因言今有必勝之道又言昔薛仁貴
狄青之徒皆奮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間至
今談者想見其風采爾曹勉之悉賜之酒食。
永樂九年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臣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嘗知前人建功
之難而驟享厚祿鮮不覆墜
太祖皇帝置武學教之。欲其諳禮義知古今。以圖繼
續爲國家之用。歲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振將軍
官子弟安於豢養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
將來豈足爲用其申明武學舊規嚴其課績毋爲
文具虛應故事耳。
永樂十年七月辛卯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奏
請修築察罕腦兒舊城河凍之時撥軍巡邏賜勅
報曰修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後守者當用幾
人人少則難於守備多則難於餽餉朕意此城不
過關防一二逃卒若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

如何爾更熟議以聞
永樂十二年四月庚戌
車駕北征駐蹕興和勅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令嚴
則人心一功賞明則人心勸行師之要也今或朝
發一令而夕不下聞此不嚴所致將士効力而名
不上達此不明所致其立傳令及紀功官凡出一
令傳令官即騎馳報各營將校有功者紀功官隨
錄以聞其有作奸及慢令者亦錄來聞
永樂十五年二月丁卯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
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阯且諭彬曰交阯本中國

此其人皆朝廷赤子。朕懷撫綏勤於夙夜。爾久事藩邸忠厚謹飭。簡在朕心用是付茲重寄尤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將之所爲審度事機區畫有法。庶副朕之委任。

永樂十六年六月戊戌勅交阯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爲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爲良將朕命爾鎮綏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爲法欽哉。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命廣寧伯劉榮充總兵

官仍鎮遼東陛辭。

上諭之曰爾起自行伍。從朕靖內難。勤胡寇。多効勞績暨守遼東修飭邊備慎固封守。俾朕無東顧之憂可謂勞矣自昔人臣勤於前者或怠於後善於始者或不能保終爾其戒之朕惟不忘爾初爾益懋爾終。

永樂廿八年三月己巳朔勅安遠侯柳升曰今命爾領兵捕賊。正欲除害以安良善。須嚴約束士卒。毋縱剪伐桑柘撤毀廬舍發掘墳塚。殺害寡弱剽掠民畜以擾吾民。蓋國以民爲本不能撫綏而暴虐之是傷其本。爾宜體朕至意。

壬申勅總兵官安遠侯柳升曰賊屯山寨其衆雖少。然蠆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鳳輕進致敗。不可不戒困乏之道但斷其汲道防其走逸。晝夜勿怠而已。

永樂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次隰寧大閱諭諸將曰。兵形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形。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

節矣。

庚午

駐蹕隰寧。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託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

駐蹕西涼亭

上申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昏夜不得喧譁遇有聲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寇或遣人口馬騾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爲所餌

癸酉

車駕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召諸將諭曰卿等常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無不獲濟爾等勉之

辛巳

駐蹕威虜鎮諭諸將曰軍旅重事朕在營中此心未嘗自逸每出一令必審思而後行古人云將者國之輔輔周國強輔隙國弱爾等宜體朕此心果朕所行未當爾有深謀長策即面陳之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己酉朔

上北征駐蹕宣府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時積陰初霽諸軍部伍整肅旗旄戈甲精彩鮮麗

上悅顧侍臣曰軍容固盛然必將有謀士有勇小大協心乃克成功

甲寅

車駕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公二匹侯伯都督各一匹

上諭之曰古人克敵制勝多藉馬然必調息有素不然雖有躡雲追風之才不適於用爾等所領騎士亦宜精熟訓練庶幾得力

庚申

駐蹕萬全勅大營五軍諸將曰朕不憚勞勤屢率將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爲中國生民計也諸將宜協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橫行天

下。一人奮軀千人莫敵。今以三十萬之衆當殘虜。
何患不克。況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爾
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懈於夙夜。將何功不成。何
名不立。關羽張飛。皆漢熊虎之將。其生也忠貫日
月。其歿也廟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樹立也。古今人
才不相下。爾等勉之。如苟偷逸。不能卓然思奮。
事至而無謀。敵至而無勇。以致失機。非徒隳敗。乃
功名。國有正法。朕不汝貸。汝等勉之。
乙亥
駐蹕沙城。寧陽侯陳懋奏請進止。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異
上遣勅諭曰。朕既命爾爲前鋒。軍中諸事。宜自審思
而行。豈朕一一所能遙度。但晝夜愼密。不可疎略。
當以古明將之事自勉。更杜絶憸言。庶不誤事。
九月辛丑
駐蹕西陽河。命恭順伯吳克忠、安順伯薛貴、都督吳
成、蘇火耳灰、柴永正、李謙等。率騎士三千探虜聲
息。
上諭之曰。孤軍遠出。前無應援。若三千人一心。雖有
勍敵數萬猝至。可以成功。若將無謀。士無勇。上下
離心。雖擁數十萬之衆。秖就擒耳。卿等從朕征伐

皆百戰不挫者。今深入覘虜。若虜有可乘之機。能
出奇擒獲。時汝之功。昔唐李靖以三千輕騎。克復
定襄。威震北狄。卿等豈可多讓古人。其往勉之。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丁未。命陽武侯薛祿率兵討
湖州府叛寇。
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餘脅從者宜與
分別。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
有不得已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一不辜。將帥
之罪。不有陽禍。必有陰譴。戒之戒之。
五月戊子
皇明世法錄　卷十　寶訓　罡
車駕征阿魯台。
駐蹕開平。
上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
止戈爲武。蓋帝王之武。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
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今罪人惟阿
魯台。其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
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可副朕體天
愛人之意。
丙申
駐蹕淸平鎭。卽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上謂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事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援之

撫士卒

上起義師駐館陶渡河遇一病卒仆於地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所宜乘

上曰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不恤之豈爲人父母之道左右皆頓首聞者亦皆

感悅

永樂二年十二月丙戌

上因言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圍獵過田家見所食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

上歎曰宣府萬全興和諸衛皆臨邊土瘠産薄冬先寒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備未嘗弛也況服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即遣人運鈔賜之大小官軍人各五錠以罪謫戍者不與仍令諭所司歲給冬夏布必先時支給後時者罪之

永樂五年六月庚寅賜征南軍士家鈔各五錠

上語禮部臣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念軍士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鬱之氣道遠未能勞之悉與鈔五錠給其家

永樂七年五月乙未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交阯弗靖久勞士卒履涉寒暑雖糧餉不乏而衣履敝壞夫欲人効力而資用不繼何以責成功其令廣東廣西江西四川製衣鞋十萬往給之原吉進曰昔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巡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彼感人以言尚如此

陛下施實惠誰不思奮交阯餘賊臣知其易平也

永樂八年五月庚寅

上北征次蟠龍山勑清遠侯王友等曰士卒從朕遠征備極艱難古人爲將皆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未

食不先食朕安得獨享滋味凡軍中所獲牛羊及
光祿寺上供米麵諸物悉均給士卒
六月壬子
駐蹕玉潤山
上出營外見病卒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曰
士卒從朕征戰今旋師在途去家漸近而病困如
此若不收恤必致流離遂命中官周視營內外將
士有病悉給醫藥仍命諸將善撫軍士之有病者
毋令失所
七月丁卯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
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
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臣曰臣等
比見
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中皆然不特此行但此行尤念士
卒勞苦也
永樂九年十二月壬寅
上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
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
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踴
貴數倍蓋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
少每戶給百斤出征者三倍不可稽緩
永樂十二年四月辛未
上北征駐蹕清風壑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
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萬全休養因諭
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
不能獨成功若爲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
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恤無令失所

永樂二十年四月辛卯
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各營諭之曰
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艱難食
則慮其饑衣則慮其寒惟恐有所失養蓋風雨寒
暑饑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
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爲
文具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駐蹕開平適雨卒士有後至而霑濕者時其
地尚寒

上遙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一目次

成祖文皇帝寳訓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一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文皇帝寳訓

報功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聞奉天征討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者勅諭之曰朕舉兵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賞典未行蓋緣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此豈一日所能就哉昔中山武寧王從我

太祖高皇帝開拓疆土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行不聞當時有一語之怨今纔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怫不亦過乎嚮戰鬭之際雖遇小捷咸即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爾哉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爲詭妄以速愆尤庶幾公道明人心服

十月丙辰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

太廟配享但于本廟祭之

上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
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于義可也。若爲令
永樂六年六月丁酉濟陽衛故指揮同知逯兀刺
赤之子原成既襲職。自言不能視事。兵部侍郎方
賓奏請罷之。
上曰。有疾其職可罷。其父有勞。祿不可罷。與之全俸。
俟有子長成。仍令襲職。
永樂八年四月丁酉

車駕北征。駐蹕清水源。撫寧縣老人張甫通遷安縣
老人何彬督運皆至。
上聞而嘉之。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忠義之心。人人有
之。此兩人皆以白衣隨軍督運。而所領之衆。如期
皆至。非撫綏有道。豈能得其如此。凡有功者賞。朕
何愛于一官。可皆授本縣縣丞。免視事。使優游安
佚以終其身。
永樂十年六月庚午兵部尚書方賓等引奏奉天
靖難故官子弟。比試襲職
上可之。已而復召賓等諭曰。朕適見所引故官子弟
比試者。不覺惻然。蓋初舉義之時。其父兄忍飢冒
寒。艱苦百戰。不幸有歿于戰陣。或歿于疾病。今觀
其子弟皆孱弱。若令如例比試而後襲職。必未閑
武事。而因是絕其俸祿。無以自存矣。今可令襲職
給全俸。俟長成比試。不中。罷之未晚。
永樂十五年七月甲戌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言幼
官襲職者有免缺。例不應襲。
上曰。命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
相貌。孫臏既刖。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
子孫。一不得襲。即祿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
免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壬午陞山東安丘縣知縣張
旟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縣丞馬拯爲右參議。并
賜鈔幣襲衣。先是反賊賓鴻等攻圍安丘甚急。城
中素無兵備。旟命卒率民男女嬰城死守。賊不能
攻。而官軍繼至。賊敗走。事聞。
上曰。將帥虐民縱賊。縣官能禦賊保民。人但堅志著
力。何事不濟。旟等宜寵異之。故有是命。

卹舊勞

永樂三年正月庚申

上諭戸部臣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
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三府田租二
年。又曰。凡人嘗同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
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
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爲病民且不可。况
人主乎。
永樂四年四月丁卯鴻臚寺臣奏順天府老人三
十餘人謝優免稅糧。
上曰。皆老遠來不易。光祿寺與酒食。禮科與道里費
遣歸進諸老人諭之曰。往者連年軍旅。北方之民

供給勞困。朕未嘗忘之。比歲農種如何。民力稍復
舊否。諸老人叩首曰。仰賴
陛下鴻恩。蘇息調養。漸復舊矣。
上曰朕久居北京心念之。每欲來視。念民力未復。恐
重困之。今若等歸諭勉鄉人子弟。勤力務本。相勸
爲善。毋爲不善。斯汝耆老之職。復叩首謝。
上顧侍臣曰。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理之。
庶幾可安。不然病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永樂六年六月庚辰詔諭北京文武群臣曰。北京
軍民數年之前。或効力戎行。或供億師旅。備歷艱
難。平定以來。勞悴未蘇。比以營建北京。國之大計。
有不得已。重勞下人。然隱於朕懷。不忘夙夜。屢勑
諸司務隆體恤。而任事之人。略不究心。驅迫嚴苛。
貪漁剝削。致其窮悴。赴訴無所。以廉得其實。悉寘
于法。自今北京諸郡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
止。其民之流移來歸者。免賦役三年。奉天靖難始
終報效之家。厚加存撫。爾等其恪遵朕言。違者不
宥。
十月丁酉勑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欲
於犛昌易取西平侯家所畜善馬。以充孳牧。昔

太祖高皇帝時。勳臣之家。皆令畜馬。蓋相與共享富
貴之意。朕遵承惟謹。爾此舉雖出爲國。然非朝廷
優待勳臣之道。其止勿言。
永樂七年三月丙寅勑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
後軍都督府曰。北京軍民。昔同艱苦。供億餽運。城
守攻戰。萬死一生。朕未嘗忘之。今巡狩至此。宜加
恩澤。凡奉天征討將士。及始終報効人民。除十惡
强盜不原。其餘有已不分已未發覺。皆釋之。已發
充軍者。官復原職。還原伍。民還原籍。
永樂九年閏月辛巳順天府香河等縣民奏所收

官草因雨浥爛而法司坐以侵欺責償甚急乞寬
䘏。
上曰。北京近縣之民朕曾用兵。終年供餽。雖勞不厭。
今國家無事。縱有侵欺。猶當以前勞宥之。況無侵
欺。可枉之乎。特命釋之。人賜鈔五錠。爲道里還
十二月乙未雨雪寒甚
上御武英殿召禮部尚書呂震諭曰。昔奸臣構凶。朕
率師征討。當風雪苦寒之際。將士有墮指裂膚者。
而勇氣不衰。今
宗社已安。朕居天位。適對此景。思曾艱難。惻然動心。

凡諸靖難將士。各賜之鈔。都指揮人三百貫。指揮
二百五十貫。千戶衞鎭撫二百貫。百戶百貫。百戶
所鎭撫百五十貫。旗軍百貫。故官并總小旗父兄
嘗在軍中凍傷者皆如例。
永樂十年六月癸亥刑部侍郎張本言浙江送至
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請如法罪之。
上曰。濂名儒。事
皇考于開創之初。嘗有勞矣。其子孫雖奸惡之親。而
論濂之勞。嘗宥可宥之。遣歸。
辛未命禮部賜奉天靖難子孫襲職者鈔。都指揮
襲久者一百五十錠。初襲者一百錠。與賞者。金吾
右衞指揮陳興等四百七十六人。
上顧謂侍臣曰。諸將與朕。同起艱難。亦當同享安樂。
而今有亡歿不逮者矣。雖有子孫襲職。豈能悉得
其所。昨在宮中。對諸子諸孫甚樂。因念及諸將子
孫。心不能已。故加之恩。蓋朕于一飲一食之際。未
嘗不思艱難之時。學士胡廣等對曰。
陛下所以得衆心。保洪業。蓋在於此。

保全功臣

永樂四年二月己卯

上命兵部凡軍官有罪謫戍邊立功者。悉復其職。因
曰。玉有玷磨之可使瑩。衣有垢濯之可使潔。人性
皆善。艱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哉。
永樂五年十二月甲午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須賜武臣。復諭
之曰。自昔人君有天下。皆賴將臣以靖禍亂。功成
治定。則期共保富貴以貽子孫。然往往不能保全。
而至於覆敗。蓋亦爲臣處高位者。易至於驕縱冒
刑憲者。多至于怙終。人君代天理物。賞善罰惡。一
出至公。苟有毫髮偏狥。則何以服天下。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立法垂憲傳之子孫功臣有犯必
訓飭再三不悛然後寘于法雖在親舊未嘗曲貸
當時天下之人咸謂
太祖英明剛斷至公無私朕纘承大統卿等宣力事
朕誠願相與謹守憲度共保富貴而君臣之間事
有難處盖盛滿之餘驕縱干法置而不問則違
祖宗成憲悉處以法則若朝廷少恩今以
太祖戒諭功臣訓勑備錄于前爾等遵之則福臻逆
之將禍及必然之理敬之愼之
永樂七年七月辛巳書諭皇太子曰比巡狩北京

道經昔日戰場追念往事愴然寒心又念諸將相
從者皆欲保全於永久然人情貴則生驕驕則作
過及犯而宥之則枉法罪之又傷恩反覆思惟不
若先事致戒君臣之間得保始終今以
太祖高皇帝戒諭功臣鐵榜及律條定制并近所授
物論道錄之人賜一本俾時覽省以保富貴其在
北邊者皆已頒給在京師者今發去至即給之爾
於此亦可以知保全功臣之道也
永樂十九年五月壬戌給授陽武侯薛祿崇安伯
金玉永順伯薛斌鐵券并封贈其三代誥命

上謂祿等曰卿等事朕久勤勞亦多所以致此不易
矣但人情位高易驕祿厚易侈宜思得之不易保
之惟艱則安榮始終傳及後嗣勉之勉之

恤刑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
上謂刑部都察院臣曰前勑法司令囚人入米贖罪
以省轉輸之勞近聞有貧不能致米憂戚而死者
期欲生之乃速之死非朕本意自今凡人命十惡
死罪強盗傷人者依律處决其餘死罪及流罪令
挈家赴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爲良

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輸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
者聽仍選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
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
永樂元年十月己酉大理寺卿薛嵓等奏各布政
司上所部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决
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旣絕不可
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鞭朴箠楚之下罪人成于
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
寃枉爾分遣御史宜具詳愼刑之意授之使論决
之際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辨釋必探之以理

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十一月戊寅錦衣衛臣奏抵殊死罪一人請決

上審知有可矜之情。特宥之。使屯戍興州。且諭刑部尚書鄭賜等曰。人無不可爲善。此人一時迷誤。犯罪當死。朕矜其情。故宥之。使屯戍。在彼得改過自新。在國家得一人耕田以食數人。則亦有利。自今罪人於法當死而情可矜者。准此例。

閏十一月甲子

上與侍臣論慎刑

上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法司每奏死囚當決。朕

未嘗不反覆究思。稍有一毫可生之情。即期寬減。猶慮獄訟不得其平。故嘗勅諸司慎鞫。又曰。往年朕躬臨戰陣。凡所俘獲。亦未嘗輕戮一人。況今日爲天下之主。可妄殺哉。

十二月丁丑錦衣衛臣奏福建送至亂寇若干人法當棄市

上曰。朕嘗許以不殺。今殺之是不信。不信則後來者之路塞矣。俱宥之謫戍邊。錦衣衛臣復奏寇有婦女一人。本擄掠得之。今已爲妻。合當俱發邊。

上曰。本吾良民。不幸爲寇所掠。可釋歸原籍。

永樂二年四月丁丑

上諭三法司官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與枉殺何異。今令五府六部六科協助爾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獄成者。俟秋處決。輕罪即決遣。有連引待辨未能決者。皆令出獄聽候。復諭之曰。古人治獄。每於死罪中求生道。今不可使罪無大小。皆淪於死地。刑罰公則民畏。刑罰濫則民玩。不可不謹。

九月丙寅刑部言有千戶違法縫夾皮爲鞭灌桐油其中以決罰人罪當杖

上曰。制皮鞭罰人。取其柔薄。蓋刑具之輕者。示辱而已。今用皮鞭又灌油其中。傷人甚矣。用心殘酷如此。豈可使長人。杖之。仍罷其職。

十月丁酉刑部尚書鄭賜等奏會諸司官錄囚

上召諸司官諭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人之耕。爲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心。不可怠忽。

十一月甲辰

上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囚已皆出午門。尚慮有

枉抑者。復召錦衣衛指揮程遠、鴻臚寺少卿俞旃
等。謂曰。囚皆久困於獄。而乍至朕前。久困則雖枉
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
則刑罰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其
有辭卽來白。

永樂四年五月庚寅

上召三法司官諭之曰。朕屢命爾等決獄。貴明而無
滯。明則有罪不與無罪者同免。滯則無罪將與有
罪者同困。前日刑部言遼東衛官。縱軍士往高麗
者一指揮專理屯田。未嘗與知。而一槩逮繫。久不

疏決。至於病危。假令病竟不治。此人何罪。卽是法
司枉殺之。司理之職。重民命爲本。輔君之道。施仁
政爲務。爾等任大臣掌邦憲。而怠忽若此耶。今天
氣已熱。除犯斬絞罪繫之。其徒流以下。皆令所在
聽發遣。

八月丙辰三法司奏赦誘齊王爲不軌者數人罪
當棄市

上曰。既死則不可復生。更愼之。齊王朕親弟。其素性
狠愎。朕尚不能化之。何可盡諉他人。再詳審之。

十一月己卯法司進月繫囚數

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耆十之一。謂刑部尚書呂震
大理寺少卿虞謙等曰。既非皆死罪。今天氣寒冱
而悉繫不決。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雜犯
死罪以下。約二百。悉准贖罪。倒發遣。大辟繫聽決。

永樂六年九月己酉刑科都給事中張信劾奏刑
部都察院淹禁罪囚。致有疫死於獄者。

上惻然曰。朕數命法司無滯獄。卽是爲稱職。乃視人
命如草芥。遂召尚書呂震等切責之曰。汝坐享厚
祿。而飲酒嘻嘻。不事事。罪人無輕重。駢死獄中。汝
不卹。汝不畏鬼罰。不畏朝典耶。期三日除大辟罪

餘雜犯死罪以下疏決。違者不宥。

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
餘人已覆訊皆寔。請處決。

上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
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
情。一有不實。則死者銜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二日
不盡則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
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
者。有訥于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
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

汙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榜掠吏不勝即引服僧之從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人寃抑爾等其詳審之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閏四月丙辰行在刑部都察院繫囚

上諭侍郎吳㮣等曰古人制刑斷罪必出至公謂之欽恤者欲其敬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幸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後來之弊如楚伯州犁高下其手以教擊因漢張湯舞文巧詆操縱任心是

非失實枉直倒置卿等空用爲戒務存公道令輕罪已照例發遣重者必五覆奏庶合古人欽恤之意。

九月壬申

上諭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明刑慎罰朕之本心是是非非爾等當究情實隋煬帝時盜發令于士澄捕之牽連二千餘人悉論死大理丞張元濟怪之推尋多非眞盜但以誣笞不勝自誣服其間眞爲盜者五人而已而以被旨斬決不復執奏並殺之煬帝固無道然元濟等之罪亦大矣朕數

戒爾等存矜恤須體朕此意必循至公若違朕言致無罪之人寃抑以死是汝等殺之不有陽責必有陰譴矣。

永樂九年四月癸巳刑部都察院言各布政司按察司所斷重囚審覆明白者請遣官審決。

上曰雖云審覆明白然能保其中悉無寃乎京獄有寃者得擊登聞鼓自陳彼在數千里外或有寃欲自陳難矣人命既絕不可續寧緩無急果若有失猶可以改急則欲改無及其再遣人審覆來聞而後遣官決之。

九月戊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朕自莅祚以來敬于用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故令再三詳讞必使罰適中而人服爾等雖面承朕訓然聞屬吏因循苟且未盡得中自今除謀反大逆審覆無異決不候時其餘死罪可具疏情犯進來朕詳覽之仍五覆奏然後加刑天地神明鑒臨在上朕不敢忽爾惟欽哉。

九月己卯刑科給事中曹潤等覆奏處決重囚

上曰大辟重罪不可率易論決萬一失當死者含寃無窮大抵善惡報施理所必有如犧牲天生以養

人若殺之過度，猶無善報，況殺人乎。自今還[illegible]
重囚既覆奏，仍錄所犯之情封進，朕燕居得詳覽
之。俟封進之後，行命然後決之。
十一月丙子，刑科都給事中曹潤等言曰者
上以天寒，念獄囚淹滯，勅近臣就獄審錄，輕即釋之，
臣功見其中有淹滯一年之上者，且一月之間瘦
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得示懲，而輕者死
于無辜，其三法司官皆宜明彰國典，以戒將來。
上召法司論之曰，朕於一物，不忍傷害，況人命乎。爾
等不體朕心，究濫如此，縱不畏國法，獨不畏陰譴

耶。姑記爾罪，徒流以下，期三日內皆決放，重罪當
繫者，亦須矜卹，無令死于飢寒。
十二月辛丑，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聖王治
天下，未嘗廢刑，亦未嘗毫髮不慎，朕屢諭爾等詳
慎刑獄，非極惡重罪者，遇盛寒暑，必存卹之，比聞
徒流以下，往往有死于獄者，又蔽不以聞，夫殺一
微物有陰禍，人命甚重，爾等怠肆如此，天監在上
其能免乎。已往之事，姑宥不問，自今致勤夙夜，無
蹈前過，苟復蹈之，國有明憲
永樂十年十月己未，勑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出繫

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遣醫療之，因
諭之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存矜恤，後世以
治刑爲能事，則必流於刻，刻吏必爲朝廷斂怨于
平民，卿等不宜有此，有此者宜速改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己巳，勅論三法司官曰，爾等職
典刑獄，讞議之際，必務詳審，罪入大辟者，先疏情
實來聞，而繼以五覆奏，必不可恕而後誅之，則死
者無憾，爾宜夙夜敬慎，毋爲深文苛察，毋以愛憎
爲操舍，務使法平訟理，以副朕欽恤之意，其或肆
情狗私，罰及無辜，雖或目前苟逃刑憲，天地鬼神

鑒臨在上，不爾貸也，爾其省之。
癸酉，行在刑部奏決囚，其間有於律雖輕，而論情
則重者，請寘重法。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
如律。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辰，命法司及北京行部錄
囚。
上諭之曰，方今嚴冬，囹圄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
並受幽繫，飢寒瘦死，非德政也，爾等即具成獄及
所疑者進來，朕親閱之。

永樂十三年十月壬辰法司奏冒支官糧者
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
覆奏著爲令。
永樂十四年五月甲子總兵官都督金玉等擒獲
山西廣靈等縣山寇劉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
至京
上謂行在刑部臣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困飢寒或爲
官府虐害不得已相率爲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
懲戒餘皆免死發交阯南丹奉議河池向武五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寶訓　大　恤刑
銅鼓各衛充軍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庚辰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
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
上諭法司曰刑聖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
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
災朕屢詔寬卹然慮在外諸司罔體朕意濫及非
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尤須
敬慎不可輕忽。
宥過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申陞都指揮使景福爲

右軍都督僉事都指揮僉事薛貴爲後軍都督僉
事徐甫爲浙江都指揮同知並加賜賚初
上陞功臣福等以有罪不預至是
上謂兵部臣曰諸將士從朕征討出萬死一生一賞
半級得之良難而武人不諳禮義易于犯法朕既
棄過錄功即可如例陞賞于是福等皆預恩命。
永樂元年五月乙未勑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曰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于口外相聚刼掠罪
本難容朕念此輩皆
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奮力效勞後因一時畏罪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寶訓　丸　宥過
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刼奪陷爲盜賊改過無錄可
即差人齎勑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宜革
心悔過各復職役庶幾父母妻子相安於無事若
執迷不悛發兵勦捕禍及闔家悔之無及。
六月丁卯泉州衛金門千戶械送所獲海島逃民
至京師言其數嘗刼掠海濱請誅之
上曰或者其初窘于飢貧不然則有司失于綏撫逃
聚爲盜蓋非得已命釋之且問曰尚有逃聚未歸
者乎對曰多有之因遣齎勑往諭之勑曰爾本國
家良民或困于衣食或苦于吏虐不得已逃聚海

島。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惡殺人之同情。帝王體天
行道。視民如子。當洗滌前過。咸俾自新。故已獲者
悉宥其罪。今就俾齎勑往諭爾等。朕已大赦天下。
可即還復業。安土樂生。共享太平。若執迷不悟。失
此事機。後悔無及。其後勑書至。彼皆相率來歸矣。
十月乙丑。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
軍馬文冊。或額數盈朒。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
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
之心。皆當逮治。
上曰。人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于計數。或成

于迫促。容有誤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
更詳具進來。
永樂二年二月戊寅。大理寺臣奏。市民以小秤交
易者。請論違制律。
上問工部臣曰。小秤之禁。已申明否。對曰。文移諸司
矣。曰。榜諭於市否。對曰。未。
上曰。官府雖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則不犯。令
不從則加刑。不令而行之。不仁。其釋之。
三月己巳。
上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曰。為治貴得大體。比

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
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
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
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
此當罪之。
上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
亦令從傍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
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
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永樂四年五月丁酉。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勑晟曰。都
督程達犯欺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
其才足當一面。其餘文武官有罪發立功者。各量
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當其才。成功可
必。既而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
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為善者
怠。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為惡者肆。故
惡之雖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
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六月丁亥。先是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詣天津衛

所部海舟必約日同發不得先後違者治李彥部運官罪至是瑄遣人奏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雖同日俱達亦無所損然違同發之約應罪各該部運官以戒後來

上曰姑宥之顧謂侍臣曰始患海寇爲患故勑令同發今已濟而無損雖違約當懲然海道甚艱其功可以贖過大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討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功哉

十月丙辰先有吏科給事中犯法繫獄至是其父代陳情願改過自效

上命釋之仍諭之曰再犯不宥矣已而顧侍臣曰被罰悔則爲惡之心確知罪思改則向善之心萌故許其自新而戒其再犯侍臣對曰昔聖人於怙終加賊刑正謂此也

永樂七年正月辛未復貴州都指揮僉事俞讓官初讓買番人爲奴奴殺人叛去事連讓罪應流

上知讓前征交阯有功且才能可用諭兵部臣曰古者用人取其長棄其短故無遺才而有成功人孰無過亦孰無良心上能寬假之下亦必思悛故秦穆公不廢孟明卒勝晉而興霸業朕嘗愛惜人才苟有所長必不以微瑕棄之今讓之罪惟不能飭束奴耳可恕遂令復職

永樂九年三月丙子直登聞鼓給事中言有縣官以贓罪謫戍邊擊鼓陳者

上命三法司審之曰無令負寃三法司訊之其人言實受贓蓋年踰七十昏耗致此不敢逃刑惟

上天地大恩幸垂哀憫當改過自效三法司以聞

上曰老而不戒得無足卹但臨罪能悔可恕姑屈法宥之然其年已七十雖改過無所用令還鄉爲民

己卯刑部奏民有盜勸善書者於律凡盜當黥髮

戍邊

上問黥未對曰已黥

上曰朕嘗命爾等罪當黥者具所犯來白若情可矜憫者免之蓋黥即爲棄人欲改過無繇矣況盜勸善書原其心在好善但取之不以道耳豈可比盜財者槩黥之其免戍邊又令錦衣衛去所黥字

永樂十二年二月甲申兀良哈福餘泰寧朶顏三衛納贖罪馬至遼東勑都指揮王眞等每馬予綿布四疋初三衛嘗竊掠邊戍勑令納馬三千匹贖罪至是馬悉至

上曰。蠻夷之人。服則赦之。故命予布。
永樂十六年二月癸巳。民有告言湖廣隨州及棗
強縣。藏各處逃民五百餘戶。有出入官府。蠹政害
民者。有左道惑衆者。有肆行刼掠者。不治。爲患將
甚
上曰。人孰不欲保聚鄉里爲良善。此蓋阨於飢寒。而
有司不能撫綏故耳。可遣一循良御史往諭之歸。
不須治罪。遂命監察御史歐陽和行。和至諭以德
意。民聞
上不治其逃徙罪。皆欣欣出首服。和悉散遣歸。惟出

入官府。蠹政害民。及動衆刧掠者。論之如法。
永樂十七年正月丙寅。監察御史李偉奏江西新
淦縣逃匠雷劒南等聚衆拒捕。
上命都督馬聚。都指揮劉忠。領兵捕之。未至。而布政
司按察司奏劒南等自詣歸罪。
上覽奏。謂侍臣曰。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
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命皆宥之。遣使馳
召聚等還。
永樂十九年三月丁亥。詔諭瓦剌部落曰。瓦剌部
落。往年寇邊之罪。已在赦前。一切不問。自今其頭

目人等。能攄誠來歸。悉授以官。初瓦剌爲土魯台
所敗。其部衆流散。有近我邊境者。懼爲邊將所執。
故下詔安之。
清釋道
永樂五年正月辛未。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
私披剃爲僧。赴京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
以聞。
上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
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

肅。又歎曰。朕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
此。何況後來。此不可宥。
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
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爲僧者。令
披剃給度牒。不聽。
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
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
禁令。違者必罪。
永樂十年五月丙午
上謂禮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群生。今天

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輒較利厚
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略無顧忌。
又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
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
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
違者殺不赦。

永樂十六年十月癸卯。

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經典。而私簮剃者多。命禮部定
通制。榜示天下。今後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
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
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隣里保勘無
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授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
然後赴僧錄司。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
給與度牒。不通者罷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
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
亡命避罪出家者。併寺觀住持罪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賓訓　丟 崇釋道

懷遠人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

上諭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
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
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
示無外。諸國來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
朕意。

永樂元年二月丁卯。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雲南麓
川平緬宣慰司土官思倫發原輸差發銀六千九
百兩。續又增辦一萬八千兩。今思倫發卒。前此有
虧欠者。皆已蠲之。近西平侯沐晟言以後續認者。
難於爲額。俟二三年民食給足。可令再輸。

上曰。馭夷之道。使知歸向朝廷。不失臣節可矣。豈貪
其利耶。止以原額爲定。增辦者悉除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賓訓　毛 懷遠人

九月己亥。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入貢
已至寧波府。禁令。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
鬻於民。宜命有司會簡番舶中有兵器。籍封送京
師。

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貢。危蹈海波。跋涉萬里。
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齎以助路費。亦人情也。
豈當一切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兵器民間不得私
畜。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送官。

上曰。無所鬻則官爲準。中國之人市之。毋拘法禁。以

失朝廷寬大之意。且沮遠人歸慕之心。
十月甲戌。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等來朝貢方物。
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
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不
聽。
永樂二年二月丁丑
上召毋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
上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
垂顧問。彼必不樂。侍臣進曰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寳訓　天　懷遠人

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向所問者。皆田獵之樂。
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諭。
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
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五月甲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琉球國山南王
遣使貢方物。就令賫白金詣處州市磁器。法當逮
問。
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遠人
當懷之。此不足罪。
九月壬寅。命中官往使眞蠟將歸。有隨從軍三人
遁。索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
是禮部引見。
上曰。中國人自遁。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語
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況其皆自有家。寧樂
處此。爾禮部給之衣服。予道里費遣與蠟。尚書李
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遁于彼者。或爲彼所
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
上曰。不用逆詐爲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
福建布政司奏。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其舟爲風
所漂至岸。官已籍記舟中之物請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寳訓　无　懷遠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兩國通好。是番邦美事。
其舟爲風所漂。正宜矜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
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善。況朝廷統御天
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爲之修理。人乏食者給
之粟。俟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十一月庚戌
上御奉天門視朝。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賜食。既
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上曰。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

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
使馴帖。況虜亦飢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
但有來者。推誠待之耳。
永樂三年正月乙丑。湖廣都指揮謝鳳等奏招諭
答意等五寨生苗皆向化。刻箭為誓。不復叛亂。
上謂掌前府事隆平侯張信等曰。蠻夷雖頑獷。然亦
有信義。今既向化。當以信撫之。稍有侵擾。彼將不
直朝廷。其以所刻箭付湖廣都司藏之。仍戒飭有
司。務盡懷綏之道。
永樂四年正月戊戌

上宴群臣於奉天門。蠻夷酋長預宴者。皆起舞稱壽。
曰。臣等生居絕域。習見僻陋。今日獲覩天朝太平
樂事之盛。臣死且有光。
上曰。朕為天下主。使天下之人皆同享此樂。朕之心
也。眾歡呼稱萬歲。
永樂五年六月癸卯
上問禮部臣。近四夷之情何如。對曰。蠻夷緜來叛服
不常數年。
陛下懷之以恩。待之以禮。今皆悅服。無復反側之意。
上曰。朕素待之以誠。彼或不誠。亦不與較。故亦有感

激愧服者。孔子嘗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聖人之言。萬世可行。
永樂六年十二月己卯。雲南孟良府土官知府刀
交遣其弟貢象及金銀器皿。禮部言刀交嘗搆兵
攻劫鄰境。譎詐不誠。宜却其貢。
上曰。蠻夷能悔罪來朝可嘉矣。往事不足深責。命受
之而賜之鈔幣。
永樂八年十一月癸未。賜國子監琉球等處生李
傑等并其從人冬衣靴韈。既而從容與群臣語及
之。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

皆遣子入學。當時僅聞給廩膳。未若今日賚與周
備也。
陛下聖德。前古未有。
上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
後樂學。我
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為令典。所謂曲成萬物而
不遺者。朕安得違之。
十二月丁未。勅諭韃靼太師阿魯台曰。爾遣脫忽
歹等來。言元氏子孫已絕。欲率部屬來歸。爾此心
朕具悉之。朕奉天下君。惟欲萬方之人咸得其所

凡有來者。皆厚撫之。初無遠近彼此之間。脫忽歹
又致爾言。謂瓦剌之人非有誠心歸附。彼如誠心
歸附。當遂獻傳國之寶矣。彼誠否固不可必。而朕
未嘗重此寶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主天
下。豈有此寶。蓋帝王之寶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
爲寶。則元氏得之當永保天位。福及子孫。何至衰
敗凋落如今哉。脫忽歹等回。特遣指揮岳山鎮撫
丁全等偕行。諭朕之意并賜爾綵幣。至可領也。
永樂九年二月甲辰。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
馬吉爾等來朝。置督罕河衛。命馬吉爲指揮。餘爲

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翰林學士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
輩貪殘自昔數爲邊患。勞動中國。至宋歲賂金幣。
剝及下人膏血。卒爲大患。今既畏服來朝。則恩遇
之。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
不得不然。
永樂十年六月辛酉。遼東建州衛指揮僉事李顯
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乞賑貸之。
上謂戶部臣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
存恤。其即遣人發粟賑之。毋令失所。

永樂十一年五月庚寅國子監琉球生模都古等
三人。奏乞歸省。
上謂禮部臣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
宜厚賜以榮之。遂賜綵幣表裏襲衣及鈔爲道里
費。仍命兵部給驛傳。
八月乙丑。命鎮遠侯顧成充總兵官。都督梁福等
副之。統率湖廣貴州二都司及武昌三護衛所調
官軍二萬人勦捕臺羅等寨反叛苗冦。
上諭之曰。蠻夷叛服不常。蓋其素性。今討之非難。但
慮殺傷過多耳。卿等至境上。且按兵勿動。已遣人

賫勅招諭。如招諭不服。進師未晚。
永樂十四年六月乙亥。廣東儋州土官同知王賢
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來朝。貢馬。賜鈔幣
遣還。
上謂行在禮部臣曰。黎人遠處海南。素不霑王化。今
慕義來歸而朝貢頻繁。殆將困之。非存撫之意。自
今生黎土官峒首。但三年一朝著爲令。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甲寅。
車駕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爲前鋒。遇韃靼
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遣人馳奏。仍

附進也先土干奏書其略云臣也先土干窮處漠
北亘𡸁遷徙不常又見忌于阿魯台幾爲所害者
屢矣危不自保仰惟
陛下體天心以愛民今四海萬邦皆蒙覆載生育之
恩豈獨微臣不霑洪化謹率妻子部屬來歸譬諸
草木之微得依日月之下霑被光華幼且無憾謹
昧死陳奏
上以示群臣且曰鳥獸窮則依人黠虜亦然但彼旣
來歸我須懷之以恩即日勑寧陽侯陳懋曰也先
土干順天道來歸誠心可嘉宜厚撫綏其家及其

部屬其貲財孳畜一毫勿有侵損庶不孤遠人來
歸之心勑也先土干曰爾智識卓越灼知天命親
率部屬來歸可謂超群出類者矣朕覽奏良用嘉
悅爾以誠心歸朕朕以誠心待爾君臣相與同享
太平之福于悠久已勑寧陽侯陳懋偕爾同來在
途愛重以副朕懷也先土干者在虜中尤以黠桀
自豪六
巳巳
駐蹕天池寧陽侯陳懋以也先土干　偶入見
也先土干遙望
天顏尚有懼色
上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爲阿魯台
等牽繫今幸見
陛下是天賜臣再生之日也
上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爲天子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天道恒與善人爲君體
天而行故爲善者必錫之以福爾今順天道而來
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憂也先土干及其部屬皆
叩頭呼萬歲命悉賜酒饌也先土干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眞吾主也舍此何適

上諭文武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
先土干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
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
冠帶及織金襲衣遂賜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
上御前珍饈悉輟以賜之宴罷御用金杯等物亦
賜之于是左右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
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
無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乙亥

車駕發萬全。

上乘馬。忠勇王金忠一騎後隨。

上詢其虜中事。對曰。虜中歸心天朝者衆。但爲兇渠所制。不能自拔耳。晚次沙嶺。賜忠勇王金忠等酒饌。又賜勅勞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身家富貴。子孫蕃衍。垂名青史。永遠有光。爾明達天道。卓然超越于一方。天必祚爾及爾子爾孫于無窮。芳名偉績。又豈呼韓邪突厥頡利之可擬哉。爾其勉之。忠拜受。譯者宜讀訖。忠及家屬部落。皆拜舉手加額呼萬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寶訓　美　懷遠人

諭遠人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勅安南胡奎曰。朕君臨萬方。體天爲治。一物失所。時予之辜。今占城言與爾隣壤。爾屢與兵。侵其土地。殺其人民。剽掠財物。占城之人困爾荼毒。夫兩國土地。傳自先世。而主於天子。何得恃强踰越。爲惡受禍。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茲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則兩國茲受其福。爾其欽哉。

永樂三年七月壬子。車里宣慰使刀暹荅。遣頭目攬線恩奏。舉兵攻八百大甸。宜慰使刀招散哉。

上賜勅諭曰。八百小醜。負朝廷恩德。阻遏使臣。肆爲慢侮。固公義所不容。然朕爲天下生民主。體上帝好生之德。一民失所。朕爲不寧。彼八百爲不善者。不過首領數人。其下軍民。皆朕赤子。兵行之際。寧無多傷。况其土官。幼弱無知。多因奸邪小人教誘所致。今已遣使諭其土官。改過遷善。而索其惡黨乃孟朋等。若八百執迷不悛。爾等即合兵征之。但擒其首惡。而撫安其衆。無多殺戮。仍擇其支屬賢者奏聞立之。若其悔過服罪。即止兵勿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寶訓　羕　懷遠人

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雲南守臣言緬甸軍民宣慰使那羅塔擅加兵孟養。殺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請發兵討之。遂遣行人張洪賷勅諭曰。人君受命。主宰天下。必明法令。一人心。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各安其生。朕自卽位以來。萬姓歸心。四夷聽命。爾那羅塔亦克敬順天道。恪修貢職。安一方之人。朕甚嘉之。今聞與孟養構兵。殺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虜掠其人。侵其土地。何異往者之心也。揆之國法。其可容乎。邊臣請發兵問罪。朕慮大軍之行。濫及無辜。今特遣行人賷勅諭爾。其易心改慮

勉循善道還所侵地及虜掠之人自今奉法循理各守疆埸以安其民庶幾可免前罪如復冥行不悛天討必加悔將無及。

永樂九年五月乙酉

董卜韓胡頭目南科遣人朝貢且言容隆蒙碉門二招討與兵侵掠鄰境阻遏道路請兵伐之命禮部賜南科綵幣表裏且降勅諭曰天子上體天道以好生爲心今天下之人皆朕赤子撫之一視而無間雖千百中有一二輩爲惡造罪然豈可因一二輒系及千百爾以容隆蒙碉門二招討之惡請

兵誅之夫兵戈所過必累善良當別遣人諭令改過若其稔惡不悛發兵未晚宜善撫爾民保爾境土以俟。

馭夷狄

永樂元年正月甲辰設普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時慈長來朝言建文時於其地置貢寧安撫司以故父者昌爲安撫近吏部遵舊制奏罷安撫司然本境地濶民稠歲於普安軍民府輸糧三千餘石且路當要衝舊有湘滿等驛乞仍設安撫司帑治爲便。

上曰。

祖宗大經大法萬世不可改其他若時有不同後世當因時損益以便民者豈可執一而不知變通之道天下之人既以爲便則當從之命吏部仍置安撫司改貢寧爲普安賜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三月戊戌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則皆黨之空令一槩操練廢可長久兼用。

上遣勅諭之曰卿策固善朕慮土軍皆夷人樂散逸

而憚拘束若役之同于官軍或情有不堪蓋馭夷之道當順情以爲治可斟酌行之。

九月甲午西平侯沐晟奏雲南車里宣慰司土官刀暹荅令其下剽掠威遠虜其知州及民人以歸請發兵討之

上諭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果若不從然後加兵則亦有辭昔

皇考之世思倫發爲其下所逐初但遣人諭之彼怙終不[illegible]乃發兵殄之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賜賚諸

夷而遽繼以兵自此何以取信且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是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南都司移文諭之若能格心嚮化不必發兵遂勑晟曰兵重事也危道也不若且令雲南都司移文諭之如能格心嚮化即兵可止若諭之不悛加兵未晚其訓練將士以俟

永樂二年四月癸未麓川平緬宣慰司并木邦孟養二府俱遣人朝貢平緬所遣使者奏木邦孟養數侵其地禮部臣言宜以孟養木邦貢使付法司正其罪庶蠻夷知懼不敢侵越隣境

上曰蠻夷相攻奪自昔有之執一二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貢之使祇沮遠人嚮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諭之

永樂四年正月戊戌安南胡奎奏請還前安南王孫陳天平

上從之天平陛辭奏曰臣亡國餘孽荷

陛下大德煦育生成得反故國承已絕之宗復已失之位是使亡魄再生朽骨更肉臣雖庸愚實切圖報尚望

陛下天地父母曲加垂顧終保餘齡

上曰自古亡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之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從朕為主于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爾其明以燭微智以防患仁以恤下寬以容衆庶無後憂賜羅綺紗衣各二襲鈔一萬貫

辛酉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言哈密忠順王脫脫為其祖母速哥失里所逐遂遣勑諭哈密大小頭目曰安克帖木兒死朕念一方之人無所統屬其姪脫脫久在侍衛朕撫之如子遂令襲封王爵仍同哈密承其宗祀撫綏其人比聞其祖母以脫

脫不能曲意奉承一旦遂出之然脫脫朝廷所立雖其有過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老人昏耄任情率意不顧禮法如此爾大小頭目豈亦不知有朝廷故坐視所為而不言耶朕念此事初非出汝等本心故特勑諭爾宜即歸脫脫復其位盡心賛輔之俾善事祖母孝敬如初則爾哈密之人亦永享太平之福于無窮

四月戊寅車里宣慰使刀暹荅遣使貢馬復遣子刀典受學國子監初朝廷出師征八百元江軍民府遣人助給餽運抵車里之境悉為其守者阻遏

時刀進答從征八百不預阻過事然羅爲元江所搆故遣典假受學之名爲質冀朝廷不疑之

上識其意諭禮部臣曰質子衰世之事朕推誠待人不以此也進典詢之曰爾遠來求學固是美意然使爾父母旦夕懸懸萬里之外朕所不忍夫學之大者爲忠與孝爾歸善事父母常存心上忠朝廷下卹一境之人卽此是學且歸語爾父爾敬事朝廷之心朕所深知但保終如始洪非他人所能間也遂賜典衣服鈔幣命隨貢使同歸

十月癸卯先是兵部尚書金忠等言湖廣洪州泊里蠻夷長官司所屬蠻民吳蘭吳廣吳猶華等以妖言聚衆爲亂攻劫其傍近人民有司招諭不服請發兵勦之

上曰蠻夷作亂亦常事而兵行不免傷及良善其令湖廣三司再遣人招諭服則宥之至是湖廣都司言蘭等聞命皆已從化

上曰蠻夷之人以殺戮爲生業豈知有禮義故聖人以不治治之非大逆拒命豈可輒動官軍蠻夷之道旣服舍之可也

永樂五年十月戊子遣使賫勅諭老撾宣慰使刀線歹曰朕自臨御以來撫綏遠人無間彼此一以至誠是以九夷八蠻各供職貢爾受朝命爲守土之長而比年以來不修朝貢何恃而然安南黎賊父子逆天搆禍神人共怒朕命將出師恭行天討爾不畏朝廷敢懷乃與季犛僭逆助之兵象奸詭如此爾罪奚逃卽發兵問罪恐傷及無辜今特遣使諭爾能追悔前過庶圖保全不然天譴人罰悔將無及

十二月甲午勅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揮法都刺欲設把總官一員以理政務爾

須度其可否及當委用何人朕嘗勅哈密官較惟聽令於忠順王若復置把總官則是又添一王而政令不出於一令出不一則下難奉承爭强競勝亂所繇生宜審思熟計其可否以聞

永樂七年四月庚子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言所轄草塘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衆劫掠請發兵勦之

上勅昇曰蠻夷反側不常其來久矣如遣調軍卽一方之人並受荼毒宜遣人撫諭諭之不從令鎮遠侯顧成經略之昇如

上言遣官賫勑宣朝廷恩德遂皆歸化。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未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秃孛羅遣使貢馬謝過言數年以來仰戴
皇上大恩如天罔極前者不能約束部屬致犯邊境且拘留詔使皆爲左右所誤實非本心上負大恩
天兵遠臨衆罪萬萬今惴懼無地痛自追悔伏望
天地大德曲賜赦除俾得自新仍朝貢如初
上覽奏曰黠虜尚敢巧言文過群臣以爲夷狄禽獸不足與較惟天德廣大無物不包請姑容之

上曰然遂受獻命館其使
永樂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諭暹羅國王三賴波磨刺札的賴曰朕祗膺
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爲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荅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鬬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況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爲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于
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爲所惑輯睦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一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二目次上册

太祖高皇帝聖製

詔　制　誥　書

卽位詔　農桑學校詔
赦汪東朶兒只詔　諭還國詔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秦隴等處稅糧詔　免寧國府稅糧詔
免應天等府山東河南北平稅糧詔
免江西稅糧詔　免兩浙秋糧詔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詔

免河南等省揚州池州安慶徽州稅糧詔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稅詔
免姑熟金陵京口等處六州四縣秋糧詔
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
諭西番罕東畢里等詔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諭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參政魏鑑瞿莊詔　二道
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諭元臣納哈摳詔

諭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納哈摳等詔
諭安南國王詔　諭元丞相驢兒詔
諭高麗國王詔　諭雲南詔
諭大理詔　諭西番國師詔
赦宥詔　存恤詔
命丞相大夫詔　罷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免天下秋糧詔　諭日本國王詔
免秋糧詔　平雲南詔
諭雲南詔　免秋夏稅糧詔
諭雲南詔　赦工役囚人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西安衛都指揮使葉昇林濟峰誥
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郭洪誥
李世昌誥　信國公湯和誥
西平侯沐英誥　駙馬都尉李祺誥
大都督僉事陳方亮誥
駙馬都尉黃琛誥　翰林承旨宋濂誥
光祿卿徐興祖誥　吏部尚書王敏誥
追封隴西王李貞誥　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誥

目次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二目次下冊

太祖高皇帝聖製

勑

目次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二上冊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高皇帝聖製

詔

即位詔 洪武元年正月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
天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成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
太社太稷於京師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農桑學校詔

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縣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縣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注以吏事出身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於戲彝倫不整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亦豈職分之當爲斯言既出臣民聽行永懷多福故茲詔諭想宜悉知

赦汪東朶兒只詔

朕自起兵以來伐强暴官賢能人皆樂從不十年之間中國安寧惟爾汪東朶兒只棄慈母之恩抗兄不弟其趙朶只巴助惡不仁苟安內地輒敢跳踉朕將發副將軍率兵以加之爾乃遣子入侍今憫其革心向化特命人賫詔釋爾前罪詔至來朝

求言詔

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羣雄茲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尊稱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

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
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於戲
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鑒朕之不德假公
營私者又非賢人君子。

諭暹國詔

君國子民非
上天之明命
后土之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
然若為人上能體
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

神則祿給世世無間矣爾哆囉祿自嗣王位以來內
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況數遣使中國稱臣
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其哆囉祿可謂賢德矣豈
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特賜
暹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秦
隴等處稅糧詔洪武二年正月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
十有四年矣荷
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荊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
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戡定重念
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
年。
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
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
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
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
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
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

晉冀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
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
附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一年有司
更加存撫以副朕懷免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則云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擬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北京河南所轄徐宿等州已免稅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蘇之初意。免秦隴等處則云平定中原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恐復勞朕為天下主甚用憫焉已將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面雖嘗設官署理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洪武二年夏秋稅糧一體蠲免以遂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寧國府稅糧詔 洪武二年正月

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繼克鎮江，下宣城，賴

天之靈，將士之力，西征北伐，罔不平定。朕念創業之初，軍國所給，皆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一日忘之。今天下之勢，十定其九，南北混一有期，朕欲四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及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其寧國府洪武二年夏秋二稅，亦與蠲免，有司其體朕意，益加存恤，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再免應天太平鎮江等處稅糧詔 洪武二年正月

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為京師之翼郡，至如興師旅，定群雄，六合一家，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心眷眷，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民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雖惠不及，於心有慊。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宣州已行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再免一半。其廣德、滁、和、無為，今歲稅糧亦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應天等府山東河南北平稅糧詔 洪武三年三月

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于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于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即位以來，于今三年，深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奈緣守帥新戍於邊陲，大將率師於吐蕃，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雖嘗免其稅糧，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給，實為浩繁，止此數郡以克國用，遂至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鎮江已嘗免其稅糧二年，寧國、廣德、滁、和已免一年。今此七處洪武三年夏稅秋糧，再行蠲免。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皆以次歸附，供給亦為煩勞，今此九處洪武三年夏秋稅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稅糧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今此三處洪武三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朕以布衣起，知黎庶之艱難，糧稅從寬，必先郡邑之凋弊，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

承以體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江西稅糧詔 洪武四年五月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屯沙塞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為困苦朕

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兩浙秋糧詔 洪武四年五月

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征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重荷
上天眷佑平群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番西控戎夷北靖沙漠皆以精銳屯此邊要用一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事豈得已惟爾兩浙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兼以貪官汙吏害民肥已四載于茲朕甚憫焉今既掃除奸黨更用良善革舊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其洪武四年合納秋糧及沒官田租盡行蠲免於戲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然恩之所及時有後先咨爾民人各安生業共享昇平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詔 洪武五年十月

嘗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此有國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乘群雄鼎沸之時率衆渡江兵屯建康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濠塹軍需

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効力濟我時艱民力繁甚朕心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免四歲稅糧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勅有司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洪武五年合納秋糧除頑慢刁狡不行蓋倉完備及多科害民糧長本戶秋糧不免外其所管人民秋糧盡行蠲免有司不許徵收於戲朕欲使爾民優游快樂於田里此朕之心也然以國家之大供給之繁有必需而必與者其勢似不容已爾其服勤畎畝以稱朕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河南等省揚州池州安慶徽州稅糧詔

前者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即今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之本意也。奈何工匠之徒、厭鎮宮殿、致是土木之工復興、愈勞繁重、內郡多被艱辛、其餘外郡、轉運尤難、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勑中書下戶部、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官軍足食可三二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省直隸揚州等府、悉將今年民間夏秋稅糧盡行獨免、所有事宜開列于後。云云於戲從吾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繩之、惟爾臣民日省月新。

共享無窮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稅詔洪武九年三月

山西陝右地居西北、山河壯麗、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名萬邦、曩因元主華夏、民無的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于今九年矣。其間西征燉煌、北討沙漠、軍需甲仗、民人備之、外有轉運艱辛、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愈繁益甚、自平定以來、民勞未息、今始方寧、正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朕于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勑中書度倉庫、軍有餘糧、特將山西陝西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以甦吾民、於戲、民省君艱、則天下大治、五常如令。則風雨乃時、惟爾臣民、想宜知悉、

免姑熟金陵京口等處六州四縣秋糧詔洪武十一年八月

賞功罰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之先、曩因率兵東渡江。來姑熟、金陵京口宜城廣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不逾三年。盡入版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雄長、殊聲異教、若欲平之、非甲仗之餘供給之盛、豈能平禍亂一寰宇。而為人主者耶。今禍亂已平。朕居大位、十有一年。嘗思六州四縣之民久勞於前、雖我子孫累世不忘。特以今年秋糧盡行獨免、於戲興王定亂靡福天下。惟思民之勞先。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護持朵甘思烏思藏詔

大矣哉大覺金仙行矣哉出無量、歷阿僧。下兜率。生淨宮、興哉雪嶺之修。世人遊者乘天上人間經劫既廣、恐厚愈多、方成佛道、善被人世法張寰宇人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從同游於佛境、若違斯道而慢佛者、則天鑒神知、禍困地獄與鬼同處、

直候拂石劫盡而方生。其斯憂乎苦乎。一念同偖
則百禍烟消。化爲諸福。今朶甘思烏思藏兩衛地
方諸院上師。踵如來之大教。備五印之多經。代爲
闡揚化㝵頑以從善。啓人心以滌慾。朕謂佛爲衆
生若是。今多院諸師亦為佛若是。而爲暗理王綱
與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師者。就本處
都指揮司如律施行毋怠

諭西番罕東畢里等詔　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奉
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裏。應有的土官每

知道者。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裡
坐地。有爲諸般上頭。諸處裏人。都來我行拜。見了
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舊本地面裏快活去了。
以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東畢里巴
一撒他每這火人。爲甚麼不將差發來。又不與俺
馬匹牛羊。今便差人將俺的言語去。開與西番每
知道。若將合納的差發認了。送將來時。便不征他。
若不差人將差發來呵。俺着人馬往那裏行也者
教西番每知道。俺聽得說。你每釋迦佛根前和尚
每根前好生多與布施。廣道那的是十分好勾當
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
掌管着眼前的禍福俚。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
若怕時節呵。將俺每禮拜着。將差發做將來者。俺
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軍馬往你地面裏來。你衆
西番每知道者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齎到從孫
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本。文辭妥
貼。誦之忽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下。爾又沾襟。今
進表使歸。朕特諭爾王府文武衆官。郎今守謙未

壯。志若孩童。既出鎮於西南。必文武之臣。爲守謙
之已能。若倚之而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
子。然幼孫而遂凡導以仁王之理。少有不從。從容
必以歲月而成其德。守謙本幼。朕輒敢令行者。爲
何蓋謂所係者。文武是也。諭至爾諸人恪恭朕意
日夕毋怠

諭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參政魏鑑瞿莊詔

今年仲夏勑卿南行。又抵仲秋。而彼中政令得失
杳無知者。卿郡之籍民也。如民焉。殊於民者何。至
於學焉而閭里曰儒。如儒焉。已而超於儒者。云何

乃至於尚志焉故官於朝然不及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惟勤節令職於炎方其所轄者甚衆且八閩之地利盡南海勢控諸番古今居是者君子焉小人焉驕蹻焉人情焉珠玉焉翡翠焉金銀焉粟帛焉子女焉賢人焉非人焉忠君焉愛民焉脩身焉篤孝焉高名不朽焉沒身絕嗣焉其言殊焉而又同焉卿其審擇焉力行焉功名遂而身家全矣

又

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

若君能則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縣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縣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為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理而違法者繩以死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矣人皆貪官動為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橫安敢誰何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縣此也朕嘗切恨若為官布政權無馭吏卒之威則諸事不成蓋吏卒能為股肱爪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為此忽九年秋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刑於一老吏朕聞嘗哉若不如律若數如極死有何他論故往諭之令後凡有不如律者如是近行者尤加急治勿令欺侮方稱是官

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

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賢人入夢日以求之得傅說於版築委任用之海內咸安周文王起磻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君臣者鮮矣昔者

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群雄並起之秋推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律施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阻律犯令者不知其數欲悉以五刑決之又恐沒身者衆特姑存憲章權以役代又三四年矣俄而天變於上朕心惶惶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閏九月初九日詔令既行布滿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卿敷露肝膽備陳國事雖的否中半豈不盡已之謂忠哉所言中者即時施行其餘未至者權且勿論朕以至意諭卿卿若日夜

如斯爲國爲民則神天鑒焉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朕每觀前代名臣傳記人各設施皆以律身保命爲務然後孝於親而忠於君者矣吁志識所以名於世者爲斯今朕想章來定群雄平禍亂君主華夷凡我中國之人其知有才藝者未嘗不使至於朝雖曰至於朝若欲別賢否而授之以官則又不然云何蓋謂人之才藝可知其於賢不肖雖在帝堯猶且難之所以不能盡測人心也朕本無知不敢妄以人爲賢否定用故特以事試之凡受試者

當此之際事役其形財惑其志欲動其心其於孝親忠君立身保命雖千百人中欲求一士如斯者鮮矣所以昏愚之徒難保身命孝親忠君者無他但爲役形者勞其苦不禁財盛者富飲用而且豐欲動其心邑紛紜而妖故非誠志君子不能立命於天地間所以事不能忠君身不能孝親往往覆命者若是然有等悠悠之徒雖曰心寧臨事而不果倒持仁義乃有後艱於斯之道朕嘗命官往事數以是事諭之而職事者視以常談爲官者雖簿書之徒卑隸之職亦莫敢誰何朕嘗切齒忿恨丈夫之爲無英決嫉惡之心乃爲小人牽制於戲惜哉而不悟何也俄洪武十年夏五月山西布政司奏云簿書之徒無端之狀朕勑中書以考其人人皆累犯不悛前過之徒已入屯所朕憐一才一藝特脫彼艱難使革心臨事而又爲非勝常當月特以勑往令刑之其符到山西布政司即如朕命而刑之此可謂除奸去僞者歟公私咸遂清寧者歟其布政司官當方面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肯除奸去僞豈慮孝親忠君之道不至哉豈不如前代名世者乎

諭元臣納哈樞詔

人生天地間機變造化得宜時勢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人事而失德有若是耶昔者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生全爾歸此朕順人心之所好所以好者人人凡有患難誰不欲脫患難而身安者乎當時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爾已心度之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而乃盡殺之甚不少當是時若以已受患難之心推及俘囚者爾必大昌福及後嗣必有日矣如去年冬

爾將兵寇我遠界彼回軍之日凡棄下者皆生全於我處朕未嘗輕殺一人曩者黃紬萬兵奉朕命令而往爾處非已願行實差不孫已也本人於爾頗有恩惠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其爾之患難為黃紬所生其黃紬之命爾獨故意殺之天心神鑒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則彼勝我負已兩經矣為爾所害者將及八千人皆無生全誠可惜哉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之後若能與我通一介之使則前日之釁必成氷解火焚矣諭至之

後不然朕言彼必就縛生見朕面恐無言可對爾思之

諭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納哈樞等詔

自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生者有抗朝命而自為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獨卿等奮忠仗義衛君深察歲月如流條經十有一年邇聞所衛之君因疾已崩在卿等可謂有始有終良臣之名播矣然昔為人臣今則肅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者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朕觀三者誠可再思凡此三人皆元親孫滴派不過遠分叔伯而已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擴彌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撫乃人倫正而天道順也咸若有賢愚之別理難備拘從賢則吉彼至尊已崩卿等能推派以立之不絕有元之祀當此流離之際為臣者尚能竭力為之美聲盈人耳目豈不韙哉若或不然或尊或卑但以立君為名內有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恐累嘉名況日生謫頑彼此疑猜當此之際當若風中之燭命如艸杪之霜甚不難矣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未定奈何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與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或者可吁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瑞奪位而為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幾王爵儻或慢天地殘虐庶民又

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蕞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頑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强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褒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皆云何蓋謂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可逃其禍也。假使當時之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

貴若艸杪之朝露。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怨而致是耶。然固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之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且天地之廣。掌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而世爲永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奚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迓天鑒。後必無窮之福矣。若否朕命而必爲。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之。聖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豈不美乎。

諭元丞相驢兒詔

天地惡盈而好謙。其德好生而惡死。此非時人新造之言。乃亘古至今明驗也。朕云如是。蓋謂卿等當元天更運命之時。卿帥騎步堅忠貞之節。捍禦邊陲。已十一年矣。每當遣人通問。未得回報。今再差人詣所在。以禦寒之衣作微禮。卿能受賜。不傷

人命。以修後嗣之德。豈不智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量之。勿爲愚者所迷。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順理則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高麗國王詔

使者至。貢陳其禮。敷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之心甚矣。表云。守侯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裔。自五季已事中華。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之君。自甸服綏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大槩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未嘗誇後所以不寶遠物。

不勞吏民聖人之心弘哉今朕雖不才敢不寶三之臣忠卻來誠之美貢若漢唐之夷彼臍君之伐東在朕之今日非詐侮於我安敢違
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已分妄起事因其天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自今以後薄來而情厚則可若其厚來而情薄是爲不可王其思之

諭雲南詔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艸萊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强凌弱衆暴寡所以臣順於

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其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姓於大理之手三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宋所封舊號令彼爲王合兵加誅悔將何及於戲胡虜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大理詔

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近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夷諸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翰

林承旨詹同奏盡閱羣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爲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至今未得爲王朕會臣僚議係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即再遣使者專賚寶印誥命令爾君臣開設國事同享承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雲南未知勝負何如爾其審之

賜西番國師詔

佛教興於西土善因溥被華夷雖無歷以繩頑惟

仁心而是則大矣哉玅覺難窮皆從斯道若彼依
三空脫塵輪而出苦趣衆離幽冥使生者懷而死
者慕豈不聖人者歟迺來西番入貢有僧公哥監
藏巴藏卜乃昔元八思巴帝師之後人云踵師之
道深通奥典獨志尤堅化愚頑以從善起仁心以
滌愆雖是遙聞特加爾圓智玅覺弘教大國師統
治僧民名當特之善人永爲教中之稱首於戲寂
寞山房儔青燈而讀誦觀皓月以吟風疊膝盤陀
之上草衣木食方契善符。

赦宥詔

詔曰釋罪宥愆昔者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甚豈
有罪重而脫僥倖以自歡致寃深而含忍無訴者。
故有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至今明焉漢
唐及元懦君承祖業權豯姦佞所持。因有大赦之
說雖脫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則姦頑得爲漏
網之魚鬱含寃於滿地朕德薄才疎失倣聖人之
道相繼行之是致五星紊度。黎庶匪寧若悖理乖
仁非朕者誰今不敢不察。若縱脫兇頑於僥倖致
良善以無伸豈聖人恤刑者歟特命中書條陳。若
果眞犯雖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因人致
罪過失者盡在赦下。所有條畫開列於後云云於
戲肆赦於眚災爲良善者圖賊刑於怙終實王綱
而治亂凡吾臣庶律已修仁勿干刑憲故玆詔示
想宜知悉

存恤詔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
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
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
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塲屍不

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
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
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
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與言至
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各具名以言朕當
會居存養使不失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于後云
云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爲民也但君思治而民乖
民欲樂而君昏臣稀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
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以仁爲弊以干刑憲
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命丞相大夫詔

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來庭。皆繇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能及也。朕平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而迂猾。其於伸冤理枉。略不留意。以致公務夫勤。乃黜爲廣南廣省參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今中書久闕丞相。御史臺亦闕大夫。稽古揆今。誠爲曠典。特命左丞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右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丟

省臺。協誠匡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

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寅畏

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爲先。以勤爲後。各盡乃心。以臻於治。欽哉欽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北平夏稅秋糧詔

古今民之休息。長養惟君主之。其於水旱災傷。在有司飛報。以聞君親調之。邇者廣平馳驛來奏。所屬郡邑天久不雨。朕思爲民立藩屏中國。保障吾民。命工肇造宮殿。軍民共成。何期有司差役不均。有傷和氣。致令民歉種樹。除將布政使薛祥等見行取問。其北平所屬地方。洪武十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朕膺

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丟

務當。不期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興。以致丞相胡惟庸構羣小夤緣爲姦。或枉法以惠罪。或執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於戲。周職六卿。康兆民於宇內。漢命蕭曹。擘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免天下秋糧詔

朕荷

上天眷佑
山川效靈。
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民
之所供今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十三年天下
秋糧盡行蠲免其放回事故官員自思情無實犯
則親自來朝仍授以職於戲欲消愆而弭禍非致
吾民於仁壽之鄉將何以答
天心之眷顧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毛
俗華夏腥羶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
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
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
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
來否眞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
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
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
想宜知悉

免秋糧詔

朕荷
天地祖宗護佑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年思昔
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惟江左五郡之民其勞甚矣
特以洪武年秋糧太平應天鎭江廣德寧國五郡
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於戲立法以
繩頑施恩以撫善斯倣前王之道非朕已能故茲
詔諭

平雲南詔

朕荷
上天眷佑海嶽效靈。
祖宗積德自卽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千版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丟
惟西南諸夷爲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
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
不庭大軍旣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
民共知於戲禍民永已聖賢之爲逆
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
詔諭

諭雲南詔

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
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將軍平華夏諸將四征五

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年矣。惟爾烏
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弗庭況雲南恐
王誘我邊士因是發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
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
西南諸夷之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將軍穎川侯
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克復。今特遣使齎詔諭
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
等處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所
有事宜開列于後云云於戲春秋之義罪重者釋
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夷酋長宜其然乎

故茲詔諭。

免秋夏稅糧詔

嗚呼惟皇
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雨暘之愆終未
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左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
供給浩繁安無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秋夏稅糧
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
其江西浙江雖次第歸附。爲首定中原民人爲我
供給越大江入河淮抵北平而濟河南其勞甚矣。
邇年以來江東浙西江西及直隷府州官隷糧長

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
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
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强以凌弱
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供遼左北給北平惟
山東民資皆至焉北供山西西入關中河南民資
歲常助關內之民以供官斯二布政司民糧今年
秋夏亦盡行免之於戲。爲民上而不爲民便豈有
不罰者乎自今以後任事官民。毋蹈前非虐我良
民故茲詔諭

諭雲南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竝起聲教異爲烝黎各擅。是致
廢興疊疊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
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羣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
平元都肅靖華夏奠安黎庶邇年以來士不彎弧
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容
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
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兆不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
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
有事宜條列于後云云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
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

悉

赦工役囚人

奉

天承運皇帝制諭爾故違憲章官吏人民囊者命禮
曹布令于天下朕倣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致諸
司是繩不循規度者斯乃行刑也且刑聖人不得
已而用者為良善弗寧故也今朕一寰宇而兆民
衆如爾等官貪吏弊民縱奸頑詐良侮愚若不律
以條章將必倣效者多則世將何治爾諸人所犯
若論以如律人各盡本犯而後已柰何工已久矣

構成樓閣以居大覺金仙塔就而志公之神妥其
下因是將爾等罪無輕重一槩宥之於戲君子非
善何以永世志人非功何以名書釋迦志公已逝
數千百年猶能生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者可無
覺乎故茲制諭

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朕聞堯舜之君德備天地禹湯之治大洽民心朕
本才疎德薄惟知圖治未克行仁乖
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
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
命著跡於殿廷雖不遑寧處於斯時甚畏無知於悠
久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羣情朝臣民於正殿
賴爾臣僚毋隱匡輔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父母劬勞之恩
昊天罔極當生之日思無上報寫心無已所以奉祀
清晨靜居終日毋敢歌歡邇來卿等數云太平以
朕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許卿等依期來朝
毋致過奢惟儀肅設當故茲詔諭

誥

西安衛都指揮使葉昇林濟峰誥

握乾符君天下惟陳紀而立綱施以當時取法後
世所以為王者也朕受
上天明命履前王之規發號施令但有賞善罰惡耳
所以內有中書都府臺察外有行省都衛及指揮
使司皆重任所在以居功德者然而都府係總天
下之雄師都衛亦總方面之勍兵若居是職者選
非輕易任非薄功邇來西安衛都指揮濮英等情
事弗勤不謀怯敵是致歸者失於撫勞逃者終不

復還爲斯官不稱任難居重位詔令還朝送付法
司責問難易其西安所在機務甚重不可一時缺
官今特內調都府僉事葉昇林濟峰前往署事以
長兵戎爾昇濟峰當夙夜勤勞雄鎮番胡使遠人
入貢庶稱朕懷於戲深高城隍實邊戍之首務列
旌旄而張赤幟以壯軍威爾惟懋哉

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郭洪誥

昔之君天下者非忠義之士弗成故所以漢高帝
美雍齒而斬丁公者是也曩者郭雲出自農家因
元國亂帥義旅保鄉里受元平章事彼時中原皆

爲吾所有其雲獨保裕州壘諭不服累戰不屈必
欲有爲奈何勢孤援絕陣敗被獲終無善言自將
必盡爲所守者慎罵不能自爲解至朕前當是時
朕嘉其忠義撫以存生授以有司之職以觀施設
是後不終任而民稱頌方知才兼文武特授南陽
衛指揮職事命還鄉里戢兵備禦南陽到任之後
軍民樂業深體朕懷奈何一疾長往惟存長男郭
洪年方十有三歲性頗聰明其郭雲雖無開國之
功難以世襲次有撫安之道加以忠義凜然今既
去世可以子洪入開國功臣之例授以宜武將軍
僉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宜令中書
奉勑毋稽早爲到任爾洪毋狎小人勤習武事以
備長城庶稱朕委任之意爾惟懋哉

李世昌誥

昔君天下者賞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
代相承永爲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
之職者何蓋爲爾父遭時大亂能率衆以保關內
是以民安而地闢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者以
漢人棄父母之邦遺丘隴從胡人復爲我中國仇
讐皆爾所成惟爾父效竇融之事帥二萬騎及步

兵之衆助朕成功至今關內之民時思之爾當習
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禦侮特授爾其官永爲世
襲爾惟懋哉

信國公湯和誥

古者哲王立綱陳紀賞有功罰有罪執此道而天
下安朕起草野賴諸將扶持得平羣雄定禍亂君
主華夷當定功行賞之時爾湯和雖居舊將之行
惟守毘陵於忠少欠雖未彰顯其情在心然終未
實爲朕令相從之久泯前過而封見功爵以中山
侯今者朕復念前功爾功東平越地南下八閩西

掄察罕腦兒酋長下巴蜀頗有其功。今朕特釋爾
過報昔勤勞。授以信國公之爵永爲子孫世祿於
戲人臣無將可謂忠矣威福不專可謂智矣爾其
愼守斯道以訓後世宜哉

西平侯沐英誥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昔帝王之定制也思親戀舊
實人事之常朕觀人之處世易難之兩端往往耳
擊耳聞且爲人者[illegible]衣食起居不亦樂乎有艱
於度歲月者不亦嗟乎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
二十有五尙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受厄父母不

可復會爾當是時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
孤而且幼特撫育如兒夜臥同榻數番鼾睡於朕
懷後因吾有諸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
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仁窮理特釋
患以提攜。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異於爾
父蒙蒙偎傾於左右俄而思起若是猶動肯育之
心。念昔以爾爲子。今有微勞。特貴爾爲西平侯爾
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恩夢寐神交則鬼
神知報矣嗚呼。扶顚持危。惟仁者之爲。知報不忘
獨君子之道修其苦究心利濟永爲多福吉哉

駙馬都尉李祺誥

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女下
嫁必擇勳舊爲期此古今通義也朕今命爾李祺
爲駙馬都尉爾當堅夫道毋寵毋慢永肅其家以
稱親親之意恪遵朕言勿怠

大都督僉事陳方亮誥

曩者天下兵久邇來既偃以息民。朕嘗設都督府
以總內外諸軍事。其任官也。非勳舊有功德者。安
能職焉。爾陳方亮乃兄隨朕渡江有勞於前遺功
在冊爾亦服勤足稱委命及從征有功職陞勇將

軍羽林衛指揮使今特授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
事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駙馬都尉黃琛誥

朕稽古典昔帝王之女別之以三一曰帝之姊或
帝之妹皆稱大長公主若帝之親女曰公主其餘
兄弟之女則曰郡主此所以別尊卑明嫡庶斯彝
倫之大端也爾黃琛本朕房兄蒙城王之壻於理
以職事稱之其姪女則當名之以郡主曩因帥劉
之時未暇考究槩稱駙馬禮部乃執禮以奏特去
前名駙馬之稱朕思止有姪女不忍去其前名故

仍稱公主無公主之食祿爾琛亦仍稱駙馬不與
駙馬之門庭其祿止食前官指揮使俸然公主見
食五百石已過漢唐郡主之祿多矣爾其知分限
勿驕傲永保富貴吉哉

翰林承旨宋濂誥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賞有功世之文武莫不雲
從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爲每事牽制弗
決若使爾簡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
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
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光祿卿徐興祖誥

昔漢治天下官不技藝商不乘馬錫繡不得衣於
戲禁哉朕統御以來隨所善而應是職使有知而
不忘其前代必欲以無知而役有知朕不知何且
帝王之飲食非精於烹調者孰敢易爲之故選官
必擇忠勤愼德之士而爲之職焉爾興祖世業烹
飪其於五味之施皆無過不及可謂能矣善矣朕
已就爾善此而用此自下而升已幾轉矣然當在
微職時其所爲爾司之者人莫敢過而輕之何也
以其心誠而志篤也僞不作邇者彼司有犯憲章
者法司究其源朕將謂爾或若是乎其犯者詞盡
而爾無所干朕謂法司曰官首無知乎有知乎曰
犯者爲窬而機深首者不得而察無知吁難哉於
斯之際可僞而不爲安得不誠志乎今命爾爲光
祿司卿爾尚益盡乃心潔涓食飲五味均調愼始
愼終毋怠

吏部尚書王敏誥

昔君之用人也善用而無疑非也非獨君能無疑
於臣實繇臣不致疑而能成賢者矣朕統寰宇設
官分職惟吏曹爲六卿之長可不精其選而索其
人焉爾王敏雖周旋左右未久見其施設誠爲允
當今特授吏部尚書

追封隴西王李貞誥

昔君之典禮謂人臣有功勳者制有生封死贈其
骨肉之親有功勳者甚有褒焉特進榮祿大夫駙
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李貞前因朕之姊貴遂爲
駙馬今因見貴至列公班邇來長往當贈以王爵
受之於冥冥封隴西王謚恭獻爾中書如勅施行

追封寧河王鄧愈誥

人臣於世歿而不忘者有二何謂歿而不忘者二

其一者謂生秉忠義磐石國家雖死之後君不忘其忠國人不忘其正功播史冊名垂千萬年雖死且不朽是謂不忘也其二者謂生不忠於君而蠹政害民將危其國禍及其家雖殺身而死君尚不忘其奸國人怒其惡至奸頑名於書史與忠良之名同流傳於後世永不能泯滅者亦謂不忘也所以忠良者千萬年稱忠良福及其家其奸頑者千萬年叨及其項禍及其家亦如之者今爾衛國公鄧愈生秉忠良將歿而復建戰功朕昔行賞與爾有誓生封公死封王朕思前勞特追封爾爲寧何

王諡武順於戲名傳天下福及其家可謂死而不忘者乎千萬年不朽者乎爾當正直於冥冥宜哉

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誥

朕昔寒微生者爲衣食之苦其死者急無陰宅之難吁艱哉爾劉繼祖發仁惠之心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樂葬

皇考妣於是至今難忘朝夕懷之切切今懷之極切特贈爾繼祖爲義惠侯乃爵於冥冥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追贈義惠侯夫人婁氏誥

人之處世家道興隆必夫婦之良德而然後昌其內助之功尤大義惠侯劉繼祖妻婁氏非獨夫之仁惠外施實係內助之功廣耳曩者朕窩居是方家遭流疫父母俱亡無地可葬因爾夫婦憐憫困苦樂惠斯地以致朕

皇考妣陰宅於是至今難忘特贈爾婁氏於冥冥爲義惠侯夫人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贈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誥

昔者聖人君天下凡名臣之善非崇一己之善必惠及至於祖焉爾濂學通今古性淳而[illegible]實有古

人之風覩之而不怒靜之而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夫淵之澄清攪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消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今者公卿等皆有祖宗封號爾爲文章之首臣祖亦有贈焉朕勑中書下吏部特贈爾濂（祖德文爲太常少卿父文昭爲禮部尚書）故諭卿知之奉迎前去以爵冥冥者也

封康鑑母宋氏誥

昔君天下必崇德以報功使勇者安而德者懷社稷悠久黎庶咸寧前都督勒國公康茂才助朕興邦事將成而中道忽疾而逝朕念前勞特以嫡出

次子鐸授封侯爵正妻田氏已祿夫人惟長子康鑑雖係庶出已長成人因前人有勲勞寐難忘授明威將軍廣西護衛指揮僉事其母因子貴今以朱氏爲德人

安慶侯仇成誥文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爲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級有序以稱輕重也爾大都督府僉事仇成從朕渡江所向皆戰每必當先爲敵衆而我寡爾效力於當時後

彭蠡之戰爾巨有功今以年邁朕思前日之勞特封爾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以貴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宜懋哉

永昌等侯誥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爲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級有序以稱輕重也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羌戎今歲獲功已驕雖首惡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所有孳畜盡行拘入勢孤力寡將自消矣今特封某官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某侯食祿二千石以貴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中書如勅奉行

申國公鄧鎮誥文

朕聞昔列聖之馭宇必賢能以輔之所以賢能輔之者在禦大災而捍大患斯守昇平之良臣也至於創業垂統摧堅撫順忠君澤民者生則振威華夏歿則名彰後嗣雄哉嗚呼斯善成於前者也朕初師師東來爾鎮之父年雖居幼體態英邁肩摯

將之列耀武揚威轉戰豪雄神風凜然立俘囚於麾下每戰有之所以行賞驗功亦同乎最故生受公爵死後王封此實朕法先聖之典今洪武十三年服制已終朕思愈勞命爾襲封爾恪守前業毋廢勲勞是成於後者也庶不負朕體哲王之道欽哉欽哉

致仕官誥勅文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奈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壯志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爲斯所艱爾其諸久歷司

欽賜每稽無疵特命中書下吏部召見轉官而乃
蒼頹皓首縱有自强之志終是年高故加陞品以
養老於家今授爾爲其官致仕爾往欽哉

眞人張宇初誥文

朕聞上古之君天下者民從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始漢至今率民以六加釋道焉所以道明者蹤爾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忽恍升太虛冒廓落之剛風吞宇宙之浩氣以是利濟羣生功著歷代所以法傳之久香燈之永蓋謂行深願重德敷上下猜神愈靈今前眞人既往爾當世嗣特遣使詣

府命爾爲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眞人領道教事爾其愼哉欽哉

曲阜知縣孔克嘗勅文

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蓋謂傳德明道終身不受禍患故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成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爲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知縣孔希伸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襲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嘗爲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嘗爲賢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儉使人效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聖德於戲陰隲流芳萬世不泯英靈常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誥文

建昌之境密邇四川番漢同居諸夷樂土官守是方者必仁智之兼義勇之備方安諸種而世祿者也前平章月魯帖木兒祖世守斯土傳至月魯帖

木兒軍民懷澤已有年矣曩者朕命將西南經理其地而月魯帖木兒順天地之革命弗驅兵民以禦敵乃率僚屬以歸格上下之鑒見昭境內之民安斯爲至福矣爾兵曹具由中書中書筆誥授以昭勇將軍建昌衛指揮使封印仍統舊部以報來誠如勅無怠往欽哉

貴州宣慰使宋誠誥文

黔中之地諸夷雜處漢姓同居禦其方者非德足以化頑勇足以捍衛則官守不宜況歷代命世守者必初從之義篤竭忠之誠不離方膺是任如或

不然曷能居其地馭其民爾宋㳟之父當朕命將
西南經理斯土首以義從固膺斯任永保世祿今
命爾襲父前勳當撫恤諸夷選能俾以安是方
則於爾嘉

普定府軍民知府者額告

西南諸夷襍處羣居古〻于今雖稱矦以事大之
禮以尊中國其間能幾人誠敬而始終者耶朕統
寰宇經理西南惟遲遲氏者額者乎日習讀漢書
善云華夏之言以理道深長論之篤於正一之道
斯奉神之心弗怠若與講明安民之理亦有大善

今授以普定府軍民知府仍統舊部撫民練兵以
聽朕命爾吏曹速爲施行毋怠往欽哉

叅軍府叅軍誥文

馭兵之道微可斯任考機無暇時謀出萬全智人
不測觀靜識動察姦料僞在知之於顯微之初制
之於首萌之際斯可謂馭六軍動靜而有方所以
歷代設兵政而或叅軍實助君之慎密也若得其
人則京衛寧謐致九重無宵衣之憂宗社磐石之
安非其人不獨失機悞事而軍士强弱之不分混
淆難用賞罰不精月支無別弊出多端斯罪之大
者也智人識此時謀日慮知機於機人之先料出
姦頑之上則稱職矣今特命爾其爲五軍十衛叅
軍府叅軍爾往欽哉

諫官誥文

語善興邦仁君澤民大賢以爲易中士以爲艱所
以今古名世者罕爲此也然朕嘗命儒者誦諸經
鑑欲本於心善於言者鮮矣若商之伊尹傅說卑
心寅畏故以格神之詞而敷奏仲虺佐新運而明
革運之道未嘗不以幽明之理表正人君今則不
然者何心非精一之誠智非通古之才事務一臨

泛應恍惚須刻乖違所以不易而艱上志之士精
誠無二動合神人彝是識非去惡優善君心革而
神明知四時序而陰陽和斯非艱而易實誠志之
所協也今朕司言者命爾某職之特授某官兼某
官當體先賢而慎神人則永昌於後名於世吉哉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誥文 翰林典籍呈 沉物文同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奈何
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蓋壯志貞而名未
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爲斯所艱然昔望
於磻溪亦老而已猶有非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

爾某年雖高邁。特授某官。宜往欽哉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誥文（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誥文與東閣大學士吳沉誥文同）

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且當時諸儒皆本賢之德。所以輔景運三百有奇。未嘗文辱君命。事體滯行。可見文華君子之賢。君子行文之盛。今特倣宋制。以諸殿閣之名。禮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補民同宋樂。文並歐蘇。然久未得人。朕甚歉焉。邇來朕觀前某官某。才頗稱任授。以某殿閣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吏曹速爲施行。毋怠。往欽哉。

襲封衍聖公孔訥誥文

三皇五帝之道。明陳依敍。大展彝倫。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者爲此也。至周文繁於三墳。道遜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途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磨智定眞。析僞以成詩書。其修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陰明之誠無間。感通上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某嬰疾長往嫡長子訥服闋來朝。令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勅。毋怠。往欽哉

建昌衛指揮使安配誥文

歷代先聖賞有功。官有德。相傳至今。凡有天下國家者。未嘗異此道。而能服海內之民。朕統寰宇。務修前王之道。官德賞功。前宣慰安配建功有年。今勤勞於建昌地方。宜朕所以可爲至功矣。特授建昌衛指揮使。右封印署事。爾兵曹速爲施行。毋稽。往欽哉。

刑部尚書開濟誥文

制刑之道。始至聖發大仁。及其行也。才非王佐。秉

非惻隱。何克先聖賢之制。斯非貪愚要名者能知若官得其人。海岳無震溺之災。天無忒度之曜。百川循流。四瀆弗溢。商樂經營。農樂種樹。百工技藝。無不美其仁。所以盡寰宇人。皆居於壽域之中。是蓋謂官掌刑者。當致有彝倫不整而自倫。攸敍不理而自敍。是皆刑當其罪也。仁測於仁人。至聖之道行焉。朕嘗命官職古司寇之任。必欲仁有施而法中罪。何小人無知。倒持仁義法。加貝善。病國殃民。愈治愈亂。已多年矣。朕觀爾開濟至智之士。特授以司寇之職。資善大夫刑部尚

書但願明理條章仁法並施而允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朕不簡辭特意不二以誥諭之汝往欽哉

中書左右丞相誥（左丞 右丞 [illegible]）

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備倍焉何哉益冢宰之職出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矣出納合宜則君德張矣然何止出納王命而已矣其進退庶職亦爲重要所以庶職爲重要者爲分理天下之多務若多務理則民之樂若曉然矣既知民瘼之艱辛必使之無艱辛矣於斯之道豈不君德備倍焉若爲人臣異此道而他強爲則衆職藏否不分事多繁而不律則君德虧矣然用人爲易惟得人爲難若欲必得其人使見之於行事今爾其國之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矣今特命爾爲中書某官當夙夜奉公上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聖製）　上冊　渠

皇天之昭鑒下契黔黎之仰瞻使陰陽和而四時序均調玉燭海內晏然蠻貊來賓朕與卿等同閱熙熙皞皞之年豈不偉歟今承朕命當崇乃功廣乃業爲邦之柱石亦爾嗣之陰騭安得不賢智者歟爾宜懋哉

左右都督誥（同知 僉事 [illegible]）

朕惟馭兵者必機樞而智圓謀出不測氣果而剛心勇而斷忠義凜然務他不及之算懷仁人以觀勞苦令三明而復五申信衆而無惑臨事之際功必賞罪必誅若將者能備此五事所向孰敢當先然將之道不但行營於敵如是其守承平之將尤爲難之夫行營於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防姦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非慎忠時刻機心無鑵觀形察色以辯朝野何足以掌內外之兵若居是職者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知斷而忘謀雖知謀而忘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聖製）　上冊　孚

算縱事有成猶謂僥倖若加以酣歌夜飲以士則失教練之方以隊則無知虛之數設若有警則五事靡矣若堅五事夙夜匪懈則朝野之姦縱有之亦當斂迹朕於斯之大用掌天下之兵必欲兵期於無兵豈輕授職事於無智者爾某（[illegible]）頓達特命爲大都督府某官爾惟懋哉

御史左右大夫誥（中丞 同[illegible]）

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置之然上古之君無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聰目明而乃天下治

若中古之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儀及其居則九閽之要禁似乎幽遠人莫可易見却乃天下之[illegible]達於國事則政修而刑明自後之君法九[illegible]而居之兼九關之要禁備果幽遠而罕見也天下之事雲屯霧集於外內不可得而達所以天下未治於斯三等之君皆有說焉且上古之君出入無警蹕之威儀九重之要禁何哉於戲當斯世之時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然若中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要亦事理而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蓋爵人以官寄之以耳

目如天之執法也所以施行者何在繩愆糾謬申綱理目使彝倫攸敘井井繩繩所以天下康寧為斯道之立今朕有天下其制禮如前朕之德薄才疏與古哲王甚相遠矣然惟在設官若官爵得人則九關為通衢之事而天下之事達矣若爵以非人則假九關為虎豹之縱橫為由則上下閉塞矣於是廣訪多搜他無賢良獨爾其非愚下之才特命爾為御史臺其官爾惟懋哉

太常卿誥 少卿同丞勑亦可

祀神之道大所以古人於此虔恭寅畏特專職以典掌之使壇壝淨牲牢潔不敢有怠備奉上下也今之設官與漢唐同官職太常所供之事其理亦然凡達人智士居是職者自以為萬千之幸而至斯地焉故夙夜在公必欲周旋於上下神祇之左右又必欲使神悅福及將來何故以其大祀無如國之祀至尊者惟天地是也人於世若敬之豈不萬幸者也若愚而不知者將以為泛常無夙夜在公之心以神明目無視而為無忌多而敬少非獨一身而不福又必將來不佳於斯之道可不慎選其人而責任之今爾

其明習禮儀恪勤匪懈故命爾為太常其官爾其懋哉

戶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於斯建者備精糧藏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然而必設官以司之且古稱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世人云可謂愚驕愚之君臣何哉蓋斯言似理而實阿以其德隱而道微故也言富有四海而為四海用所以民為命而供君君為民而集給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者何以其盡海內以供之豈不臣有者乎此言富

之理也實阿者何所以姦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
之動以富爲首言則君恍富而姿費不問民瘼之
艱辛若賢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艱辛當敷奏府
庫之儲集乃曰民脂民膏若姿費則道德虧矣若
奏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廪有餘歷職祿備
而軍足矣民無横科則國之常經定大道張君德
美矣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戶
口之增減尤當備知而冊朕於此職可不重乎今
特命爾某爲戶部某官於戲量入度出毋復擾民
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宜懋哉

禮部尚書誥 同侍郎

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彝倫而攸敘立條置綱
目以張維之冊書曰令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
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
之有也故重其禮者蓋爲國之治道非禮則無法
若專法而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爲用表也
法之爲用裏也昔漢初會中有以劍斫柱者因是
而叔孫通以綿蕝而制周旋使百辟皆循軌度以
成列方乃儀表上下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
人神務得通今古博羣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乃
爲是任今朕命爾某爲禮部某官爾勤點諸儀使
不失其節則汝嘉焉

兵部尚書誥 同侍郎

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
率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
則爲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
然將之職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
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
仗精旗幟明卯戊利兵行糧艸爲之先橋梁舟車
爲之堅前期使道清傷無斃人則軍士神清氣爽

勇倍且雄於斯之設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
若忠良之士必以軍爲國之大事凡皆有備而無
患然略無因公託私肥己害民之爲如他非忠良
者必假軍務爲重事假公營私一日干犯憲章伏
罪而瞑目身家及焉至於軍國之事非失機則誤
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擇也若得其人兵
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內奠安黔黎必得人而後
已朕今法古以爾某爲兵部某官於戲諳山川之
險易辯地理之迴遐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
居安之道哉爾精弗怠

刑部尚書誥 同侍郎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不從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爲善而無惡共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制具以齊不從者旣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臻不善者無於是乎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寰宇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固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不如前故姦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寃而受暴是後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欲

必治之不可得而速成也若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道蓋慮淺而見薄亦欲天下治耳不期倒治也然於此可爲世之大病於國可以沽名於當時之一氣耳斯在聖賢不若是於已必濟之以世雖萬古可爲也非聖非賢小人姦人則是非非是其害於家國身及焉所以及家國身焉者何謂以是非則君與民良者受謗而禍所以受謗禍者何謗者謗君禍者禍民身家者謂執法者不法干憲而伏非身殞而家喪此所以身家者也又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所謂病者謂愚仁人者也愚名名者皆是也云何蓋愚人仁不仁愚名沽名名斯所以爲國大病莫甚于此者矣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欲必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必仁人則可爾其欽曰可今特授爾爲刑部其官爾敬愼體道哉毋僞焉

工部尚書誥 同侍郎

昔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技國無奇役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爲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

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聖德令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後私因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於民爲害是以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嘗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爲是不隔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福民固國以奉天地是以前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而國昌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其爲工部其官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欽天監令誥

兩儀奠安中合萬物惟人最靈天有日月星地有
山河海嶽於其間則父天母地然人之父母言能
教之獨天地不言以垂象告之則人君欽畏焉所
以黃帝立人以司之昔者仰觀俯察不厭而報若
忠君愛民之臣斯稱厥職若非其人則君失欽若
昊天之道罄誠無所知此其所以重在任人然非
曆數之精學識氣候之否泰尤爲難之於斯之道
必熟於算者可異於常術者佳特授其爲其官於
戲纏躔而露月星非謠而暴赤日機察九泉而俯
厚坤力雙睛以目霄漢愼哉毋怠

翰林承旨誥　學士　侍讀　侍講　直學士　作制詞　脩撰　應奉　編脩　敎與同

自漢以來惟賢志者得與君同游稽其所任之事
則宰國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愼容儀致禮節於
上若言則闡先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無稽之言
不語故職名曰五經博士以今言之則翰林院官
之職是也於斯之職必博通今古已身已修已家
已齊善則揚惡則匡口無浮言行無頹迹古人於
此數事而能之乃得陞是任而輔君潤仁以隨先
聖先賢之事不則安得居此任而同君遊乎朕今
特以爾某爲翰林某官爾當一前人之道助朕未
知則揚名者矣

國子監祭酒誥

太學之設無如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
君之嗣責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
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
稱者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隸焉斯官之
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祭祀也吾說
似非而有理焉且仲尼嘗曰於世務德仁人無彊
無暴不殺凡出弟入孝謹以事君令皆垂而爲書

歷代崇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褻故設官
以代祭之其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淨
厨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
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
奠先師而名吾方謂不然則非也況子曰祭神如
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
既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
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
依期而奠焉今特授爾某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
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

令之意爾惟懋哉

太僕寺卿誥（少卿同與丞勅亦同）

昔人問國之富即數馬以對者何蓋事在戎其戎始軒轅其馬載甲士代涉𡸣偹邊禦侮足折衝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愛育乎所以古人先馬而後錢糧故數馬而對馬之功不但備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則馬之力牽犁耜駕糞車闢土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為此也歷代相沿皆設置長養者使擇地利之可牧節水艸之多寡必寒暑縱放以時其羣犢之際必健健而配弱弱而應色辨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羌

毛而歲明齒使强弱異處羣飾以名則君用無選擇之難官於斯發此道者豈不智者乎若縱放不以寒暑牧養不節水州失調而致矯乘不遠而乏齒毛不辨强弱混淆及其用也誤事失機其官可謂得罪莫大矣今朕羣馬既多公廳曰寺爵官首者為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道之事而牧養之以爾某職某官爾夙夜毋怠以稱朕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漕運使誥（同知與副使同　判官敕亦同）

漕運之設係國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供入府庫者官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焉若江海者必帆巨舟假天風可刻期而抵所在若道由河淮則操輕舟用便楫假天風加人力半之亦期而可至其所於斯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與起焉若居是職身律法張於上無購於下無虐身立而名家出矣朕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重多故如是而言何也假以陸路轉運較之於舟楫之舉則百夫可代陸路十千人之艱辛其所擾者少其所安者衆生民得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任此者非忠君愛民之士不可使之行今朕將欲用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卒

人而求之惟爾某僉曰可今特授某官爾徃毋怠以政來聞則功錄焉

尚寶卿誥（少卿同與丞敕亦同）

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為神器特謹以示信然非忠勤無僞之士安可職於尚寶者耶今命爾某為朕尚寶某官爾當宵晝慎恭使事容而隱機潛而深方可周旋於左右爾其敬哉

內外衛指揮司誥（使同知僉事千戶百戶同衛鎮撫所鎮撫勅亦同）

軒轅平蚩尤以制兵列聖相傳而有軍職焉所以

軍職者禦侮防姦朕雖薄德敢不效先聖而安衆庶爾其職其官今特授某官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功臣庶子誥

古者賞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已後于洪武七年朕於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羣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鋩鋒帥六師而四出其野宿風食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秋

鏖戰於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庶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儻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果能慎守律於承平若或遇國之患難而忠義凜然威風大張則功茲已之尊長者其享福之期必與國同堅今以某官某庶子某為某官使知前人受賞功之由而夙夜在心方稱任焉欽哉欽哉

都指揮使誥

昔聖人制兵禦侮職其人者非忠果之士不用焉所以用斯者近鎮腹裏遠守四夷其當時之將與士卒同苦樂冬不圍爐夏不執扇料敵制勝機無暇時故有中國奠安四夷賓服所以為士卒者樂於戎行以其教養如法也所以教養如法者何夫教明旗鼓知角金使進退熟而刺劄便弓之弛張箭之端曲甲堅兵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教之能者也養者何養冑不奪其給不敝其力使得

休息于井牧丘甸之間此所以養之者也或云當時之將居邊陲而臨重地先知地理之易難布斥堠於要害專烽燧而告部下備內姦外出外姦內入冊中敵間斯數事周密雖與敵旌旗相望彼安可輕得利而歸曩者之將備若此之為方磐石國家今朕一寰宇倣古人法守在四夷設都指揮使司總方面之兵非如前人豈稱委命爾某兄父前功在冊今特授爾某處都指揮使司某官爾往欽哉

承宣布政使誥 同參政

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

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爲秦
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而治之斯法也
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
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
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
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
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
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
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戚
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奎
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
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
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
則朕雖菲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
多搜。人皆愚下。其有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
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僉曰可朕特
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王府武相武傅誥
古者諸侯王居方隅列土雖有多少之不同其設
官匡政則有大夫相傅之職職必文武備之所以
用文武者文以臻善啓德。武以耀武揚威然居安
之時武相武傅則不專操其兵事在衛官若入宿
直日其士卒之數有無或如否常法則相傅點閘
分明。毋使晝勤而夜惰其相傅如忽有警則出爲
主將傳與指揮副之又不預兵止懷韜謀以控姦
頑是謂設武相傅之道在斯若非忠良而毅果豈稱
是任爾某從征多歷有功特以爾爲某國傅相當精衛護
之道承王國昌爾家慎哉。

提刑按察使誥副使與僉事同
古者制太和於寰宇遂生民之休息政在列國。天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二　聖製　上冊　壽
下爵分五等。授法諸侯使世守而繩不律則天王
以時而狩兼考政也當時事簡民安故獄無囚滯
之徒野無怨聲自秦併之後。設郡縣以治民官無
世守之心。乃有削剝之貪。因若是。自漢唐宋以來。
皆設糾察之職分道以鎮戢之若比古則不如然
得人以任猶爲美治。今按察司之設豈輕授非人
以靜方隅而振綱紀也。斯必得人。使權豪斂跡姦
究潛蹤是其人也朕今以爾某爲某處提刑按察
司其官。爾其敬慎無私公被一道。吉哉。

各處知府誥同知與知州同

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咸
享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
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
稱也然當時之臣得列土之後人不人賢非賢昭
然矣何以見之且列土者使子其民祿及世世而
稱小國之君無乃不才者非其所有而有歛取無
厭有十年而削土者有之有三十年而泯號者有
之有二十年而覆命者有之有五十年而祿及者
有之當斯之際賢不肖曉然矣自周以下秦併六
國之後罷列土爲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

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然非君不得
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
報而名賢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若君知報報
天命也所報者立法治民若不知報非君天下如
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爲
何謂祿出於民若爲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天下
若不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爲民上於天下若
不知報君而未審何功而官若不知報民亦未審
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却乃官祿其身古今未
之有也今命爾其爲其官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
以格
皇天之昭鑒徃署毋怠

書

與元幼主書

皇帝特問元幼主曰自伊父子北徃至今每有人
來皆稱流離無寧衣食艱辛未知是否誠如是當
較之於知命者方乃可全不然東趨戰而西䟦民
輿已成之士馬圖不可得之資非善保者果若不
信昔者彼居和寧朕發六軍捲甲趨三千里之戰
果曾獲利耳以此觀之當爲已戒而自存可也朕

與彼本爲勍敵何以書教之莫不似乎有詐不然
古人得天下豈盡滅人祀決不如是所以繼絕世
舉廢國是也曩因彼先皇知天命而北徃遂得善
終且中國實漢朝之故地胡本不可久居今我朝
炎運方興之時若違
天命而來犯恐自就囚也即目買的里八剌非昔日
買的里八剌近二年以來語言自能發潛民間見
爲牧童彼若來取即當發還誠不有謬今遣使特
問王當審之

與元臣禿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曰。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至今歷數與古。又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羣盜暴作。爾元君昏臣權。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鼎治黔黎。今已七年。中國頗安。且曩者兵戍北塞。遣將安邊。不期耿指揮好殺貪活。是致同人而異志。乃有小雪千等異死北徙。實朕用人不當。非來歸者不誠。今耿指揮累受刑責。法尚未已。爾諸人還曾知否。只此可見朕之本情何如。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過匹馬單戈。那有百萬之衆。今也諸番入貢。朕擅中國之富。戍兵百萬。軍民樂用。以此觀之。朕非誠可動神人乎。爾聰明宜

詳審達者識之。天命有歸。人不强違。此順天者也。今遣使記問。餘不多及。

與元臣乃兒不花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乃兒不花。爾遣人大同來言。欲於平地駐劄。意在臣順於我。却慮前日犯擾邊民。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哉。就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是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讐以傷物命。且爾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在。

爾不得不聽命。爾前日犯邊。各為其主。爾何哉。主就之機。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誠與不誠。亦在於彼。託至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觀乾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與元幼主書

大明皇帝記諭大元幼君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權。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恭操慾溫。中等者顛顛日靡生民。下等者

東送款西受降。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一物令而誰何若與。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寢。所以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予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中原相抗乎。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將自為。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餘年。養育之久。生齒之

緊以此思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便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懦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葉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粤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前去庶不絕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與元臣禿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所云爾心意在不屈而不順將以爲守中道而爲良臣吾不知果然乎若如其云爾不成者有四又

將不得其死甚不遠矣何以見之且爾素爲元臣累效力於王家釁隙一生君臣彼各又將三年矣以人臣論之凡爲人臣君有難爲臣者不守君而自處遠方此臣職逆職此不成之一也方今彼元運終天命不留幼君昏而邪正莫可知爾若固相而不離左右久之非爲讒所殺其流竄遠方有不可逃不成之二也卽目孤處沙塞步騎不滿萬數部下者戶無充腹之食體無禦寒之衣人將散而爾獨不能屈不成之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飢寒逼身不敢旋足吾又恐爾爲部下所戮不成之四也果如吾言不得其死明矣當此之時不知爾石於何處垂名於何撫以此觀之則忠順兩亡其爲丈夫之志歟小人之迷歟有此者悔之晚矣若以吾所言以爾所自度力不及他無往則開心由我豈不待爾如勲問不多及

與驢兒書

記諭元臣驢兒三月間罕帖木兒火者歸言爾見於長峪駐劄又起營東北然此將軍果能終身享爾幼主乃世間之美事忠臣之道人神共願者朕恐爾事有不得已若入人殼中奈何當此之時忠

不能顯乃枉姦惡之名惜哉今爾所守疆封與吾邊將旌旗相望甚不多遠若不通一介之使則恐將軍他日有進退兩難是爲丈夫於世似乎無機若通信使進退自由則有無窮之樂若不從吾言他日幼主一失爾羣臣中强者自立弱者從之卽爲臣下之臣以英名論之美耶辱耶不然强者自立有不服者必驅兵以殺若乃力不及兵爲人所有命爲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草野比通一使進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之智耶愚耶將軍若聽吾所言則結我爲後着他日遇難則來也係是其時恭錄